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三冊目次

宋文紀十八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一

梁文紀十四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三六三

宋文紀十八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宋文紀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所輯八代文紀，卷溢三百。其版行者，自皇霸至西晉而止。鼎祚歿後，應天巡按御史張煌、寧國府知府周維新始爲次第開雕。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獨有煌及維新序。宋之文上承魏晉，清儁之體猶存。下啟齊梁，纂組之風漸盛。於八代之內，居文質升降之關，雖涉雕華，未全綺靡。觀鼎祚所錄，可以見風氣轉移，日趨日變之故焉。其編纂之體，略同漢晉。中間如廬山公九錫文、和香方之類，鉅細兼收，義取全備，猶之組表、頭責子羽文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蕪累爲譏。惟宋公冊封九錫諸代諸文，既爲晉人所撰，自當附之於晉紀。移而入宋，於例殊乖。又司馬越女銘詞，雖發自宋年，而撰由晉代，附之簡末，尤無取義。是則編次之疏矣。

宋文紀序

宣城梅禹金先生博雅大儒也生平撰述無慮萬卷晚節輯文紀一書肇嵩軒羲下訖陳隋旁羅二氏計卷三百有

奇洵通人之鴻裁文苑之鉅典矣禹金殁家貧不能行其書後先好古者嘗節次付剞劂氏然自兩漢西晉而止東晉宋齊以下諸紀未克盡傳

頃奉

簡書按部宛陵讀而好之欲亟睹其全書以公海內迺蠲俸屬同籍郡守周君壽之梓先成宋文紀十八卷而東晉

諸紀則復屬余宣令力任之殺青未竟嗣并緒言茲以宋紀既竣禹金之孫朗中伏謁請序乃先書其畧于簡端曰論文者率尚秦漢退六朝似

已不知世有升降文因有盛
衰六朝之不能為秦漢也猶
商周之不能不秦漢也彼漢
之東則既衰矣況下此者乎
嘗閱之黄虞淳而質唐夏質

而雜商周麗而雅楚漢修而
豔魏晉淺而綺宋訛而新齊
梁以還益靡靡難觀矣夫從
質追新緐新趨靡辟之岷江
既濫九派横流雲英初奏鄭

衛敘雅泝流而忘源踵事而
增華固其所也雖然以漢睎
宋則高曾也以魏晉睎宋則
祖禰也以宋睎齊梁不翅弟
畜之矣蓋宋之文追鑿經典

附麗情質固過于形似而失
之訛要以衒篇佩實推陳啟
秀雋而不纖藻而不蕩上變
而晉玄虛之習下駕梁陳輕
險之風則宋似居六朝之介

而貫前後之功咎焉且即以其世論之高祖廓清續幾魏武元嘉善政代臻小康較諸蕭氏氣象差殊至若孝武奮藻英多義慶著說標令劉穆

傳亮經綸朝典希逸蔚宗掞藻史冊康樂高江左之步延之有君子之心蓋亦有可觀寀者焉矣況實實焉家天漢而人黃初哉禹金參綜攟摭

事辭條貫既精且博覽者試因茲紀披文論世寧直一代典章文物之盛孳孳列眉即其時治亂得失之故亦洞如觀火矣然則又烏可不亟傳

乎夫禮名賢考遺文采風之事柱下之職也禹金業推代興宜在著作之庭不幸已矣當吾世而失賢者能無慨慕揚雄云存則人亡則書文紀

傳禹金不朽矣即
昭代斐姑之業允其在茲余
藧鋟其全書以充輶軒秘省
之求良有厚幸焉後之人善
葆藏之以毋忘余邑周余諸

君表章之雅志哉

旹

崇禎十年丁丑臘月八日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
應天等處監察御史晉陽張
煊書于姑孰之端公堂

宋文紀序

傳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如孔子猶曰述而不作固知述之功比於作等耳後世綴文之士代有

之若夫整齊古今網羅佚失粲然成不刊之書葢亦罕矣梁昭明之文選宋宋昉之文苑英華好古者師焉然選裁而略苑贍而蕪他若柳宗直之西漢文類裂摘班書亡當博物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銓撮頗備文僅本朝往古闕如未有首黃軒迄六

代鴻篇單簡旁綴並包如今宛陵梅禹金先生文紀之完者也頃承乏出守嘗獲而寓目焉夫其立例審比事覈則類史具衆體總

羣碎則類集廣采冥搜裒選之遺摭集之缺則學該詮綜同異區別時代獲麟楊隋更端唐宋則識辨於戲斯謂集古之大成者耶

惜卷冊浩衍刻本迄晉而止宋齊而下未傳也維新竊有意焉河東

張公持斧按部篤好是書下檄版行適與願會乃屬禹金之子士好覆挍而壽之梓先成宋文紀十八卷

公琬琰之文已弁端矣維新何敢復贊一辭惟是公嘉惠之懿不可以已而因

文撫世又烏能無遺感㦲彼宋之襲霸江左崎嶇戎馬索虜訌于外篡奪疊于內師旅數興民力日翅然而甲冑之士猶能捍圉而

禦變衣冠之倫尚能含咲
而吐辭一代典文不盡榛
棘今
大明麗天豐芑舊地文治之
隆固宜炳焉與三代比何

渠于宋而江淮之間騷然
靡寧班范之業鬱而不章
然則讀是紀也豈能無振
溺起衰之慨乎惟公端紀
貞憲威惠所孚罔不底定

綏靖之餘亟徵文獻美哉
詩之所云文武吉甫者是
矣夫古者官其地必禮其
賢者求其遺書語曰文翁
倡其敎相如為之師今禹

金不可作矣庶幾讀其書
知其人敢自負于古良二
千石之義乎是役也寧惟
是禹金後人嘉與明德即
維新亦藉手庶無溺職焉

故不揆而叙其事于公之

后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直

隸寧國府事前户部河南

司郎中奉

命總理山西大同糧儲燕中

周維新頓首拜撰

上元儒士丘羲民書 時年八十

宋文紀序

梅禹金先生集歷代文紀其

書可配國史皇霸文紀兩漢

三國西晉已懸國門東晉迄

于陳隋尚藏未出文紀所録

不登韻言則有八代詩乘古

樂苑二書補所未備較馮氏

詩紀為詳賦無專書先生之

聞孫朗三者又集賦紀足之

伏羲已來文章之觀止矣余

少慕旁覽恨無藏書列代之文晨星晞露循崖未能特寓書朗三索觀文紀傾笥授受惟所已刻其未版行者子孫典守不輕假借湘東有云枕

中之記為枕帷前之帙為帷徒中心慕好之言望見無日也晉中張葆光侍御當代博物君子持斧南國聘名士禮賢者汲揚如不及輶軒遠訪

下詢芻蕘遂檄郡國盡刻梅氏諸文紀通行方寓而郡守周侯好古襄成宋文紀先竣朗三屬余簡首夫文章代變西漢之末漸啓東京魏晉之

初即兆南北劉宋鼎革王斯文日變之會迨下邳起義未聞知書誕生諸王多好文雅一時佐命如王徐傅謝咸能奮筆詞章炫燿人主然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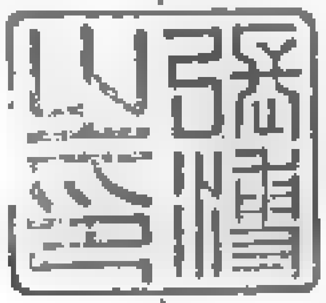
未極古意尚存演慎著小心
之論安邊徵責實之談破觚
毁方不悲太盡是後君慕黃
初臣懷建安博望開館南皮
競游元功獻諛九錫家令彩

藻春華爾雅之道蕩爲禾黍
欲高語顔謝起衰江左胡可
得也沈休文採合衆家克成
宋書文苑一傳缺而不立獨
論靈運縱談文墨大都借先

民之言申四聲之說季緒詆
訶未能悉當今有文紀作者
傳矣有美必書春秋之無隱
也有幽必錄子長之好奇也
侍御經營師旅不忘文事懷

氷飲水旦夕究功是又太玄
賞于君山漢書顯于季長矣

婁東張溥題



宋文紀目録

卷第一

武帝

討桓玄移京邑檄
平桓玄上安帝乞正封賞表
州郡請準上斷表　平長安上渾儀表
請褒贈王鎮惡表　請追封孟龍符表
請加贈孫季高表
沈田子長安戰功表
晉安帝詔報

嵩岳降瑞表
奉晉武陵王司馬遵牋
敕建威將軍孫季高　與朱齡石函書
與劉毅書同前
遺韓延之書同前
韓延之報宋公書同前
與臧燾書　賜沈林子書
與長沙王道憐書　江陵下書
江陵又下書　北討下書
辟召宗炳周續之書　原宥國內令
徵戴顒韋玄令　受禪告天策文
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策
追尊皇妣爲穆皇后策
改元大赦詔　紹封晉勳臣詔
平亂酬賞詔　遣大使分行四方詔
增俸詔　省除刼科詔
復彭沛下邳三郡詔　慶典原赦詔
衛卹晉世陵塋詔　參詳衆議詔
停冬使詔　除諸房廟詔
籌量杖罰詔　寛兵制詔

興國學詔　分立豫州詔
停縣尉詔　諸洲開禁詔
封族弟遵考爲營浦侯詔
追封外祖趙裔蕭卓詔
有司請贈趙裔蕭卓奏
追封劉穆之王鎮惡詔
封佐命功臣徐羡之等詔
封褚叔度詔　徐廣封中散大夫詔
加沈林子輔國將軍詔
追贈沈林子詔　封外孫徐湛之詔

高麗王高璉百濟王餘映除授詔
倭讃除授詔　臨終手詔
紀功鼎銘
宋國封建禪代詔策文附
晉安帝進劉裕侍中車騎將軍詔
封豫章郡公加號詔　封宋公詔
宋公九錫策文　進宋公爲宋王詔
晉恭帝禪宋詔　禪策
璽書　駱達天文符讖表
少帝
決獄詔　追贈陽瓚詔
吐谷渾阿犲授爵詔　詔高麗王高璉

卷第二
文帝
答羣臣勸進令
侍中臣琇散騎常侍臣寔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城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尉都亭侯臣綱給事黃門侍郎臣孔璩之散騎侍郎臣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臣蕭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臣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勸進表
試刑詔　大使巡行四方詔同前
丹徒蠲租詔　災戒求言詔
經理河南詔　申務節儉詔
勸農詔　遣使益梁交廣詔
內外薦舉詔　優減租役詔

建學詔　崇奉孔聖詔
籍田詔　霖雨周給詔
督種麥詔　策試賜帛詔
詔舉臣　賜京邑二縣詔
講武詔
謁京陵大赦普加賜䘏詔
募移京口詔　丹徒存䘏詔
虜後撫民詔　大舉北討詔
優䘏六州詔　酬奬河朔歸義詔
長沙王道憐等配饗太廟詔

長沙景王等配饗廟庭詔
追崇臨川王道規詔
追復廬陵王義真封詔
追崇廬陵王義真詔　追贈張約之詔
與彭城王義康書
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
與義康詔　賜義康書
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誡
又答　又
又書
又詔
義恭答詔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　又
詔報衡陽王義季　又詔
又詔　又書
答衡陽王義季
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手書
詔譬臨川王義慶　與始興王濬詔
追崇外祖母蘇夫人詔
中領軍殷景仁議

祭劉穆之墓詔
誅徐羨之傅亮謝晦詔
誅檀道濟詔　贈楊萬壽等詔
贈江道盛詔　贈劉康祖詔
沈演之范曄拜官詔　劉道錫申坦進官詔
徙謝綜逆廣州詔　誅丹陽尹劉湛詔
答料令僕詔　賜始興太守徐豁詔
賜徐豁營葬詔　贈廣州刺史陸徽詔
賜晉壽太守郭啓玄家穀
徵戴顒宗炳詔　擢陳憲詔
賜蕭思話手敕　詔蕭思話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詔蕭思話
詔答何承天　詔誡劉道濟
沈亮授職詔　別詔沈璞
蕭承之拜龍驤將軍詔
與魏世祖拓跋燾求馬書
慰勞百濟王餘映詔　吐谷渾慕璝除授詔
訶羅單般皇婆達三國除授詔
策命
般皇國舍利般羅跋摩策

婆達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奉命
勞氏胡楊文德詔　又封武都王詔
封且渠無諱河西王詔
且渠安周襲河西王詔
脩伐林邑功詔

卷第三

孝武帝

臨徐兗二州搜揚教　在藩上白雉表
建平王宏冠表　廣陵王誕冠表
景陽樓慶雲賛　洞井賛

清暑殿西甍嘉禾賛　戲馬臺梨花賛
孤桐賛　巡幸舊宮頌
芳春琴堂橘連理頌
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銘
祈晴文　擬漢武李夫人賦序
牛鼎銘　大使巡省風俗詔
施行經給之宜詔　舉華善詔
崇約弛禁詔　勸農舉士詔
建孔廟詔　諸苑假與貧民詔
惠宥皐徒詔　選散騎常侍詔

顔竣奏
聽申奏詔　春務貸給糧種詔
追叙先恩詔　牧守卹贍貧弱詔
寛申逋亡詔　審貢賦詔
賻給北討文武詔　原宥徒隷詔
依舊聽訟詔　行親桑詔
皇太后親桑禮詔　詳減四時供限詔
卹瘥疾癘詔　閲武原赦詔
南徐兗二州蠲租詔　雨水遣使巡行詔
修葺庠序詔　簡息王徽詔

大閲詔　遣祭霍山詔
校獵歷陽大赦詔　又詔
禁專殺詔
敕刺史守令奉手詔詔
撿科占固山澤詔　秋旱賑給詔
貸麥種詔　省方詔
車駕巡南豫州詔　行幸考績詔
停東境雜稅詔　收拯東境詔
巡幸賑卹詔
建明堂詔　有司奏

置古帝王冢戶詔　立嗣詔
分置吏部尚書詔
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
臺省相臨詔　行幹杖詔
增諸弟國封詔　答太子子業
答廬江王褘　封將帥功臣等詔
追贈文帝王皇后母平樂鄉君詔
又詔　追贈張敷詔
追贈王徽詔　答劉懷珍詔
祭袁淑墓詔　祭殷景仁墓詔

贈邮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詔
誅王僧達詔
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
又詔　封劉延孫顏竣詔
詔劉延孫　贈劉延孫詔
賜劉延孫葬送詔　封龐秀之等詔
勞顏師伯詔　荅王玄謨 同前
詔劉秀之　追贈劉秀之詔
顧寶先辭郎詔　周朗徙邊詔
鄧琬擢給事黃門侍郎詔
蕭惠開更授御史中丞詔
贈卜天與詔　贈卜天生詔
徵王素朱百年詔
高句驪王高璉進爵詔
倭王世子興授爵詔
前廢帝
即位詔　舉才詔
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詔
手詔晉安王子勛 同前
封譚金等詔　封表顗徐爰詔

赦衆尚之
卷第四
明帝
追崇江夏王義恭令書
路休之拜官令書　追贈柳元景令
即位改元詔　分遣大使詔
減省大官御府詔
有司詳立科品寬惠詔
又詔　原蕩衆藩從亂詔
衡虞科制詔　泰始三年大赦詔

欽刑詔　羣司擧隱逸詔
郊祀詔
黄門侍郎徐爰議
詳議郊享明堂詔
兼曹郎虞愿議　曹郎王延秀議
定制車服詔
報奏路太后別居外宮詔
有司崇憲太后別居外宮奏
路太后服緦詔
路太后遷殯詔　有司奏

黜晉熈王太妃謝氏詔
降廬江王禕詔　與建安王休仁書
與建安王休仁詔
誅建安王休仁詔
有司奏
又詔報　詔諸方鎮大臣
報巴陵王休若　又
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
徙松滋侯子房詔
追贈新安王子鸞等詔
又爲新安王子鸞立嗣詔
封第九子智隨爲武陵王詔
手詔尋袁顗　詔沈文秀
追贈范道興等詔　顔奐擢中書侍郎詔
紹封顔師伯詔　羊希降號詔
殷道矜左遷詔　復裁法興封爵詔
又詔　徐爰徙交州詔
又除廣州統内詔　徙沈勃詔
手詔劉懷珍　詔沈攸之
與劉緬張興世蕭道成詔

封王景文蔡興宗詔　王景文拜中書令詔
手詔王景文　又手詔
蔡景玄還封詔
武都王楊僧嗣加爵詔
泰豫元年四月遺詔　鄭餠容帖
後廢帝
大使分行四方詔　又牧守薦賢詔
改元大赦詔　申土斷詔
秋旱訊獄詔　蠲改調役詔
均賞詔　減徹服御詔

又詔　尚書令袁粲訊獄詔

贈劉緬詔　別敕李安民

順帝

罷省御府二署工作詔

州郡舉才詔

追謚王敬弘文貞公詔

武都王楊文度兄弟授爵詔

卷第五

孝懿蕭皇后

遺令

皇太后張氏

廢少帝立宜都王令

太皇太后路氏

立湘東王彧令

賜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死令

皇太后王氏

廢立令　追封後廢帝令

謝昭容

請東平王子嗣還本屬表

有司奏蕭太后尊號奏 下並同

有司上張太后尊號奏

有司追尊胡太后奏

有司奉尊路太后奏

有司追尊沈太后奏

有司尊陳太妃奏

長沙王義欣

陳長吏奏　梁郡守申季歷表

告司兗二州

臨川王義慶

祖避孫諱議　上舉士表

謝賜如意啓事

彭城王義康

上文帝遜位表　歲饑平糴議

江夏王義恭

舉才表　上嘉禾頌表

請徙彭城王義康奏　勸孝武帝即位表

臧質宜藏胄武庫奏

上孝武帝請封禪表　孝武帝詔報

有司再奏　詔報

諫孝武帝親征表　省錄尚書表

陳藩戚儀制九事奏
有司附益二十四條奏
又條制諸王府鎮表
山陰縣民墾起湖田議奏
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
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
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歆郄顒
議
太常王玄謨議　光祿勳王昇之議
請還彭城王義康屬籍表
前廢帝詔及
劾蔡興宗求益州表
前廢帝詔報
尚書柳元景奏
前廢帝詔報
啓文帝　詔答
謝賜金梁鞍啓　謝賜芴等啓
謝賜銀縷等啓　謝賜檳榔啓
謝賜柿啓　答文帝書
與王玄謨書

華林四瑞桐樹甘露頌
衡陽王義季
與江夏王義恭書　啓文帝
南郡王義宣
起兵上孝武帝表
詔答南郡王義宣下並附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
又書　沈慶之與義宣書
答義宣書　王玄謨報義宣書
江夏王義恭諸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
脩之書
卷第六
元凶劭
即僞位書　臧敦等復本位書
始興王濬
與興關漕事奏　與沈璞疏
又教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又與沈璞書
答元凶劭書

文帝賜始興王濬書附
與元凶劭書　又與世祖書
南平王鑠
答魏若庫辰樹蘭移書
竟陵王誕
奉孝武帝表
陳文紹告竟陵王誕擅殺書下並附
劉成告竟陵王誕謀反書
陳詠之訴枉書
有司奏貶竟陵王誕

建平王宏
應讜言條議
郊廟宜備設樂議
荀萬秋議　建平王宏議
丹陽尹顏竣議　建平王宏又議
大駕鹵車議
有司奏　建平王宏參議
湘東太妃周忌議
丘遴之議　建平王宏議
王偃喪服議

有司奏　太學博士王應之議
又議　又議
太常丞朱膺之議　國子博士蘇瑋之議
尚書令建平王宏議
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
義陽王昶
請改葬竟陵王誕表
前廢帝詔報
建安王休仁
陳貴妃禮敬議　皇太子車服議

巴陵王休若
移東土檄
晉平王休祐
與殷琰書
劉勔與殷琰書　劉勔又與殷琰書
桂陽王休範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江淹教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西陽王子尚
山林禁科奏　尚書左丞羊希議

晉安王子勛
傳京邑檄
尚書討晉安王子勛符
尋陽王子房
與吳喜書
吳喜報厎業劉延熙書 附
臨川長公主
請還王氏表
彭城王義康女玉秀等
乞還父喪奏

卷第七
劉穆之
密白武帝疏
朱超石
與兄書　又
王誕
益晉孝武哀策文　伐廣固祭牙文
王弘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彈謝靈運奏　武帝爲宋公令報

上文帝辭封表　上文帝請遜位啓
辭揔錄揚州表　文帝詔報
又表　文帝詔報
廣陵前湔開表　瑚陽河梨表
與八座丞郎疏
左丞江奥議　左丞孔默之議
尚書郎王淮之議　殿中郎謝元議
吏部郎何尚之議
又議　議民役奏
成粲

與王弘書
王韶之
南臺不開門啓
周祗
諫武帝書　執友箴
枇杷賦序
徐廣
晉李太妃太后服議　太常殷茂議
又問　車胤答
獻高祖書　告老表

東宮頌
孔琳之
廢錢用穀帛議　復肉刑議
別議四條
劾尚書令徐羨之奏　武帝詔報
孔璠之
艾贊
劉柳
與武帝薦周續之
孔甯子

陳武帝　水贊
并頌
卷第八
徐羨之
毋周麹男刑議
請武皇帝敬皇后祀享奏
廢廬陵王義真奏　上少帝乞屏退表
上文帝歸政表　重奏
又奏　翠龜表
張約之
諫廢廬陵王義真疏
傅亮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修復前漢諸陵教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爲劉毅軍敗自解表　讓尚書僕射表
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
司徒劉穆之碑　侍中王公碑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與沈林子書　與謝晦書
與蔡廓書　蔡廓答傅亮書
演慎論　感物賦序
謝瞻
臨終遺弟晦書
謝晦
奉文帝自理表
尚書符荊州討謝晦
移京邑檄　又上表

卷第九
鄭鮮之
滕羨仕宦議　長吏父母去官議
舉東郡謝綯自代牋
上武帝啓　武帝答
諫武帝北討表　請立學表
祭牙文
蔡廓
復肉刑議　鞫獄子孫下辭議
與親故書　答妻郗氏書

彈謝察奏
荀伯子
上晉安帝論先朝封爵表
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自陳表 附
潁川陳茂先自陳表 附
論陳留零陵王位次表
論何尚之奏
裴松之
上禁立私碑表　使巡湘州上奏
府公禮敬議

答何承天書
司馬操
答何承天　庾蔚之議
裴駰
史記集解序
裴昭明
太子婚納徵議
何承天
陳滿誤射直師議　尹嘉大辟事議
薄代公等補兵議　孔邈奏御議

丁況等久喪不葬議　上文帝安邊論奏
上白鳩頌表
上元嘉新曆表　文帝詔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
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
有司奏何承天曆
奏上尚書　議海鹽公主母服奏
渾天象體論　社頌
釋均頌　地贊
鐃歌詩序

孫康
團扇銘
卷第十
謝靈運
撰征賦序　山居賦序
羅浮山賦序　歸塗賦序
感時賦序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述祖德詩序　謝封康樂侯表
詣闕上自理表　勸伐河北書
與廬陵王義真牋　與弟書二首
遊名山志 并序　宋武帝誄
宋廬陵王誄　書帙銘
侍泛舟贊
謝惠連
祭周居士文　爲武帝祭禹廟文
祭古冢文　連珠
雪贊　四海贊
琴贊　白羽扇贊
仙人草贊　松贊
目箴　口箴

鮑照
爲柳令謝驃騎表　解褐謝侍郎表
謝秣陵令表　謝賜藥啓
謝永安令解禁止表　論國制啓
謝上除啓　通世子自解
重與世子啓　謝假啓二首
奉始興王白紵舞歌詞啓
侍郎上疏　謝解禁止疏
侍郎滿辭閣疏　轉常侍上疏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謝隨恩被原疏
皇孫誕育上疏　登大雷岸與妹書
河清頌　凌烟樓銘 并序
藥奩銘　飛白書勢銘
石帆銘　瓜步山揭文
松柏篇序　見賣玉器者詩序
卷第十一
顔延之
請立渾天儀表
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
又爲齊景王世子臨會稽郡表

上文帝自陳表

上孝武謝子竣封建城侯表

弔張茂度書　與王曇生書

與王微書　爲孝武帝贈表淑詔

又詔　武帝謚議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陽給事誄　陶徵士誄

爲張湘州弔屈原文　爲張湘州祭虞帝文

祖祭弟文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赭白馬賦序　白鸚鵡賦序

大筮箴　家傳銘

新喻侯茅齋贊　蜀葵贊

碧芙蓉頌　赤槿頌

七繹　範連珠

天馬狀　庭誥　又

荀赤松

劾顏延之奏

卷第十二

范泰

爲宋公祭嵩山文　建國學表

諫市銅造錢奏　極諫少帝封事

賀元正并陳旱災表　復請增廬陵王表

旱蝗上表　旱災疾疫又上表

吳季子札贊　張長公贊

高鳳贊　鸞鳥詩序

王敬弘

薦王弘之郭希林奏　又陳

辭徵太子少傅表　又

又辭左光祿大夫開府表

與子恢之書

王准之

喪禮奏

王韶之

駁贖罪啓

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

潘綜吳逵察孝廉符

殷景仁

固讓侍中表　少帝詔報

傅隆

從黃初妻趙議　諸王樂舞人數議

禮論表
何叔度
王睦告子王延祖議
何尚之
諫文帝行幸表　大錢當兩議
沈演之一錢當兩議
密陳庾炳之得失奏　又陳
更陳　又答　又
竺超民陸展兄弟從誅奏
分置郢州所居議　與顏延之書
與中書令王球書

何偃
北伐議　臨軒儀議
常滿樽銘
王微
與何偃書
王微
與江湛書　與從弟僧綽書
報何偃書　告弟僧謙靈書
茯苓贊　禹餘糧贊

桃飴贊　黃連贊　叙畫
卷第十三
徐豁
陳三事表
徐道娛
議讀秋令服幘表
太學博士荀萬秋議　有司奏
上太廟丞管儀注議
博士江邃議　博士賀道期議
博士荀萬秋議　殷祠丞祀議

徐閎
議祠祀薦牲奏　博士徐道娛議
太常丞司馬操議　徐道娛又議
孔默之
舉良吏奏
陸徽
薦士表
陸徽
舉龔穎表
鄧文子

爲翟法賜表
到彥之
與友人蕭斌書
垣護之
諫到彥之書　勸王玄謨書
垣襲祖
與弟榮祖書
王玄謨
請分道攻虜疏
中恬

遷換諸郡守表　文帝詔有司
趙伯符
以怠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
沈邵
追板王孚孝廉詔
沈亮
救饑議　發冢罪近村民議
啓文帝　詔答
陳文帝　詔報
箴孝武帝

徐耕
詣縣陳辭
羊玄保
陳吏民亡叛制非宜奏
羊希
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
劾謝沈奏
東平冲王服制議　陸澄議
重議　羊希參議
沈演之

爲劉眞道劉道錫表　嘉禾頌
上白鳩頌表
扶令育
訟彭城王義康表
范曄
言彭城王義康奏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獄中與諸甥姪書　和香方序
雙鶴詩序
孔休先

詐爲徐湛之檄征鎮文
孔熙先
獄中上文帝書
徐湛之
上言范曄謀逆表　文帝詔報
自理表　翠龜表
孟靈休
與何勗書
何勗
與江夏王義恭牋

何長瑜
寄宗人何勗書
孔覬
辤衡陽王義季牋　又
劉興祖
代河北議
劉亥之
北征上計
劉楨
糾廣州刺史韋朗奏

袁翻
論荀萬秋啓
袁淑
謝中丞章　禦虜議
與始興王濬書　與何尚之書
弔古文　鷄九錫文 賀表
驢山公九錫文　大蘭王九錫文
常山王九錫文　新亭曲水詩序
宗炳
師子擊象圖序　畫山水序

甘頌
雷次宗
與子姪書
卷第十四
蕭思話
奉世祖牋
蕭惠開
上解職表
柳元景
與朝士書　宣告討臧質檄

謝莊
與世祖啓事
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
爲朝士與袁顗書　　虜通互市議
論行節儉奏　　上廣搜才路表
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
又皇太子元服上太后表
東海王讓司空表　　讓吏部尚書表
讓中書令表　　謝賜貂裘表
改定刑獄表

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
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
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
又爲北中郎將謝恭司徒章
孝武帝哀策文　　皇太子妃哀策文
孝武殷貴妃謚册文　　孝武宣貴妃誄
黄門侍郎劉琨之誄　　豫章長公主墓志銘
司空何尚之墓誌　　竹贊
殷琰
宣貴妃誄
臧質
答魏主書　　又與虜衆書
舉兵上孝武帝表
魯爽
奉南平王鑠　　文帝詔
版文
張暢
與從弟張永書　　河清頌
張永
將士休假議

張悦
瑇瑁麈尾銘
王誕
舉用楊顗等表
蔡興宗
申令孫繫廷尉議
餉郭原平朱百年妻米敎
劉瑀
彈蕭惠開　　彈王僧達
與顏竣書　　與親故書

劉秀之
民殺長吏議
路瓊之
乞贈父道慶表
孔淵之
張江陵及妻罵母議
顧琛
啓孝武帝
顧寶先
報父與郡太守琛書

劉思（宋史作劉思考）
唐賜妻子議
顧覬之
唐賜妻子議
顧愿
定命論
陸子真
薦闞康之奏
孫陵
請郡列辭　孝武帝詔

周殷
啓孝武帝
袁覬
臨終與兄顗書
王元曾
與劉惠書
卷第十五
王僧達
求徐州啓　太常請解職表
與盱眙太守沈璞書　祭顏光祿文

丘珍孫
與王僧達書　僧達答丘珍孫書
顏竣
虜互市議
鑄錢議
尚書右丞徐爰收銅繕鑄納贖議
始興郡公沈慶之聽民鑄錢議
太宰江夏王義恭議
顏竣議　又鑄二銖錢議
讓中書令表　張暢卒官表孝武帝

爲武陵王駿移京邑檄
顏測
謝司徒江夏王義恭賜絹葛啓
梔子贊
庾徽之
劾顏竣奏
孝武帝詔荅　又詔
周朗
報羊希書　讜言書
沈懷文

省錄尚書議　減省王子邸舍奏
侍中趙倫之碑
沈懷遠
長鳴鷄贊
孫豁
減米課表
祖沖之
上新曆表
戴法興
難祖沖之曆法議
祖沖之辯戴法興曆難議

卷第十六
蘇瑋生
平賊告郊社太廟奏
八座奏　蘇瑋生議
徐宏
東平沖王祔廟議奏
有司奏　徐宏議
朱膺之
章皇太后廟毀置議

太傅江夏王義恭議　博士王燮之議
太常丞孫緬議　祠部朱膺之議
孝武帝詔
王偃喪禮服議
有司奏　朱膺之議
議南郊廟祠儀奏
有司奏　王祀之議
朱膺之議
周景遠
殷祭議

蘇瑋生議　徐宏議
朱膺之議　周景遠參議
殷祭用孟秋議
徐爰
禦虜議
皇子出後告廟議
傅休議　庾亮之議
祠部朱膺之議　徐爰議
繼體告廟臨軒議
王燮之議　朱膺之議

徐爰議　曹虔季立世子議
立南郊位議
安陸夫人廟祭議
宣貴妃廟祭議　有司奏
虞龢議　徐爰議同前
晉陵孝王祭議
顏僧道議　庾蔚之議
徐爰議同前
齊敬王子羽廟祭議
修宋史表　孝武帝詔報

食箴　又箴
庾蔚之
鄱陽哀王祥除議
博士傅休議　太常丞庾蔚之議
國子毋除太夫人議　博士孫豁之議
庾蔚之議　朱膺之議
太史獻妃服廢烝祠議
庾蔚之議　司馬興之議
周景遠議　徐爰議
晉陵王子雲臨祭議

校獵薦二廟議　虞龢議　庾蔚之議
參議　四孤議
王燮之
皇太子出行副車議
康皇太妃哀服議　司馬燮之議
王炅之
與琅邪太守許誠言書
孫武
侯伯子男次息為世子議
傅郁議　諸葛雅之議

傅郁
太子親祠與宮中有故不舉祭議奏
有司奏　司馬興之議
傅郁議
荀萬秋
籍田儀注奏　永陽侯傍親殤服議
司馬興之
皇太子妃服作鼓樂議　右丞徐爰議
又議
明堂饗配牛數議

虞龢議　顏奐議
國子毋除太夫人議　程彥議
丘季先
祭霍山議
虞龢
宣貴妃立廟議　徐爰議
昭太后祔廟議　有司奏
王略虞愿議　虞龢議
太子納昏禮議
有司奏　博士裴昭明議

兼太常丞孫詵議
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
虞愿
車駕嘗祠及皇后拜廟議
有司奏　劉緄奏
虞愿議
丘仲起
皇太子著衮冕議
陸澄議　參議
王延秀

明堂應告太廟議
卷第十七
孫沖之
與晉安王子勛書
薛安都
奉太宗啓書
王景文
與王道隆書　求解揚州表
明帝手詔譬王景文
劉勔

具條賈元友所上書對

王琨

上言從孫佟襲封表

謝超宗

策秀才議

孫敻

江夏王妃服議

江謐

又奏孫敻

垣崇祖

乞假名號啓

虞通之

明堂頌

檀珪

與王僧虔書　王僧虔荅書

又與王僧虔書

丘巨源

與尚書令袁粲書

爲尚書符荊州討沈攸之

何昌寓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書

與司空褚淵書　褚淵荅書

沈攸之

與武陵王贊牋　又與武陵王牋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道成荅沈攸之書

袁粲

妙德先生傳　臨終啓

卷第十八

周山文

皇弟訓養母服制議

孫緬

廟祠執爵議

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兼太常丞韓賁議　前左丞孫緬議

殷匪子

昭太后廟毀置議

韓賁議　殷匪子議

沈俁之

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議

王儉議　沈俁之議

王儉又議　沈俣之又議
孔欣
七誨
王叔之
舟贊　笏贊　蘭菊銘
遂隱論　懷舊賦序
傷孤鳥詩序　翟雉賦序
臧道顏
弔驢文
諸葛闡
禁華飾綵奏

荀倫
與河伯牋
晁道元
與吞公牋　又
范氏
與王僧達書
無名氏
宋徐州答魏移書
宋兗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彭城參佐慶武陵王獲白鹿牋
人為江斆讓婚表
有司廟祀哥辭奏　又奏
有司請免餘姚令何玢之奏
有司被庭有故不舉祭奏
有司中丞出行分道奏
有司心喪禫服奏　有司皇子毋服議
州詳蔣恭兄弟爭受罪議
有司參議不應致禮太傅奏
孝武帝詔報

有司奏南郊遷日議
王燮之議　朱膺之議
何偃議　徐爰議
有司南郊儀注奏　有司大小駕儀奏
有司凌室藏冰奏　有司余齊民孝行奏
有司刼竊依舊制奏　諒闇內奉嘗祠議
有司明堂制奏
魏蓋吳
上文帝歸順表
又表

文帝詔報
吐谷渾慕璝
上文帝表
文帝詔報
阿羅陁國王堅鎧
奉文帝表
呵羅单國王毗沙跋摩
奉文帝表　又表
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
奉文帝表

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
奉文帝表
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
奉文帝表
百濟國王餘慶
求賜除表
倭國王武
上順帝表
氐胡楊難當
奉文帝謝罪表

文帝詔報
河西王大且渠茂虔
上文帝謚父蒙遜武宣表
文帝詔
朱道珍 鬼
與南陽劉廓書
青州古冢銘　岱嶽神教

宋文紀卷第一

晉陽張　煊　訂閱
燕中周維新　江東梅鼎祚纂輯

武帝

（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事晉安帝爲太尉相國封宋公進爵爲王恭帝時篡晉國號宋都建業在位三年廟號高祖）

討桓玄移京邑檄

（高祖于安帝初以破妖賊孫恩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桓玄從兄脩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爲中兵參軍及恩奔敗死衆推盧循爲主高祖復東征循而玄篡位遷安帝于尋陽高祖還京口與劉毅何無忌等起義兵討玄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大破玄軍玄具舟浮江南走高祖鎮石頭立留臺官爲使持節都領軍將軍徐州刺史）

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攸爲肆虐或值聖明自我大晉陽九屢構隆安以來難結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貞良斃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入鬼阻兵荊郢肆恭都邑天未亡難凶力繁興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辛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毀隳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于玄未足爲喻自玄篡逆于今歷年亢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乖離室家分散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傾筐之塈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諱）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援獎忠烈潜結崎嶇險過履虎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爲內應同力協規所在蜂起即日斬僞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諱）辭不獲已遂總軍要

庶上憑祖宗之靈下藉義夫之力翦滅逋逆蕩清京輦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自効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諱）以虛薄才非古人勢接於已踐之機受任於既頹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廷

平桓玄上安帝乞正封賞奏

（安帝反正至自江陵高祖上言封賞於是尚書奏封晉義其主鎮軍將軍劉裕豫章郡公食邑萬戶餘封賞有差）

昔天禍皇室巨狡縱篡臣等義惟舊隸豫蒙國恩仰

契信順之符俯厲人臣之憤雖社稷之靈抑亦事
衆濟其翼奬忠勤之佐文武畢力之士敷執在已之
謙用虧國體之大輒攝衆軍先上同謀起義始平京
口廣陵二城臣及撫軍將軍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
後赴義出都緣道大戰所餘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
輔國將軍長民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各一千八
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賞其西征衆軍須論集續上

州郡請準土斷表（義熙九年高祖自至江陵時民居未一表請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

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

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
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
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
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
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
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
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
此自茲迄今綿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離居流
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
任恥責是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

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
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
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
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
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于當年在
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
失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
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杜氏通典治作理隆作崇斯作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句在齊楚下民作人子本所作將與本或作聲由作申）

平長安上渾儀表（晉起居注義熙十四年作）

近于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王圭歷代寶器久沉冠
戎謹奉陛下歸之天府

請褒贈王鎮惡表（高祖北伐以鎮惡為先鋒攻剋長安既歸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鎮長安以鎮惡為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義真中兵參軍沈田子與鎮惡不協為田子所殺時晉義熙十四年也高祖表贈左將軍青州刺史）

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
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荊南遘釁勢據上流難與運
爭侵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
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
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后克行之

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邵也近北虜遊魂寇略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既還奔還天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恤兼至悅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烈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

請追封孟龍符表 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先鋒軍達臨朐乘勝追逐爲慕容超所害贈徐州刺史又表封臨沅縣男

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

義初前驅効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時逆徒寔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爲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希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勲烈

請加贈孫季高表 季高名處以字行爲振武將軍廣固之役先登有功又大破盧循追至鬱林會病卒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復表贈交州刺史

孫季高嶺南之勲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愆惡一紀據有全城若今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窮弊而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併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寔庸爲大往年所贈猶爲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即其本號庶令忠勲不湮勞臣增厲

沈田子長安戰功表 晉義熙十二年高祖爲太尉北伐姚泓田子領別軍從武關入所向摧陷得泓僞乘輿服御高祖表言安帝詔加懸勞長安遂平

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

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

晉安帝詔報

逋寇阻隘晏安假日搴斧函谷飛延王誅群師勤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彎卷嶠陝通蹊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浮獲藪野僞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

嵩岳降瑞表 孫嚴 宋書

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符彩潤潔河南太守毛修之以靈岳降瑞

送諸神府

奉晉武陵王司馬遵牋 遵字茂遠元帝孫歷拜太保

遵爲中領軍桓玄篡朝廷密詔使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時光祿勳丁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爲御史中丞王禎之所糾察謝發言辭怨憤承之造司宜哉高祖爲鎮軍將軍與遵牋並免官

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額與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 沈約宋書

與劉毅書 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歷荊州刺史武帝以貳于己奏晉安帝誅之

毅南征盧裕與毅書又遣毅從弟藩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于地與循戰敗

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宜須裝嚴畢與弟同舉 宋書

同前 晉書○通鑑合二書爲一篇

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敎建威將軍孫季高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

盧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爲防高祖爲宋公遣季高乘海奄至焚蕩舟艦屠其城初衆以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二三非要高祖不從乃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剋捷

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 宋書

與朱齡石函書 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歷雍州刺史虜攻見害

高祖與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因遣齡石爲元帥率寧朔將軍臧熹龍驤將軍朱林等發自江陵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自白帝發書倍道兼行進探果爲內水重兵戍涪城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大破之譙縱奔于涪城而蜀平

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 宋書○羸通鑑作老

遺韓延之書

晉宗室司馬休之字季預譙敬王恬第三子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子文思出嗣譙郡于在京師招集輕俠高祖誅之送休之使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高祖書後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共攻就敗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都蜀死時延之爲休之府錄事參軍有幹用才能高祖之故吏也高祖親征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之書延之報之高祖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應如此兵敗從休之奔姚興復奔魏休之道死

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懼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

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 宋書

同前 晉書

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又絶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斅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

韓延之報宋公書 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入魏爲虎牢鎭將魯陽侯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于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耶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與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耶譙王爲宰相所責文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 諱 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于閶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 宋書○惶駭魏書作惟駭 混作渾

同前 晉書

闕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

兵戈白義旗已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海內之士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誣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于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

與臧熹書

熹字鏡仁東莞莒人歷太常光祿大夫 熹為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熹書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駕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賜沈林子書

林子字敬士吳興武康人歷河東太守輔國將軍 初高祖為太尉以林子為參軍及伐羌林子參征西軍事悉罷二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

軍為前鋒攻姚泓偽東平公姚紹于潼關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偽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鸞營其城而坑其衆高祖賜書

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與長沙王道憐書

道憐高祖中弟封長沙王 謝裕字景仁以字行歷仕左僕射與高祖雅相善申以婚姻及卒高祖親臨哭之與道憐書

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氣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庶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柰何當復柰何

江陵下書

並宋書 高祖既輔朝政後將軍劉毅西鎮江陵頗有異圖因自表討毅誅之至江陵下書

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網修綱雖煩易理江荊彫殘刑政多闕頃年事故綏撫未周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彫殘之餘而不減舊剝徵求不循政道宰蒞之司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

別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還原五歲刑已下
凡所質録賊家餘口亦悉原放

江陵又下書（義熙十一年高祖討荆州刺史司馬休之休之衆潰奔江陵平下書）

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杼軸空匱加以舊章乖昧事役頻苦童髦奪養老稚服戎空戶從役或越紼應召每永懷民瘼宵分忘寢誠宜蠲除苛政弘茲簡惠庶令凋風弊政與事而新寧一之化成於期月荆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賑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并除今年租稅

北討下書（義熙十二年高祖北討姚泓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爲徐兗二州刺史下書）

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勲烈外夷勍敵内清姦黨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効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纏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忝言懷之能不多歎其犯罪繫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武勞滿未蒙榮轉者便隨班序報

辟召宗炳周續之書（高祖開府下書並辟太尉掾不起）

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

原宥國内令（義熙十四年六月高祖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

孤以寡薄負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懼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軌齊晉擬議國典雖竟誠守分十稔于今而成命弗迴百辟胥暨内外庶僚敦勉周至籍運來之功參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資同盛德之事監寐永言未知攸託隆祚之始思覃斯慶其赦國内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蕩然其餘詳依舊準

徵戴顒韋玄令（高祖初命顒爲太尉參軍不就宋國初建復下令並不起）

前太尉參軍戴顒辟士韋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

受禪告天策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宰世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勲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憑依爲日已久難荐

安禍成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湮滅茵雖地非齊
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援則皇祀
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偽必滅誕
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于大造晉室撥亂濟民因藉
時來寔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
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
滋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
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
遂逼群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兆民之上雖仰
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探永懷祇懼若實敬簡元辰升

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
有宋惟明靈是饗宋書紀志並載皇天志作皇皇黎作首不緣作帝樹焉依作焉依主作王一援作一匡有數作必泰重作勞庭作款濟民作和撥探作揆實作歷日作辰情作嘉猷

受禪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策皇考郡功曹翹

維永初元年七月皇帝謹遣兼官某奉策上皇考尊
號曰孝穆皇帝仰惟聖靈邈爲阻遠昔有周丕崇作
興昌季其在魏晉亦申情禮所以聿追來孝所因者
本謹稽式上代考諸令准稱謂既極情典攸遂所以
仰順天人俯穆率土在心遠慕庶云有慰

追尊皇妣爲穆皇后策

維年月朔皇帝謹遣兼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
穆皇后伏惟皇妣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等美姜
嫄齊列任姒訓穆中闈化流自遠膺曆運之期饗茲
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仰慕聖善之愛俯增蓼莪
之思並杜氏通典

改元大赦詔永初元年

夫世代迭興承天統極雖遭遇異途因華殊事若乃
功濟區宇道振生民興廢所階異世一揆朕以寡薄
屬當艱運藉否終之期因士民之力用獲拯溺匡世
撥亂安國寧民業未半古功參曩烈晉氏以多難仍

遘曆運已移欽若前王憲章令軌用集大命于朕躬
惟德匪嗣辭不獲申遂祇順三靈饗茲景祚燔柴於
南郊受終于文祖猥當與能之期爰集樂推之運寵
祚攀開隆慶惟始思俾休嘉惠茲兆庶其大赦天下
改晉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
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長徒之
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

紹封晉勳臣詔元年六月

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

爵咸隨運改至于德參微管勳濟蒼生愛人懷樹猶
或勿剪雖在異代義無絕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
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
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
即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
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其宣
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依本秩無所減降

平亂酬賞詔（元年六月）

夫銘功紀勞有國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
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迍邅戎車歲動自東徂西

靡有寧日寔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
有成威靈遠著寇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饗天人
之祚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闕
賞復除之科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

遣人使分行四方詔（元年六月）

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䘏患
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
終之期託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殷
若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
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
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萬事之宜無失厥
中暢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

增俸詔（元年六月）

百官事殷俸薄祿不代耕雖國儲未豐要令公私周
濟諸供納昔減半者可悉復舊六軍見祿粗可不在
此例其餘官僚或自本俸素少者亦時量增之

省除刼科詔（元年七月）

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刼科峻重施之一時今王
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還遵舊條反叛淫盜三
犯補治士本謂一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并數

衆事合而為三甚違立制之旨普更申明

復彭沛下邳三郡詔（元年八月）

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義繾綣事由情奬古今
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
其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

慶典原赦詔（元年八月追尊妃臧氏為敬皇后太子為皇太子下詔）

朕承曆受終猥饗天命荷積善之祚藉士民之力率
由令範先後祗嚴宜訓七廟肇建情敬無違加以儲
宮備禮皇基彌固國慶家禮爰集旬日豈予一人獨
荷慈慶其見刑罪無輕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令為

始先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勲勞衣
免亦依限還直

衛郞晉世陵塋詔 元年八月

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塋未遠並宜洒掃主者具條以聞

叅詳衆議詔 元年閏八月

主者處案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叅詳於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當指名其人所見不同依舊繼啓

停冬使詔 元年閏八月

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在其例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亦停之

除諸房廟詔 二年四月

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所在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簡量杖罰詔 二年六月

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拷坐相尋若皆有其實則體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設罰之意可籌量觕爲中否之格

寛兵制詔 二年十月

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

興國學詔 三年正月

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引風訓世莫尚于此發蒙啓滯成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脩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旍旗卷舒日不暇給遂

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于牆面故老竊歎于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届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分立豫州詔 三年二月

豫州南臨江滸北接河洛民荒境曠轉輸艱遠撫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諸郡可立爲豫州自淮以東爲南豫州

省縣尉詔 [illegible]

百里之任總歸官長縣尉實效甚微其費不少二品縣可置一尉而已餘悉停省

諸州開禁詔 藝文類聚

少府前歲所封諸州薗荻可開以利民

封族弟遵考為營浦侯詔 遵考從高祖征伐遷冠軍將軍翦定臨別宮備兵防衛扃祖北征以下推恩之詔

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

追封外祖趙裔蕭卓詔 裔下邳僮人仕平原太守女安宗孝皇帝生高祖既產殂宋初追崇號蕭卓蘭陵人仕兆陽令女文壽爲孝皇繼室爲宋王拜太妃

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爰自漢魏爰逮斯典外祖趙光祿蕭光祿名器雖隆茅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 及安帝尊爲皇太后永初二年有司奏贈蕭卓其年又詔封開國縣侯

有司請贈趙裔蕭卓奏

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卓並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恩遠稽舊章並可追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可興郡壽昌縣君

追封劉穆之王鎮惡詔 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下詔

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迹勳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並肇感事懷人寔深傷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荊郢之捷尅翦放命北伐之勳參迹方叔念勳維績無忘厥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

封佐命功臣徐羨之等詔

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邵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

讃弘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兹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五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為侯粹改封建安縣侯並增邑為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邵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

封褚叔度詔 叔度晉末爲廣州刺史破盧循徐黨有功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甚嘉之下詔

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

徐廣封中散大夫詔

祕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

加沈林子輔國將軍詔 林子遭憂還東乘輿錫亭信使相望殊畢詔起固辭不許

軍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輔國將軍

追贈沈林子詔 林子永初三年薨時高祖不豫羣公恐上慟損竟不使知有司奏常典也

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貞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

封外孫徐湛之詔 湛之父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仕爲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于陣見害湛之幼孤高祖所愛永初三年詔封

永與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外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胤情寔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千戶

高麗王璉百濟王映除授詔

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並執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贈督平州諸軍事

倭讚除授詔

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臨終手詔

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委宰相母后不須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

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劒
紀功鼎銘 宋主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江古篆書文曰○案裕滅後秦在晉義熙十三年永初乃其篡晉爲宋年號也三年疑係誤
沸秦洛伏大漢 鼎錄

宋國封建禪代詔策文 附

爲晉安帝進劉裕侍中車騎將軍詔 安帝義熙元年正月江陵平天子反正二月詔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固讓不受○傳亮傳云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古稱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貫三辰神人代序

詠理本於造昧而運周于萬葉故盈否時襲四靈通其變王道或昧貞賢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雖夏周中傾賴靡羿之績莽倫載竊寔二代是維或乘資藉號或業隆異世猶詩書以之休詠記策用爲美談未有因心撫民而誠發理應援神器于已淪若在今之盛者也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閔屬當屯極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既湮七廟之享胥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度有晉天縱英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貞明協契義夫響臻故順聲一唱二溟卷波英風振路宸居清翳暨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躬揮則荊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于嵩岱傾基重造再集于朕躬宗廟歆七百之佑皇基融載新之命功惟德永言銘懷固已道冠開闢獨絶終古書契以來未之前聞矣雖則功高靡尚理至難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將以弘道制治深關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錫桓文饗備物之禮況宏徽不世領邁百代者宜極名器之隆以光

大國之盛而領軍謙虛自衷誠旨屢顯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彰德美也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史如故顯祚大邦啓茲疆宇

封豫章郡公加號詔 義熙二年十月論匡復功封倡義謀主鎮軍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天子重申前令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固讓二年二月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

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于紀實撓皇極賊臣桓玄怙寵肆逆乃摧傾華霍倒拔嵩岱五嶽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恥慨憤

陵夷誠發宵寐既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遷忠孝幽寄
實貫三靈爾乃介石勝機宣契畢舉訴蒼天以爲正
揮義旅而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百萬不能抗限
制路日直植城遂使衡鯨潰流衆鱗奔漢廟勝遂加
重氛載滌二儀廓清三光返照事遂末代功高開闢
理微稱謂義感朕心若夫道爲身濟猶傑厥爵況乃
誠德俱深勲貫天人者乎是用建茲邦國永祚山河
言念載懷匪云足報往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晉
流風垂祚暉烈無窮其降承嘉策對敭朕命

封劉裕爲宋公詔 義熙十二年十月

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岳作屏則帝王成務是
以旻旋貴昆彭之伯有周倚齊晉之輔鑒諸前典儀
刑萬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
廣淵明燭四方道光宇宙爰自字闕二初迴則投袂王
國妖螢孔熾則功存社稷國以四維是荷萬邦攸賴
者矣暨桓玄僭逆傾蕩四海公深秉大節靈武震
弘濟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勲德銘于厥心遂北清海
岱南夷百越荊雍稽服廟咲頓軌剋鋤方雖式遏寇
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內外仰與絕風傷嗣遺業奐煌
以整俗遵王以垂訓肆教遠被無思不洽爰暨木居
海處之酋被髮雕題之長莫不忘其陋險九譯來庭
此蓋播諸徽策靡究其詳者也曩者永嘉不綱諸夏
幅裂終古帝居淪胥戎虜永言園陵率土同慕公明
發遐慨撫機電征親董侯伯稜威致討旗旝首塗則
入表響震偏師先路則多壘雲徹舊都載清五陵復
禮百城屈膝千落影從自篇籍所載生民以來勲德
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昔周呂佐叡聖之主因三
分之形把旄仗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塏宇跨州兼國
其在桓文方茲尤儉然亦顯被寵章光錫殊品況乃
獨絕百代顧邈前烈者哉朕每弘鑒古訓思遵令圖

以公深秉冲挹用闕大禮天人引領于茲六載況今
禹迹齊軌九隩同文司勳抗策普天增佇遂公高挹
大廷國章三靈眷屬朕實祇懼便宜勗遠羣望允崇
盛典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
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
綟綬

宋公九錫策文

朕以寡昧仰續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
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滸
則我祖宗之業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陟

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絶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
區寓與亡繼絶俾昏作明元勲至德朕實頼焉今將
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
本塞源傾倒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鄉公精貫朝日
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
此公之節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泝流長騖薄伐
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
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
繁殖生民編戸歲滋壝宇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
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

沂岱介恃遐阻仍爲邊毒公蒐乘秣駟夐入遠壃衝
櫓四臨萬雉俱潰窮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
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
逆使覆江豫旍拂宸内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
志家獻徙上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
于色凝然内湛視險若夷摅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
窮蹙喪旗宵遁俾我餘何拯于將墜此又公之功也
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
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
海南肅清荒夷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釁

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衍
軌以刑消之不日蒼兕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荊
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
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届
汧絡僭豎伏鑕梁岷華僵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
之兵内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被星言斫其上
略江津之師勢阽風電廻旆沔川寔繁震懾二叛奔
迸荊雍來蘇玄澤浸育温風潜被此又公之功也赤
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
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

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
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
榛穢一朝掃濟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内之勲重
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古電擊强妖則鋒無
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荒
計扶危靜亂道固于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寵制
煩苛被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絶域殊俗
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蹈文命之臬斯西及
昔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
勳親賢建侯胙上褒以寵章崇其蕆物所以協德

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
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
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進授
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揚
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茲玄土苴以
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
邵保傅出總二南内外之重公實兼之命使持節太
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
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
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

十左相國位無不搃禮絕朝班居常之名空與事華
其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中
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牧領征
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
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
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寔殷稼穡
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
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
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粹
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辟

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
以義式遏寇虐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
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
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
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
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
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
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
我高祖之嘉命刺史胥冀作虹蜺奉帝歆神作永歆坤氏生民作黎元無狼薆冀青虞劉
所啟出二句毒作害猾作馬賓貴下又無竊號之虜二可王城下無朝野變且二句不日下無替咒雷沴二
句清晏作寧晏來蘇下無玄澤浸育二句

進宋公爲宋王詔

朕聞先王之蒞天下也上則大寶以尊德下則建侯
以褒功是以成勳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海來王
姬旦饗龜蒙之封夫翼聖宣績輔德弘猷禮窮元賞
寵章希世況明保沖昧獨運陶鈞者哉朕以不德遭
家多難雲雷作屯夷羿竊命災位京邑遂播遷荊鄖
難畢約制命凶醜相國宋公天縱睿聖命世應期誕
貫三靈大節宏發拯朕躬于巢幕廻靈命于已墜剖
已道窮北面歸格入表者矣及外積全國之勲内累

戡黎之伐旻夷殭妖之始蘊崇姧猾之源顯仁藏用
之道六府孔修之績莫不雲行雨施能事畢舉諒已
方軌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喪師綿踰十
紀五都分崩然正朔時暨唯三秦懸隔未之暫賓至
令羌虜襲亂淫虐三世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
關廟筭韜略不謀之日乂矣公命世撫運闡曜威靈
內研諸侯之慮外致上天之罰故能含兕甫訓則許
鄭風偃鉦鉞未指則瀍洛霧披俾舊闕元陽後集萬
國之軫東京父老重睹司隷之章俾朕負扆高拱而
保大洪烈是用遠鑒前典廷即羣謀敬授殊錫光啓

疆宇乘馬之制有陋舊章徽禰之美未窮上爵豈足
以顯報懋功允塞民望藩輔王畿長轡六合者乎寔
以公每秉謙德卑不可踰難進之道以寵爲戚是故
降損盛制且有後命也自茲迄今洪勳彌邵稜威九
河魏趙底服廻轅崤潼遼城氷泮遂長驅灞滻顯拯
龍門迺虜姚泓係頸就擒自德禎稷滌於崇朝祖宗
遺憤雪於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
不服功固萬世其寔惟永豈金石雅頌所能讚揚寔
可以告於神明勒銘嵩岱者已朕又聞之周道方遠
則鸑鷟鳴岐二南播德則麟騶呈瑞白公大號初發

爰暨告成靈祥炳煥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
近歸而已哉朕每仰鑒玄應俯察人謀進惟道勳退
惟國典豈得遂公冲挹而久蘊盛策便宜敬行大禮
允副幽顯之望其進宋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
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
潁川北南頓凡十郡益宋國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
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晉恭帝禪宋詔 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傅亮承高祖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書帝欣然操筆曰桓玄之時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赤紙爲詔

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

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
百王由來尚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暨元興禍難
既積至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
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域翦焉已傾相國宋
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頹運再造區夏故以興
滅繼絕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璿璣旁穆七政薄伐
不庭開復疆宇遂乃三俘僞主開滌五都雕顏卉服
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廻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
靈效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
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

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黃運不競三后肆勤故天之曆數寔有攸在朕雖愚闇昧于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于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禪策

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

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于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已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爲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尅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苞上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薄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于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民頌于野億兆抃踊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祗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荅三靈之眷望

禪宋璽書

蓋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帝皇寄世實公四海崇替係于勳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國必亡十年著其數

代謝無常聖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聖係軌疇咨四嶽以弘揖讓惟先王之有作永垂範于無窮及劉氏致禪寔堯是法有魏告終亦憲茲典我世祖所以撫歸運而順人事乘利見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亂華喪我洛食鼎國江表仍遘否運淪沒相因逮于元興遂傾宗祀幸賴神武光天大節宏發匡復我社稷重造我國家惟王聖德欽明則天光大應期誕載明保王室內紓國難外播宏略誅大憝于漢陽逋僭盜于沂渚澄氣西岷肅清南越舜清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一聲教王師首路則伊洛溢

泣稜威崤潼則華嶽褰霧僞酋銜璧咸陽即序蹤玄
器所銘詩書所詠庸勲之盛莫之與二也遂偃武修
文誕敷德政八統以馭萬民九職以刑邦國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顯義感殊方自歷世所賓
舟車所暨靡不謳歌仁德抃舞來庭朕每敬惟道勲
永察符運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是以五緯升度屢示
除舊之迹三光協數必昭布新之祥圖讖禎瑞皎然
斯在加以龍顏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煥如日月
傳稱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夫或躍在淵者終饗九五之位勲格天地者必膺大

寳之業昔土德告沴傳胙于我有晉今曆運改卜永
終于兹亦以金德而傳于宋仰四代之休義鑒明昏
之定期詢于羣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違朕志今
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澹兼太尉尚
書宣範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
王其允荅人神君臨萬國時膺靈祉酬于上天之眷
命

駱達

陳天文符讖奏 宋武帝既受晉禪太史令駱達奏陳

太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晝見經天凡
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義熙元年至元熙元
年十一月朔日有蝕之凡四皆蝕從上始臣民失君
之象也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埽
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
舊布新之徵義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見於東
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義熙七年八月十一
日新天子氣見東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進宋公歲
星裹回房心之間大火宋之分野與武王克殷同得
歲星之分者應王也十一年以來至元熙元年月行
失道恒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爲主十三

年十月鎮星入太微積留七十餘日到十四年八月
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積二百餘日占鎮
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
七日彗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彗北斗中聖人受命
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
星下芒尾漸長至十餘丈進掃北斗及紫微中占曰
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宫空一占
天下得召人召人聖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
十四年十月一日熒惑從入太微鉤已至元年四月
二十七日從端門出積屍留二百六日繞鎮星熒惑

與鎮星鉤巳天廷天下更紀十四年十二年歲太白
辰裹囘居斗牛之間經旬斗牛厯數之起占曰三星
合是謂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龍登
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應天命之符金
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
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
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
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玄字也短者云祚短也巖隱
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邊則聖諱炳明也易曰西南
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劉向讖曰上五甾寄致太平草

付合成集羣英前句則陛下小諱後句則太子諱也
十一年五月西明門地陷水涌出毀門扉域西者金
鄉之門為水所毀此金德將衰水德方興之象也太
興中民於井中得棧鐘上有古文十八字晉自先帝
至金數滿十八年義熙八年太社生桑明尤著者也
大六亢位也漢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
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五十六年而禪于晉晉自太
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數窮咸以六
年

少帝 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在位二年多過失廢為營陽王徐羨之等使人弒之時年十九

決獄詔 少帝初立時徐羨之為司空下詔

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矜在疚不堪親覽司空尚
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

追贈陽瓚詔 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粟賜給文士顏延之為誄

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
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
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

吐谷渾阿豺投爵詔 景平中阿豺遣使獻方物少帝詔報未及拜受

吐谷渾阿豺介在遐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今酬其

來欵可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詔高麗王高璉 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

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
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
惠既彰欵誠亦著踰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
承鴻緒永懷先蹤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
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
往命稱朕意焉 宋書

宋文紀卷第一

宋文紀卷第二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少帝廢徐羨之等迎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弑廟號太祖江左之治稱元嘉焉

答羣臣勸進令文帝初封宜都王爲荊州刺史景平二年七月少帝廢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侍中臣琇等上表勸進王令答八月即位

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未恭厥躬悲慨交集頻七百祚未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

侍中臣琇散騎常侍臣羨之中書監尚書令
護軍將軍建城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
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尉
都亭侯臣綱給事黃門侍郎臣孔璩之散騎
侍郎臣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
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臣蕭
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
郎中騎都尉臣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
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拗

進表

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以不諂卜世所以靈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高祖之業將隆于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奬社稷以寧有生獲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蕃牧是以徵祥雜沓符瑞熣輝宗廟神靈乃眷西顧萬邦黎獻望景託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覩太平之業行臺止心瞻望城闕不勝喜悅鳧藻之情謹詣門拜表以聞

訊刑詔太祖即阼親司奏事篤依舊綵華林園聽詔曰

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

大使巡行四方詔元嘉三年二月

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岳省方採風觀政所以情僞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壅九臯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纘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旦顧言傅巖發想宵寐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隱尚隔視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食今氛祲驅蕩宇內寧晏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稱職之良閭華一介之善詳悉列奏勿或有遺若刑獄不卹政

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採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同前 裴松之傳云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爲國子博士及袁愉等十餘人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

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頫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因俗陵頹民風凋僞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

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一卜征之禮廢而未修夤彼氓庶無忘欽卹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

丹徒蠲租詔 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謁京陵三月詔

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況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戰及大將家隨宜隱卹

災戒求言詔 五年正月

朕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剋念議獄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瘼羣后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

經理河南詔 太祖踐阼便有志北略元嘉七年三月下詔遣使告魏主云河南舊是宋土今當修復不關河北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

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埸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

申務節儉詔 八年三月

自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
簡約以應事實內外可通共詳思務令節儉

勸農詔八年閏六月

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
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
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
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
名列上

遣使益梁交廣詔九年六月

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擁可更遣大

使巡求民瘼

內外薦舉詔十二年四月

周宗以寧寔由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寤寐絲
賢爲日已久而俊哲難階明揚莫効用令遺才在野
管窺虛朝永懷前載慚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
篤訓貢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宜敕內外各有薦
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

優減租役詔十七年十一月

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糧種子兗兩豫青徐諸
州比年所寬租穀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不收處
都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又州郡估稅所在市調
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
諸如此類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
不便即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主
者明加宣下稱朕意焉

建學詔十九年正月

夫所因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成教學之爲貴故
古以三德崇以四業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
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鈞庶品混
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啓庠序而頻遭屯夷未及修建

永瞻前猷思敦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訓胄
子寔惟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

崇奉孔聖詔十九年十二月

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
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于先廟地特爲
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
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
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
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
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

課役供給洒掃并種松栢六百株

籍田詔 二十年十二月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一夫輟稼飢者必及倉廩旣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

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

霖雨周給詔 二十一年六月

霖雨彌日水潦爲患百姓積儉易致乏匱二縣官長及營署部司各隨統檢寔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督種麥詔 二十一年七月

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并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策試賜帛詔 二十三年九月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十月下詔

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多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多有採覽教授之官並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詔羣臣 二十三年魏寇兗青徐三州遂及清河殺掠甚衆太祖思弘經略詔羣臣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游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

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虜游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騁駟安局步騏驥志千里梁傅畜義心伊相抱深恥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

賜京邑二縣詔（二十五年正月）

比者氷雪經旬薪粒貴踊貧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檢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

講武詔（二十五年二月）

安不忘危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朕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尅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肆武講事

謁京陵大赦普加賜卹詔（二十六年二月辛丑徙謁京陵三月五月並下詔）

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塗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思鄉耆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求言懷既感慰寔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隊沒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賜卹

募移京口詔（二十六年三月）

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帶山河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士風淳壹苞總形勝寔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廛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丹徒存卹故舊詔（二十六年五月）

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纏綿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嘆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

量賜賚之（零太平御覽作遷）

虜後撫民詔（二十七年七月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攻滑臺不克爲虜所敗諸將多被殺明年二月虜自瓜步退還下詔）

玁狁孔熾難及數州黎言念之寤寐與悼凶羯瘼挫逆跡遠奔彫傷之民宜時拯理凡遭寇賊郡縣令還復居業封屍掩骼賑贍飢流東作方始務盡勸課貸給之宜事從優厚其流寓江淮者並聽即屬并蠲復租調

大舉北討詔（元嘉二十七年魏主燾率衆寇汝南攻圍懸瓠虜掠甚多其年大舉北討）

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諦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辦。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聞使適至，所說並符，遠輸誠欵，誓為掎角。遐邇注情，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檝流通，經略之會，寔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師。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揔四州之衆，水陸並驅。太子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州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鑠悉荊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

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為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將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宗弘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支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陵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荊雍之勁，攬群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蕩。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

優卹六州詔（二十九年正月）

經寇六州，居業未能，仍值災澇，飢困荐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

酬獎河朔歸義詔（二十九年五月）

惡稔身滅，戎醜常數。虐虜窮凶，著于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子孫相殘，親黨離貳，關洛偽帥並懷內款，河朔遺民注誠請効。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

長沙王道憐等配饗太廟詔（道憐，高祖中弟，從戰有功。元嘉九年）

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于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于大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顯咸秩先王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効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或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績戎鴻緒每惟道勳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

長沙景王等配享廟庭詔 元嘉九年二月○南史

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衛將軍華容公弘征南大將軍永脩公道濟故左將軍龍陽侯鎮惡或履道廣深執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準弘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弘帝載武功以隆景業而太常未銘從祀闕寤寐屬永言興懷便宜配祭廟庭勒功天府

追崇臨川王道規詔 道規高祖少弟征荊廣功大祖下詔追崇

襃崇道勳經國之盛典遵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叡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陵威致討則克剪梟鯨逋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棊人無固志王神謨獨運靈武宏發轄遞內外誅翦群凶固已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遠猷侔于二南英雄邁于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胤特隆豈忘慈訓義深情感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護寢祏初祀西夏思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如故

追復廬陵王義真封詔 元嘉元年

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割
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寄
可追復先封特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
增摧哽

追崇廬陵王義真詔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下詔

故廬陵王令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微風遐被
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鍾屯險羣凶肆醜
專竊國柄禍心潛搆釁生不圖朕每永念雠恥含痛
内結尊養姦慝情理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宜
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大將軍王如故爲慰

寃魂少申悲憤

追贈張約之詔約以疏諫廢廬陵王見誅詳後

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
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
兼至昔鬬老奏書見紀漢策閻纂獻規荷褒晉代考
其志槩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
賜錢十萬布百匹

與彭城王義康書義康小字車子武帝子領司徒謝述字景先陳郡陽夏人爲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卒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

令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于歷職故以佐汝汝
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
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詔録尚書彭城王義康沈邵字道輝林子之子襲駙馬都尉會彊弩將軍缺上詔義康

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文帝中詔

與義康詔顔延之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延之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

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劉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

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
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
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録治殷劉意咸無
異也殷景仁劉湛〇令一作今南史作宜令乃志史作乃至録治作録之

賜義康書義康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太祖疾篤恐殆使義康具顧命以告劉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主簿孔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疾豫微聞之收劉湛等義康上表遜位會稽長公主就宴集

載拜稽首請其生命匡勵哭上亦流涕因封所飲酒賜義康幷賜書後坐范曄謀立賜死

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並宋書○所飲酒南史作所飲餘

與江夏王義恭書義恭見後

義恭涉獵文義驕奢不節元嘉六年爲荆州既出鎭太祖與書誡之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

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諮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上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同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

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愼護至于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睹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

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愼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愼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

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擣蒲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怠恕復有所納

又誡 南史共前一篇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又答

義恭鎮江陵以劉湛爲南蠻校尉領府軍長史行府州事湛夫子謨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之○湛字弘仁柳子歷丹陽尹以黨彭城王義康賜死

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湛啓權停彼葬須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又

義恭性甚狷急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密遣使詰讓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題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柔順乃詔之

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瞩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耶

又書

虜南渡河滑臺虎牢等城並爲所沒司州刺史尹沖戍虎牢又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太祖與義恭書沖字子順天水冀人先爲姚興吏部郎南歸

尹沖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

又詔

何尚之歷尚書令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詔書敦勸太祖又與義恭詔義恭具答尚之復攝職

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耶 羊孟謂羊玄保孟顗

義恭荅詔

尚之清忠貞固歷事惟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

未相申許下情所同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義宣武帝子自江陵擧兵敗誅）

（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及文帝時次當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爲南徐州會稽公主爲言乃移荊州先賜中詔勤自課厲政事修理）

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姿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

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非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諦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乖論（師護義季小字○互一作各乖一作訝）

又

（義宣鎭荊州魏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

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

詔報衡陽王義季（義季見後）

（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

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此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咪（微南史作微）

又詔

（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

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

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不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愼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慊嗽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耶

又詔

（義季遷徐州刺史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慮義康禍難不敢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惟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後二年病薨）

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瘦卒微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惟大乘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白此而始賊初起遂未知指趣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

又書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初爲太尉行參軍事累遷僕射及病卒義季時爲荊州刺史上與書

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知何 書並宋

答衡陽王義季

沈邵爲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以邵爲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驗啓太祖求人上答之其事不果

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易中甚修理或欲遣之 文帝中詔

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手書 義欣道憐長子

蕭承之字嗣伯蘭陵人齊高帝父也元嘉初爲濟南太守尚衆破青郡諸郡國到齊南引去文帝以承之有全城之功手書與義欣承之與檀道濟無素故事遂寢

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爲兗州刺史檀征南詳之書南齊

詔臨川王義慶 義慶本長沙王道憐子襲

義慶爲丹陽尹加尚書左僕射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

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

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彼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耶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耶 宋書

與始興王濬詔 濬見後

沈璞除秣陵令以疾去職濬出爲南徐州太祖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自而漢之與濬詔乃爲正佐

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今故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累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

署中兵恐于選體如不多耳 文帝中詔

追崇外祖母蘇夫人詔 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母蘇氏甚謹元嘉六年蘇氏卒篤往臨哭下詔殷景仁議從之

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伸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所無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勤務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

中領軍殷景仁議

至德之感靈啓懸祥文母俔天寔臨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于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短

祭劉穆之墓詔 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寧經穆之墓下詔

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勳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

誅徐羨之傅亮謝晦詔 羨之等初謀廢立先廢廬陵王義真爲庶人因廢少帝爲營陽王遷吳門尋遣使弑帝殺義真於新安而立羨之亮執政晦出爲荊州刺史元嘉三年正月下詔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

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宸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未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邑哀慟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酖毒痛

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况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勳寔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誦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寔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

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剪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既袪庶幾治道爾

誅檀道濟詔 道濟爲南兗州刺史與徐羡之等共謀廢立且建功前朝威名甚重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屢年寢疾元嘉十三年春道濟以江州刺史入朝收付廷尉幷其八子伏誅

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暱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于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糾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寔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赦况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惡餘無所問

贈楊萬壽等詔

往年氐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

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効隕命寇手並事著屯險感于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備員外散騎侍郎訓駙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宣並内徙可符雍梁二州厚加賻䘏

贈姜道盛詔

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即戎著効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于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

贈劉康祖詔（元嘉二十七年太祖將北伐康祖以左軍將軍率豫州軍出許洛及于尉武與虜遇中流矢卒明年詔贈）

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衆以寡殲殄太半猛氣云踴志申力屈沒世狥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謚曰壯男

沈演之范曄拜官詔

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

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右衛將軍曄才應通敏理懷清要並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曄可太子詹事

劉道錫申坦進官詔（道錫爲巴西梓潼二郡元嘉十八年爲氐羌所攻郡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

前者兵寇攻逼逆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諮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戚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徙謝靈運廣州詔（靈運爲臨川內史在郡放縱爲有司所糾司徒遣收遂興兵叛逸禽送廷尉奏正斬刑上終愛其才詔徙廣州○詳靈運下）

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

誅丹陽尹劉湛詔（元嘉中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湛爲丹陽尹互相黨援以致主相乖疑釁難將作十七年冬下詔收湛於獄賜死義康亦廢○湛爲晉左光祿大夫柳之子）

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姧詖夙著謝誨之釁潛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効寵秩優泰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

靡朕無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群構扇同異附下蔽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曜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覩姧慝爲日已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或悛革自頃以來凌縱滋甚悖言慰容罔所顧忌陰謀潛計瞬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於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歎背齊脅不綱禍傾邦國昭宜電斷漢祚方廷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

沓絀令僕詔（徐湛之轉尚書僕射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隆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亦以令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御史中丞並奏免官詔與尚之並受辭讓）

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

賜始興太守徐豁詔

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邱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茂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

賜徐豁營葬詔

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贈廣州刺史陸徽詔

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己無倦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

賜晉壽太守郭啓玄家穀詔

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授顯邦以甄庶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徵戴顒宗炳詔 並不就

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顒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久而不渝顒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

擢陳憲詔 南平王鑠鎮壽陽以憲行郡事固守懸瓠虜主攻城四十二日不拔

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忠敢之効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賜蕭思話手敕 思話善彈琴能騎射爲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大祖賜以弓琴手敕

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戢盡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讓也

詔蕭思話 張永爲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大祖謂堪爲將暨王玄謨申坦等經略河南攻碻磝戍累旬不能拔爲虜所乘殺傷甚衆冠軍將軍蕭思話收大等繫歷城獄大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求等與思話詔又與義恭書

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

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又詔蕭思話（沈演之歷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孝時思話爲雍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文帝詔之）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削體國二三惟允

沈亮授職詔（亮由南陽太守遷南譙王司空中兵參軍詔曰）

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職

別詔沈璞（璞字道真林子少子歷淮南太守大宗列被害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璞與臧質計拒虜寇王壽通走大祖遣中使深相褒美別詔）

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邪念鄉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賑濟也

答何承天（承天見後）（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

詔戒劉道濟（道濟沛郡蕭人）（道濟爲益州刺史費謙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任之太祖與道濟詔）

闔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

蕭承之拜龍驤將軍詔（承之元嘉中爲漢中太守拒退氐帥楊難當梁州平下詔齊高帝父也）

承之稟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剋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隨府轉寧朔司馬太守如故（南齊書）

與魏世祖拓跋燾求馬書（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大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馬老壽反命未出境虜兵深入）

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賊寡于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

詔百濟王餘映（元嘉二年太祖詔其後每歲貢獻不絕）

皇帝問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效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既彰厥懷赤款浮桴驪水獻琛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莅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宋書）

吐骨渾慕璝除授詔 少帝時璝兄阿豺表請除命未至豺死元嘉六年璝復上表明年詔授

吐谷渾慕璝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欵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訶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除授詔

訶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欵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

策命

惟爾慕義欵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慎歟

婆皇國王舍利婆羅跋摩策

惟爾仰政遐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洽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祗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慎歟

婆達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策命

惟爾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欵是用加茲顯策式甄義順爾其祗順憲典永終休福可不慎歟

勞氏胡楊文德詔

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虜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誠感家國糾率義徒奮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氛祲澄清蕃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敕梁州刺史申坦隨宜應援

又封武都王詔

顯錄勳效蓋惟國典施賞務速無或踰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潛奮殊功仍集告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鑿士樹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氏世祖西勞方忠累葉宜紹先緒膺受寵榮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封且渠無諱河西王詔 無諱遣兵襲高昌據之奉表獻方物太祖詔

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内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且渠安周襲河西王詔

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欵統承遺業民衆歸懷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

能招率殘寡擴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巳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脩伐林邑功詔

元嘉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破之其主范陽邁父子奔逃多獲珍異上嘉將帥之功下詔

林邑介特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致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勲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飭恭管近侍可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威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振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眞太守傅蔚祖戰死並贈給事中

宋文紀卷第三

晉陽張　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孝武帝 名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爲江州刺史起誅元凶劭自立在位十一年崩號世祖

臨徐兖二州搜揚敎

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兖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晦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悌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在藩上白雉表

白體表素彩儀稟織自援闡氣仁風練色淳露不斷一飲之逸不貪三逸之勤 下並藝文類聚

建平王宏冠表

宏筮辰協吉撰禮備容資比成德允彼休典

廣陵王誕冠表

臣誕年禮既升擇休申冠順棄有成服美任典

慶雲贊

非煙非霧旣紫流光懸華曜藻奄爵一堂粤子休明震平珍祥積慶有文靈覕無疆

洞井贊

絡紀山瑞紫志川靈金膏溢曜玉樹含英端巖[illegible]
挹祥吐禎彪彬仙牒揮翕詭經

清暑殿西甍嘉禾贊

維彼粵周有穟表禎祥乎合矣超瑞高甍非原非隰
乃瑞乃靈庶藉天貺廣茲化清

梨花贊

沃瘠異壤舒慘殊時惟氣在春具物含滋嘉樹之生
于彼山基開榮布彩不雜塵緇

孤桐贊

珍無隱德產必有甄資此孤幹獻枝楚山稍星雲界
衍葉炎塵名列貢寶器隸賓絃

巡幸舊宮頌

惟皇敬眷永慕徐京列裝啓蹕動軌丹廷榮和首律
景澤開年林櫚發色川郊列泉沿泝遙衍登陟迴懸
踐域貿外即宮臨山思申陵寢歡結枌都眇懷沛澤
勤念宛吾納壽遺老設飲先居堂序　朝秀廷集閭

芳春琴堂橘連理頌

列訪神秘詳觀瑞策通柯棣秀寔靈所錫離條別榦
淹一榮戚道被遐裔承我正曆

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墓誌銘

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遊經藝鴻沴纏流
皇根中絕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綱更結
管機凝務端朝贊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
昭塗未滅

太室牛鼎銘 陳隨隱漫錄云紹興初有獻鼎于行都上題云芳鼎高一尺二寸有兩耳旁出三足與首皆類牛腹外罟紋如篆稽腹內篆銘乃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

維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審厥象作牛鼎
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惟帝時寶萬世其永

賴 田汝成西湖志載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出古器賜二字壽觀其一莫非云有漢建元二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鼎按建元乃漢武帝一年爲癸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也且中有肇宋語志當傳訛而能小異

祈晴文

幽明失序就陰則滯連雨霖霪注而不替潤既違
澤而非惠幸輟霖而吐景權停雲而斂翳照鑾輅於
大郊光龍旂於田祭手耜得施黍稷獲藝增高廩於
嘉年登十千於茲歲 飢文鄭聚

擬漢武李夫人賦序 叙叔儀寵頒後宮及嬖進號貴妃謚曰宣上痛愛不

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 已遂擬是賦又詔有司奏立新廟

大使巡省風俗詔 世祖以元嘉三十年四月自江州入討元凶王新亭即位五月克定京邑逆黨伏誅下詔

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奄承皇業奉尋曆命臨深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

施行經給之宜詔 三十年六月

興王立訓務弘治節輔臣佐時勤獻攻要仰惟聖規

每存茲道猥以眇躬屬承景業闡揚遺澤無廢厥心夫量入爲出邦有恒典而經給之宜多違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滅外內衆供未加損約非所以聿遵先肯敬奉遺圖自今諸可省已厚民去煩從簡者悉宜施行以稱朕意

舉羣善詔 三十年七月

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羣善畢舉固非一才所議況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維風訓俗咸達乃誠無或依隱

崇約弛禁詔 三十年七月

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順時月官私交市務令優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勸農舉士詔 孝建元年正月

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當道內難甫康政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嚴穴大啟季年朕每側

席疚懷無忘寤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勸盡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者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務酬奉虛竊榮肩遷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原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衆材成構羣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殿勤惰嚴施賞罰

建孔廟詔 元年十月

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與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

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諸苑假與貧民詔 二年八月

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

惠宥舉徒詔 二年九月

國道再屯艱虞畢集朕雖寡德終膺鴻慶惟新之吉寔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澤永言勤慮寤寐載懷在朕受命之前凡以舉徒放悉聽還本犯釁之門尚有存者子弟可隨署吏

選散騎常侍詔 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乃下詔吏部尚書顏竣奏以孔覬王彧

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寔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貴清轍

顏竣奏

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爲散騎常侍

聽申奏詔 大明元年十月

旒纊之道有孚于結繩日昃之勤已切于姬后況世弊教淺歲月澆季朕雖戮力宵內未明求衣而識狹前王務廣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寔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擁鬱衡閭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親對覽焉

春務貸給糧種詔 二年正月

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

追叙先恩詔 二年正月

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吏身可賜爵一

級軍戶免爲平民

牧守卹贈貧弱詔 二年二月

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貧弱困窮存闕衣裳沒無斂櫬朕甚傷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卹賻贈之科速爲條品

寬申逋亡詔 二年八月

往因師旅多有逋亡或連山染逆懼致軍憲或辭役憚勞苟免刑罰雖約法從簡務思弘宥恩令驟下而逃伍猶多豈習愚爲性惟惡難反將在所長吏宣導

乖方可普加寬申咸與更始

蠲貢賦詔 二年十二月

夫山處嚴居不以魚鼈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尤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爲常典杶幹瑤琨任土作貢積羽藁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槀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牟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恩敏之訓無漏于幽仄

賻給北討文武詔 三年八月

近北討文武於軍亡沒或殞身矢石或癘疾死亡並

盡勤王事而欽榷單薄可普更賻給務令豐厚

原宥徒隸詔 三年八月

昔姬道方凝刑罰斯厝漢德初明犴圄用簡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澆俗薄誠淺僞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尠趣辟實繁向因巡覽見二尚方徒隸嬰金屨校既有矜復加閔慶民和獨隔凡澤益以慙焉可詳所原宥

依舊聽訟詔 三年九月

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凡[illegible]察訟與師致擬市獄勿授漢使飛聲廷尉遂邀[illegible]平決依歸而一路幽圄動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並即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自後依舊聽訟

行親桑詔 三年十月

古者薦鞠青壇聿祈多慶分繭玄郊以供純服來歲可使六宮妃嬪修親桑之禮

皇太后親桑禮詔 孝武王皇后傳云大明四年二月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

皇太后親禮上下詔

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

降鑾從御俯躡觀禮綠蘩既具玄紞方修庶儀發椒閫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

詳減四時供限詔 四年四月

昔秩衣御寓貶甘示節上聖臨天飭儉昭度朕綈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省游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虛廣豈以捐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庶裘絺順典有儀民革纂組傷工無競壥市

卹贍疫癘詔 四年

都邑節氣未調疫癘猶衆言念民瘼情有於傷可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卹贍

閱武原赦詔 五年二月

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爲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幸以下普量班錫頃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違役潰討起觸刑網凡諸逃亡在今昧爽以前悉皆原赦已滯囹圄者釋還本役其逋負在大明三年以前一賜原停自此以還鰥貧疾老詳所申減伐蠻之家蠲租稅之半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殊謬寔多可普更符下聽以令爲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蕩然

南徐兗二州緩租詔 五年二月

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困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

雨水遣使巡行詔 五年七月

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弊之家賜以薪粟

脩葺庠序詔 五年八月

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造參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圖奮至德之光聲寔同和文以均節化制其俗物性其情故聽經式典煥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鄉風慕義化民成俗茲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實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

簡惠王畿詔 五年十一月

王畿內奉京師外表眾夏民殷務廣宜思簡惠可遣尚書就加詳檢并與守宰平治庶獄其有疑滯具以狀聞

大閱詔 七年正月

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

是舊章可克日于玄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

遣祭霍山詔 七年二月

江漢楚望咸秩周禋禮尤懸於盛唐祀遂蒙於渤海皆前載流詠列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寔惟國鎮韞靈茈瑞肇光宋道朕駐蹕于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

校獵歷陽大赦詔 七年二月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

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橫四海威震入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式九河

而檢玉岱令恢覽功成省風觀俗觀民六合蒐校長
洲騰沙飛礫平嶽蕩海藪胥合序鐃鉦協節獻捷如
禮饎獻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上民之壽八風循
通翔雲表聚蓋天簪瑞率宇竭歡恩散太極之泉以
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歲租布其
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
邑守及民夫所蒐者普加洽賚

又詔

朕弱年操製出牧阿維承政宜風肅歷年紀國步中
阻治戎江甸難夷情襄寔繁于懷今或練蒐訓旅涉

茲境閭故邑耆舊在目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太半撫
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崇敬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
幾暘澤未言往猷思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
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
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門
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往施及子孫

禁專殺詔 七年四月

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
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敕刺史守令非手詔詔 七年五月

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
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檢料占固山澤詔 七年七月

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
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料申明舊制

秋旱賑給詔 七年八月

昔匹婦含怨山燋北鄙嫠妻哀慟臺傾東國良以誠
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崩朕臨察九野
志深待旦弗能使烱然成章各如其節遂令炎精損
和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寔朕由大官供膳宜從貶

撤近道刑獄當親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
尚書與所在共訊畿外諸州委之刺史并訊省律令
思存利民其考讁貿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
尤弊之家開倉賑給

貸麥種詔 七年九月

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可下
東郡境勤課墾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

省方詔 七年九月

昔周王驥迹寔窮四[illegible]風徧五嶽是皆所
以上對幽靈下順民[illegible]替取臨宮創同禮代

天鬱世貿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
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奉含五光奄一天下
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謀危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
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

車駕巡南豫州詔 七年十月

朕巡幸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獄
繫刑罪並親聽訟其士庶或怨鬱危滯受抑吏司或
隱約潔立負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
孝義力田殖穀一介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
澤頻降而夏旱嬰弊可即開行倉並加賑賜

行幸考績詔 七年十月

賞慶刑威奄國彝軌黜陟幽明闕寓恒憲故採言聆
風式觀侈質貶爵加地于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巡
江甸因覲獄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試之典以申考績
之義行幸所經莅民之職功宣于聽即加甄賞若曠
務亂民隨譽議罰主者詳察以聞

停東境雜稅詔 八年正月

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者可停道中
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收拯東境詔 八年二月

去歲東土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或下
窮流冗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
二縣隨宜賑䘏若溫拯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

巡幸賑䘏詔 初學記

夫足蹊目見寔遵天命尚怨踰深吁俗未同其化自
遠幽隱不得其所故降省風俗躬撫黎元

巡狩省風俗詔 初學記

朕奉合五色奄一天下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
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也

建明堂詔 大明五年詔有司考依古製[illegible]叢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

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
祭罔愆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
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
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
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飭靖序昭無愆之外[illegible]
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棣[illegible]
神薦社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illegible]
諸侯軌道河濂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illegible]
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贊無窮便可詳考姬典
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

惟懷永遠感慕崩心

有司詔

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于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于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

差可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于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兆今秋繕立

罷古帝王冢戶銘詔太平御覽

先代帝王因時創業君人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久遠丘壠殘毀樵牧相趨塋兆湮蕪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隨近十戶蠲其役以供守視

立闕詔輿地志云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謂之天門宋孝武詔仍以二山立闕

梁山天表象魏以施國形

分置吏部尚書詔上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大明二年下詔分置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於是吏部置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謝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

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

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勳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粵帝所難矧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羣品之望澆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閣曹

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

分選詔旦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其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予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宜先古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未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悉當

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閡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請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閒便至怨詈況寔有假託不由寢頓者耶一請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寔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致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

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姑長實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于九流今但並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荊揚于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過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

臺省相臨詔（長沙王義欣大子瑾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下詔）

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

行幹杖詔（初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沈統爲著作佐郎坐鞭殺過差奏免世祖下詔）

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

增諸弟國封詔（大明五年）

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惟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

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若于甲令諸弟國封並可增益千戶

答太子子業（廢帝見後 前廢帝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之）

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多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耶（宋書）

答廬江王禕（南平王鑠薨子敬淵婚禕往視之白世祖帝使因答）

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

封將帥功臣等詔（世祖討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

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湧羣師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咨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宜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效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

誠簡朕心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戶慤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遺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食邑千戶

追贈文帝王皇后母平樂鄉君詔

昔漢道既靈博平輝絕魏國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光啓坤載屬內位陽正攝饋閨庭儀被芳蘭問宜戚里未宣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傷鴻則敬登徽序

又詔

追蕭撫光祿袁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胤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灑埽

追贈張敷詔 敷父亡以毀卒世祖即位詔贈

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

追贈王微詔

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秘書

監

答劉懷珍詔 懷珍字道玉以破虜功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明年啓求還考武答

邊維須才未宜陳請

祭袁湛墓詔 大明三年幸籍田行經湛墓下詔祭

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干畝遥瞻松隧緬惟徽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中永懷

祭殷景仁墓詔 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下詔

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允

逵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聽丘墳感往興悼可
遣使致祭

卹賜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詔三人爲元凶劭所殺世祖並追贈又詔三家長給廩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
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卹賜

誅王僧達詔僧達屢經狂逆上以終無悛心因南彭城蕃縣民高闍謀反伏誅下詔即其事陷之於獄賜死

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于世談值
國道中艱畫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恩爵遍外內

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
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糾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
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
勢涓流兆江海之形遂啓齒蕃閽契歸蘇寶稷詳妖
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兢鞫成布辭獄牒宜
言虔市猶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
構風塵志希非覬固已達諸公卿昭于朝野朕焉得
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賊
剪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
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動傷恐

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毁絶

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延之子建平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謙儉周慎明曉政事世祖甚信仗之歷爲中書監尚書令加散騎常侍薨痛悼甚至與竣詔

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
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希善
虛設一旦永謝驚悗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
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
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悼
當何可言

又詔何偃字仲弘尚之中子子戢尚山陰公主歷吏部尚書卒世祖與竣書

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
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本官如故

封劉延孫顏竣詔

朕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
之上思所以策勳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
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沉正協替義初誠力俱盡
左衛將軍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謨經綸惟

始俾積基吏造成有勳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

詔劉延孫 延孫彭城呂人初高祖遺詔京口要地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大明初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合族大明三年詔延孫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停當以還授小兒

贈劉延孫詔

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

孫風局簡正體識沉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艱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圮則首贊出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寔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參丞台階求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

賜劉延孫葬送詔

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

封龐秀之等詔 世祖入討元凶以伐逆寧朔事資筆謀大明元年下詔

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履險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愍孫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愍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百戶

勞顏師伯詔 大明二年師伯節度諸將拒虜多所斬獲上嘉其功下詔

虜驅率犬羊規犯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戎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勇齊効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歎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戰以時言上

荅王玄謨 玄謨遷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怨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弟僧景爲新城太守制令南陽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乃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書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

伸卿眉頭 宋書

同前 勅史

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同前 資治通鑑合書史語爲一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

詔劉秀之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兄子世祖時爲雍州刺史惠開思話子從御史中丞世祖與秀之詔及在任百僚畢之

令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巳白殊

有所震 宋書

追贈劉秀之詔 秀之歷寧蠻將軍雍州刺史大明八年卒上甚痛惜下詔

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猷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嚚屬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朞德被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殞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悼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

顯寶先辭郎詔 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父琛辭爲左丞勅尚書依所劾至是猶在職寶先自陳不拜世祖詔

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至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準不足問

周朗徙邊詔 朗積年背爲廬陵內史丁母艱以母哭必働其餘多不依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徙寧州於道殺之

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

鄧琬擢給事黃門侍郎詔 琬父胤之祖爲世祖征虜長史歷光祿勳琬二弟並以貞識質厚戮詠琬時爲南康太守在遠又有破賊功得免復爲丹陽丞大明七年上幸歷陽追恩舊下詔

故光祿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沉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琬凶悖自取誅翦法恩及琬得免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

蕭惠開更授御史中丞詔 惠開入爲侍中詔更授

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贈卜天與詔 天與元嘉末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天與執刀

（持引射戟劭于東堂幾中逆從擊之倒地見殺世祖即位下詔）
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
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身殞當
時義侔古烈與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甄贈以旌忠
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

贈卜天生詔（天與弟天生世祖時爲龍驤將軍攻廣陵塞塹先登苦戰殁日詔賜）
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
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

徵王素朱百年詔（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乃下詔）
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淸節朕昧旦求
善思惇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

物無競自足皐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
可太子舍人

高句驪王高璉進爵詔（大明七年）
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朝
志翦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
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
如故

倭王世子興授爵詔（倭王濟之子興遣使貢獻大明六年詔授）
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
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

前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淫暴無道湘東王彧弑之在位二年）

即位詔（孝武大明八年閏五月崩太子即位六月詔）
朕以眇身夙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遵凝緒
日躋前闕定可以拱默守成詒風長世而寶位告始
萬寓改屬惟德弗明昧于大道思宜睿範引茲簡恤
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曲令密文繁而作治關市
僦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舛
互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
不須廣雕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氓願藩
王貿貨一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

舉才詔（景和元年永光元年八月改元）
昔凝神佇逸磻溪贊道虛己思才傅巖顯化朕位御
三極風澄萬寓賓鈇電斷王卯斯殲思所以仰宣遺
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巖渚瞻言板築有劬日昃無忘
昧旦可甄訪諸國招聘郡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遁
棲信誠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
舉隨才引擢庶官允順彝倫咸敘主者精加詳括稱
朕意焉

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詔

總録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録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託翼輔皇家贊業宜風緊公是賴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

手詔晉安王子勛 子勛孝武第三子

子勛初使持節[illegible]廢帝任凶多所誅害前將軍咨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勇之士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納云主薨殺宮人代之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謀因帝出行為變廢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遂賜死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太宗定亂子勛號車騎將軍

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耶可自爲其所 宋並書

同前 後詔

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

封譚金等詔 景和元年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

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強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參兵軍沈攸之誠略沈梁忠幹勇鷙消蕩氛翳首制餘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戸

封袁顗徐爰詔 顗仕孝武時以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及廢帝深感之景和元年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

宗社多故釁因家司景命未淪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勉殄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顗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内款參聞嘉策匡贊之效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顗可封新隆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戸

敕巢尚之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世祖時爲中書通事舍人意任隆密凡選舉誅賞皆與法興尚書參懷廢帝即位法興越騎校尉權日久威行內外然頗以直言忤上於家賜死敕尚之

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勳舊著于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紜非惟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

盡力以副所期宋書

宋文紀卷第四

晉陽張　燧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燕中周維新

明帝名彧字休炳文帝第十一子封湘東王爲廢帝所幽殺帝自立在位八年廟號太宗

追崇江夏王義恭令書義恭爲廢帝枉殺太宗定亂令書

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府鑒通達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承融雍睦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殯窆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祖宗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勳戚震慟于厥心昔梁王徽庸譬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

路休之拜官令書太宗踐阼上欲崇路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時未即位

太皇太后蚤垂愛遇沿情即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參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宗憲密戚蚤延榮貫並懷所勳宜殊恒飭休之可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

追贈柳元景令元景謀廢立爲前廢帝所誅太宗即位下令

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
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
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
曆則毗贊皇化方任孚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
顯加禍毒寃動勲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
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貴徽册以旌忠懿可
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
史國公如故
即位改元詔 泰始元年十一月即景和元年冬
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

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
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業固盛漢聲溢隆周
子業凶嚚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髫日反道
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
流下國寃開闢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遏密而無
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深北里之樂虎兕難匣馮河
必彰遂誅滅上宰窮釁逆之酷虐害國輔究筭殘之
刑子鸞同生以昔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殘夷敬
道義陽將加屠膾陵辱戚藩橫逆妃主奪立左右竊
子置儲肆凶于朝宣淫于國宰職東陵行汙飛走積

壘罔極日月滋深比遂圖犯玄宮志窺題湊將肆梟
獍之禍騁商頓之心又欲鴆毒崇憲虐加諸父事均
宮闈聲遍國都鴟梟小豎莫不寵暱朝廷忠誠必加
戮挫收掩之旨旭虎結轍掠奪之使白刃相望百僚
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
鬼哭山鳴星鉤血降神器殆於馭索景祚危於綴冕
朕假寐凝憂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
之業將隆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斯殄
鴻沴時褰皇綱絕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寡薄
屬承乾統上緝三光之重俯顧庶民之艱業業矜矜

若履冰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
元年為泰始元年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
盜並悉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遣亡官失爵禁錮舊
勞一依舊典其昏制謬封並皆刊削
分遣大使詔 元年十二月
朕戡亂寧民屬膺景祚鴻制初造革道維新而國故
頻罹仁澤偏壅每寤寐政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
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
之善若獄犴淹枉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

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
行力田許悉條奏務詢輿誦廣納嘉謀毋盡浮華之
旨俾若朕親覽焉

減省大官御府詔 元年

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
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大官供膳可詳
所減撤尚方御府雕文纂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
存簡約以稱朕心

有司詳立科品寬惠詔 二年十一月其日又詔

治崇簡易化疾繁侈遂覲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拯

斯墜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
前王務艱昔代俾夫賦既繁爲費彌廣將宰萬務
每思弘革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爲先有司詳加寬惠
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
令凡諸蠶俗妨民之事趣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
器異技並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左右尚方御府諸署
供御制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徵遵太古阜財與
讓少敦季俗

又詔

矢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以
鼎進策服道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肅承大業
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
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寐今藩隅克晏敷化維始屢
懷存治寔望箴闕王公卿尹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
獻匡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若乃林澤貞栖
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
揚具即以聞隨就褒立

原蕩衆藩從亂詔 二年十二月

近衆藩從亂多染釁科或誠係本朝事緣逼迫混同
證錮良以悵然夫天道尚仁德刑並用雷霆時至雲

雨必解朕眷言靜念思弘風澤凡應禁削皆從原蕩
其文武堪能隨才銓用

衛虞科制詔 三年八月

古者衛虞置制蝝蚳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
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
之菓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羞爲戲童之資豈所以
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仁以革斯蠹自今鱗
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
斷嚴爲科置

大赦詔 三年八月

法網之用期世而行寬惠之道因時而布况朕尚德
戢亂依仁馭俗且務就弘簡以隆至治而頻僻兵革
繇賦未休軍民巧僞與事甚多蹈刑入憲諒非一科
至乃假名戎伍竊爵私庭因戰散亡託懼逃役且往
者淪逋雖經累宥逋竄之黨猶爲寔繁宵言未懷良
兼矜疚思所以重播至澤覃被區宇可大赦天下

欽刑詔 四年九月

夫愆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
辟次綴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卹
每有矜貸尋創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

爲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
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
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爲優全命長
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漏
幽品

羣司舉隱逸詔 五年九月

夫箕穎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
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
猶霧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廣節加獎
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息事
衡樊婺坏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
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
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郊祀詔 泰始二年十一月下詔有司奏檢未有先在黃門侍郎徐爰議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

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
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
謁上帝

黃門侍郎徐爰議

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

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
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功於郊祀
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三旆出討戎戒淹時雖同
奉弗躬親禮尚闕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禮以三
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
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
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
今祭

詳議郊享明堂詔 泰始六年詔前與曹郎虞愿議謂間歲爲允緣詔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遷郊入與同延秀議從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郊祀明堂同日間歲

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
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疎數有分今可間二年一郊間
歲一明堂外可詳議

兼曹郎虞愿議

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爲黷明詔使
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
寔允懋典

曹郎王延秀議

改革之宜寔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
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

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
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

定制六服議（泰始四年）

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
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
有條叙便可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
黃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繅玄
衣絳裳乘金輅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冕
四繅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
會王公又以繡冕三繅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賓
講武校獵又以宏冕三繅絳青衣裳乘木輅耕稼饗
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爲聽政之服

報奏路太后別居外宮詔（明帝少失所生爲后撫養及踐祚號崇憲太后有司奏請別居詔不許）

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昔
在蕃閣常奉藥膳中追凶戚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
情典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

有司崇憲太后別居外宮奏

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達化覃於外徽號宜宣伏惟皇
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刑八遠道變九圍聖明

登御景祚攸改皇太后宜即前號別居外宮

路太后服緦詔

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誠定業寔資仁範恩著屯
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
以伸追仰之情

路太后遷殯詔（太后葬景寧陵東南號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太后陵以爲厭勝修復會卒泰始四年詔有司奏可）

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例之非久所考卜前歲遭
諸蕃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
所山原卑陋頃年頹壞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

固宜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理兼常思
使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
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搬制令中寫
雖寧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
切割

有司奏詔可

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參議
脩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
窆於事為允

黜晉熙太妃謝氏詔義陽王昶文帝第九子為徐州刺史景和中廢帝欲討昶之起兵不捷棄母妻奔魏遣妾生二子並以太妃不慈夭卒泰始六年太宗以皇子燮繼昶改封晉熙王乃下詔

夫虎狼獲子猿猨負孫毒性薦情亦有仁愛故識忘
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
沉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
慈自少及長鞠恩鞠之□乃至休否莫闕寒溫不訪
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詬責毒何發口
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于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
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遂此殷酷遂以憂卒
用夭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搢
紳群下而諸孫饑不溫體食不充飢付于姆妳之手
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弃若糞土繿縷比于重囚
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
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
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為胤欲以毗整一門為
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弃蔑況以義合免
苦為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
秩

降廬江王禕詔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要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將軍宋祖珍前將令王隆伯禕與相酬贈三人具奏其事上乃下詔出禕鎮宣城尋遣使逼令自殺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寔事
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寓寓內新患太尉廬江
王禕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脩聲淡薄親
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疏遠人事自朕撥亂定宇受
命應天寔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
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
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立惟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
雖居尊極不敢自持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
難滿安生窺覦怨積懸在矜遂謀社稷屬者四方遘禍

兵斥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灾深抃
時難費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弦歌側耳視陰企賊
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無家國摧鋒履險各
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
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
書志兼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勲烈義不參謀必
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凶剿蕩九有
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
宿懐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
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

鑊公在江州得一嫗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
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祝詛孝武并
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言必得如願
後事發覺委罪所生徼幸啟灋僅得自免近又有道
士張寶爲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慚懼
猶加營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含頒行邪志罔顧天
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
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
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莅江州
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卑左黜公稽古寡聞殿而無

理言不暢寒暑患不及惟房翺豎所輕搢紳同侮豈
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
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
起嫌怨公少即長人倚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
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
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薄遭公此譖
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譬解
百端少豪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初誅
宰輔豺志方翕于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
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請閑

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内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少
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七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
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無不能圖若得稱心規肆
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面不
長悪逆推公毒心自大明積貫國盡民凋加景和奢
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郵義見噬仍值中阻蜂起
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需優廣
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内
不充養外不助國散貽諂諛徧惠邊隸推心考行事
類斯比舉小交搆遂生異圖籍籍之議轉盈民口公

若地居衡寄任尊入柄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
安於事爲可公既才均櫟木牵以曲全因高無民得
守虎靜而坐作凶咎自　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
於此末尋多難惋慨寔深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
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含雖怨舉著于觸事豈容于
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寧得
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
詔司殺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
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臧今以淮南宣城歷
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戸待中王如故

與建安王休仁書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太宗即位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率諸方逆命休仁出據虎檻進據赭圻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于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事平與休仁書

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 南史此段殊得蘇兄神力○蘇侯晉叛將蘇峻也宋時[illegible]凡之每事多祈于蔣侯子文及蘇侯

與建安王休仁詔 盧江王褘字休秀文帝第八子爲太尉尤凡劣諸兄弟蚩鄙之太宗與休仁詔使坐悖慫[illegible]殺

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 時褘住西州故謂西方公

誅建安王休仁詔 廢帝狂悖忌禪諸父竝囚之殿內及太宗弑帝休仁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休仁與太宗夙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朝野輻輳上漸不悅因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齎藥賜死乃下詔有司奏絕屬籍見息陛遣卹并治邢太妃詔報又與諸方鎮大臣詔

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寔有偏介劉休仁
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
賛國猷裨宜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
之說內懷不逞之志聘蔡祕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
沉篤內外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爲亂逆朕尙推天
倫未忍明法申詔誥礪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

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伸矜悼可
有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
往感慨追深

有司奏

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與有經威申於義滅
是以梁趙之誅號出稱遐衆言之罰兄入致勤詩察
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于天所屢沉姦情宜于民
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睠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
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啟行濃湖特以親攝御衆
略仍藉衆效偶承泰運竊附成勲而遍切天功多自

撼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
休仁矜勲怙貴自謂應揔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
外故司空晉平剌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棊歷任
陝荆流毒西夏編戶嗟散列邑雕虛聖澤含弘未明
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餝
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
能爲己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貨承顔
接意造剡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
宿聲酣聚集密語淸閑休仁含姦扇惑善於計數說
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

人莫之寤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既得釁激
凶懸轉熾與休仁共爲姦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
肆凶姦休仁致殞倉卒寔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妄
邢不能追愆于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巫蠱呪詛休
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illegible]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台引厥命天慈矜厚減
法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絶通
古然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
宜追降休仁爲庶人絶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
愆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昔準收邢付獄
依法窮治

又詔報

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
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點襲
封爵

詔諸方鎭大臣

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
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
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况休祐吞噬聚歛爲西數州
之蝗取與鄙虛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

等啓陳其鼻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
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
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
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
愈甚既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illegible]有知解兼爲
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illegible][illegible]頃與休仁論休
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寵必應爲吾意又云休
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物常[illegible]事乃[illegible]必同
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成說遂成𨓜綣共爲一家
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悅虛

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兇有鬪
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
祐死後我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
并具之由爾日懊惋心神萎執休仁又說休祐云汝
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
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
實積惡自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
休仁既無臯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
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
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狠抗無

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擬伏往哭
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
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
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
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歿後吾再幸休仁第
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
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淸閑多往雉場中或敕使
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値宵休仁輒語左右云
我已復得今一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恒語我云不
知朝夕見尺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

亂人耳休祐歿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
仁從騎左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
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
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來下油幢絡呼擬以載
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
太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
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
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僶俛噬之裁
進一合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
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閒如分

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
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
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
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衛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
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日常出入于廂下經過與諸
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
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
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
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啓關覘
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

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巳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巳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于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慾特深千念不能巳巳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楊大妃者休仁母楊脩儀

報巴陵王休若休若文帝第十九子歷江州刺史賜死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爲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歷從南徐州很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太宗因從射雉遣壽寂之等於路殺之詭言墜馬薨休若在江陵其日馳信報之

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蹹文秀墮地驃騎失韃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礀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馬驚南史作馬墮○此段日部

又

休若爲雍州刺史入進號將軍與載愛質明事休若無禮遣太宗討之未輕騎千獄行刑上大怒與休若書譏左衛下有封上自尸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孝建孝武年號大明亦孝武年號

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休範見後

太宗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爲江州刺史徵還召丼手書殷勤即賜死與休範書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去爲淦步即所使云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

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閒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言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恐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威殺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訊高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群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

位小退犬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犬祖云我東
行是一段功在郡横爲群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
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犬祖答云劉輔國蒙朝
廷生成之恩豈宜有此理推此巳是有奇意吾使諸
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巳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
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
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
慮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
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詢於内許密白引分狀如綦
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兒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

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邅作太尉公耶
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江廬王律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邅荀太妃休範母○百重下一有章字

徙松滋侯子房詔子房孝武帝第六子初封尋陽王太宗即位由會稽太守微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覬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見囚貶爲松滋侯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勢不自安劉袛在南兖州嚴龍密爲世祖所委信至是並議異圖故下詔并誅之

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
傾再全寶業逮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
睦而妖豎遘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
邸群凶密相脣齒路休之兄弟畢作謀主規興禍亂
令舍人嚴龍覘伺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候隙
伺間將謀竊發劉袛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
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
陰慝巳露宜盡憲辟定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
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
司速正典刑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
與羲師犖小潛通南賊連結袛等還圖朕躬雖咎度
巳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
付遠郡

追贈新安王子鸞等詔子鸞孝武帝第八子以母殷貴妃有寵愛冠諸子爲前廢帝所殺太宗即位下詔

夫紆寃中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
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
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芙業克光蕃維而
凶心肆忌奄羅横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於天秀
以掌沉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
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
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
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

又爲新安王子鸞立廟詔

哀逵追往仁道所弘興滅繼絶盛典斯貴朕務古恩
治恩禮必敦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
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
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値
景和凶虐横羅酷禍國胤無主冤祀莫寄尋念痛悼
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

封第九子智隨爲武陵王詔 改名贊字仲敷

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愎惠動狄政苑樂飲無猒事
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祿于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
殃亂嗣京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寃無遺昔

皇家中圮合生殲滅賴英孝感奮稀寄冤恥勳績墜
歷拯茲窮哉繼絶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鉄
斯與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
世事均代邪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户奉世祖
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釐㩦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私
靜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待
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
追睦之懷敷愛之旨

手詔璽袁顗 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

顗前廢帝時爲[illegible]史[illegible]青餞百寵衆自[illegible]及[illegible]求[illegible]擾[illegible]刺史[illegible]
陽修結兵械纂集士卒反意已定會太宗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顗詐稱太皇太后令起兵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位太宗使朝士與顗書顗本無將略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錢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太宗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之又使朝士與顗書並不聽兵敗見殺

卿歷觀古今嶮之與夷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
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 南史作獨未晚也

詔沈文秀 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

太宗已定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文秀爲青州刺史薛安都勸令同逆上遣其弟文炳詔文秀文秀歸命請皇明安本任號輔國將軍爲虜所殺

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
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
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
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巻想情非木石猶或顧
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爲戎首一不
加辠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
同到軍門别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
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壠既以謝齊士百姓亦
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

追贈范道與等詔晉安王子勛之亂前軍典籤范道與志不同逆爲鄧琬所殺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爲上所愍詔贈有司復奏張興世等封各有差

前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與朕之舊隸經從北蕃徒役南截遭離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群凶言念純誠良可閔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大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軍延寶上饒令黄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既往宜在追錄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

顏奐擢中書侍郎詔奐爲延之第二子延之先微太宗湘東王時即位下詔

延之昔師訓朕夙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奐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

紹封顏師伯詔師伯爲前廢帝所誅太宗即位下詔

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替逢代運豫班崇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驥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

羊希降號詔希泰始三年出爲廣州刺史初請女夫蕭惠徽爲南海太守復請爲東莞不許既到任又請補南海太守下詔

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覺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選欲求詐不已可降號横野將軍

殷恒左遷詔恒父道矜景仁子也明帝時恒爲侍中度支尚書以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下詔

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横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降一作貶南史作除無更横疾作比更無横疾

復戴法興封爵詔法興爲世祖寵臣權日久及廢帝即位亦爲後所殺黄門同黨人並見誅發之太宗泰始二年下詔有司奏以孫襲封又詔停之

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

又詔

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爵封爵可停

徐爰徙交州詔爰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自祖世祖以逮明帝並見任遇太宗在蕃不蒙及景和之太宗居帝位猶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徙交州罷

又詔

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衒己人倫所棄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厮猥推席饕逢遂官參時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恩荷而諂側傾險與性自俱利口讒交自少及長奉公任事蠻豪蔑聞初無愧滿常有覬

進先朝賞以翦羣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驅策出
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
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政治
苛縱與造弊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恃和憸深相
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啟幄
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合德
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勲濟
天下靈祇助順羣逆必夷况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
挾異心著于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惰事緩文庶
申詭略當今朝列賢彦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齎

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
饕過不謂潛怨扉外進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
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
仁弘必求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
資傷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
此遺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略是務政綱從簡故得使
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但朽頓
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

又除廣州統內詔

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昔必加貸徐爰前後
釁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堧寔允國憲但垂蒙朕識忠
矜愍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郡

徙沈勃詔 勃爲演之子好文章善彈琴圍棊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府欲北討使勃還鄉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

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
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
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
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
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
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

尋遠矜悽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

手詔劉懷珍 字道玉平原人入齊歷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建平王景素爲荊州懷珍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奉旨

卿性忠讜平所仗賴在彼與卒少共事不可深存受
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隨事卿每諫之

寢疾又詔 明帝寢乃爲安成王之將領守

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觜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齋
書

詔沈攸之 攸之元後 攸之爲荊州將帥與索虜戰失利太宗復令進圍彭城攸之以爲明說乾穫運不繼固執以

為非往返者七上大怒詔曰云云彼之躍進軍行至遲墟上尋追軍令返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為吾行耶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

與劉勔張興世蕭道成詔 勔字伯猷彭城人歷中領軍以戰死興世字文德竟陵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道成為齊武帝 吳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初喜東討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於東皐斬東土賊平喜先向賊方義遣寬後銳覺受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將頗疑上是生等皆被全活上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其後壽寂之誅喜內懼至啓乞中散大夫上有疾為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乃賜死喜未死一日上與勔等詔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為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為詞而內實阿媚每杖計數運其佞巧甘言悅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于觸事從來作諸成主意所不滿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為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為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群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隊驅馳窮諸狡慝

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為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為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衰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為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群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于義士推此意正是鬧南

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為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有陰誠嘗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惟以軍糧為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

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凶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記不知厭巳酉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無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

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惟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惟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喜汎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禽此賊朝廷不肯發云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還喜行多無功劾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楷淵往南還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

賊者就淵求官倍于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巳通又爲統副雖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巳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

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携東西不相離舍喜聞天壤閑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以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喜攻臺門此輩誰不致力假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巳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藏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見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呉姻親就人間徴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其知此初不禁呵索恵于罪不甚江淹既已被恩得免寃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悦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餘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即便打鎖解穪與箸對膝閙恭仍送還義私恵招物爾事如斯張窟虔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懐毒性遂與柳欣慰等謀立劉韙吾

使喜録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逺為建康所録喜肯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謟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横縁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録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呉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乇討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為務害政防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久容臧

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為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携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志意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啟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邉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雌鴝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釁事宜遐遁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物惡傷類内懐憂恐故與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惟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

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壽言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遺國家躋際有可乘之會耶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杖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偽易以劓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為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劒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

深罪其得免乎夫福之於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亦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孽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効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

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並宋書）

封王景文蔡興宗詔（太宗剪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景文固讓不許受五百戶）

夫良圖宜酬賞崇獎命殊績顯朝策勳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曆方啓密贊義旗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極寔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徽烈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勳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

王景文拜中書令詔（宋泰始起居注）

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宣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手詔王景文（景文見後）（景文以江州當徙鎮豫章不果嘗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揚州刺史不許上手詔譬問辭詹事徙中書令徐湛之字下木上弘字孫元敬與仁小名鐵）

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于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耶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又手詔

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因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並南史

蔡景玄還封詔景文父與宗泰豫元年覺遣令奏還封爵追贈後授景玄嗣弁人受表疏十餘上詔許

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與宗忠恪立朝謀猷宜著往屬時難勲亮惟熾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懷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暝之請永矜克讓之風

文紀　宋卷四　三八

武都王楊僧嗣加爵詔僧嗣繼從兄元和自立泰始二年詔

僧嗣遠守西疆世篤忠欵宜加旌顯以旌義槩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

泰豫元年四月遺詔

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覃遠軍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歎可緩徭優調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以愛民為先以宜朕遺意

鄭脩容帖

鄭脩容有兒衆令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并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或報壽化帖○黃伯思云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

宋史以休祐為休　益冊讀傳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後廢帝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弒

大使分行四方詔泰豫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下詔明年改元元徽

夫興王經制寔先民隱方求廣教刑于四維朕以煢眇夙膺寶歷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寤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令有[illegible]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恩威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賦事紕謬情公存私害民利己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延

文紀　宋卷四　三九

省之道務令精洽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

又牧守薦賢詔

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沖昧嗣膺寶業思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與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鄉或隱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

改元大赦詔元徽元年正月

夫緩法昭恩裁風茂典錫宥貸眚訓俗彝義朕臨御宸極寅御璣衡式存寬簡思孚以介惠今開元肆宥萬

品惟新凡茲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貽罪放散
者悉聽還本土
申土斷詔 元年八月
分方正俗著自虞冊川谷異制煩乎姬典故井隧有
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宜入政斯序雖綿代殊軌
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徙漢陽列燕代之
豪關西織齊楚之族並通籍新邑即居成舊洎金行
委御禮樂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道一
國區貽長世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寵遷
襲歲鍾猾流戎役惰散離鄉寓境斯至繁積宜式遵
文紀　宋卷四　卑
鴻軌以爲未憲庶革俗昌民以風定保夷胥山之險
澄瀚海之波括河圖于五服振玉軔于五都矣
蠲改調役詔 元年四月
國賦悅稅蓋有恒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
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
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单力微歲月愈甚永言矜歎
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力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
公限者並即蠲改具詔以聞
均賞詔 二年四月
項列爵敘勳銓榮酬義條流積廣又各淹闕歲往事
留理至迹雍在所參差多違甄飭賞未均洽每疚厥
心可悉依舊准並下注職
減撤服御詔 二年五月
頃國賦多蠹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庶
藏虛罄雜用馭遂宜矯革淫長務在節儉其供奉服
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一皆禁
斷可詳爲科格
又詔 二年閏三月
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慶賽編戶不給且邊虞
尚警徭費彌繁永言多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
文紀　宋卷四　四土
以敦約素之風庶得崙拯民以康治道大官珍膳御
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爲其裕務從簡衷
尚書令袁粲訊獄詔 後廢帝即位未親萬政下詔
比亢序愆度留熏耀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
疚末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就久濯每闕
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眾獄使冤訟洗遂
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飭遵
贈劉勔詔 勔元徽中拒桂陽王休範戰死事平後廢帝下詔
夫義貫天經忠挺人則象素流采金石宜煇自非識
洞情鑒理感生極豈有捐軀衛上捨命匡朝者哉故

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勳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賊扇禍逼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御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壼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永冤逝無追思徽崇策式光悼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

別敕李安民（安民見書）（安民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須義陽太守別敕）

九江須防邊備安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南齊書）

順帝（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廢蒼梧王迎立在位三年禪于齊）

罷省御府二署工作詔（元徽五年七月即位改元昇明）

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裘焚制事隆晉道故以檢奢軌化敦儉馭俗頃甸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藏虛空勞斂莫偃而丹艧之飾糜耗難詳貨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溫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巧雕鏤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始政

州郡舉才詔（昇明元年九月）

昔聖王既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訛人諛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扆巡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緗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刱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覽其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芳

追謚王敬弘文貞公詔（昇明二年）

大塗祕闡幽貞芳載越徽猷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蔚丘園高抱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遐芬與懷寤寐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

武都王楊文度兄弟授爵詔（僧嗣字文度復自立為武都王遣弟文弘伐仇池拔戍兵於蘭皋昇明元年詔）

茂賞有章寵昭國度嗣庸斯炳載在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乘稱寵世勞邊邑忠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

軍楊文弘肅協戎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皐
功烈之美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勲績文度可使
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
悉如故

宋文紀卷第五

晉陽張　燧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孝皇繼室累贈爲太皇太后

遺令高祖母孝穆趙皇后以產疾殂事繼母蕭太后甚謹少帝即位加崇太皇太后景平元年殂初高祖貧微孝皇葬禮多闕遺命太后不必祔葬故至是詭后遺令

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
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
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
往式

皇太后張氏不知何郡縣人義熙初得幸武帝生少帝初封夫人尊爲皇太后

廢少帝立宜都王令少帝即位二年多過失司空徐羨之等謀廢立稱太后令少帝廢爲營陽王太妃

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業弗永棄世登遐義符
長嗣屬當天位不謂窮凶極悖一至於此大行在殯
宇內哀惶幸災肆于悖詞喜容表于在感至乃徵召
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餚有加
平日採擇媵御產子就宮靦然無怍醜聲四達及懿
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抃
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媟狎羣小慢戲興造千

討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
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
事親執鞭撲毆擊無辜以爲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
毀徵發工匠疲極兆民遠近歎嗟人神怨怒社稷將
墜豈可復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爲滎陽王一依
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
纂皇統

太皇太后路氏（諱惠男丹陽建康人爲文帝淑媛生孝武帝前廢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

立湘東王彧令（前廢帝凶悖明帝時爲湘東王謀廢帝使壽寂之等弒帝華林園稱太皇太后令奉湘東即位）

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
孝著自髫齔孝武棄世屬當辰曆自梓宮在殯喜容
靦然天罰重離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
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
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
相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襄
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賢舊勳棄
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詈辱祖考以爲戲謔行
游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罰發掘誅剪無辜籍
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恒典宗
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
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
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
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
享幾絕吾老疾沉篤每規禍鴆憂煎漏刻氣命無幾
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衛將軍湘
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
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既殞懸
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祀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

勳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晉纂承皇極主者詳舊
典以時奉行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
雖存若殞當復奈何當復奈何

賜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死令（太宗既廢帝稱太后令子尚楚玉並孝武帝王皇后生）

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婬亂縱恣義絕人經
並可于第賜盡

皇太后王氏（諱貞風琅邪臨沂人爲明帝后後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齊建元元年薨）

廢立令（明帝子昱立爲後廢帝狂愚失德蕭道成殺之稱太后令迎立安成王是爲順帝禪位道成）

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入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弘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自幼而長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前後引誘常加隱蔽險戾難移日月滋甚棄冠毀冕長襲戎衣犬馬是狎鷹隼是愛阜櫪軒殿之中韝緤宸房之側至乃單騎遠郊獨宿深野手揮矛鋋躬行刳斮白刃爲弄器斬害爲恒務捨交戟之衛委天畢之儀趨步閭閻酣歌鑪肆宵遊忘返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方策所不書振古所未聞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幼文兄弟並豫勳効四人無罪一朝同戮飛鏃鼓劍孩稚無遺屠裂

肝腸以爲戲謔投骸江流以爲懽笑又淫費無度帑藏空竭橫賦關河專充別蓄黔庶嗷嗷厝生無所吾與其所生每厲以義方遂謀酖毒將騁凶忿沈憂假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廢昏立明前代令範況乃滅義反道天人所棄釁深牧野理絕桐宮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奉驃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覈風神凝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曆攸歸億兆係心含生屬望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絕

追封後廢帝令

昱窮凶極悖自取灰滅雖曰罪招能無傷悼棄同品庶顧所不忍可特追封蒼梧郡王

謝昭容

請東平王子嗣還本屬表 子嗣孝武帝第二十七子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竊酹子嗣所生母寧閣昭容謝上表太宗許之

故東平王沖休倩託茲瘠極歧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救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嘗庶覬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

撫尊乖理情闕引進義遠負螟昔世祖平日詭中慈愛崩背未幾兵性便發猶迫畏崇憲少欲藏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宮灼宮闈用傷人倫爰側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罩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願

有司奏上蕭太后尊號 前以齊母爲宋王加太妃之號及踐阼有司奏尊爲皇太后○以下並有司后號奏附

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名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移不言保翼之

訓光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循之前代初
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

有司上張太后尊號奏（少帝毋有司奏爲皇太后及少帝廢爲營陽王）
拜太妃

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
夫人德並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
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
愛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

有司追尊胡太后奏（后諱道安淮南人高祖納之生文帝後被譴死宋初
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尊爲章皇太后）

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宮既構咏歌先
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被
六列德昭從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
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
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

有司奏尊路太后奏（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及入討元凶即位有司奏尊
爲皇太后）

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在
上代業隆祚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脩淑媛以
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
迪則庶姬仰燿引訓蕃闈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
屬惟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于既須融
盛烈乎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
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

有司追尊沈太后奏（文帝沈婕妤生明帝元嘉三十年卒贈湘東國太妃
明帝即位有司奏追尊爲皇太后謚曰宣）

昔幽都追遠止邑纏哀循恭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
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閫闈鞠聖誕靈
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
太后

有司尊陳太妃奏（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明帝納之生後廢帝拜貴妃及後
廢帝踐阼有司奏尊爲皇太妃因改諸王國太妃曰太妃妃音怡）

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貴
敬之道粹古銘風洽貴之範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合
和日晷表淑星樞徽育峻若柔光[illegible]華帝掖軌
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illegible]備物之[illegible]未擬藻策
遂蔚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

長沙王義欣（[illegible]）

陳長吏奏（[illegible]）

江淮左右土埼民疎頃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内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貧接荒垂而可輯衆頻關顧敕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

舉郡守申季歷表 元嘉九年義欣爲豫州刺史上言進號寧朔將軍

所統咸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兹五年信惠並宜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内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携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自顯宜升階秩

以崇奬勸

告司兗二州 太祖踐阼便有志北略元嘉七年三月詔遣右將軍到彦之等分兵進取河南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告司兗二州經主諸悉歛河南一戍歸北虜大衆南以河洛陽臺虎牢滑城爲虜所沒

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墾壤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攻宵擧踰歷險艱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内夷篡逆外寧寇亂纂武紛紜雷動風烈繕秋龍推聲浮雲翳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戎胥清源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熅流衍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兗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湧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於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禀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揔八州之銳士紅旗降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與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己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

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飆翔襄邑之戰梟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屍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構難西虜結怨黃龍控弦熸滅首尾逼與鋒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踰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歸旅拔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嶮作禍拱手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

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壁欲壺漿厥留共汀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

臨川王義慶 本長沙王道憐第二子繼叔臨川王道規歷都督南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爲宗室之表

祖避孫讎議 義慶元嘉初遷丹陽尹時有民黃初妻殺子婦趙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

案周禮父母之讎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鬭不及兵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不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于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

上舉士表 元嘉十二年詔使內外官舉士義慶上表

詔書疇咨群司廷及遐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叡訓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思於版築故以道邀徃哲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祇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鄰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純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典亦足鎮息頹競奬勵浮勤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汙其慮若朝廷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

謝賜如意啓事

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睹 北堂書鈔

彭城王義康 小字車子武帝第四子歷位大將軍領司徒以范曄等謀立徙安成郡賜死

上文帝遜位表 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又領揚州刺史專總朝權事決自己太子詹事劉湛素經情款與其族左長史劉斌等互爲將夏功太祖疾嘗危甚意在奉義康及族等方設異之不墨小結爲朋黨營搆造從釁元嘉十七年乃收湛付廷尉伏誅遣人宣旨下義康因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其後范曄等謀逆坐誅

臣幼荷國靈爵過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能授遂崇任揔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釁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慄若墜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請解所職待罪私第

歲饑平糶議（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議）

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
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糶
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
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
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
以贍老弱（通典）

江夏王義恭（武帝第五子歷中書監太尉錄尚書事爲前廢帝所害）

舉才表（義恭元嘉九年徵爲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舉南陽宗炳等）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華騮驂服則致遠斯効
陛下順簡夤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
發慮英髦人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陽壑是以潛虬
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懸來儀之感竊見南陽
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
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
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
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
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
逸平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
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勳勇既昭心
事兼竭雖蒙獎叙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
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夐
遠風謠迴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寔須練實以綏其
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
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
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
退懼瞽言無足甄奬

上嘉禾頌表（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其月甘露降京師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獻頌）

臣聞居高聽卑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
影響二儀甄陶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缺
化漸而禎物著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
卉木表靈山淵效寶伏惟陛下體統紀極休符襲逮
若乃鳳儀西郊龍見東邑海嶽獻設繼之羽河祇開
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届
重譯歲至休瑞月臻府者躬耕帝畝嘉穀茂植神明
之應在斯尤盛四海歸仁兆民樂業思樂汾陽經始
靈囿蘭林甫樹嘉露頻流板築初就仟穟如積太平
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澤預覩

冥慶不勝抃舞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
揚美烈追用悚汗其頌曰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
合從在今猶古天道雖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
區宇四民均極我后體玆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
既睦萬邦允釐德以位叙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
東儲王知夙叡猷茂淵虛因心則哲令問弘敷纖微
下武儷景辰居軒制合宮漢興未央翊伊聖朝九有
已康率由舊典思燭前王乃造凌霄遂作景陽有藹
景陽天淵之渼清暑爽立雲堂特起植類斯育動類
斯止經望江波遍對岳峙化德惟達休瑞惟懋誕降

嘉種呈祥初耩甘露春凝禎穟秋秀于今匪烈嗣歲
仍留昔在放勳曆莢數朝降及重華倚扇清庖鏘奕
皇慶比物競昭倫彼典策被此風謠資臣六蔽任兼
兩司既忝仲袞又慙鄭緇豈忘銜泌樂道明府敢述
休祉愧闕令辭

請徙彭城王義康奏（義康初以罪出鎮豫章元嘉二十四年豫章胡誕等反欲奉戴義康錄尚書義恭等奏徙廣州奏可遂四年黜死）

授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黎事在詩典庶人義康
負釁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
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遏惡引
而譏言同衆佷悖傲倖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勸民
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
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
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絕

勸孝武帝即位表（元凶弑立義恭進位太保逆有異志出尚書下省世祖入討劭將至新亭戰義恭出戰使於東府節帥因單馬奔世祖於新亭上表勸進即位於新亭）

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
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
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兵會

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
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所以斂
純陳敖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稔禍深阻兵安
忍戕害宗嫡覆地戴天暴命假頭空乏尊號以固
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將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
拜兆於壓壁赤龍表於宵徵伏惟大明無私遺存家
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膺帝祚永慰群
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
漏刻視息披露肝膽

臧質宜藏首武庫奏（孝武帝孝建元年質為江州刺史與南郡王義宣反）

兵敗逃武昌南湖爲戍主斬首傳京師錄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詔可○詳見義宣及質

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窮悉悖常構扇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下違恩叛德辠過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辠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鑑戒昭示將來

上孝武帝請封禪表 大明元年十一月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請封禪詔報有司再奏不許

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

而迹淪言廢蔑寄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illegible]微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辭義浇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漢二帝亦踵纂風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鑣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烟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有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惑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樞拯已溺之晉濟横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通于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遺運屯否三才湮滅乃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之踐風耀符發迹之辰親剪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

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于宮榭珍露呈味于禁林嘉禾積穗于殿甍黃理合幹于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頳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纖慓塗之偈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啓關謁紫宮朝太乙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與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

具茲典庶初學記謝莊江夏王義恭表云江淮諸上之使結軌于璧門西鄙北豕之韓相望仟道路○案此則表爲莊代撰也

孝武帝詔報

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不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孝德薄勳淺墜昧崩愧頊麟鳳表禎芋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愿乎猶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朕將試哉

有司再奏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烈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

鳴光委緒數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徽路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緒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縢奏玉瀾鏤迹以燻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施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代自茲以降訖於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圖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罔埋擘而恕神渟曖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緒初基厥靈命曆德振施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瀾規存永馭思祥樹遂太祖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釆樂調風集禮宜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頹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衮獄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日基繁發彖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玄畤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朔陽川丘夙禮綱咸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氏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咸響歷代之渠沇闕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旅弁儀懷昔華狀遐帛絕齊權光施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資崇丘淪鼎振釆泗淵雲望王嶽摛藻闕漢并角即青栖翔禁禁突甲霜味翾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瀞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龜玄文朱綠日月郊甸擢本弄音璽以榮露騰軒藹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山輿竚衡雲鵝竦翼摹辭泳流江茅吐蔭桉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眷詠邑以待禮豈非神聰氣白物瑞雲照蒲軒龜軫闕尽渟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唱道遵英栖奇麗古汝溷門史施許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玄祇鈌覩幽瑞乖期棨甫無盛德之容
介丘靡　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
鄉蔑絕金之楛肅蠻重表珍符兼既伏惟陛下謨詳
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涵辰稽古肅齊
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鞮動音洪鍾竦節陽路
登衛正途清禁於是纘環珮端玉藻鳴鳳蚙律騰駕
流文開豸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
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
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
驚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

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午壇備盛禮天降祥錫
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問年稱老陳詩
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
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
束教管闚未足言道且章志淹微代往淪絕拘採遺
文辯明訓誥　闕　遵訪鄒魯草滕書瘞玉之禮具
錬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茂封懷弗軌闕上徼
燀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詔報

天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
一可停此奏

諫孝武帝親征表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有罪貶爵遂據廣陵反上使劉勔等討之値雨攻城不克上怒使太史擇日將自濟江義恭表諫已而克之誕誅

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内之
權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
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
日上將受律羣蕃兵峙鋭卒精旅動以萬計以威所
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蒭封豕出
討長虵兵不血刃再與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
致皇赫斯怒將動泰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

留百司莫不仰慚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
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
日方能致寇今誕猴攫垂窮芳逆者多慶之等轉悟
遂重之非漸兒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
殄愚又以廣陵途近人信易達雖隔江水約示不難
且視理者寡闇塞者多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祇
慄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
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
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
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千休慶龍舟所幸理

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欵欵冒啓赤心

追用悚汗不自宜盡

省録尚書表 世祖以義宣逆亂由於強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又與竟陵王誕奏定諸王侯儀制詔付有司詳奏詔可

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宜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制起發百揆所以綏鉞矢言使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荅漢承秦後庶僚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摠録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遵文古則停省

條録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紊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虎荷崇位與替宜知敢不輸盡

須蕃戚儀制九條奏

臣聞軒懸有數等級異儀瑱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纂範世之明訓而暌王崩淪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恩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毀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欵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

有司附益二十四條奏

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於眾庶上下無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幷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

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楯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旄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騎不得絳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透狹舒劍甹山緣大橦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

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
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
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
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鋳不得作五花及豎笴形

又條制諸王府鎮表義恭微爲揚州刺史以避世祖龍子內陽王子尚留揚州進位太宰領司徒常慮爲上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表上條制

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顧
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榮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
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
甚乎臣宗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

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因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毀
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逆
七國連謀寔由強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
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且者庶人
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猖寵幾敗皇基不圖興逆
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姦兇成凶慝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
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憊恤內深恩奉管見裨崇萬一
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于華州優地時可暫出
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
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
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
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
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
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
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
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

山陰縣民墾起湖田議奏孔靈符會稽山陰人大明中爲丹陽尹山陰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世祖使公卿博議義恭等議上從其徙民並成良業

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
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
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
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往氏通與議魚鴨爲業丁云小人昔始親知勤之未易遠發之時方亦斯勞幸課窮之其事彌艱貲使擬立徐行宜晚

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
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彧議

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皐
産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
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卹及與樂田者其往經

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

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㪍鄧顥議

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遣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

太常王玄謨議

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

怠惰之罰

光祿勳王昇之議

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之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

請還彭城王義康屬籍表 義康被廢徙安成子允同封泉陵侯元凶殺之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請許

臣聞承祖遠之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宇阜陵悉屏身遲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舒回自貽非命沈魂滿繒推誠來興運革三朔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斷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達盛化衆女孤弱未洽登首即情原體本非已招感事哀覺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宥羣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荄榮施污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悸

前廢帝詔報

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增懷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

劾蔡興宗求益州表 興宗爲民部尚書轉掌吏部前廢帝即位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而興宗議觀得許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爲東陽太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大怒上表并外詳議因復使尚書部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免官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莫敢

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　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圖頭聽聞乃徹寶憲制所宜禁絕之臣竊侍中秘書臨臣或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長史軍郡雖臣職劣府任非輕猶宜前人不爲頃後京郡本以爲祿不計戶之多少避欲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雅王

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
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凝含宥恕其不聞
改任大郡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命伏尋揚
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
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遙佐
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未昔咸餘愆從恩今授光
祿勳淹鎧曰代臣累經降黜後効未申以何取進司
徒左長史孔覬前除右衛蕁徒令職回換之宜不爲
乃少竊外談謂彧等咸爲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對
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

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書
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紛紜伏增慙
悚然此源不塞此風不變爲虧正道庫積盛猷伏願
聖聽賜垂覽察

前廢帝詔報

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
朝先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
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

尚書柳元景奏

臣義恭表詔旨如右辯析辯駁尚書袁愍孫牒此月
十七日請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
悶辭令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
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令牒數之
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
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內之宜蜀莼管見
願在閒微選令史官傳啓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
此令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袁愍孫論選事
愍孫云昨請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
云所得亦少主上踐阼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
謂慶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謝莊臨時

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
才望爲允又孔覬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即復
回改於理爲曲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
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累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
替恭南下預因休戚雖復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補
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論炳然事證明白不假
毀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敘若有未久則宜顯言
而私加許與自相選賢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
端還爲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
罪屬斷况義爲身發出謗朝序亂悖害政混穢大猷

紛紜彰滲上延詔旨不有霜隹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

前廢帝詔報

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已委咎物議可以予領職

啓太祖

沈郡爲鍾離太守有惠政義恭啓太祖徙盱眙不許

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郡往從任有政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

詔答

其頒遷經年方復作此流遷遂當大冏冏也 宋文帝中詔

謝賜金梁鞍啓

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駒聖慈下逮猥垂光錫 初學記

謝賜笏等啓

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首飾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也 相手版經○此非也用手版經蓋初學記引之誤接義恭此啓耳

謝賜鐵鏤等啓

聖恩賜金裝[illegible]七心鏤弁格一犀柄刷匣副絹布兆

珍服寶玩以協嘉辰 北堂書鈔又謝袍啓賜臣金縷袍珍製巧飾○太平御覽載啓事垂賜金虎魄茱萸囊紫裏副之七寶校裴玉眼明囊○又啓事恩賚故賜臣息伯倫攞星二間○又啓事詔旨以放日所制綾放錦衣袍放生古具袍垂重賜

謝賜檳榔啓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蒟醬

謝賜柿啓

敕旨垂賜華林園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絕 並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義恭謝啓手敕賜華林[illegible]其下云爲樹則多王爲果則先熟故稱之十號事之蔗李嘉鳴焉爵命猶取以弄乃謂盛熟辨味方也誤作爲啓

答太祖書

當於宗退避不就大將軍業招賢館鍾山及卒太祖與義恭書道太宗之義恭答書

當於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數自賓聖朝克己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 宋書

與王玄謨書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使乞征前鋒司州刺史督句不克後敗守碻磝義恭爲征北討都督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失士卒賢還主歷城義恭與玄謨書

閫因敗爲成聲上金劍得非金印之徵也 宋書史所非金印之徵耶

華林四瑞桐樹甘露頌 初學記

遠延鳳翮遙集鸞步惠潤何廣乃當我周庶

衡陽王義季 武帝子歷徐州刺史

與江夏王義恭書 宗炳卒義季與義恭書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累辟不就

宗居上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宋書

啓文帝

劉道産累遷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在雍政績尤著及卒義季爲荆州刺史啓上

故輔國將軍劉道産忠肯殲疾遂不救道産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宜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 宋書

南郡王義宣 武帝第六子

起兵上孝武帝表 元凶弑立義宣起兵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又率衆助爲前部事平進中書監改封南郡王累授荆湘二州刺史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闇欲假手爲亂每密說義宣以有大才負大功宜在人前得存處分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怨懟報豫州刺史魯爽等克孝建元年秋冬舉事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義宣狼狽起兵臣上表世祖詔答大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告其成敗

臣聞傳陸毗漢獲疑宜后昌閂懷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俊擘淬威昭晃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臣逆滔天忘家殉國雖勝筭有歸微識不樹竭誠盡愚質之幽顯而微疑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姦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氷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僞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直醜正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摹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向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奪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社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頹隆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謝愆闕庭身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表感慨辭不自宣

孝武帝詔答南郡王義宣

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釁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寃恥遠憑高筭共濟囏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勲親寔表心事枇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茂聞未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險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

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搆怨連
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眠譏醜還謀
社稷雖履霜有日脩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
議信理推誠暴于遐邇不慮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
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
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轘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蹔蹕清
江鳴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弼厥艱豈謂曾
未朞稔復覩斯釁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
深感慟 宋書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 以下類附

頃聞之道路云二豎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
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舉驚愕駭惋未
譬所由若主幼臣彊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
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機秦闕聖王御世可辟順
執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濟竊
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
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
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信
推誠彰于見事出納之宜惟意所欲衆升進益方岳

從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
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柰何妄
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怨於二叔世無嚚
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者之令範遵齊冏之敗跡往
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
踵皆裂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
所具悉憑恃末成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
西楚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爵宗
父子世爲國寇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
今據有五州虎兕出于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

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于吾若求北出不樂遠西
近磐桓湖陸示遺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沖甥適有
啓信誓倒戈自旁使遶以來公私形獎安以撫之庶
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忍違鄒背魯天泰宜遠尋
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釁時息兵戈共安
社稷責躬翊 缺 誅除險佞追保前勳傳美竹帛昔梁
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爲之論邪
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見察主上神武英斷聲風如
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鐵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
才忝權節鉞總督群帥前戒戎先指授逭舉式清南

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努不遠而悟如其遂溺蔑況者
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宋書○二魯者爽及弟秀旋害通鑑作薄害孝伯二句作孝伯推誠宰之旅踵而敗○客信疑是適有信客誓

又書

撫質始圖國禍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質女爲義宣子採妻嗣質無復異同且義宣殺心將危勸獎義宣舉兵義宣遂與義宣書由此與質相疑

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

沈慶之與義宣書慶之字弘先武康人歷太尉廢帝賜死

義宣至尋陽與臧質西下平聽頭閣所遣參遣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
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
指送相呈

答義宣書謝莊爲沈慶之答義宣書

皇綱絶而復紐區宇墜而更維選注

王玄謨報義宣書玄謨字彦德太原祁人歷南豫州刺史

○遺豫州刺史王玄謨使與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却月城營柵甚固義宣要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之

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闔諸將皆云必有今
日之事以鄙蕪墾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
僧瑗修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
見于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司上
之顧思報厚德計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
長蔑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放
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
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罪書
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徵欵未亮於高鑑赤誠幽志
虛感於平日璨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
提職在昔不思善救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
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

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奚
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爲
用之原嶽存與無禮必及竊恐荊郢之士思當潛竄
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從公雖心迷迹往猶冀允
廷良圖柳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勳冀其
爲等而妄信蔑虛坐相貶謫不亦惑哉幸承人之風
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司
董元戎秉與親御六師咸富遐振人百其氣慕義知
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楓爲縱秉銳與執事周旋按
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絶乾筆裁答

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始就爲大統 太傅驃騎即江夏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諸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修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義宣之起時爲雍州刺史歸順孝武以爲荊州刺史）

加都督

（義宣敗走夜還城入南郡空廨無燭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恭等與修之書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

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因殺況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釁過變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于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誅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𢠸不復多云

宋文紀卷第五

宋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弑逆伏誅）

即僞位書（劭弑文帝并殺尚書僕射徐湛之又殺吏部尚書江湛即僞位爲書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

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武並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

臧敦等復本位書（元凶弑立以質爲丹陽尹質時爲雍州刺史隨告南郡王義宣又遣告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厚給賜之）

臧敦等無因自駭怠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勳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

始興王濬（字休明文帝第二子預逆伏誅）

吳興開漕事奏（濬爲揚州刺史元嘉二十二年上言從之功竟不立）

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

家從若防過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

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原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等考如所校量決謂可立諦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浛獲通列邑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

與沈璞疏

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璞爲主簿管爲舊宮賊久而未畢濬與璞疏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每下教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卿常有速藻書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又教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贍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恧交至諒惟深矣溥因末牘以代一面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

備此髦楚還慙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宜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並宋書

又與沈璞書

璞爲盱眙太守臧質共破索虜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璽板璞性謙虛推功于質歛蓋板亦不受焉太祖嘉璞功遣中使深相褒美濬及王僧達並與璞書

狡虜狂凶自送近服爲將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無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德不蒙垂許故以報卿

答元凶劭書

文帝太子劭與弟濬並多過失慮上知使女巫嚴道育上天陳請欲令過不上聞劭等敬

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姊東陽主應閣婢王鸚鵡及其養子陳天與黃門慶國等並預其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薨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嫁鸚鵡與濬府佐沈懷遠爲妾因臨賀公主啓上上遣人詰讓劭劭馳書告濬濬答書凡劭濬相與書疏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懷遠處鸚鵡與天與私通請劭殺之慶國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藉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像于宮内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及濬自京口入朝遣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事發上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陽書濬當鎮江陵發載道育行東宮欲將西上事洩須檢嚴密劭賜濬死濬報劭因茲弑逆世祖討並誅之

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先人府仕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犍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

文帝賜始興王濬書 類附

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宜杖筆惋慨

與元凶劭書

當元凶劭弒逆召濬問狀濬勸殺荀赤松等已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乃復與劭書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所云尼即嚴道育

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敕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

又與世祖書

初世祖爲武陵王入討元凶傳檄京邑劭使濬又與世祖書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者世祖之世子小名

闘弟忽起狂懲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illegible]

陵上内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宜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權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遲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旨不具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書 世宋

南平王鑠 字休玄文帝第四子歷侍中司空初爲元凶所任孝武帝毒殺之

答魏若庫辰樹蘭移書

時疆場之民多相侵盜宋元嘉二十五年魏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宋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鑠答之

知以邉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絶姦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惟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擒與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即事違實興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爲

言將違躬厚之義疆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姧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跡逸鏃不安人覚則還城之下外戸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貿來信若王命奔越使盜彼民斯囹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閫外思闡皇猷每申飭守宰務敦義襄往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

書 並宋

竟陵王誕 字休文文帝第六子

奉孝武帝表 世祖入討元凶誕時爲會州刺史并勢舉兵有奔牛之捷及有郗子義宣反處分平定皆誕力也上嫌相疑憚出爲南兗州刺史誕既見猜亦潛爲之備因道路

常云誕反建平三年有建康民陳文紹等之告上乃使有司奏貶爲侯遣令之國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襲誕至廣陵爲誕所殺遂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之誕奉表投之城外拒戰城陷見害

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恇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懃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屬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

剪鼠雀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蓋定以期黃在旦夕右軍宣驃處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

陳文紹告竟陵王誕從叔書

私門有幸上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閤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山關掌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絶姑二女去年冒路歸訴蒙陛下

聖恩賜赦解饒吏名誕見銜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耶訴臺求解饒即荅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啓荅既出誕主衣莊慶盡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内縛錄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縢死牀中託云饒懼辠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

劉成告竟陵王誕謀反書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内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作倡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内執道龍道龍逃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

陳詠之訴枉書

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發誕奉送牋書經陟危險時得上聞聖朔登阼恩澤周普同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潜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羅其罪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然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遍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白骸冤枉事有可哀

有司奏貶竟陵王誕

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昕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入紘不遺蔬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淪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弛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殉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沉淪姦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遺類單舟遄邁遠竄千里專擅獨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抵折簡之使嚴險千里不能疵匹夫之身乃更助虐爲凶擁兵勤刃遂使頓仆牢穽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荚立見之者流涕聞之者含嘆及神鋒首路欃槍東指風卷四獄電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徵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乃來順入道羽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

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孌孤躍馬務是敀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蔵禋郊清大明升曜幽顯宅心逵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迎回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梟寶巨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于號諱之辰違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當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

遥誣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暱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閲向宸御安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蔵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譬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内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纖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爲已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矯稱舊隷加以營于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同輿皂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

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狥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蓺植輒遏遺孤頻相驅徙遂合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涕又緣豁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途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武烈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勳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吉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毁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者醜面目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

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彼彌甚受命遷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諂瀆肅環是與比周天矯稱符敕設榜開募事發辭寢姦弊自下及錄享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酉韓近恭中護軍遣史夏嗣伯密相囑請求寛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事甫聞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遥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合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釁魯道

方春季子斷違泉之誅近則淮厲殺車於前義康襲
軌於後變發柴奇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
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于无妄之辰希幸
于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
臣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
宜下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
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于兹克固鴻勲
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
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

避鈇鉞之誅者也

建平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歷尚書令中書監

應讜言條議宏爲尚書左僕射明曉政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上議

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
防口取禍因前王同軌後王異則秦殷之敗語戮刺
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
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
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
農食禁貴遊而弛榷酤道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
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
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冒廛
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讋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
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
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于邊城舉
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
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
隷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
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
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摠統令撫

養士卒伏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
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銳觀釁因
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千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
可與之共死所以張眷効爭先之心咒難致必盡之
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
迹事如或有在安陳膚知追懼乖謬

郊廟宜備設樂議孝建二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左僕射建平王宏丹陽尹顏竣議各不同衆並依宏議

荀萬秋議

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天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藩受詔成父勗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是則

承郊廟之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象舞未陳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降殺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矩方茲休明在辰文物大備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舞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

建平王宏議

聖王之德雖同創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振道古朝儀國章並循先代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至于樂號廟禮未該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寓宜討定禮本以昭來葉尋舜樂稱韶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廟別有樂名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舛事乖今宜釐改權稱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別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郊祀之

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永至等樂各有義況宜仍舊不改宋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衷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奉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親之返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有神天又詩云神保遹歸注曰歸於天地也此並云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郊無尸豈可闕迎送之

禮又傳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

丹陽尹顏竣議

德業殊稱則干羽異容時無沿制故物有損益至於
禮失道愆稱習忘反中興釐運視聽所革先代繆章
宜見刊正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
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
物之備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
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

大地大司樂職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
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
受命之帝于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樂經
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作事炳載籍爰自漢元
迄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爲不變名號而已
今樂曲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
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饗祀用之以正德爲宣化
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被後昆
前漢祖宗廟處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
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

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祇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
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祇議
合於典禮適於當今

建平王宏又議

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
則易之作樂非謂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
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
一稱故或謂昊天或謂上帝或謂昊天上帝不得以
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

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
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于配天
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既天爲議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之同故
變上帝爾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
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
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邪云掃地而祭器用
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萬秋謂郊宜有
樂事有典據竣又云東平王蒼以爲前漢諸祖別廟
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

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
宗不宜入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
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室之禮晉氏
以來登哥頌美諸室繼作至于祖宗樂舞何猶不可
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
舞樂豈復是異廟耶

大駕鹵簿議 孝建元年有司奏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詔可

有司奏

案漢胡廣蔡邕並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
兼其車服故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

之最後一車懸豹尾法駕則三十六乘儉晉江左遷
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

建平王宏參議

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並不出經典
自邑廣傳說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
五乘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
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十二乘

湘東太妃周忌議 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閏月忌當在六月為在七月勅禮官議正博士丘遵之等左僕射建安王宏等議宜以七月為祥忌

丘遵之議

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illegible]
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

建平王宏議

遵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宜
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

王偃喪服議 孝建二年三月有司奏勅禮官處正偃服何等以宏議為准詔可

有司奏

故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昶
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緦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

竟未詳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
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
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
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著未公除服為但釋心制中所著
布素而已勅禮官處正

太學博士王應之議 禮與王肩之

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而以異禮天子止
降旁親外易緦麻本在服例但衰絰不可以臨朝尊
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有緦月之制愚謂至
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

又議

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于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齒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

又議

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朞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

棘心於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着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

太常丞朱膺之議

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眾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以申創巨之情

國子博士蘇瑋生議

案三月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

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緦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耶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衰

尚書令建平王宏議

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 餘同朱膺之議

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

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緦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

義陽王昶 宋文帝第九子孝建中徐州刺史前廢帝時舉兵奔魏

請改葬竟陵王誕表 孝武帝即位以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逆據廣陵叛上

表詔聽禮葬

竊聞淮南中務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並離結兩臣義關二主法絕事行禮或情申伏見故賊臣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負斧受戮在憲已彰但尋屬本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死骸莫斂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瘞爰離封樹不修今歲月今遁愆流璽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縱有笑市義犯雷霆田叔鉗緒忘於夾戮況在天人[illegible]感伏願稍若前準降內丹

志乞溥改褊裕徵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
紙哽慟辭不自宣

前廢帝詔報

征北表如此省已慨然誕及婁女並可以庶人禮葬
并置守衛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歷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爲明帝所害）

陳貴妃禮敬議（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否妃主在內宮見又應有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寮對外豈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宮其東宮臣隸理歸臣節太宮丞書恩等同慶緒建安王休仁議參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毋以子貴經若
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姪不容通
育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

皇太子車服議（泰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曰）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于辟雍無生而貴者也既命
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
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
伯在朝卿上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
自晉元過江禮儀疏外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
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
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
玉飾路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爲
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于
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
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
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
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
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爲衷

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歷江州刺史爲明帝所害）

移東土檄（孔覬前廢帝時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及太宗即位召覬太子詹事顗以時都下擧兵遠近叛離起兵必克遂擁子房舉兵不與晉陵一時響應上遣休若董統東討故有移檄東七郡等兵收殺）

蓋聞發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致實惟人致故[illegible]
述貪亂終殄宗祀呂霍[illegible]氣[illegible]潤斧鉞則昭彰[illegible]
牒制成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紀[illegible]神[illegible]
睿紫綴旒皇上仁雄[illegible]瑞英叡[illegible]儀標[illegible]
寵翠盈儀紫紱不作[illegible]係之[illegible]不肆源[illegible]
之威是以隊維[illegible]天重[illegible]明裁紀標既[illegible]
而羣凶恣虐協肩[illegible]從論醜迹邪[illegible]
慝蜂動蟻附聖朝[illegible]祆禍成[illegible]羽翮所宿義旅雲

觸撬鉞所麾逆徒氷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
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
厲中陳威振霜江淼武騰焱荊河金甲燭天庭蓊聲
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
建威將軍沈懷明鎭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
寂之霜鋭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
軍蘋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
尉桃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
尉杜右文宂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
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眞殿中將軍陸

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于很承人
之總司戎統群劒東馳東濟海甫歎衆則白日晝晦
剟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叛不勦以此柔服何
順不懷愍彼羣迷弗辨堯桀蟷蠅微命擬雷霆之衝
已枯之葉當衝飈之隊尺竪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
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蹤不忘後事明鑒若能
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祉流來裔孰知身
饗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歷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明帝拉殺之）

與殷琰書（琰陳郡長平人歷少府加給事中）

晉安王子勛反以琰督豫司二州豫州刺史
琰家累在京邑義欲奉順前右軍參軍杜叔
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
人無以自立受制于叔寶等太宗知琰事不
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爲司
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太
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等西討休祐出鎭歷陽
爲諸軍總統勔進軍小峴琰休祐與琰書上
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琰異動又與琰書幷以
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
前後屢遣追詠遣而衆心乖叛賊能相
一族歸順之外每多怨塞甚叛愈溫

若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
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于凶豎不能守節
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頤昔信
效猶有惻然望上垂天地之仁闡不世之澤好生冀

殺遐邇所聞竊琛王璽生等皆軍敗逆走披艸乞活
尚蒙恩恕况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况窮城
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守孤城開門歸順自可不失
富貴將佐小人並保榮祿故得以士民自求齏膚
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兒無遺就東市受刑耶幸自思
之信言不爽有如皦日　宋書

劉勔與殷琰書　[illegible]

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戾諫諍杜塞遂殘毀
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
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顒顒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

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横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假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逆軍宛唐計由劉順還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珍乾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釐翦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救驃騎敦賢兄賢子書令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維新王道何容摽虜辭於士女失國信于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

侯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無埽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没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初琰長史羅道隆司馬劉順勸琰同于勔及子勛進兵順與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東據宛唐與勔相持守四月

劉勔又與殷琰書子勛以龐孟虬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勔遣呂安國進軍破孟虬于蓼潭義軍於陳又破之于汝水孟虬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走死蠻中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黨爲料放並開門出降勔因又與琰書琰將降先遣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將琰有疾以板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無所殺戮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纒穢亂心秉忠誠惆然窮愁不覩戎攻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虬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翳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略示舉宏綱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

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携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稱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是宋書○子勛即偽位於尋陽遣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來屯鵲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顗總統衆軍屯據鵲斷頭官軍擊劉胡遣將攻之大敗奔營走還顗亦南奔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粲淵見後○秉字彥節宋宗室歷尚書令與粲同守休範謹澀無才能爲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議以休範居尋陽上流以身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檢留自太洑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遂舉兵反發自尋陽與袁粲等書至新林朝廷震動蕭道成次新亭屯騎校尉黃回僞降宣道成意旨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

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

藩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是以爲譬猶孤子添枝皇族頹闕興毀雖欲忘亡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歟三光燦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東鉞西服爲鑒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賓畏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云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融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遭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合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跡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捲刻削怨結人鬼先帝

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巳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勳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惟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藉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于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闔墻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聽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卧內唯有運長道隆聾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

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設辭造貌萬類千端升遐㤀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是紀違常羲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閒搢紳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巳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于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

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
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
裂想鑾旂而抽慟雖復才微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
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
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
受制畀璵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
酷昔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孚之仲舉由以致弊至
於遭逢寵懸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籍冠冕世歷忠
貞位非恩樹勳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
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王內

賴諸賢防勤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
何能支久走一朝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
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盼
肉何醜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
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
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禁近遣西南二使統內
宜傳不容恐懼即遣啓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
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寧
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
甲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

宵恭謹散心宴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頻
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孫子納
士爲尤此雖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
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
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王上
年稱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埸嬰塗炭之
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爪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之
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
永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嚻聲自晉宋之
災積財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且修城池整郭

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耶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
夫不應負力彊兵作鎮姑熟俱妨寇害豈得獨嫌於
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闡則周
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
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以兄弟之讎爾覲
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illegible]虐志諸君欲安坐
待乎昏亡商寒理不辯見[illegible]除人邪心翦枉突
徙新何勞多力望便執録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
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扼
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乘氣輕死排數競出練甲

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織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召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媿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起文臺拖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候同舉張與世發郢日受制凶黨揚驅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與佐郢兵

權在握厥督弟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屣毀窮盡無日庶覩史蝤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宋書○任農夫臨淮人朝廷慮休範東下以農夫為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

江淹敕為朝賢荅劉休範書

昔嬀道鼎呂千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　道鬱終三后連光四聖晉軌或經天緯地構紫靈之衍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璧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卷迹慙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絲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踐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德優衍猶不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璧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汗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響遠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於寧世而忽覿來書以惋以慨君為齊梁楚越之士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

惟名尊崇誰與為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器稱兵斂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賴構凌上之節室無嬖豎坐生莫大之釁鴟梟豬衣號稱徒黨主卒淵藪害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磐石之孽近則江荊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之所知也聞彼虹飲見舞之異早見物微河北隴右之謠已露童詠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佽飛首尾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野布隰加以

先大益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鴆鶡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蹴南嶽而永慨瞰九派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于茲甫刑三千惟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遜丹款故奏禍福行矣悵然袁褚劉蕭等疏袁粲褚淵劉秉蕭道成○案時上有脫句任輔沛以下至風驅以下集汲○二文選集

西陽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初封西陽王改封豫章爲明帝所害

山湖禁科奏子尚大明初爲揚州刺史上言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其禁嚴刻立制五條從之

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絶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民杜氏通典作人

尚書左丞羊希議希玄保兄子爲廣州刺史見害

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爈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嗟怨通典作怨嗟先常作先恒養竹木雜果爲林作種竹木雜果爲林常加作恒加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歷江州刺史明帝初舉兵敗誅

傳京邑檄子勛出鎮江州以鄧琬爲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遣使齎藥賜子勛死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奉許舉兵使記室參軍荀道林爲檄文會太宗討弑廢帝自立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拒命進建傳檄京師奉子勛即位尋

陽兵敗並見殺○子勛起兵參軍事顏昭之光伯王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初檄出道林此未詳孰撰

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嚮頻于促路文祖定祚係昭睿化藹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怀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弑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

天寶亙道效尤茂我皇德干我昭穆寂我兄弟恣鴟
鴞之心蹈倫類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
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周失御晉鄭是
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弱猶或忘軀況孤忝
惟人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班
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冲之
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泝流電發
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
中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羣逕出南州直造
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

揔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捲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
軍張沏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邪
趣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張倧伯龍驤將軍陳慶
勒輕銳五千強弩一萬飛鋒班濟齊會西明冠軍將
軍尋陽内史鄧琬提湘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揔戎
飈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舳艫千艘水軍
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内史劉衍
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韶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
建威將軍領中直軍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掎境勝兵
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德繼慕

鞠旅先登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肅驅凌
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
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何惠文
兄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不謀
同契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
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
表裏孤親揔黍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
聲振谷鳴鞞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
果幹剛鷙謫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蹋囂
背水爭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堙

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
而逼迫寇手效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趨福因變立功夫旦奭與
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糅雜何世無之但
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
尊譽遂明誓是哀成乾全規成鑿匪遠若玩咎惟休
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有如皦
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焖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
告咸使聞知

[illegible]

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
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
靈緡紳㦸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
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
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誅門不俟鳴條
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琴絲還光
鏗鏘聞于管絃趨翔被于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
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竊惡明朝不戢回識邪正竟
蓄纖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與
言討違命被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

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
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
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丞徒五
萬莫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
仁擁神州之衆揔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劭寧朔將軍
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
史龐孟虬淮潁突騎邪趨西蕩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揔勒步師進旗百萬河舟代
馬遡鶩江濆越棘吳鈎交曜鐵服鉦鼓動坤維金甲

霆雲騖犄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寧雍司
之銳巳擬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淦
淼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
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壓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
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
合以抗絡霄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勁飈之拂
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巳著朝廷惻愍
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
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干威同焚既至雖悔
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羅難兵交之日不得妄

加侵犯若有過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奉違
誤之罪一無所問

尋陽王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歷會稽太守貶為松滋侯尋殺之）

與吳喜書（太宗初四方反叛尋陽王子房舉兵以應晉安王東土豪劉延熙等並從時吳喜為殿中御史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太宗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喜既至東世得建業劉延熙書遣子房將又與喜書喜答之東兵敗延熙被斬延業投降）

知統戎旅巳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
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

吳喜報庾業劉延孫書（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建武將軍）

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陽死○○業籍野人爲右軍司馬義興太守○○廷熙延孫弟臨海義興太守
武撥亂德盛勳高犁逆交屬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鴞不悛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
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並宋書○按前書乃尋陽王子房與書此則書報崇等水中兆將書也尺讀作容尋陽王誤

臨川長公主諱英娥文帝第六女

請還王氏表東陽太守王藻尚主主以妬讒藻下廢帝下獄死與王氏離絕太宗纔疾諸主多妬主上表許之

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庭罪戾致此分與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塗炭特蒙憐愍否泰榮枯繫以爲命寔願申其門譽還爲母子推遷偃仰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養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

彭城王義康女玉秀等

乞還父喪奏義康坐范曄等謀立徒付安成郡元嘉二十八年賜死葬安成大明四年玉秀等露版辭乞詔聽并加資給

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

山木足斂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麋丹
鄉壤並宋書

宋文紀卷第七

晉陽張　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爲高祖府主簿委以腹心之任歷左僕射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寄白高祖䟽此與周祇徐廣劉穆孔甯子等並高祖晉末輔政時書䟽

高祖旣平桓玄安帝反正爲青徐二州刺史鎮丹徒而君讓司徒王謐錄尚書領揚州及謐薨高祖次當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與穆之言穆之以劉孟諸公一時推功非宿定臣主揚州本所繫不可假人爲起如厠即密疏白高祖

高祖由是入輔

皮沈如至其言不可從

移之帖

所欲足下家弊爾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退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帖淳化

朱超石齡石弟歷河東太守中書侍郎兄弟雖出自將家並閑尺牘關中亂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眾美都盡光武墳邊杳甚美今遂其核

又

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凡是數橋皆累石爲之亦高壯制作甚佳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制作奇狀並水經注

又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陰可愛洛陽記○洛水鄭國志作洛下映蔭作蔭映

又

楊佺期洛陽記千金遏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碣題石爲兄書○按此或疑錄全與晉人而有題石書蓋注者互引之耳非完句也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堨選注○沈休文詩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

又初學記

陵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嚮之久方聞聲

又

石經大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兄歷吳國內史義熙九年卒

益晉孝武帝哀策文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出本示珣曰猶少序節物一句誕攬筆便益其秋冬代變後云珣歎清拔因而用之

清氛廣除風回高殿

伐廣固祭牙文 誕爲武帝太尉長史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文筆委誕

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輟響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王弘 字休元瑯琊臨沂人珣子歷太保領中書監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弘爲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父珣以其年少固辭

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貧單刻控引無所雖

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膳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　旨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識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耶至于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勸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彈謝靈運奏 宋國初建弘遷尚書僕射奏彈靈運高祖將爲宋公令報

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

不能防閑闔閭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喈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懿違舊之愆伏須准裁

武帝為宋公令報
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
拘常儀自今為永制

上文帝辭封表弘自江州刺史入朝預謀廢立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乃見許

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茂聞而
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啟其心預定大策而名
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當稽違成命苟脩下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

子勞心之謀退違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借賞干上
愚臣苟忝於下則為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附之誚
比此為輕懼塵盛猷虧玷為大微弱所惜一朝亦豈
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
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
遂愚狷守之以死

上文帝請遜位啟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元嘉五年春大旱引咎遜位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
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
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寵非
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
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
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湧而頃陰
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
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釁[illegible]之咎臣以庸短自畢
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豈忘其不腆又重之以
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
要重頻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
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

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
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
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
便宜瀝其本懷避賢辭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
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
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氓庶上軫皇[illegible][illegible]
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
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
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
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

譴少弭謗讟伏願鑒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啟愧悚不
自宣盡（並宋書）

辭總録揚州表（元年六月弘又上表由是彭城王義康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

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
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翊乃茂
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
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可以憲章古式
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數
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僉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
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

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叔孫未進
優孟見欺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
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至與豫位藉事謂何雖曰厚
顔胡能以處斯亡之懼寔救其心乞解州録以允民
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鑒丹欵俯順朝野改授親
賢豈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
罔已脫復運回請出臣表遠岡外內朝議與詢或有
可擇

文帝詔報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
沖旨良用慨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勳
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録
固辭神州使成務有缺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
所望貴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
機務輒敬從所執

又表

近冒表關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
詔未蒙酬察徒塵聖鑑仰延傻古顧影慚惶罔識攸
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誡又微
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與愧

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祈請推麈
大典爵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毀
蒙寵如舊感愚自揆茫然無涯臣義康既總録百揆
毗贊盛化忝厠下風諮悉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免竭
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冠竊不已為咎滋遠
覆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
疚心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追
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
退不能重繭置水鮮食為辦祇畏天威遂復俛仰至
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

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

文帝詔報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謝賜河上梨表 太平御覽

奉賜河上梨一千遠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榮倍增祇愧

廣陵前浦開表

伏聞廣陵前浦榛蕪歷久近復開除清源虛邃含明內鑒瑞以數致象以類應大如是者得擧鳳儀可佇屬而須矣

與八座丞郎疏

弘爲衛將軍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奧吏部郎何尚之議並不同弘復爲議奏聞太祖詔衛軍議爲允

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優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

左丞江奧議

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所有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

右丞孔默之議

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盍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足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制

尚書郎王准之議

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冑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逮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在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

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道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謝元議

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議

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罪有奴罪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愜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

又議

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

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一科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耶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等耳令吏役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粃者比門接棟小以爲

意終自聞之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閭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依事至相糾閤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閨閤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同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俟議奏聞決之聖旨

議民役奏

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

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之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勤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王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

成粲 河南人 平陸令

與王弘書

僕聞執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太祖即位以弘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及徐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時大旱弘引咎遜位案與弘書弘本有退志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警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

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宋書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附 侍中太子詹事）

南臺不開門啟（元嘉四年太祖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時領驍騎將軍總啓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啟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

周祗（國子博士）

諫高祖書（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為高祖寵任欲令立功晉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譙縱祗書諫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賊固守不出敬宣糧盡軍中多疾疫引還）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飢苦劫盜之患亦為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

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夾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摧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澀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眾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

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北宮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内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今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脩之家讎未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家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軀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宋書○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父瑾秦梁二州刺史爲桓玄所殺故云家讎○敬宣初與父牢之謀襲桓玄事敗奔司馬休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封武岡縣男拜江州刺史故云芽生存之恩

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鶯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用因僞情谷風輿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祝微言絲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喬札邈邈莊惠解滯一思遺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乂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枇杷賦序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詩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殖庭圃遂賦之云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晉都水使者藻之子仕晉歷祕書監求補年中散大夫元嘉二年卒

晉李太皇太后服議后簡文宮人出本微生孝武帝即位尊爲太后安帝時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薨朝廷疑其服廣爲祠部郎議從之○晉書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從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宋書○晉禮志夫云齊衰朞杜氏通典亦云齊衰周本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於是從服齊衰二年百僚服周○按晉書作蒙吉八作明公通典又作文公孫遂服書作追服

太常殷茂議以下通典

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齋服爲安

廣又問

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貴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

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

車胤答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華耶

獻高祖書 廣歷轉正員常侍領著作義熙六年高祖輔政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

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昔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

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倚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 宋書

告老表 永初元年拜中散大夫上表辭之

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

東宮頌 初學記

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旌

孔琳之 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晉義熙初遷尚書吏部郎宋國侍中歷祠部尚書景平元年卒

廢錢用穀帛議 琳之爲本國常侍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諫又議肉刑不可復玄好人附悅是以不見知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

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至於廢有由而然自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

今據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
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耶
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
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
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
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
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
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
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
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

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
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
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
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
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游蕩
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
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
廢錢運置南史作難選學毀作勞營三十作四十○以貨大食蜀身作貨爲食次運置作難選廢作事行作盡精力達治作精才達政民無作下無事實作實寧各順作各從

復肉刑議

唐虞象刑夏后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寬猛相
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
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
憲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
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
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
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
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
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
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

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
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
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
其所惑或曰所不睹則忽而不戒目陳於前則驚心
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
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
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
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並曰允中貴獻
管穴寔同南史作不同詞恨恨作咲哉
別議曰條時之本別之簡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右丞諸損衆官獻便宜議

者以爲宜修庠序無與刑審官方明黜陟舉
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獨於泉議之外別建
言
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
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
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
印至於内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
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
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
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
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

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
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
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
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制官又多印少文或零
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迭南史作遞愚謂作愚請

又

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
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
關于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
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

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
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于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
如懸磬莫不傾産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
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

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
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
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
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毁今
儀從直衛及邀邏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

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
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
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于斯
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
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
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二價自降

又

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
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
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

單産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

劾尚書令徐羨之奏琳之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劾奏羨之曰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録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

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録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鬬凶勢輈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録收捕樊馬子牙行槃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録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阪犯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

武帝詔報

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

孔璠之

艾贊

論禽獸艾蔚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劉柳南陽涅陽人仕晉江州刺史入宋歷尚書右僕射左光祿大夫

與高祖薦周續之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事沙門慧遠與劉遺民陶潛號爲尋陽三隱柳爲江州刺史薦之高祖辟爲太尉掾不就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于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鄴明揚之旨潛於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飢寒俱落

情之所慕嚴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昆弈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
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假得人
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宋書

孔甯子 會稽人歷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陳高祖損益奏 甯子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
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
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貞之爻晉
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蔿賈不賀今舊命惟新

幽人引領詔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
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
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
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敘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
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
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
非以選曹所詮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
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
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
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蒞之官誠曰吏職
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言
之功摭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
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
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
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宋書

水贊

瀅瀯無虛積之成川湍飛瑩谷激石冷然

井頌

大高聽卑載厚流謙揮鋒既擊蹺拜亦需惟益有作
德遠事兼明王用汲人具爾瞻

宋文紀卷第八

晉陽張　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晉末爲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入宋，以佐命封南昌縣公。與傅亮、謝晦等廢少帝而弒之。歷位司徒。爲文帝所誅。）

母周薶男刑議（晉義熙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有男道扶，三歲，病癇，周生薶之，爲姑女所告，當棄市刑。羨之爲尚書僕射，議上救之。）

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

請武皇帝敬皇后配享奏（永初二年九月，少帝即位，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上奏，詔可。）

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烝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德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宅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以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宜攝內外詳依舊典。

廢廬陵王義眞奏（義眞爲高祖第二子。少帝初，爲南豫州刺史，鎮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爲庶人，徙新安。及廢少帝，遣使殺之。）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與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眞，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綺紈，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開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若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今變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咨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

遣中使若相救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於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艸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愛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頓懷之旨不墜于武廟今有之德獲申于聖朝仰尋感慟臨啓悲咽

上少帝乞屏退表 高祖永初三年十月魏將元帝自率衆侵河南至少帝景平元年連兵不解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每戰多破之魏遣安平公涉歸幡能健等圍虎牢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殆盡而檀道濟等救軍畏魏衆盛不敢進虎牢遂陷德祖見執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上表自劾不許

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朞年救師淹緩衆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人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屠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刑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挽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

上文帝歸政表 元嘉一年羨之與亮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奏乃許之

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宜翼冕旒之道理絕于上皇拱已之事不行于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冉恭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鴻業億兆顒顒思闡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造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重奏

近陳寫下情言為心聲奉被還詔墜旨未回豈惟愚臣衷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

繫主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于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攸鍾為國至誼容順默事披丹心言昧以瀆

又奏

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鑒納二纏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賢弼造殷憂未暇艱虞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已復玄古之風遂巡虛扈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

琴龜表 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披素毫騰路飛集

傅亮 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咸孫仕晉中書黄門侍郎入宋佐命封建成縣公歷中書監尚書令加左光禄大夫開府被誅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文選傅亮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迹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于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文選○在宋書作存玄作台淵流浩瀁作流淵浩瀁夷項二句書上下異永歎寔深作慨然永歎棟宇作榱桷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宋書作纔

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增肆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況尚撥亂反

正大造區宇道拯横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及惠帝陵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爲禾黍廛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

奏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荊棘繕修毀垣職
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慟不勝下情謹
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
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
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
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
京畿敷贊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

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宜讚翊
化猷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
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
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事施謀莫見
其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
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
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
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

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
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
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遇書作端大猷作王化宰作寄既作漾泰作鄧將作
緒此作爾英上作茅社寫作念表作奈乙忠規遠盡潛慮密莫造難瓷詞

為劉毅軍敗自解表

遂令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
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庶冢宰靈武長驅翦毒醜
類宵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
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徽墨備私

之議既彰民聽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勳撫善微績未甞對百揆治
體總戎殷要誠非庸臣所宜以擬臣豈權衡既變錙
銖靡遺厲駑蹇驤終莫之近恐蕪傷鈞備之前告必
穢上增國垢下招私黷

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

臣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
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其
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

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
郡王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鍾該生民之上操二變舉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内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竊逆擁據荆汚乘輿播幸越踰九江公率先尊后電發川渭奬懷本之衆勵恩奮之士桓謙錯累葉之資徐覆恃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内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謨内謀勒旅陳衆

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截鯨鯢乘轅東指則陸殪長蛇迴累朞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于王室享風懿化永結于荆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温雅内籍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衮衣禮亦[illegible]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愠喜訓儉於物復禮克己

侍中王公碑

體此黄中道及徽管元勲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无安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頻沛不能趨其操殞喪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秉和挺生[illegible]深冬潭文豔春榮友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肓德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爰自漢季以及晉朝爲名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沉靈含章藴粹佩蘭播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不以隱約迴其操揚生所爲夕幽而不改隋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蹤前修淹流孔老究然内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豈復異於諸人共弘建内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耶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羨之等廢少帝爲營陽王尋弒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爲荆州刺史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拜京發台裝舟艦亮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爲荅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虞憂懼者多

與蔡廓書（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御史中丞多所糾奏時亮爲中書令掌記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廓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諮之）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

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將軍第四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耶此文今具存也又和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爵文穆帝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耶（宋書）

蔡廓答傅亮書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於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宋書）

演慎論（亮初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與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

鬼瞰高屋豐室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倖於是有顚隊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之風逝鑑禮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彌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

恃無兼濟之功氷炭滌于胷心巖嶮絕于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呂安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于垂舉覩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醲字誤其懼患也若無響而棄奔其慎禍也猶履氷而臨谷或振褐高棲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人擇圖禪刃愚夫勇為滔淵發嘴莫不端眾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况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闕言慎而已矣

感物賦序 亮白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忝宰輔兼撫重任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其意焉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焦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謝瞻 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臨終遺弟晦書 晦字宣明歷中書令領軍將軍荊州刺史瞻以晦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爵命不永瞻在郡遇疾不療遺書

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 遂卒

謝晦 字宣明瞻之弟高祖時累遷中書令東陽太守從征關洛以佐命之功封武昌縣公顧命輔政出為都督荊州刺史文帝誅羨之等晦舉兵

奉文帝自理表 晦為荊州刺史文帝既誅羨之等將伐晦晦發兵二萬人東下表上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備山河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

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床跪受遺詔載
貽話語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
貫幽顯違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
忠謀協契徇國忘己援登聖朝維新皇祚陛下馳傳
乘流曾不懼疑臨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則臣等亦心
已亮于天鑒遠近萬邦咸達于聖旨若臣等忘欲專
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
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
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運曷不有所廢
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

所因臣分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于宋室耶况釁
結釁攢禍成毁過天下二年臣豈伊可赦臣不答背件
八誠匪躬發政大小必先啓聞糾劾率繩清嚴克內
分留帝經筵侍殿省陛下孚遵先志以彼鮮商稽
之臣猥荷齒召屬女遷子合亦有送難之道丟蓋
於斯臣等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昔乞退屢抗表
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
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
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升及臣門
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
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剿于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
輔不免夷戮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
僞未能略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
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
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
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介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
帝終于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未使反得
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
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臣潛搆理順難恃忠
貫應朝懇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

亂諸梁嬰胄而入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
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
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必蒙長我
師克振中流清蕩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
恥謝罪闕廷雖伏鑕赴鑊無恨于心伏願陛下遠尋
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
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白盡

尚書符荊州討謝晦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驗於前聞
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

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明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達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遁斷之初並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可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户祈陶刑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孽必翦然歸死難劇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為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上緣兵精大號響震復持節中領軍侯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州之江北淮南青州徐

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艇啟行星言繼發千艘俱驟萬枻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鄀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衛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荊門之險泰粲絕升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效駕六軍鶥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埤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

之資積為亂亡之役罷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懸愍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愆宜不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順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原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郢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移京邑檄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

闕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避迴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孝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矣又職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參時私可歸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過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令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嘗見訪遽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襲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

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縣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擬戈相待華說數為秋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耶自以父亡道側情事與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涵兒闕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

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憒憒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劬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撽衆軍已至揚子鎮

以不武忝荷藩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黎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千里駟介蔽野武夫鷙士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厲塞同討劉粹並趣襄陽奇兵尚速指期齊奮諸賢並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

又上表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寵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

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肆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希圖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然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竊傳之言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參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

業爰自權輿曁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升晉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絶于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泰之及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執冂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

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入州之政間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遣女遣兒闔門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詠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罪天聽遐邈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薰擒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爲陵恩幸闚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辜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

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己廬陵之事不由傷人內積蕭墻之釁外行杖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行須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悖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今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

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讒戀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邅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猜誠敘於弱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舊籍研覈是非覺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寖微桓文稱伐晉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弩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寤憸望風奔迸臣

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剪元凶誅夷首惡而二公之寃埋寃竊私門之痛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于廟庭懸三孽于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大近路尋復表聞

張約之

諫廢廬陵王義真疏 徐羨之等之廢義真也前湖陽令張約之上疏諫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見殺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悟於及泉宣開復究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興尊卑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察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毅投牧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濟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虞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潘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盤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當于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道奔肆不忍于一朝特願留

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闕開南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 [illegible]達聰明凡人在昔皆能自竭況王尊[illegible] 聰易[illegible]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illegible]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

宋文紀卷第八

宋文紀卷第九

晉陽張　燈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鄭鮮之 字道子滎陽開封人晉末仕御史中丞侍中入宋歷尚書右僕射

滕羨仕宦議 鮮之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於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
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
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
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
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
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
之下理與所關正斯事於一豈可易哉然立言明
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斯滕羨情事者或終身
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
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
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
母見亭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
也絕勛塞罰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
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

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
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
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
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
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
公則見遏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
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制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
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
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發婚　明此孝子已不自
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
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閒哉及至永
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
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
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苟復讎立以法奪情
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考布衣以處
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
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若多引前事以爲
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經所立制
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
箪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

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撤不仕者之心何爲澄詒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懸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歲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

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遁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傷中庸又云若許識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因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耶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踰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

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貸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壽言未意將所貸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郗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illegible]復言多者則夷齊於爽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

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禁也滕今生無所衛難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覆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塞以其孝也吕碑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

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誚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長吏父母去官議 晉義熙中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上議從之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未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

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

與東郡謝絢自代牋 絢鄭之孫爲陳[illegible]鎮軍長史叁[illegible]鄭之晉安帝時爲鎮軍將軍劉[illegible]號安[illegible]之轉補功曹舉絢自代入爲員外散騎侍郎

蓋聞知賢非推誠文所以竊位宜子能懷甘因以之後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illegible]望 宋書

上武帝啓

伏承明日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武帝答

勞足下勤至每初不擇日 殷芸小說

諫武帝北討表 彭城宋國初建鮮之轉奉常帝[illegible]廣[illegible]中[illegible]十二年復欲北討鮮之表諫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

有所懷慮凶狡情狀可見自屬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役慮陛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溧縣其勢然也若陵感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與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定在與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未敢動若與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戍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陛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

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于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

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請立學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自國廢胄子之教家施勸學之誡宜振起頹業以廻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祭牙文

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晉末仕相國從事中郎入宋歷祠部尚書）

復肉刑議（廓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政議復肉刑廓上議）

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漫濫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逆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

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主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與伊周雖明否之運甫開而遐邇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于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于時之華監商飈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類於是乎在（宋書）

（○建封晉書作建邦弘治稽化作弘政將化漫作優膏雨作霑潤某辭作點誅未詳作手殺）

鞫獄子孫下辭議（宋書建劇爲作此建議從之）

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

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囙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 宋書

與親故書

廓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爲廓所重謂有巳風與親故書歷中書監左光禄大夫

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 南史

答妻郗氏書

廓兄軌爲給事中奉軌如父公廩貲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從與者請爲從廓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宋書

彈謝祭奏 范泰彈事

兼司徒員外散騎常侍謝祭應着絳袴而祭披袴不以貝足有虧常體

荀伯子 頴川頴陰人官驍騎將軍尚書左丞侍郎吏部郎入宋歷御史中丞東陽太守有文集行於世

上安帝論先朝封爵表 伯子憲尚書時論議熙九年上表論州下而尚書孫璞等先各上表自承追不德行心年轄兄玄孫人元中封經下史以相玄黨帝

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祜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絶世輒紹恐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準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發大國因罪爲利値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禍及進弟秩始進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 後晉書作嗣宗臣莫二作國之宗工紹作繼孫秀作趙倫陽作崇弟秩作第二公輔作名上太作謂宜削其爵封復之菑陽以與奪有書忠勇兼之成南史作功蓋後嗣作享嗣

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自陳表

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菑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揔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楚王瑋忌瓘忠正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勳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繼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於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菑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但門封賞以河山伏願陛下錄旣往

之勲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

潁川陳茂先自陳表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准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從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勲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矜察

論陳留零陵王位次表 伯子元嘉初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上表從之

伏見白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陰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憙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 並宋書○南史 孔紹子第一人

論何尚之奏 太平御覽引元嘉起居注伯子爲御史中丞奏

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illegible]罪並有虧體制建野並於公門棄華繖而不御

裴松之 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仕晉尚書祠部郎入宋歷南琅邪太守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

上禁立私碑表 松之以義熙中爲尚書祠部郎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並斷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

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

使巡湘州上奏 元嘉三年遣使巡行天下松之以國子博士使湘州還奏

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

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化美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聚心八表含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淸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讙吟踴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慚懼屛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

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

上三國志注表 松之爲中書侍郎文帝使注陳壽三國志鳩集傳記增廣異聞表上之上書之曰此爲不朽矣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詔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以垂朞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爲味

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一府公禮敬議 元嘉之世猶錄尚書彭城王義[illegible]時有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從之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從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

稱夕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荊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爲洛陽臣則禮亦從之且今牢牧之官拜不之職未茂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道除者受拜氏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

答何承天書

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嫡孫傳重未及中[illegible]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illegible]天答[illegible]甲既有孫不得無服[illegible]宜持重也[illegible]當須[illegible]小兒[illegible]

今小兒之子[illegible]天復與[illegible]司馬操[illegible]

禮嫡不得有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宜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爲服後次孫宜爲喪主終見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司馬操

答何承天 操太常丞

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得重非嫡自施於親服耶無關孫爲祖也

庾蔚之議

嫡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土天子之子居然爲持重范宜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既而亡此重議已立止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大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裴駰 松之子南中郎外兵曹參軍

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

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

音義其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幷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入删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裴昭明 駰子歷祠部通直郎入齊終廣陵太守

太子婚納徵議 泰始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據昭明為太學博士議從之蔡議加珪璋豹熊皮各二

禮納徵用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 南齊書

何承天 東海郯人晉末為西中郎參軍入宋歷御史中丞該覽書史猶精禮曆

陳滿誤射直帥議 承天義熙中為劉毅撫軍行參軍毅出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尹嘉大辟事議 承天宋永初末為謝晦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償責承天議

彼府宜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

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為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為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毋為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

範

薄代公等補兵議 承天為尚書殿中郎兼左丞 餘杭民薄道聚為劫制同籍 朞親補兵道聚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 親非朞補例法以母存為朞親則子宜隨母 補兵承 天議

朞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聚為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讁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讁今若以叔母為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讁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遠

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孔邈奏御議 故司徒撰孔邈奏事未對見以袁 嫡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史以見 宮奏之 承天議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丁況等久喪不葬議 承天轉太子率更令弗州 揚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 議

禮所云還葬當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

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為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讁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宜 作例 南史

上文帝安邊論表 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群臣威 戎御遠之略承天為御史中 丞上表上 安邊論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旌祈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輿負海貫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啟祚兩暉靈武而懷德畏威用是款納陛下臨御以來

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群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闔

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狃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為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術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鬭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

及襄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彊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田土驍帥抆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必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旗揚旌雲朔風捲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

踦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皖俟機宜審其筭若邀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崇難可將奉易在掠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餐殺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忽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蹄濟既獲其利乘勝狃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狡騎蟻聚輕兵鳥集竝噬不稼焚藝闌井蹖邊將多略未審何

以禦之若感所逋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駟起役必遲敵全行賓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洗若因民所居直使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汀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猶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

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噪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

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域之內兵農[illegible]在于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戎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怨亦滋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居爲參設以耕戰終申成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

擊厥衆亦雜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用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扶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史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執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

然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街壩各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修斷足以禦彼轉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亭斗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暇爲府庫之實田獵之取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

立關候柱應開蹊城保之境諸所課役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徼敵之要也

[illegible]

上白鳩頌表 [illegible]

[illegible]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豐宮之雀徵姬文之德昨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大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縱朱晃瑰瑋千運衡縈光圖靈于河紀蔑以尚茲臣不量卑賤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目飛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

揮清英敷贊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進冒以開其白鳩頌曰三極協精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質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曜八維同暎伏祥載臻紫光揚輝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莫不宗嘉回龍表粹鸑穗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嶺揚質紫微

匪德莫歸慕從儀鳳棲閑應閣丞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illegible]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耄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歆甘露恩渠懷甚不遐有回

上元嘉新曆表 [illegible]

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秘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數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為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

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

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

文帝詔

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

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敕使考月蝕土圭測景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壁二度以月蝕所衡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先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衡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衡考之則其日日在氐十三

度凡此五蝕半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共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
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
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爲冬至推
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
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
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
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
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

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

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
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

有司奏用何承天曆

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
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
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

奏上尚書 元嘉二十年承天奏從之

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
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
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
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
後無復差異更增舊刻參以晷影删定爲經頒之用
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

議海鹽公主母服奏 元嘉二十一年承天因衣領御史中丞奏義陽收及白衣領職餘如奏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
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
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成用士禮便宜
同衰齊削杖布帶疏屨朞服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
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成用士禮廬王衡陽王爲所

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備理亦宜家中朞服爲允
其博士庾蔚之顧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偃
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
士禮是施於傷親及自巳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
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亡廣德二公以
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
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
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悍不肯估方稱自有宋以來皇
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若于故事緦功之服不
廢於末成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

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將移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緦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衍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于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詣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

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三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今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真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酬荅既被摧詰一二自前輸怙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之諸侯絕手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矣昔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

散騎侍郎顧遂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遑行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三年

渾天象體論

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

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于海日爲陽精光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即天經也黃道袤帶赤道春分交于奎七度秋分交于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

交于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社頌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太社聊為此文實惟陰祇稷為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旻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喜雍唐堯救災決河疏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勤庸勤庸伊何厚哉生民倉廩既實神節斯因人亦有言物用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迨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

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爰載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醬湑均程牲牢既潔粢薦惟馨

釋奠頌 初學記

乃昔孔顏夢周希虞自天由美異代同符經修崇治研幾識理遵貴崇業降尊尚豈

地贊

九州攸同疇惟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殷遷名猶不易

鐃歌詩序

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孫康長兼尚書左丞南陽縣侯

團扇銘

有因者扇誕此秀儀靖露散霧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風時披

宋文紀卷第十

晉陽張　燴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謝靈運 小字客兒陳郡陽夏人晉車騎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仕晉秘書丞入宋歷轄太子左衞率出為永嘉太守臨川內史坐叛詐徙廣州棄市

撰征賦序 靈運義熙中為黃門侍郎高祖北征奉使慰勞於彭城作撰征賦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受命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辟之憤可為積禍纏釁固以久矣況乃陵塋幽

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惻遠慶霄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江天施悠與眾弱授機龜策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暨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汳上雲旂千艘靁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旍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秘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鈒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輿於鑾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顧于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汳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

山居賦序 靈運少帝時出守永嘉稱疾去職移居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暫不盡道迹索意託之有賞

羅浮山賦序

容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歸塗賦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覲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于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

感時賦序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積年致悲時惡其速豈能忘懷適作斯賦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魏太子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述祖德詩序

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封康樂侯表 靈運祖玄晉太元中封康樂郡公安帝時靈運降封襲侯

昔強氐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
西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盡惟疑
地險已謝咸恩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
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叅盤鼎胙土南服
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
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遁脊返績式是
輿微分虎銅麐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勛澤洽
往德恩覃來胤末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尪弱所當
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逮被殘代可侔
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楚諸之道復獲隆漢

之封觀史嘆古欽茲感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
殞元心識其會酧恩答厚罔知所由

詣闕上自理表（靈運爲祕書監辭職東還墅山浚湖功役無已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顗爲太守與靈運構隟顗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上表自理太祖以靈運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元嘉爲有司所糾徙付廣州尋于廣州棄市）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
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
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
沓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
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衞彰
赫彭排馬槍斷絕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
臣罪爲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
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
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
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
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
士而構陵上之罍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
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

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
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
存恍惚不知所陳

勸伐河北書（靈運爲祕書監多稱疾不朝太祖諷令表疾賜假東歸臨行上書）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
明神武哀濟群生將欲盡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
反於正化偷俗歸於華風運遘事乖理違顧絕仰德
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
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
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忠烈因朔漠縣河三千翻

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爲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謂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絶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天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内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今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茍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

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威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變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强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倍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耶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

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並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遐命亦何敵不滅矧伊瑣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

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罝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與廬陵王義眞牋

靈運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弘之字方平琅邪人仕衛軍參軍解職家會稽上虞始寧沐川有佳山水依巖築室淳之字彥深魯人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阮萬齡尉氏人亦家剡縣永初及元嘉並徵不就淳之後起應命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與弟二首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

圖經麗水縣有惡道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見太平御覽永嘉記以下非謝書也

又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遊名山志序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巖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登之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脩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彼爲石帆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桂林頂遠則嶀嵊尖彊中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又北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步許對橫山

西南有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爲稱

宋武帝誄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猥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
式述聖徽乃作誄曰
舜潛歷巖高疇泗濱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道世
屯難方阻眷此區寓閔㒺淪衍太平之季權臣携薄
隆安之初主相蒙弱獄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釁
蛟噴鯨躍旣擾輿區遂斥帝麋亂離斯瘼不後不先
寔賴明哲授手康旂紀度廻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徽
僞楚竊纂彌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

盧循負險肆慝遐嶺殄我江際迫我臺省民旣搖蕩
國將遷鼎乘驛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拜難釋殆
虎騎驚驎舟師漲海傾穴尋巢窮幽測昧昔夫洛汭
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與復家成桑梓
荒黙莫恤顏國誰恥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書述湯
兼攻是弁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
乃救眾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
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illegible]旣濟西關將旋東道
中憩徐豫兼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
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緜緜川陸北獻琛裘南貢金竹

髦首冠弁穿胸斂服寒穴依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
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之草祥雲瑞宿
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所應
函顯一心宋充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紘于茲三齡
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
闡教修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瞻掃白登
北朔渴望飛旌衡轉東岱虛遲玉牒金縢天地不征
蒼生寡福已荷一遘棄我何遽梁顏太額甘殞以贖
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纓綠素縷瀝淚成雨
嘽呼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違遷靈有期

卑皇搥擗羣后崩悲孰云不感痛自在茲惟祖之夕
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嗚簫哀歎金觴虛奠
列駕長陵發輦華殿朕臨嗣長陵是奉雙籥疇路
六闋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京百僚長辭含哽
今歎百朝執轂王始從復五教年歷千祀天光下濟
哀家眷齒愧徽刀筆顧頒遵侍講接筵餐理
昭曙朝夕登臺泛沼匪月匪日無如何一旦
細邈穹昊徽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
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
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覆蘇豈忘

宋廬陵王誄廬陵王義眞與靈運情款異常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奏廢義眞爲庶人徙新安尋使人殺之靈運爲之誄又有廬陵王墓下詩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益出罔巳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卽皐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寘漢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于雲感感節而興悅獨悽悲而莫申侯射隼于

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辜于北圻致九伐于南荆發酸痛于仁詔令寵贈于哀心希悽楚于帝言摛綢繆于皇音

書袟銘

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舍以道卷舒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侍泚舟贊

泚鷁兮遊蘭池渚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遼泠兮水漣漪

謝惠連靈運族弟與靈運等以文章賞會有才悟而輕薄仕彭城王法曹行參軍

祭周居士文藝文爲學生祭周居士文

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佯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盼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被裘

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沓聖纘天敷延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

敬薦禋醊神且略膺乃昭其忠

祭古冢文并序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
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
之靈恭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壍聚壤成基一槥
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
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醯醢蔗傳
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
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
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
斯齊墉不可轉壍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
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

殘由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殯卽
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
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

連珠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跡不獲
哀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滋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
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鴂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
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傅長沙而志沮
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己知足慮其逸克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
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祿不務高而畏下滋甚

雪贊　藝文類聚

氣遍霜繁年豐雪積彼麗我和爾素子白其德鬱矣
玩之庭隙權陋瑶臺暫踐盈尺

四海贊

九夷六蠻八狄七戎雕鏤異質蒙氄殊風致之以德
車軌斯同

琴贊

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
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白羽扇贊

唯茲白羽體此皎絜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
以御炎熱

仙人草贊

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穎其苗夏秀其英秋有其
實冬無彫色可謂貫四時而不改者也旣嘉其名而
美其質聊肇作詠庶以攄述云園有嘉草名曰仙人

曄曄煒煒莫莫臻臻穎發炎暑苗秀和春育爾靈質
乃植中隣

松贊

松惟靈木擬心雲端跡絶玉除形寄青巒子欲我知
求之歲寒

目箴

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彼正直

口箴

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舌是出馳駟安追差舛千里
君子愼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文紀　宋卷一　十七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中書舍人初爲臨川王義慶國侍郎及臨川王子頊鎮荊州爲前軍參軍子頊舉兵敗遇害

爲鄉令謝驍騎表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驍騎將軍餘如故顧循愚陋榮慶
隆成命御當天寵伏抱慙灼臣素陋人本絶分望適
對謝山川之志輟耕無鴻鵠之歎官乔鄉部竊期養
牧風當曷朔早值恩洽天綱紛横皇曆歸聖佐輪不
殷良馬未汗功半下列爵超上賞荷遼騰光參差駕
服翰起雲飛拂翼虹路雖曩之税駕挹紫衿擔丹轂
方之微臣彼安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况遂頻煩
重彰溢越伏願天德曲成貸如今終雨露之惠自華
及殞特屈慈擬降申恩固則絪緼之施復踰造物不
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以聞

解褐謝侍郎表

臣照言臣孤門賤生操無炯迹鶉棲草澤情不及官
不悟天明廣矚騰滯援沉觀光幽節聞道朝年榮多
身限恩非終報臣云云

謝秣陵令表時爲中書舍人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爲秣陵令臣負鍤下農
執羈末皂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遭命逢天得汙官牒

文紀　宋卷一　十八

不悟恩澤無窮移當獎試用謝刀筆猥承宰職豈是
闇懦所能克任令便抵召違離省闥係戀罔極不勝
下情謹拜表以聞

謝賜藥啓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三難妙謝九法飈落先
傷衰痾早及 近臨猥委存郎痛同山嶽蒙靈藥
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腸糧惠重惟席荷
對銜慙伏抱矜遲

謝永安令解禁止啓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絶三仕邀世逢

辰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雖替投纖生昊天
罔極迄無犬馬孤懃星歲加以渝節雪飈沉誠欽娒
値天先燭幽神照廣察燦壘從宥與物更稟遂晞曉
陽春瀚汰秋水綴冀雲條茸鮮決沼洗膽明目拊手
太平重甄再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彌運復垂奬飾
騎迹升等改觀非服振纓珥筆聯承貴寵豈臣浮朽
所可恭從實非愚嘗所宜銜賤瑣族易灰脆漏已迫
空荷載燾終貴仰復飲冰肅事懷火畢命不勝屏營
之情謹啓事以聞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衰丈之木繩墨在焉
事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間政睦藩國相望君舉
必書動成准式息兼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
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不盡舊
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儀猶有數卷雖
多殊華大綱可依愚謂宜令學故刊而撰之上著朝
典藩邦之度下撰國朝繁簡之宜傍酌州縣寬猛之
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
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懃懍謹啓

謝上除啓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荷已豐天澤所
及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植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
日榮願預不少冒乞停止上除伏望重許千穢悚
息

通世子自解

僕以常植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
又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
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
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茲六祀隆辰永往遺恩在
心乾紙哽咽言不自宜

重與世子啓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鬼交集僕
以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藉用
欽進心今名之請必願鑑許曰僕樱遇無事處尺館
弟餐稟風徽非口則夕居職還私兩有異而于僕
無所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旱致于日彌深
懃感

謝假啓二首

臣啓臣居家乏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
欲完葺私宜功力板鍤陶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

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于啓復追悚息謹啓
臣啓臣原病患彌留病額沉痼自近蒙歸頓更頻處日
夜間因或數四委然一斃贍景待化加以凶衰變遘
慘悴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風雨天倫
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復討見封瘞泉壤爲送
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竝年老經離變傷服蘊食淡
羸耗增疾心討焦迫進退罔識冒乞申假百日伏願
天慈賜垂矜許臣遂福履身事竟悴歎息和景掩淚
春風執啓涕結伏追惶悚謹啓

奉始興王白紵舞歌詞啓

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詞謹竭庸陋裁爲
四曲附啓上呈職方漢營恩途偎局言既無雅聲未
能文不足以宣贊聖旨撫揚妙實謹遣領餘慙隨悚
益謹啓

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衆善必遂百行無一生
丁昌運自比人曹操之端躁業謝成迹徂年空往瑣
心靡述襪變投籍於斯終志東萊負薪期與相畢安
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花蘿廣收圓明兼覓雕瓠飾
筆備雲和之品濱汗流藻充金鼎之實鍛羽暴鱗復
見翻躍枯楊寒炭遂起煙華未識微躬猥能及此未
知隕生何以爲報祇奉恩命憂媿增灼不勝感荷屏
營之情謹詣閤拜疏以聞

謝解禁止疏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鄰重不可勝逢飛走知
感刻臣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或懸尸視以請得罪于
萿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闇遘大道
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轗軻
之困自非聖明超然覽臣于視聽之外則今日淪澤
更戊安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哀慕知能何報
徒厲愚華仰惟歎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侍郎滿辭閣疏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
鮪鯁沉藏方絶光景祇戀遲迴結腸濡泗臣器杌窮
賤情嗜跡昧身弱消乾地幽苛谷本應守業饕黷剿
防牧豬圉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
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隨
鶩於日長途遠塊然自喪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
爲衍貧困之累復抱相如病渴之疾志逐事乖事與
幾合東馬埋輪絶術息世宿福餘慶爰遘聖明照蒸

霜霞莩甲雲落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勸負轄斑榮韙謙矜愚訓短衰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無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䰟遐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轉常侍上疏

臣言即日被中曹板轉臣爲左常侍臣自惟常人觸事無可謬被拔擢寶惟光榮臣既無毫髮上報殊絶之恩有分每豐其過前後輕重輒得原恕奬以君子之方赦其不閑教訓大慈不責矜澤必加是臣所以夙夜自念知遭遇之至深至厚也未冀[illegible]便行今

發於言感悦不敢僞讓庶保終始身命爲豹不勝下情謹詣闕拜疏謝以聞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爾貴信之華封故德積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月鍾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失敍孤矢夙陳珪璋攸覿雲光麗緯嚴澤昭釆嘉祥爰孚朵穎栽聹凡在戚綠莫不忭悦臣荷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謚喜謹奉表以聞

謝隨恩被原疏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内外五刑以下浩澤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辟删遵周典肆告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慴鷄觀且悚且懟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恭豈同犬馬且常侍臣嗣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忘由臣悖謬可侮可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緩病幽栖無援朝列身孤節單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翾走臣賈未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何則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況臣一植之功不立根拔之過變至同彼

然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秩仰衛俯媿行歎坐歎即欲頓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朱瘢不與同[illegible]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皇孫誕育上疏

衆郎中令侍郎臣等言伏承夷儲積慶皇孫誕育國祚昌期民迎福運蠢茲群社井盧相賀伏惟聖懷載深鴻悆不任下情謹詣闕上疏以聞

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

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貪辛波路
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曛東顧三洲之隅西眺
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
盡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基壓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潨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狶洲南薄燕瓜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
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

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
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為之摧
碎碕岸為之韲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
驚慓矣至于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
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
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
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
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
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届寒暑難
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

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河清頌并序○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頌其序甚工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
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
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
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璧之彰符命朱牛文蜯爰定祥
曆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頌
聲為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亀水之靈君圖帝寶
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
合生阜熈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
覩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
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杏去甚泰蓋無留飲昳不
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炤
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伏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
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
起褭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棲
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
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

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冤重肩豈徒世
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棲阿閣遊禁囿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胅宜以潔薦宗廟
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循風與昧
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
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紳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儁頌於外坐
朝陪安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眺九壤注心既有
日矣歲宮乾維月纏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
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
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
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
暮也豈不信哉夫四星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
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
誅華羯黠束顙象闕武功也鳴鶴躍魚滌穢河渠至
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祗
與能感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
爲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

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疑命潤色縢
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
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
後絕景揚光淸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
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
作頌曰
巍刊崩石据逸殘竹巢風寂寥羲炎緜邈鉅生大年
聽學淵聞韲綿成說粉繢顓軒徒說井科未覩天河
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青史登歌旋我皇駕

揆景方塗凌周躐殷邁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
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闢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
龍步入坰朔南曁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
覺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徽聖命誰堪
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廣旗西映紫蓋東輝
納瑞蟠玉升政衡機金輸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覲恒通變
一物有違底言毀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
損道滋益孝崇享祀勤隆耕籍鼈酎秋羊封壇春畧
嬰耄蒙粲餘孤重帛禮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尊刑清

樂邕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無伏彥朝賓登賢
儒訓優柔武節猋驚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襲周備吏礪平端民差辛甦桴鼓凝埃烽驛垂響
銷我長劍歸為農器閫外水鄉郭表炎國隴首西南
渤尾東北施施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集邛僰
狼歌厲功烏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
清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翠質霜行藻性
仁草晨萃德宿宵映海無隱颷鹵有貢落牛羊內首
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闇飴露流閭
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方滌注彼四瀆

緇此雙川伏靈遁紀閟跡遐年澄波[illegible]嶽鏡流蔥山
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
紫闥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乃濫乃竭或壅或亡
潔源濫變曾是末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
鍾靈我皇闡諸師說天竦聽容分介為如響匪遠疾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訏謨布簡
絲言盈室歲有絺祀清豊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脩源重波副容哲帝體皇柯景雲蔚獄
秀星斯羅垂光九野騰譽四遐轄車鼎足磐石虎牙
世匹周室基未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

區宇文明樵夫義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凌烟樓銘 并序○宋 臨川王慶

臣聞憑飈厲響唱徽劭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
氷臺築乎魏邑鳳闕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
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樓置崇迥延瞰平寂
即秀神皐因基地勢東臨吳會西眺楚關奔江來寫
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 悲積陳古齊絕舊年
滅可以聘曠高明蕭徹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
彰匪言匪述緜世則傳敢作銘曰（垂一作乘）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側戶牖雲區瞰江列楹

望景延佇積清風露合絲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塗
我蕃滛滿藻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合一作含

藥奩銘

歲貫走丸生厭黷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炯
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絲雲裳九芝入石延正溢斜
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絶翠虬
氣隱賴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類虎杖或亂蛇牀
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聦睛逆目是乃為
良靈采一作瘖靈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瑶波染彼松烟超山入法
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
絶鋒劔摧驚勢箭飛差池鸞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
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
盈尺錦兩片宇金溢故仙芝頹弱既匪足雙蟲虎瑣
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横波下濛地紐上猶星羅吐湘引漢
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邪森弘舒積廣迥深
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隆
鬱浪雷沉在昔鴻荒列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瞻貞視嘶坎水巽木乃剡乃鏟既刳既斲飛深浮遠
巢滹鮹谷涉川之利難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
泊潛涯济川虞衡言穆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鶴
空嗟渝愁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木采龍鷁
覬氣涉淵投祭沉璧撰檢舍闓命辰定歷二嵴虎口
罔王風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滑鱗浮翼爭景乘虛
衡石頼鑑帝子祭祖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
敢告訪途

瓜步山楬文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兖歸揚道出
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氈鄉南矚炎國分風代川揆氣
閩澤四覘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
八表馳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積信哉古人有數
寸之籥持千金之關非有工大六施處勢要也瓜步山
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為高據絶作雄而凌
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
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涔淡江河
疣贅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闘毁
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壇

璧之奇四遷入聘之策三黜五遜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松栢篇序

余患脚上氣四十餘日知舊先借傅玄集以余病劇遂見還開袠適見樂府詩龜鶴篇於危病中見長逝詞惻然酸懷抱如此重病彌時不差呼吸乏喘舉目悲矣火藥間缺而擬之

見賣玉器者

見賣玉器者或人欲買疑其是珉不肯成市聊作此詩以戲賣者

宋文紀卷第十一

晉陽張 燧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燕中周維新

顏延之

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江左稱顏謝焉

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謬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覩奇秘絕代異寶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愿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閎

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曜運變無腓虞時九代貞觀不絕可曆臣夙懷末意懼於非任令黍惟職統敢昧死以聞 武帝為相國有上渾儀表延之此表亦上晉帝也

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

抗志絕操筆陸謝務代負賃士何獨匪民

又為齊景王世子臨會稽郡表

此郡歌風蹈雅旣勞勞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俙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排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上文帝自陳表

延之為御赤松奏劾訟特復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始旣論急

兼有酒過肆意直言然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元嘉二十九年上表自陳不許明年致事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𦡴增廣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㑽冒愆非簡息于黷耗歎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悴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

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療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

上孝武帝謝子竣封建城侯表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華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謬參其秦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詩能仕志政竣罔暗於明試徒以數過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祈福德共從義勳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耄蔽所任闕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弔張茂度書 茂度名裕以字行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高祖以爲世子中軍參軍後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卲爲吳興太守卜報以疾篤數往奔省自安都至吳與凡十餘日不進水漿葬畢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哀慟未期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 宋書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稱吏部尚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恐短筆不足書美 宋書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 王微欽畫○南齊謝赫古畫品云史道碩與王微並師荀勗衛協王得其意史得其似

爲孝武帝贈袁淑詔 淑爲太子左衛率元凶欲逆其夜在省不從見殺

世祖即位以顔延之爲詔

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亂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

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身衛主遺身固節者哉
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
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
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與言嗟悼無廢乎心
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
公
又詔 淑及徐湛之江湛卜天與四家長給廩
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
加賜卹以慰存亡
武帝謚議

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
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鍾因心
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睿躍慮周卷舒龍德
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以必亨在晉
之季皇塗荐阻欃槍干紀璇璣失馭天鑒靈武民竆
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
靜亂滌除秦階汾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
者也內難雖弭外圍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荊濮
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琛
即序斥候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
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
旣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旣而儀形帝載揖讓天歷
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華綴機文武搢笏故辰
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
矣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
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顯邈前王矣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女適太祖生太子劭謚曰元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
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纚

紼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
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
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
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緒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旣有行
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
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違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宣政穆宜房樂韶理協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悠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既禮告祲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夕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敷吸儲嗣寢哀列辟灑零玉燦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并序　八到二年索虜寇自華陳致滑臺戍宋北門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降爲虜所殺文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之鄉一百匹粟二百斛陽給延之爲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貞壯忠果泰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歎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獫狁闖邊劫剝司兗幽并騎弩迍遭華洛列營緣戍相望陷潰殲咎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紹華裔之衆罷附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隋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沉城挺身飛鐵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懿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祜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以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寧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夸猛沉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丞隙堅阻灑洛荐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戢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亭惊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并倅華國今賈遺亭憑嶽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壓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

鳴驥橫厲霜鍔高舉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攅鋒成林
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噭噭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
卒無半菽馬實柑秣守未焚衡攻巳濡褐烈烈陽子
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義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貫父隕節魯人是志
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恩存寵異于以贈之
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劇嗟爾義士沒有餘尊
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 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及淵明卒延之爲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

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
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
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
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
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
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
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

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
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
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
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
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
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

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
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
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去官
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

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
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
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
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
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
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如彼康惠
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延之少帝初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徐羨之等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弔屈原文以致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
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
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
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
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
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
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為張湘州祭虞帝文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
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
乃光杳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敢詢
故老欽杏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
伊葷

祖祭弟文

闔棺觧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
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
留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
吉違凶集六親憧心姻朋浩泣我雖蕆奔伊何云及
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燃
沒望歸魂令龜吉兆祖襯東旋靈轅大路嚴舟在川
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延之作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

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罔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表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參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彝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于外蘋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列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廻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譬踰清英表裏悅移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與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埦蕙畢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應萬壽下禔百福市筵稟和閭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抱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

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赭白馬賦序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駛趨迅而已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

死于內棧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示臣庸蔽敢同獻賦

白鸚鵡賦序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秘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
言達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斯賦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
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遁同人
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
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

獨立無懼達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惰爾儀蓍兮有知
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騖

家傳銘

曠彼琅邪寶唯海宇誰其交遷時歸遠翔龔州隱秀
爰始貞居內辭鼎府外乘邦關建節中平分符費初
刑清齊右政優營區葛嶧明熊平陽琅理式爲公庭
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邵不已

新喻侯茅齋贊

茫章作壯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貶翳絡英危
以臨涯隙

蜀葵贊

井維降精昴昬路升蘊物微氣麗夫車之英渝艷衆葩
冠見羣英類稱能直方葵不傾

碧芙蓉頌

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綠氣紅荷此符綵玉擢麗滄池
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寶冊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宰玉蒸榮心氣動上玄華纍開物
受色朱天是謂珍樹含艷丹間

七釋

北岳孤生刻迹埋名身間事盡道畜山扃東園進士
隱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堆陰結架清岸岩屋橋構飛隥
道相臨寒榮雜首禱飲江濤客曰周以岩廊匝以緣
房木寫雲氣土秘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斲貝而綴
方松山筍潛藥苑香林深澗造以高齋[illegible]岩燈而上
壽客曰若夫丹山之奧金門而秘地有岷銅川上汶
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與玩其微鳴辭人賦其
清越若乃梓漆箭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猶悲
風迴秋埃既而睨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
高殿麗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

遊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唱菲服流湎抗妍歌以
踮躧揚輕袖而翳面縱紛披於巾拂遞開闔乎槃扇

範連珠

蓋聞匠夫㝠眞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
事有微而逾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
爲之反舍有烏拂波河伯爲之不潮

天馬狀

奇靈駿子九方是選自驥朱文綠蚍紫燕水鉄驚鳬
陸超飛箭遇山爲風値雲成電

庭誥 延之元嘉中罷永嘉郡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著于宋書本傳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
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
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
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
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云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
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
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響私塞不能令妻子移
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尸
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

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
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
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
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
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
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
人皆由損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
嘿器重一時體之茲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
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
人出己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撥萃謙通畏避矜踞

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
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
所克見聲之取榮聞爭奪可換言不出於戶牖自以
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
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掛有識之裁入修
家之譏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
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
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
呻吟於墻室之内喧嚻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
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値尊

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乖於衆視
則慌若迷塗失偶靨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
歸豈識向之夸慢秖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
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
喪多兄訥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
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讌每下愈發有尚於君
子者寧可不務勉耶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
遠理勝之幺笮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
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

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
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
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
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
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
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
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
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
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
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

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
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
將不勝甚耶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
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
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
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
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閒殊或役人而養
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竈齊侯蔑寒犬馬
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
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

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
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
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
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
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嚴況遭非
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
意使言必諍應寶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
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
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
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嚬咲入戾期變犬

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稱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
相如而倍薄異假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
義爲長德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
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
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
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所之設可樂而不可嗜
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喪其正
若存其正性紓其安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
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

既背將受六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
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
實益散千金盛不可能濟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
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滅質之具
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
聲難用近欲從若親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
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貨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
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
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
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

懸天至于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
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屛
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蕢
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
猶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烟滅
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
難以主一日其以中外群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
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
設道多而義寡頻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
之末靡嗜之情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

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
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
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蔽將求去蔽
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闒薄
雖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
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
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
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
在何恤人言嗲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
形色羸靡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

詞竅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獨發思英
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遊則發淺意遠則
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
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吉則情固丘
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
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寶乃將議報厚之饒
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
人之所榮鬻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
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途所為反也以
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

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
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情為質非假嚴
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情者以遷葬有恒者與物
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
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慰勤結納
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
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
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
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
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

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驚
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
發將尸諭人迫而又迮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
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
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
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美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
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
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惟蒸性染身乃將
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
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
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
由能以懷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
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
者驕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喪自喪之未為通議苟
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
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
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
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

而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况心得後劣身獲仁宵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含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選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摶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過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斷有之歲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夭

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上木剛濟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沉來化志符往哲勿謂自晗日鑿斯密者道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修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贈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秦綠之紀月著燕居畢義

又太平御覽引顏延之庭誥

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詩要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謠以達民詩爲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微辭豈旨貽意盛聖春秋爲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有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知矣夫象窮數則太極者人心極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又

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又此段御覽在畢無失度下

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欲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

慈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勿聞莫若勿為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論語云內省不疚何憂懼耶

荀赤松

劾顏延之奏延之起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赤松為尚書左丞上奏劾持復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

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茸沈迷麴蘗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傾詖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求詞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所居官宋書〇南史作罷著作郎

宋文紀第十一

宋文紀卷第十二

晉陽張　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晉豫章太守甯之子仕晉度支尚書兼司空入宋歷左光祿大夫

為宋公祭嵩山文

劉裕敬薦中嶽之靈惟嶽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發輝實和陰陽道達幽微既曰輔順亦　厥違宿霧所均萬人是依不以虛薄志歸不庭仰紆國恥俯拯黎甿望嶺懷仁踐境延情企璧之贈愧懼交盈思樂時雍終憑威靈舊都既清三秦期服豈惟人謀亦仰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以寄懷一卮清酌珪璧云乎深誠攸託

建國學表高祖受命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上表請學竟不立

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

宜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論合選之家雖制所未
達父兄欲其入學理令開通雖小達晨昏所以大弘
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
奉不得藥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
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
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齡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
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
取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
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
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

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令今
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淪其
運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尋寸陰而賤
尺璧其道然也

諫市銅造錢奏（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

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
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
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
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纂纈貯中識者不
客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
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
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
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
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者之
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
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
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
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
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
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

俱困較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
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渭不至者良由
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
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
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蔡南史作採）

極諫少帝封事（泰景平初加侍中明年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雖不能納亦不加譴）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於外
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
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秪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冦

豈肯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
況指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施而成爲
患爲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
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
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
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
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
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顯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
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

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
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
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隕於地
無恨九泉

賀元正并陳旱災表 徐羨之等弑少帝及廬陵王義真而立文帝泰亡慮二年上表遂輕舟遊東陽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太祖不問也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
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
川綵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
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事
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
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
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大旱三年
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
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
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眉思幽冥之紀令諭木鐸
關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
可繫危機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
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
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

衛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
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罷違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
違聖顏拜表悲哽

復請贈廬陵王表 時太祖雖當陽親覽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請于榮之 不奏

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
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
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
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乘常
款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

緣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石無所逃刑

旱蝗上表 泰元嘉三年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其年秋旱蝗上表

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齊無一而闕[illegible]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感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懇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懼惶側

旱災疾疫又上表

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數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

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王被殺哲蕃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並宋書

吳季子札贊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璧徹昔代樂察未形嬴博遠死解劒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張長公贊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己彌了情雖高邈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高鳳贊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爲世駭才爲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暖暖若人孰測其爲散曜丘壑採真重崖沖情莫亮汙迹示疵輕俗無際

肆志莫羈

鸞鳥賦序

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意鸞覩形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絕嗟乎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韜斤於郢人蓋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夫

王敬弘（名裕之同高祖諱故稱字晉司州刺史胡之孫仕吳興太守入宋歷侍中特進）

爲王弘之郭希林奏（弘之晉末爲烏程令以病歸高祖命爲員外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郎徵不起爲弘之及希林徵並不起）

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鑒仄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遂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

又陳（太祖即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爲弘之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

弘之高行表於初筵苦節彰於暮年內外晏然當修

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

上言丁役奏（大[illegible]中王敬弘上言）

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二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此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爲半丁十七爲全丁（杜氏通典、）

辭徵太子少傅表（元嘉六年敬弘遷尚書令固讓還東及徵詣京師上表不許終以不拜）

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并臣
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
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
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嗚
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
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

又請京歸上表

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
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
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

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
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

又辭左光祿大夫開府表 十六年又請京師上表辭於杭

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下拔臣於蠻荊之域賜以
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
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
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與子恢之書 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欲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太祖嘉而許之

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
不競之地 宋書○南齊書王秀之傳云秀之祖裕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

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
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
王瓚之便是朝隱秀之乃瓚之子按宋書云恢之弟
瓚之其說互異南史王裕之傳裕之與子恢之書彼
秘書有限云云至其孫秀之傳敘弘與秀之父瓚之
書彔最以靜退然不載書語似兩存也○按杜氏通
典宋齊秘書郎九爲美職其例十日便遷故弘
與恢之書以秘書日有限則似以日數言也

王准之 字元曾琅邪臨沂人晉尚書令彪之曾孫仕晉尚書中兵郎宋臺建除御史中丞歷領吏部尚書

喪禮奏 准之明禮傳贍文辭永初二年爲黃門郎奏從之

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之學者多謂
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
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

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
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
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 世南史作俗

王韶之 字休泰琅邪臨沂人廙曾孫歷吳興太守

駁贖罪啓 韶之晉恭帝時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宋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詔之啓議可

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
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
異不問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

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綴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宋書

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

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

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

潘綜吳逵察孝廉符（綜逵並吳興烏程人綜與父驃共遭賊父老不能走賊因斫驃綜抱父被斫頭面四創肉絕良久並得免廉補遂昌長還家逵經饑饉備葬父母及功親十三棺暮年成七墓樸辟不就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及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遵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啟允將符旨爲

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升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晉末仕劉毅後軍參軍入宋歷中書令揚州刺史）

因讓侍中表（景仁高祖時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入爲侍中累表辭讓詔爲改除）

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列遷日月頻積失在驕養患不自量而本闕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

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耀所以俯仰周偟無地寧處若恩澤廣流蘭艾同潤因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寔不敏敢忘循命臣作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大聽丹情悾款仰希照察

少帝詔報

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

推恩蘇氏議（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詔欲遵漢推恩之典景仁議從之）

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
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
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
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　南史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亮族兄義熙初起家建威參軍入宋歷光祿大夫告老）

徒黃初妻趙議（隆元嘉初轉司徒左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從之）

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
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
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

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
戮懼非先王明法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
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
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流名百代以爲美談
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
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
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
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
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
稱當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

諸王樂舞人數議（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議令詳正事不施行）

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
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
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
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
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
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
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

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
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
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
至士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
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
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國典事大宜令詳正

禮論表（隆博學多通獨精三禮元嘉十四年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降時轉太常上表）

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闇闕面牆靡識謬蒙詢逮
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

於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老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睿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議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

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摘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采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默謹率管見所見五十二事上呈崇鄭荏浪伏用竦赧

何叔度 盧江灊人晉末仕尚書入宋歷金紫光祿大夫吳興太守

王睦告子王延祖議 義熙五年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

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 爲惡南史作造惡

何尚之 字彥德叔度子歷尚書令領太子詹事

諫文帝行幸表 尚之元嘉二十三年爲尚書右僕射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表諫優詔納之

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晝情傾側寔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誡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寢默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慰四海之望

大錢當兩議 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四銖盜鑄翦鑿尚之議謂不宜太祖用中領軍沈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寔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

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

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從南史作眞久長作長世貨作之貴）

沈演之一錢當兩議

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貧用彌便但鑠錢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消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暋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

費莫盛於茲矣

密陳庾炳之得失奏（炳之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能彈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出炳之宅燕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諳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

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

非若言炳之有誠于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
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
豈復可良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
不掩其惡今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
有大惡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
此炳之身上之豐既自藉藉交結朋黨搆扇是非寔
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
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
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
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悉既有所

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
又陳呼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
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適
史部曹亦成知不可令史其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
炳之了不聽納之非惟不解亦是苟相留且由來悉
知此而輕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邪是
令史出乃遠虧制典又不得罰之小事制非望實非
今者之釋一事錯誤免侍中宜王詢時賢小失禮亂
恭寬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耶不容可有
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乘可得以爲肅成孔

爲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
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曰不癡不聾難作姑公
敢作此言亦爲異也寧明主南史作日明主令事作令史何不掩作何足掩不勝作不掩人惡作大罪○南史作速仲文用其字
更陳太祖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尚之備言其愆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
炳之常取十人私使尚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
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
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
懷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

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寔寡臣復
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
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
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
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辨得致此更復可
嘉廣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
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輒
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
精麗遣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
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

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
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餅或不求
間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
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
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太尉
不政若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
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
前後漏泄賓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
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
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斷

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

又答（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

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
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
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爲踰
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
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
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歳
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
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

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鄙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
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
可坐損皇家之道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
不敢苟陳允管今之柱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主反
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
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
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
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
雅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
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白丹殊勳異績亦何是

塞[illegible]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積受貨數百萬
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
嘗不痛心疾首啟令臣等數人縱橫衆藉復如此不
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illegible]遂鎮今亦何足分外出
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
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
斯寔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哉更垂察

又（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

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
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沖遠乃當送至

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筍万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䣛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為之歎息 伯寵南史作伯龍

竺超民陸展兄弟從誅奏 世祖初尚之領尚書令南郡王義宣及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由此得免

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云宜從然從同之王遐於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一家苟有所懷不敢自默 初學記門類載何之元云一云九州析部為門謂之雉門猶以尚書門謂之毅門

分置郢州所居議 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居夏口上從其議

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攻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 梁攻南史作雍梁

與顏延之書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延之為御史中丞尚之與書

繹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 杜氏通典

與中書令王球書 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歷尚書僕射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後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之與球書與球

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 南史

何偃 字仲弘司空尚之中子歷吏部尚書

北伐議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時為義陽王長史上議

內幹胡法宗宜詔遐闕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上未精習緣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

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尅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内叛每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寔亦彫耗流僻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薦之則勢艱闕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矯方來之冦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臨軒儀議孝建二年十一月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

如省所上爲永准詔可

自今臨軒乘輿法服章華蓋登殿宜依廟齊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將王公輿又夾扶畢還本位

常滿樽銘藝文類聚

貝明麗象共食中塗雖旅奇寄神絕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冕爵之詩豈伊異一北堂書鈔貝作鼎前書鈔下有因物寄情○尚守默護

王徽琅邪臨沂人歷廷尉爲交州刺史

與何偃書只精作王微與偃書誤

偃叔父悠之爲義興太守侍中嘗與微相善悠之卒微與偃書

昔與義興直根相知之照每惟君子知我者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宋書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追贈秘書監

與江湛書

微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辭吏部尚書江湛舉爲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絶使其參沿答草報嘗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蹙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物會怨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群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大德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鶖耶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耶今雖王造鴻恩或有激朗於天衷必欲探援潜寶傾海求珠豈可卜肆巫祠之間

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由哉孫臣東都戢士上京能馳之御下矗逸遇之能蒐羅紉綮者必不乏於世矣宜盧於承明署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營虜之冬何謂勤過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蹐國不亦登崇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范穢襆似不如此且弟曠避兄姊苑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與生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億疾非性僻而何比若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嘗謂生遭太公稱昌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

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
舉況無古人之才欒敢于周漢之常刑役二三英賢
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
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耶若欲高蹤山公而以
仲容見處徒以抵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
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括神龍如復託以莫素者又不宜居
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彝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斯人如此若交以為人
不肯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犬

口於齊辭籍見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乳出紱
潜淺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魂必當
哈於萬里汝潁餘彥將排友示不朝浮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斯謬
幸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盗虛
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令長省役經周旋加有諧對亦何得頓絕慶弔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衆可陋其事不
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

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許誰耳

與從弟僧綽書 赤牘作王僧璩與弟綽又刈衆人並誤

微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詞采微文古甚頗抑扶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
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
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耶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
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
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瘳
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聖明兼

容豈之敎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嬰疢疹
重使難復支振民生安危之事心灰久矣所以解日
偷存盡於大布糲粢半夕安寢便以自度何以盈虛
歘復稍道長以大散為和養身為不免之將欲廢居
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
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
得家中和欺也州陵此舉為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
能解豈見吾近者諸賤耶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
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謝對尊貴
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

賁能理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
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耶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
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頗獨舉吉也此輩
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
以和非然爵器齊虐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
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
不欸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究人巖
究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鷄鶩變作鳳皇何爲于飾
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閭門皆蒙時
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辭不言至兄弟尤爲叨

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
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吉自弟所宜雖夏
后撫辜人周宜及錄寡不足遲也語皆循檢校迹不
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
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
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
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
亦無劒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
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
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能居

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勲其衛獎之林宗韓不足識也
似不肯曉賭奉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塵親戚
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
獨爾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
乖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
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
具與弟書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
多語梔楝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
見自可示無急付手（袁淑字陽源○史臣曰袁太子　此一吉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羞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韓子袁淑笑謂之闕而止王微弟遂讀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殉物蓋璝斂然後濟名之累不能加也）

報何偃書（偃字仲弘尚之子歷吏部尚書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偃亦豫其議偃意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後自惟鄙野不
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
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
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
始中人吾眞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
尤鈍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喫
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

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詎就檢當何
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耶尚獨愧吳揚子之褒贍猶
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其矣卿諸人亦當尤
以此見譏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
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
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
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
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
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
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

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
矯慕不羈不可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畵繢蓋亦鳴
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
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
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
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淸壑凡
厥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
區之情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茶
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
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

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耶好畵之累豈
其如此緯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儜人加疹
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
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貫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告弟僧謙靈書（僧謙有才譽爲太子舍人卒後四旬而微終　僧謙遇疾微躬自處治而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以書告靈）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
聆琴閒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闕輒稱引前載不

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
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寃心如焚裂尋念平
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
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
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
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
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觸事歷
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
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
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

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柰何吾罪柰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拆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

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處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待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訴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若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隋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杓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寃痛寃痛 書 並宋

茯苓贊

皓苓下居披芬上膂中狀雞鳧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禹餘糧贊

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流靈秘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桃飴贊

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酏貌定仙人知暘日胡不陰乎

黃連贊

黃連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譽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敘畫 徵善屬文能書畫王智深宋紀王敬則傳徵作敘畫一篇其略曰

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欲其並辯藻繪覈其攸同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辯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

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盡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方出焉然後宫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宋文紀卷第十三

晉陽張　煊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燕中周維新

徐豁 字萬同東莞姑蔑人晉太子左衞率邈子卒于始興

陳三事表 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表陳

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戸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戸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

郡領銀民三百餘口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爲便

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

私兼利

徐道娱

議讀秋令服幘表 文帝元嘉六年六月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娱上表太學博士荀萬秋議宜仍舊有司復奏無讀土令之文

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綦履綦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

緣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

太學博士荀萬秋議

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奉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於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

有司奏

臣案道娱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於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

上太廟丞嘗儀注議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娱上議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賀道期荀萬秋等並議舊儀爲是崇博士陳珉同邃議參詳邃等尚皆依擬經禮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伏見太廟丞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迎送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

博士江邃議

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
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
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

博士賀道期議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
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
契

博士荀萬秋議

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
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

祀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
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
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

殷祠烝祀議 元嘉六年九月上不報

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
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
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祀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
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
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
則大祭四時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
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
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
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
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
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
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
尊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
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為煩自經緯墳誥
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

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
告下

徐閏

議祠祀薦牲奏 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閏刺勒太學詳據博士徐道娛太常丞司馬操等議參議從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

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並用雄其一
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
其尾曰鷄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並
太學依禮詳據

博士徐道娛議

祭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
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鷄斷尾自可是春月

太常丞司馬操議

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
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
一鷄重更勒太學議荅

徐道娛又議

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
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鷄偏
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

告報如所稱令

孔默之晉國人歷廣州刺史 王歆之

舉良吏奏 元嘉初默之王歆之等爲大使巡行四方上言乃遣撫慰綏戢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
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守約安
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
鲖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
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於後

陸徽 字休猷吳人歷益州刺史

薦士表 徽元嘉中爲廣州刺史有清名上表薦朱萬嗣

臣聞陵霜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淸原斯挹是以
衣囊揮璧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
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沖夷秉操純
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
際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
績著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
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
靡瑇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寔足以澄革汚吏
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獨擢才闕
案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閣抗迹朝省

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
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
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陸徽

舉龔穎表 穎遂寧人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譙縱搆亂殺璩穎親營殯送以禮不就縱徵乃收付獄事平郡加辟引元嘉中年刺史陸徽上表

臣聞運躔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橈則獨立之
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
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illegible]
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illegible]

從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継雖殘凶猶重義槩迭延以
旌命劫以兵威賴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
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
抗辭燕軍向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茂以加焉
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
滯於卿曹斯寔邊氓遠士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宜
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
懼紕妄伏增悚慄

鄧文子

爲崔法賜表 法賜南陽棘陽人曾祖瑒四世不仕至法賜遠遁微存遺跡幽深瀼[illegible]

瑒太守鄧文子表奏乃止

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崔法賜補員外
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巖人罕
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
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到彦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歷南豫州刺史比伐兵敗免官復起爲護軍

與友人蕭斌書 王慧龍過江入魏生滎陽太守彦之與[illegible]濟頻敗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illegible]書○魯軌扶風郿人父宗之本晉雍州[illegible]奔魏仕魏寧南將軍司馬楚之本晉宗室宋武帝起誅司馬戚屬楚之亡於汝潁之間聚衆萬餘降魏封琅邪王

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惟王慧龍及韓延之
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 魏書

垣護之 字彦宗略陽桓道人歷豫州刺史濟南太守

諫到彦之書 護之爲殿中將軍隨彦之北伐彦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彦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
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
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
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

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
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
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宋書

勸王玄謨書 護之遣鍾離太守隨玄謨入河爲先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不從敗退

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
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 宋書○通鑑今事迫於曩日

垣榮祖 護之子

與弟崇祖書 榮祖護之弟子字華先孝建中爲後軍參軍入齊歷兗州刺史

（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遂之不食而死帝族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

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南史○南齊書作與弟書）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護軍南豫州刺史）

請分道攻虜疏（元嘉中玄謨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

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卒有屢休之歡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塗既遠獨克實難

論彭城表（太平御覽引宋書）

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衛周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之民三十萬戶實由此境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歷豫州刺史有清約稱）

遷換諸郡守表（恬元嘉中爲冀州刺史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詔從之）

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家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兗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邏事緣山諸邏竝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緯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説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本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兗口之討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

文帝詔有司

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

趙伯符（字潤遠下邳僮人孝穆皇后弟子倫之子歷護軍將軍丹陽尹領）

以息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以與始興王濬私通搏擊主婿又發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慚懼病卒○藝文類聚）

臣職慚羊媪慮闕日磾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恧無宜復管司喉屛作統連率

沈邵（字道輝林子長子襲爵歷南中郎參軍安成相）

追叙王孚孝廉教（邵爲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歷仕未幾而孚卒贈以孝廉板教曰）

前文學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板以旌

緬想延陵以遂本懷

沈亮（字道明林子弟二子出後田子歷隨王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

救饑議（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潦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即便施行）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食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

發冢罪近村民議（世祖初爲武陵王出鎮歷陽亮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啓太祖（亮轉南曹主簿啓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騖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

詔答

前已令卿兒改革尋値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敕西府也

陳太祖（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若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

不越樽豈臣踈小所當豫議但臣沐恩歲厚服義累
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報

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
無理近復令孟休宜靑想當不同卿此可審觀其優
劣也

簸世祖 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雍州刺史以竟爲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竟簸世祖修治之

施生與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
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倢蕪南宛彫毀倹俗肆凶犬
夷猶彊遠肅烽驛近虞郊閑遂使沃衍弗井臣防莫
修窘力輟耕鬪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宂及今禮化孚
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畎昭農緒稼之時弘闢廣
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
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匾野腴潤實
爲神皐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
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奠增業惠昭二
邦庸列兩漢雖劾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
職同後缺○ 並宋書

徐耕 晉陵延陵人仕令史除平原令

詣縣陳辭

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縣爲言上當時以凡漢卜式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擷存命聖上哀矜
已幸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
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
璞敢發自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
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
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
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
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
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
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
顧擲水揚塵崇益山海 宋書

羊玄保 太山南城人歷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特進

陳吏民亡叛制非宜奏 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棊太祖與賭郡戲勝以爲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奏由是得停

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
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illegible]
致流弊昔龔遂憐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illegible]

莧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愚以爲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令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殫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寔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

羊希 字泰闕太山羊城人歷廣州刺史爲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

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 吳郡[illegible]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録事參軍希與詵書

足下同僚似有陸録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爽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宋書

劾謝詵奏 宋起居注泰始二年希爲御史中丞奏○詵一作洗

山陰令謝詵親憂未除營著靑絳納兩襠請免詵前所居官

東平冲王服制議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有未成[illegible]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illegible]無明證却使秉[illegible]澄事議更上右丞羊希參議詔可

陸澄議

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黼備典成就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班爵首而可服以殤禮

重議

竊謂贈之爲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其不爲王乎然有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成秩是成人之禮群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

羊希參議

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沈演之 字臺眞吳興武康人歷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

薦劉眞道劉道錫表 元嘉十三年眞道[illegible]州治中從事史演之[illegible]行在所上表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

宰邑剸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稱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眞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蘋蕩凶非屢能檢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

嘉禾頌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生華林園及景陽山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頌

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運傾方圓時亨始顯緗狀既章鳥文斯辯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

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凝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謌樂移性玉衡從體瑤光得正臣星垂采景雲立慶其二極仁所被罔幽不攄至和所感靡況弗彰鶵出丹穴鷃起西湘白鹿踰海素烏越江結釐穹陰儀形鍾陽其三治人奉天迺勤迺格黛未假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蓰合豪榮區陰斥其四盈箱徵殷貫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綢繆帝終撝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溫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虔羞其五頒趾推功登徽叡詔思罔隱顯賞延荒儆河瀁海夷山華岳燿慄琛貝賚浹澤委效日表地外收服請教其六茂對盛時綏萬屢豐穰穰歸素秩秩大同上葳其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歆南風鴻名彌肯永保無窮其七

上白鳩頌表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見演之又爲頌表上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鵠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敎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微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園疏緯盈觀閟序白質異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毨翰歸飛資性閑

淑羽貌鮮麗既闡之先旒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贊盛美蓋率輿誦備之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嫮性總五教名編素丘殷曆方昌婉翅來遊漢籙克爰降爰休其一於顯盛宋叡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乾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于地神豫于天其二禮縟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鳳棲郊充騶儷跡嘉猶茁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毀錄雖委帝宇其四刑曆頒與理感浹迴[illegible]

甿來然戾止實兼斯容壹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

扶令育

訟彭城王義康表（義康坐劉湛等出鎮豫章前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收付建康獄賜死）

蓋聞哲王不逆切言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于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

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觸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遍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於巖穴招奇英於仄陋窮谷無白駒之偈喬岳無遺賢之嗟豈特羅飛翮於垂天網沉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丘悲絕於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審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傷恐

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慶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猷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蟠阜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輔宰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鬪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盧陵王往事足以知今

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怒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訓藍劭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讒譏難辨是非易黷禍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咸為己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冊誠者

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
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青言記事史豈能屏
與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于實日獲
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離每服斯
言以爲警戒矧今親王宰大事生俳辭篡弑而已
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龍鬬是擢遂令宇內遷觀民庶
草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往六惡枝之宜伐豈
惜代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太痛今所宜改也陛下
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訓易萬之謀由察狂瞽之
計一發非意之詔遠訪博古之上速召義康返于京

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議絕多言之路如
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
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悳於國爲非
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潰體烹屍始願
所甘豈不幸甚

范曄（字蔚宗車騎將軍泰少子出繼從伯弘之博涉經史善爲文章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言彭城王義康奏（義康爲大將軍被黜錄章曄時爲太子詹事魯國孔熙先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義康當之因引曄外甥謝綜與[illegible]相署置謀立義康曄欲探時旨乃言於[illegible]上不納逆謀既定熙先[illegible]殺徐湛之素爲義康所[illegible]密計曄乃許謀以上出道衡陽南平王曰爲亂而差互不得發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湛之表上其事悉伏誅元嘉二十二年九月也）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便正
大逆之罰况義康姦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
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
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

許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昔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
恨言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
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

吾於昔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
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此圖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
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
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兼險好利負吾
事深乙凶恐不當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
進何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
在過釁竟有何數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
感徹天地幽途日苦介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
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
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躬心腹交戰況

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耶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辠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刱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辠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宋書）

獄中與諸甥姪書

（曄初爲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及既被收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沈約云曄自序並實故存之）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辠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

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

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宋書○洪邁隨筆云宋書謝儼傳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畢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

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書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卻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月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

和香方序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所言悉以比類名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和易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雙鶴詩序

[illegible]有寄余雙鶴者其一揚翰皎潔響逸九皋其一翅折志衰自視缺然余因歎玩之遂爲之詩

孔休先熙先弟○檄在先故置此

詐爲徐湛之檄征鎮文

揚州刺史徐湛之告四方王公守宰夫休否相乘天道無常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睿武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頃年以來姦豎

亂政刑法違爽陰陽舛致使釁起蕭墻飛禍卒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兇醜肆兵犯蹕禍流儲貳崇樹非所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千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畢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武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期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illegible]而普天無統羣蒙靡係彭城王體自[illegible]一切在[illegible]

德格天地勳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惟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剪之歎而已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王之符上愜天心下合人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命群師鎮戍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敕逆誠禍亂預覩則萌令宜示朝賢共拯危溺若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梗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勵尫頓死而後已

孔熙先魯郡魯人默之子默之爲廣州刺史坐贓被汪保免熙先密懷報因成逆謀

獄中上文帝書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

因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杓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對謀干犯國憲蹇膾隕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遠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乞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隧崖之大[illegible]

水理垂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來若使冤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群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剡人司徒羨之兄孫歷尚書僕射元凶劭弒逆並見殺

上言范曄謀逆表

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

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群小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曄尋自來復具陳此並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聞被敕使相與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震

啓寘惶荒情無措

文帝詔報

縱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曅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淸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自理表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之湛之復上表優詔不許

賊臣范曄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鞫對伏辜仲承祖始

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曄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報示天文末云熙先懸指必同以誑於曄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爲目況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衆事端不究源統齎傳之信拱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衛臣糾告並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加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以聞啓懼成虛妄思量反復實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中情范曄釋中間之慽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宜違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

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答惟心無邪悖故不少以自嫌懷懷丹實具如此啓至於法靜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由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求謝人理況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群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參議沸騰專信雖隆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駑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劒爲易而靦然[illegible]忍此

私任實非苟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悉
方來貪及覗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倘或昭然雖
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
地可以自處乞蒙曝放伏待鈇鑕

舉龜表 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被翠毛騰路飛集

孟靈休 昶之子襲臨汝公官秘書監

與何勗書

邕穆之之孫嗣封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

與勗書曰南昌國吏二百許人遞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 宋書

何勗 無忌子襲封安成公官侍中

與江夏王義恭牋

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 謝綽宋拾遺錄

何長瑜 東海人謝靈運既東與長瑜及族弟惠連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等以文章賞會謂之四友

寄宗人何勗書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勗以韻語敘義慶州府僚佐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廣陵王紹鎮尋陽以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宋書○展爲臧質長史及質反應從誅何尚之上言得免

孔覬 字思遠會稽山陰人歷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從東師起兵敗見殺

辭衡陽王義季牋

覬少有風力好讀書歷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府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陋
棄之衆無聞於鄉部惰游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
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弱年今日之命
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覬[illegible]薄質爵
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illegible]力就列
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illegible]惟舊舉
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illegible]伏願天明
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illegible]力所[illegible]
矣

又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覩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閑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覩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輝光景因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澹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 並宋書

劉興祖

伐河北議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將北伐王玄謨等伐魏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上意止存河南不伐納玄謨攻碻磝不尅退還

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

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三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騎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旣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鴈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尅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

劉亥之

北征上計 元嘉起居注

以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把沙開溝以夜繼日日才行十餘里或七八里

劉損 御史中丞

糾廣州刺史韋朗奏 元嘉起居注

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蒞任虐法暴濁寔彰於州於廣州所造鍰銀鈴二枚朱牙梳三十幡朱畫青綾盾三十五幡犀白鎧六領白席三百二十領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綠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官

袁璠

論荀萬秋啓 元嘉起居注

儀曹郎中荀萬秋每設事緣私遊肆其所之宜肯復

多士林編名天閣請免萬秋所居官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歷太子左衛率元凶謀弑不從被殺

謝中丞章太平御覽

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兼　威正刺骨窮文使權家勳族不敢藉強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掩衆昔傳咸　治臣僚戢懼孫寶移疾卿尹皆息

禦虜議淑元嘉末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蝸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

竭謀不虞於來臨本無林於能濟矣乃者發定携遠阻違授律由將有施拙故士少鬬志閭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拷蹊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鋒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虜實伏匿先彰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賸末波衰躓硋後先介遁捨陵衍之習競湍沙[illegible]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瘏禍洊興芻藳已單米粟莫係水寓矜帶進必傾實河溢滈固退亦隳滅所謂栖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闕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殄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民願履畝以稅既洽農租戚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儁闕異能聞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

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數千鶩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會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鎩獸讋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決罕漏網逸竄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兗部勁卒梗其歸塗必翦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返戰轡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其偽遁歲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貿負罄殘孽阻山燼黨収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

㝵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歷亂桑溪之北揺潰瀚海以南絶其心根物徒能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夏由泗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偈輕擇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弔網悲之思然後天行振運森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燭再勒燕然後銘方乃眞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綏餓戟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臆採之法膚末蔑歇若乃邦

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畫幽斬帶奇逖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宜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斷飛貴知窮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損益之宜能揆合民心愚敎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從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舉使不稟命降席析節同廣武之請設壇數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衷裔暴狼内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茷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携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淶繹故典遲土纓綏翦焉嚮[illegible]

狡是猶豺者願明揆之思步動商摧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寔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衡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壞之貪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高士崩枝幹死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廣應齊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與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壟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閎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兒胄不能致果竊

觀都護之選論扃國之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成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竿燭邪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慚木智不綜微敢露珠見無會昭採

與始興王濬書

濬嘗送錢三萬餉叔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叔演與濬書

袞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遑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惜焉非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骨授失吉兒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陋者如之何勿疑且亦

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寵遇旬天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與何尚之書

尚之爲尚書令領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淑爲太子左衛率與尚之書詔書敦勸尚之復攝職

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邴馳迹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

襄篇規迫休告雪滌素懷眷尋幽之歡畢抉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替滯果淡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徵明未耗與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譔宋書○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云南瀕

弔古文

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衔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爲鏡鑒以未來爲鍼艾青余

占於子卯亦何勞乎蓍蔡

雞九錫文下並袁淑非諧集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賀表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鶚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勲加鶡若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今峨鵠等在栢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栖下以聞

驢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之掛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陰三辰晦冥

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碟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寔須精麪負荷廻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驟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宫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爾爲驢山公

大蘭王九錫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

於玄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汰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于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歕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陳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常山王九錫文

及至圖身失所羈束人門剄纓服制惟意所牽登極而遨拖梁而眠拾摭遺餘恣口所便

遊新亭曲水詩序 太平御覽

羅栱脩幕陵墜彌阜鑣容旆綵襄野麗雲

宗炳 字少文南陽涅陽人有隱操累加徵辟不應元嘉二十年終于江陵

師子擊象圖序 初學記

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哮擼擼驚天怖地須之但見百獸率走蹌地足絕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數噴鼻閑立俄有師子三頭崩石析木直搏四象以殪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俄御覽作虓盤作崩若溢作溢若

甘頌

煌煌嘉實磊如景星南金其色隋珠其形 御覽作厥形

畫山水序 炳善書畫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凡所遊履皆圖于壁坐臥向之嘗自爲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

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言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内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矇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

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宗炳別傳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載之

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隱居廬山元嘉末徵詣京邑為築招隱館於鍾山西巖下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經卒于鍾山

與子姪書 次宗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嘗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内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彫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

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已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宋書

宋文紀卷第十三

宋文紀卷第十四

晉陽張　熩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蕭思話 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歷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奉世祖牋

元凶弒立以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闔狄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處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辟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使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宋書

蕭惠開 南蘭陵人思話子歷益寧二州刺史少府南郡太守未拜卒

上解職表

惠開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事偃親遇甚隆從門下推彈之惠開上表解職出是忤旨別敕以屬疾多免官

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裁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遣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待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撫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衍右職改意重臣剌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松庭

柳元景 字孝仁河東解人歷侍中尚書令南豫州刺史爲前廢帝所殺○南史作字叔仁誤

元景弟叔仁

與朝士書

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二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以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

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冦廷莫由申効想聞
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宋書○世祖時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臧冠軍質

宣告討臧質檄書質奉南郡王義宣舉兵東下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王玄謨等屯梁山元景檄書宣告

夫華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與邦紹曆之明筭自
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遂屬天居大
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本流無疆衷波遐來葉
玆凶難國禍冤深人綱變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
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近南郊親掃大逆道援橫
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

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爲
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貽至族以貨傾是
以康周阽覆命屠宗冤達蒼昊郭伯西門遂出自皂
隷寵越州朝往莅東土攢鋒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
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邀叹忽若草芥頓竭倉
庾劃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畜矯易文簿專行欺
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觀懷私愛匹馬
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携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
首尾迫逆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暴於觀聽去

歲義舉雖深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
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
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
桓徘徊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虛張功伐
動怨辭自謂斯衆勲莫已若初踐嚴宮忘犬馬之情
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包荒藏疾録其一介
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
寵莫與爲疇自态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
極請樂窮太[redacted]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可空匪躬
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

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及受命南徂
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
棄逐舊故委葭忠勤脅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注
訴於御筵袁同建子敬之儔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
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隷託
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
所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謟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
内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
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陜宗國倚賴實兼恒怍而
不及謙冲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燮

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讒杖納姦疏還謀社稷引嵩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幽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于敗德今茲放命恨心于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國家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援面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賦深掠縱慾已甚媚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歲猶彊將毀其私墳毀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

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絶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還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隕命況仰稟聖略俯勒義徒萬全之形懸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搆路王豫州方舟纖甲又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援舳連旌首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

徽猷茂世并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群兵競邁秘駕徐啓八鑾搖響五車舒旆千乘雷動蔚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易於轉員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軍或世荷恩幸或身開教義當知君臣大節哲旨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置後安參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器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受檄之日心馳賊庭

謝莊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仕中書令散騎常侍

與世祖啓事

元凶弒立莊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

賊劭自絶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躬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眦復得明日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遄進荆鄢之師岷漢之兵舳艫

萬里旌旆彌天九土冥符羣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

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

莊拜吏部尚書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義恭牋後坐辭疾多免官

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

奄忽故少來無意于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夫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朝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病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懵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粗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于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

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藉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慇察願不垂恡宋書○癖疾南史作

辯疾恒閉帷避風日作恒閉帷避風朝謁作朝務今之所希惟在小閤作今之所止惟在小閤極作拔

為朝士與袁顗書 藝文類聚云謝莊

夫夷陂相因興華遞數或多難而因其閔或殷憂而啓聖朝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魁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傷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綏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

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北日國言籍籍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內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暱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寵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猗俱盡自非聖主廟筭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為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籙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覬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遽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謗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耶跂予南服竊朕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豈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攺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義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符也柰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

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疢裁書表意爾其圖之 顗太尉淑兄子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以寄從舅甥也

廣通互市議 世祖初莊為侍中議

臣愚以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

不拔盡

論行節儉表（世祖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非慮此制不行合之）

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定允愿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寔宜深弘

上廣搜才路表（孝建初遷左衛將軍上表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緣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殿夕爽選政旦調風采吉斷輿觀謠及遠斯定衣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沿懲奚取九成夫才生于時古今豈求士出乎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輿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疏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敖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擧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佐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樵新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用冢恒典（功照下里南史作功須繹序燭車作照車鄰國作秦客治亂作成敗弛作藥闡作燭崇作豐才之所集作愚之所存授作賢昔公叔食臣管仲升盜親士作私親褫作弛制作限擾作勞）

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

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杭法于身義
華自遠樂以修中禮以制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令
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奉天發
世莫不載躍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子表

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獻風
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温文在躬練日簡辰駟穡元服
懋三王之教燭少陽之重

東海王讓司空表

臣側觀前載與窺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乘少

籍長久分踰涯量出滿入泰每究榮光不悟乾燭方
遠義路罔遺下參弘化上尸燮理自非德彻具瞻辭
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澤空集茲靈

讓吏部尚書表

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
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趨容與
鑒未閑統馭鄭臣有規匪瘝身譏

讓中書令表

伏惟殿下登馭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
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

望允當時譽宜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於
平壯猶不可勉況於綿痾百志俱淪

謝賜貂裘表

臣莊言主衣黃達言教賜臣貂裘匭發袵開玄華有
曜靡毫柔毳黯鑑自疑固以紼越綴翬光逾緝鶩臣
聞嚬笑不忘韓褧勿假續有昭庸楚纊爰建臣歡忭
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勞未報而叨解裘之寵空荷
榮施徒貫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淪生銘悅之情罔
知所賓臣受假無由躬拜謹遣表

改定刑獄奏 莊以辭疾多坐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

臣聞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折獄寔暉呂命罪疑
從輕既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
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
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
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
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
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
其理寔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
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于
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

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辨必收辭吞覺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未呇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録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不恨庶鬻棺之謗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

陳愚管懼乖國憲

為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

臣聞桐珪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懐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為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

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與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

不惟震施罔匱鴻澤方稠燮調之重遂琛非據智小謀大冏家輿規少陽微暄有鑒前史辨其動植布其安授以倡九牧阜成王教豈臣眇末所能克荷

又為某中郎將謝兼司徒章

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敷五典職擾兆民豈惜乾靈罔遺光澤方闡不大之任殊絶藩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慙震罔迴顧步交悸

孝武帝哀策文

懸門洞啓馳道南除叢塗已撤龍輴將虚哀子嗣皇

帝擗摽池蘛周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沉萬國哀而素霜貫衣冠緬邈弓劒不追敢緝謳頌式揚希夷其辭曰

樞電皇根月瑶國緒胤啇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温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夏暖冬暄聲芳納麓道邵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悄悵四始優游六位緘響闈深纘言瓊秘悠哉梁曖眇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遊楚漢泗濵霑明江區承輿陜左清郊棨陰虚館地維不紐乾綱弛機羲庭薄蝕

紫路流飛泣血泒涘顧瞻川沂孝貫樞極義窮竅閭
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五雲卷煽雪怨衛邑
掃耻瀛縣啓聖宸居集寶能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
淮濟烈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泗興動辨揮閫
爰戡爰剪泱宙斯澄綿區戢鏡修風曉起[illegible]崔夕映
滌露飛甘舒雲結慶禎被動植信洎翔泳[illegible]禮克宣
隆章必搆方堂饗極圓流肆胄南聳郊宮北清靈圃
瑤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蕤武郁上呈祥
介丘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處榮鏡中世奕舄前古
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騰星玉几去褻

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實炎涼
史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蜃輅之透迤顧壁
羽之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畢身世龍旌翻而
青槐遠鶩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
下帶橋山絅雲轂秋虧日筆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
迫軫上驟眷轡萬禽蕭其北轅靈阿閟其深隧南維
有時傾離光不常鏡騰英聲與茂實芳流華於舞詠

皇太子妃哀策文

楹凝桂酒庭肅龍輴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
縫之掩綵悼副褘之減華行光既宴長河又斜傾而
言曰旋瑤有毀郁烈無湮剪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
曰
崔岫虧天瀾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笄毓景帝出
飛芳戚閈秘儀施谷升音集濩月晷幾望娣袂維良
釋維春宮承筵少陽五葉行藻四訓柚遐藏蘂蕙振
婉孌瓊相清徽就遠祲沴方搏臨華罷琴當曄收蘭
複殿生夢長廡結寒節移虛備氣變容衣中庭草萎
階上螢飛傷榮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淒
鑾葭夕轉龍驂夜嘶簫既詠兮負既撤背青闕兮去
神闈旌掩轍而還泛蓋透迤而顧低素紼斂纖華轜

解馭山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消沉委白日
兮即冥暮衡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孝武殷貴妃謚冊文

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含徽挺茂爰
光素里友琴流荇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譽處
椒風以婉孌升名幽閑之範日藹層闈繁祉之慶方
崇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減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
松阡已剪泉冥將隧宜有旌德第行式衍聲芳今遣
兼官集冊告謚曰宣魂而有靈尚茲寵渥嗚呼哀哉

孝武宣貴妃誄 並序○莊為誄賛執引漢昭母趙倢仔堯母門事擬帝在東宮

銜之及登位詰責華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頌知有東宮不將殺之繫於尚方太宗定亂乃得出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職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閒悼泉塗之已空廵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賈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旐庶圖芳於鐘鼎其辭曰

玄丘煙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

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貪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嬪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彖分微游蕤彈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惆悵秋暉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勲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朝違怨祈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梁視朔青氣觀臺告祲入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翬翟毀袿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輧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虎襲組帳空烟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兮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于哀棘實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于容物崩列辟于上旻崇徽章而出冡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于飛飛龍透迤于步步鍚楚挽于槐風喝邊簫于松霧涉姑繇而環廻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轀解鳳曉蓋俶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閉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于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黄門侍郎劉琨之誄

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州兮謝江畿瞻國門兮[illegible]雲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閶庭歷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轜透迤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泫

豫章公主墓誌銘

泉中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披庭欽之風格

勤衡館麻族仰其德神𦾔靈脩爰自帝堯文信啓緖
肇京于楚胥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娩絺綌緌柔肅雍
蘅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illegible]

司空何尚之墓誌

逵源長瀾自晉徂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鶯處華民譽
出光了難寂寞壽仁茫昧報施調於任歸經難寒脩
晻映留芳煒煜作義

竹賛

矈彼中唐綠竹猗猗貞而不介弱而不虧杳裊人閫
蕭瑟雲崖推名楚潭美質良池

殷琰 陝郡長平人歷少府加給事中

宜貴妃誄 太平御覽

嚴位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飾哀路於蕭鐘齊行
鑣於轅翟

臧質 字含文東莞莒人壽之弟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從義宣反敗誅

答魏主書 元嘉中魏太武南侵太祖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至盱眙太武梁長圍攻之與質書時魏地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從質答書引之

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
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
童謠言耶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
軍開引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
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
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
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
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右天地無靈
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
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
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解鬬昔深入彭城値少日
雨隻馬不返爾豈憶耶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

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
廩相飴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甚苦人附
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 通宋書○國疆通鑑作邊境梁坦作申坦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耶作臧獨不聞童謠之言乎徑作露見走作匃遽走告之作可見語

又與虜衆書 宋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質寫臺格與魏軍書太武攻城三旬死過半乃引還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
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今
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 宋書○資治通鑑庶作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聞如

此爾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
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

舉兵上孝武帝表世祖即位拜質為江州刺史質素有威名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遂有異圖以南郡王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因說誘舉兵內向先上表〇詳義宣下

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悊台鉉折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于魯衛而惡直醜正寔繁有黨或染凶作偽疾害元功或藉勢挾寵乘威縱戾自知衍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閭慝

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御違不稍惟疑遂令負扆蓆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奬葉立節于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愿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況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祚緊亮丹心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洪忍之請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無已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歷汝陽太守從義宣起兵見殺

奉南平王鑠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歷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為元凶劭所任世祖立毒殺之爽祖魯宗之以義熙元年起義為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屢建大功與司馬休之北奔父軌為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圖欲歸順未果爽少有武藝虜主燾常置左右元嘉末軌死爽襲為父官其弟秀才力過爽為魏中書郎燾南行遣爽向壽陽仍至瓜步始與秀定歸南之謀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覘夜襲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遂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鑠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以爽為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

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絶域違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偽授頻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萬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沉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illegible]之

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通穢牢落諸城指期尅定規以消塵微雪夙賁方當東睠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頴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宋書

文帝詔

僞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列到忠誠夙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剪冀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績當之出胡入漢方

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管陽頴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

版文 魯爽爲司州刺史孝建元年二月敕賀奉義宣反約秋當同舉爽狂酒即日起兵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義宣駮愕所送並留竟陵不聽進兵敗爲薛安都所殺

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曲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

張暢 字少徵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與從弟張永書 永字景雲茂世子歷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永初爲冀州刺史經略河南攻碻磝城太破於虜爲輔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元凶弒立起永督青冀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暢與永書云

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深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耶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蔕芥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踈達兼令相

執共遵此旨 宋書 粉赤牘載張暢答魏虜李孝伯求甘云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致 按張暢傳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與魏孝伯往返口語殊衆悉非書也王亦往辯

河清頌

渾渾洪河家國之濵襟帶晉衛領袖齊秦龍門誕溜積石傳津乘運能育經啓天文化流上帝時表初星飛書曝瑞龍圖照神協靈既偉通氣載榮

張永 字景雲暢弟歷任中南兗州刺史

將士休假議 永孝建初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從之

臣聞閑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以之
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驛務爲自始
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
歲之間四馳遐路或失遠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
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
限以一年爲制使正上之念勞未及損遊農之望收
功歲成斯則王度無虧氏業斯植矣

張悅 孝武時爲相州刺史

瑇瑁麈尾銘

移珍西岳貢藻南濆姚古流制鑠道飛文凝華掞景

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王瑍

舉用楊頭等表 武都王楊文德以伐蜜頭羌不克爲秦州刺史劉秀之所糾制州使文德從兄頭戍茄蘆世祖孝建二年以前武都王楊元長孫元和爲征虜將軍以頭爲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頭母妻子弟並爲魏虜所執頭至誠奉順朝廷既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瑍表請不許

被敕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幷致信餉即遣
中軍行叅軍呂智宗齎書幷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
及頭語智宗頭破家爲國母妻子弟幷陸沒虜中不
顧孝道神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若以元
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
所委頭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搆皆此之由臣欲尋頭
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幷親遣愛誠在可嘉氐羌
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
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
臣愚見藩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
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
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堪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
漢川亦無立理

蔡興宗 字興宗廓之子歷尚書僕射荊州刺史

申令孫繫廷尉議 興宗大明初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

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
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
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苞藏積年
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
合極法

餉郭原平朱百年妻米教 並辭不受

秋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
老萊孀屯蘇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禀孝德洞業儲靈

深仁絶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若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嫠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劉瑀（字茂琳穆之孫歷東陽吳興太守）

彈蕭惠開

非才非望非勲非德

彈王僧達（瑀遷御史中丞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蔭籍高華人品冗末

與顔峻書（瑀為御史中丞轉右衛將軍瑀願為侍中不得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竣書）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宋書○一旦南史作一日○魏書云朱脩之為宋文帝從事中郎守滑臺為魏將安頡所擒魏世祖授以内職為雲中鎮將入為文通文通送之丁南○赤績作宋脩之又列晉人誤）

與親故書（瑀免官復起為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常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為吏部尚書瑀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瑀疾篤聞偃亡惟躍叫呼於是亦卒）

吾家黑面阿秀送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宋書留南史劉）

劉秀之（字道寶穆之從兄子世居京口歷雍州刺史）

民殺長吏議（大明四年改定制令謂民殺長吏值赦宜加徙送秀之為尚書僕射議從之）

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

路瓊之（建康人崇憲太后弟子歷衛陽内史）

乞贈父道慶表（大明四年瓊之為撫軍參軍上表於是詔給事中瓊之兄弟並超贈職）

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白遺明世敢緣衛戍

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垂灑潤

孔淵之（會稽山陰人丹陽尹靈符弟子歷尚書比部郎坐父觴死）

張江陵及妻罵母議（時安陸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恚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以罵自裁重於傷毆及罵若同殺科則又疑重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從之吳免棄市）

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歐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

補治有允正法。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歷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啓孝武帝

（大明初琛爲吳郡太守免官停家先嘗與西陽太守張牧並竟陵王誕故佐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詔琛等及其二子並有板授特世祖以琛或有異志遣使說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即執斬之遣二子送首啓世祖世祖嘉之召以爲西陽王撫軍司馬）

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即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聲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宋書）

顧寶先（大明中歷尚書水部郎）

報父吳郡太守琛書

（太宗初即位上流反叛輔國將軍袁覬自會稽起兵遣書要琛琛與長子寶素謀議其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題前鋒已渡江琛據郡同反兵敗琛歸降）

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宋書）

劉思（南史通典並作劉懇）

唐賜妻子議

（賜往北村飲還得蠱病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張及賜子副從之郡縣以張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及顧覬之並議詔如覬之）

賜妻痛遵往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

顧覬之（字偉仁吳人歷湘州刺史）

唐賜妻子議

法移路尸猶爲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遵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爲不道

顧愿（字子恭吳郡吳人好學有文辭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定命論（愿伯父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愿著定命論）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命運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虚乖致是以心貌詭貿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

一以貫之奎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
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
能防若夏氏宅生於帝宮豈繇殘傷之祟漢臣衍貨
於天府寧免餒乾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
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嘗隱智絡天
地猶罹沈痛之災明照日月必嬰申匡之難增信積
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
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顓
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筭窮通其爲重
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

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
辱脩夭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
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寔繇有方
夭閼無命善游消魂於深梁工騎爐生於曠野明珠
冉駭於閘至嵁木取悦於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
世景患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湎
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相之盛若乃游惡
蹈凶處逆踐禍宜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
天竺所書事雖難微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
對曰子可謂執縋而辯循刻而議若乃宣揚有方豈

非吉運所爲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
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
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
凶理數不一原夫貧椒非養生之術咀劒豈衛性之
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
幷微寵之津空谷絶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稀其枯
而俯仰筭牘終然離沮爾乃驕蹈横行曾原窘步湯
周延世朝邑絶緒吉凶徼應糾纆若茲畢萬保軀甯
賤殘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殺南魯北甘此促生彭
翁賞吏將以何衛晉平趙敬淫放巳該漢主魏相奚

獨傷夭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達
閩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鑄旌善之文華子
高抗銘懲非之策皆主術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
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衛都全盛
六合殷昌霧集貫龍之閭雲動權豪之術釣貿昀談
豈惟陳張而巳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
翮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
任命而委罪究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集顯明
脩習齊錫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
之侶雲飛天居寔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

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古策由造前定果報
指期貪豪莫差脩夭無爽有允孫晉惡從邪說統而
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
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
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
問曰清論光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勸
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犂丘欲
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
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
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淵海流金鑠

染溫涼之岨巖兵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
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犂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
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
應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礩皆數在清全故
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貧伯夷
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
蹊機僶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下之流馳
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
門心晦而迹明宜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遇凶
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御狗逐而華子奔莽以

道而虞氏滅匪後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
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慮其效安徵豈若澡雪塵
府洗練神宅據道為心依德為慮使迹窮則義斯暢
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
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
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定數名教之道不亦
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敦義所稟豈非
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顧蒙之倫豈無因
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粱黍以延祀資信禮以繕
性秉廉義以勀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

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
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冀滯
膽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
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群方是通凱德揚和
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啓齒富教相假遞成輔
車今弛棄纖紈損絕粱黍必云微生委命豈不已蚩
其迷至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
未辨其惑迹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敦義之道在運
所貧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術非所以
為難也問曰術復前旨既以運命縣兆生成冥期研

覆後文又云依仗名敎帥循訓範若符數任天則放
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
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
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
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
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經以良醫之室
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痾勿藥
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
治體府之痾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絶訓御至

乃趙儲之命宜求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
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與善惡無主雖
運所集而異齊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
存夫靜深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
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塗齊通而殊事雖復鈐揵
貶界思復梟許之情捶勒曾史言靡蹻跖之慮不然
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惰其
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
川殊函矢雙美奚躓談鏖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
苞忠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刳心
流腸捐生以抗節火妻灰子蘊名以償義若兩期天
兆則明敫可遺冥數自實則感效宜絶豈其然乎對
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為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為用蓋
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絶故知妄言實理古人
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
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
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
質蕣茶殊性故疾風知勁艸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
之質貢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
酬義忘己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

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寘心力感效亦
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陸子眞

薦關康之奏康之所表揚人學通經釋微辟不就世祖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不見省

康之業履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
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

孫陸

詣郡列辭陸彭城人大明五年發三五丁陸應充行坐違期付獄兄棘詣郡乞以身代陸又辭列死兄棘妻許復語棘君當門户且大家以小郎屬君豈可愛罪太守張岱依

事表上世祖下詔

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

孝武帝詔

赦薩旷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

周殷

啓孝武帝

世祖即位改元孝建殷時爲中軍府録事參軍上啓俗斂如此竟不施革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𢡟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後魏書

袁覬位武陵內史

臨終與兄顗書

覬子彖字偉才小字史公少有風氣善屬文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

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南齊書

王元曾東海人什別駕

與劉惠書惠沛郡相人臨賀太守

劉瓛字子珪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元曾與瓛父書

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南史

晉陽張　燧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燕中周維新

王僧達

太保弘少子歷遷中書令坐悖逆賜死

求徐州啓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不許僧達三啓固求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

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眺飾短捐陋布策獨采從宦委蘊十有一載早偶慶泰脫覩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無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白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闕二字）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乃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逮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

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癘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怨弊之苦上無儀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勳賞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覩世路頗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僉託門世夙列榮崗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殷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荅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長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朔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早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効遠近小大願其所安

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者首統軍
政董勸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
厚願復曲體此心獲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
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
安願垂鑑恕特賜申奬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 宋書

請解職表 僧達初來徐州世祖不許以為吳郡太守猶不得意生事免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乆之上表辭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詞不遜啓付南臺免官大明二年遷中書令

臣素畜偏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
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遂之恩早見矜齒曩者以親

貧須養偏倪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
不朝直寔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討二三屢經
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為洗馬意
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瑯琊遷改
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隨寵賚往
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殃積
禍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其啓以奉營情
事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蹟仲春移任方冬便
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為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寨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方拂
衣丁公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亡從兄
僧綽宣見留之旨閻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
且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
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沫豈假
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豪
之績羸疾闇疢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
議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欲分無忘俄頃寔由有
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斷懇
執初願置乞江湖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
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

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兼君臣恩猶
父子臣誠愚蔽心過草木奉辭之日不覺捐身單騎
弱嗣千里共氣纖羅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
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
兄子僧亮等幽竄醜逆盡室獄戶山川險岨吉凶路
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願分心挂
腹寔亦私苦幸屬聖武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
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壽歸骨之本欲以
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
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

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劬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罡況參要内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嘗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虐職朝序甚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勝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志之感曰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伋足失所本志閑情不

敢聞命内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饕聖澤下叨生辰合芳離蛻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沉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瞉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恵孤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虚漸劇湊理合閑榮衛惛底心氣冲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哀許乞徇餘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鑒哀申此請

與盱眙太守沈璞書 僧達爲宣城太守與璞書時璞有破虜功始與王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愛詠沈吟增其勞望聞者獯獫扈橫掠剥邊鄙郵販絶塵埛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棲棘伊滑荐遁烏集絃絶思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境勝胄朝貪伍甲宵舍烽鼓交響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摠厲豪彦師請一奮眾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地覩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茲爾學

始通祖知梗槩崇讚膺智嘉賞文猛甚善甚善若近以戎暴横斥規效情命收鎚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雲德復繼前緒行葺之懽實協初懷但舉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恒疾卧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斁久懷 並宋書

祭顔光祿文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顔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婞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寀之華才通漢魏譽浹

邈沙服爵帝典栖志雲阿淸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大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霏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洞光几帳誰照衾枕長虛絲竹罷調肆悲闌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丘珍孫 寧朔將軍

與王僧達書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居剡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珍孫與僧達書僧達答之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爲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淸塵亦願助爲譬說 南齊書

王僧達答丘珍孫書

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巳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南齊書

顔竣 字士遜延之子歷丹陽尹右將軍出爲東揚州刺史坐罪賜死

上虜互市議 元嘉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爲北中郎府主簿議

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巳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夫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輕其譎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懟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

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釁敵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冠貲力玩勝驕黠巳甚雖云互市寔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巳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

鑄錢議 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製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四銖孝建三年徐爰議錯鑄納贖詔可錢形薄小於是民間盜鑄雜以鉛錫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百物踊貴乃立品格悉加禁斷沈慶之江夏王義恭及竣並

有議時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又議至前廢帝時鑄二銖錢式益細慶之又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

尚書右丞徐爰收銅繕鑄納贖議

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務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刱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毁日月消減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鑄刑隨罰爲品

始興郡公沈慶之聽民鑄錢議世祖下其事公卿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因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絶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末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維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税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

太宰江夏王義恭議

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太小對易雖有爲之強制使换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

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税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redacted]味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税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内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闕鉛錫眾[redacted]耳越若此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

顏竣議時爲吏部尚書兼領軍

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為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寔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為世益耳

又鑄二銖錢議

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弊暫華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耶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至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眾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

讓中書令表 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不許

虛竊國寵坐招榮要聞命懸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愚身墾畝飢寒交切先朝陶鈞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厠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藩猥攬與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朔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閡殷憂啓聖猶附輿運攀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朞銖命八萃詳科賞典則臣不應科聽言勤良則臣與佇貴方欲訴叙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替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

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議究誚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肓所以縮霖兢遠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

張暢辛官表孝武帝（暢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辛官）

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閒問悽慘深切常懷

爲武陵王駿移京邑檄（世祖初以武陵王摠南中郎將江州刺史發爲諮議參軍及元凶弒立舉義入討發參預密謀兼修文檄將發父延之爲光祿大夫勗

以檄示之曰是誰所造曰發之筆也勗曰言辭何至乃爾曰發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由是得免）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禮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水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獍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于髫亂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肯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悲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亾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人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

息志梟元凶少雪讎恥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愨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疆幕府親董精卒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徽甲八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款悉力請

奮荆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旌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卒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宜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

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　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感不可爲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

顏測（延之子官大司徒錄事參軍文帝嘗問延之諸子才能對曰測得臣文）

謝司徒江夏王義恭賜絹葯啓

氷紈風絺事膺盛服（太平御覽）

梔子贊

濯雨時摛素當飈獨含芬豐榮殊未紀銷落竟誰聞

庾徽之

劾顏竣奏（竣初爲世祖撫軍主簿至是藉蕃朝之舊極言[illegible]諫無所回避又自謂才足幹時當贊務居中而所陳多不被納乃求外出大明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頗懷怨憤又言朝士違謬人主得失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下詔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上復召徽之爲奏詔賜死）

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先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寵上是以王叔作戒子晳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

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竣以非次聖朝清攬萬務一歸而竊規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驕盈滋甚出尹京輦形勞翻放傳詔犯憲循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因顏威寵冀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貴敷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刑則委上恩必歸己苟遇之門即加謗辱受遣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矜慨上旨激動閭閻未上廳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心既獲出蕃怨望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存怨恚必

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輦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
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又敢示危
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訴外國
道將顛覆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關于家早負世議
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姊毋
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
刑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解資禮解爲門生充
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臨解兒錢
以供張下賓旅酣歌不異平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
竣待都文吏特荷天私棄殺祿用豫參要重勞無汗

馬賞班河山出内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
滋溪壑之心在盈彌侈虎冠狼貪未足爲譬今皇明
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寔惟害爲宜加顯戮以彰
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
収付廷尉法獄臯秉南史作久恩作善

孝武帝詔荅

寃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訓
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
事上誠節之至耶

又詔

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歷廬陵内史竹台大明時坐居喪無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報羊希書

朗少愛奇雅有風氣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會虜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解職希爲府主簿從義康行與朗書箴令獻奇進策朗報之朗之辭意倜儻類如此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
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耶視已反覆慰亦
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
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耶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

夫匈奴之不誅有口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
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
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闕邊之事者良淹歲紀
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
將以匈奴蒙旗側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
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訓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
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
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
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
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宋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

厠迹人之班頽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
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技而出値明君變官建主歲
增恩償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
已多料于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
之時求于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
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
可欲以殞海之蓍望鼓鰓於豎鱗之肆隆風之羽覬
振翮於軒轅之間其不能與陪淥水竝負青天可無
待於明見若乃闘奇謀深智之術無悦主御俗之能
亦不可復猾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芒府

遂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癡
况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
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沉雪棲
肌畜髓實氣變魂非但土石侯卿腐殤菜錦實乃苧
齊天庭覞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備議於
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
白而黜姦猜委玉入而齊辞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
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路道日富而
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未則饗粘而出望
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

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横于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閉居違官交造頻罷捐慕遺
發爽毀銷舉呼翕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
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
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轂務是詣
自絶世務之願壓生林帷苔積階月又搭中山木時
入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
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鐺方校石
時復陳局寤初莫觴星晚驩然不覺是歲軒後也近
春田三頃秋圃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

能佚封勒之畢當敍覯邠鄧扃尋伊鄘傍眺燕隴邪
殷邊衛覷我周之軫迹弔屯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
休此欲但理實誰因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
覩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減
楊子之器物甚覩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
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
閭里之閑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燕獲庸人之徒
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躑相未事也若
廣者何用候爲至乃復有致謂於爲亂之日被訕於
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頁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
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鬬旣衛整笏振豪巳
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劒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
深慮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
人君之過謀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
爲後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
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爲首之鏑闕必固之壘
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
大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
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宋書

讜言書 朗世祖初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并辭職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
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
膺亂餘重以宗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代魏晉遺謬
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
言積薪待燃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
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
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
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
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
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
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
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
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
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
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
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縻
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
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

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
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
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
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
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
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
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
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
使富者不盡貧者不獨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

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寘民以此樹不
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剥善害民
禁本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玆法
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
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
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内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
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不望霾鰥居有不
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絶及淫奔
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
埋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耶此最是驚心

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
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耶今宜家
寛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
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
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
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
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
倍矣又亡者亂郊饉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
之遷流故飢寒一至慈母不得保其子欲其不爲寇
盜豈可得耶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

辭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粱肉盡矣氷霜
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
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
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
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
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
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撿其出入督其遊惰須待
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
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閭爲荒窟
伊洛神基蔚成茂艸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

戀議者咸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
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
必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虜則是國家由來所
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國善也今
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
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
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絶於賊不勞而邊已
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
中州必有興者决不能有率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
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

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
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今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
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
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
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
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
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
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懃驅
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
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

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
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
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
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貿韓長不應與唯可教以
蒐狩之禮習以蒐狩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
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
達兵食相連若邊城請帥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
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
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
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亦何適

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
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
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
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
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
下之達喪以其哀並中出故制同外與日久均痛故
魏縗齊盡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矣云何
使衰苴之容嗌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
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
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

十惡薄于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
享臨御道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
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
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貿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
親甚爲櫝帶實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
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
之甚遠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
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
至有刖耕以避征戍兵以驅叱不亦重甚乎若禁行

賜海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節儉而市造華怪
即傳十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
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
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
備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
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
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
已裁學侈麗之原寔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
自今以去宜爲節日金魄翠玉錦繡穀羅奇色異章
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

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
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
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
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
宜先省事從而幷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
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
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緩冕紱佩稱官以服
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置舊地民
戶應更置立豈吳邪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

表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上如江都
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
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
不得復選世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
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
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
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
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
盛矣哉此其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
殿廷辯戰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寔不可

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
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
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
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于親故或亦遭讒于
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爲可
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
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
緌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
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
其擢唇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讙之所至意之所

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兼濟之比彌正悖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貫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懸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安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宜以年齒齊凡貫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

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事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道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校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王侯家子亦不宜

抑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技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于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太醫宜男女習教在所因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不

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駁重者死壓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曆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直言忤旨賜死

省錄尚書議懷文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以爲非宜上議不從

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冀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斷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家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

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錐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聲之寔不愆于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與替之道無害國章入統元任廓或省華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彝令不宜虛廢

減省皇子邸舍奏（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遍天下懷文言之不聽）

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為難者故宜量加減省

侍中趙倫之碑（太平御覽）

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猛騎雲微搶動則敵氣霧消

沈懍遠（吳興人為始興王濬府佐）

長鳴雞贊（初學記）

翠冠縝茸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驚晨

孫豁

減米課表（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詔善之）

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寔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杜氏通典）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入齊歷長水校尉）

上新曆表（孝武帝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表上曆法八年太子旅賁郎中將戴法興議駁冲之復隨法興所難辨析之）

古曆疏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覲

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刱新曆謹依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令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

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

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歲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寔精古法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

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氂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孝武帝南中郎典籤從義封吳昌縣男越騎校尉前廢帝時賜死）

難祖冲之曆法議（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中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使內外博議請以少解曆數竟無異同唯太子旅

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為冗之後遂難辯折時法興為世祖所寵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術上欲頒明年改元因改用冲之曆而宮車晏駕）

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冲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案冲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鶩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

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冲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冲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

天背經乃至於此冲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冲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淺慮妄可穿鑿冲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爲北方七宿之中臣法興議冲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

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辯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攜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定託冲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冲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冲之又令日月五

緯交會之元遲疾悉以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于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冲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冲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

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二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

祖沖之辨戴法興曆難議

臣少銳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員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解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闞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眾謬理據炳然易可

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曆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暑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楗謹陳其目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述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眾條或緣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讖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

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西行特違眾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偽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疎者朔後天過二日有

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
却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
可疑之據六也尋律曆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
度在建星其勢相鄰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
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法興議
曰戰國横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
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
至景初終無毫忒冲之曰古術訛雜其詳闕聞乙卯
之曆秦代所用必有效于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
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

毋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爲虚妄辯彼駁此
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
之爲長也景初之法實錯五緯今則在衡口至襄巳
移日蓋略洛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晷漏昏明並即元
和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法興議
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
常在衞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冲之以
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虚加度分
空撤天路冲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
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見之勢中天

爲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爲書說四星皆
在衞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
文以就所執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
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謂舉中
語兼七列者觜參尚隱則不得言昴星雖見當云伏
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缺 不得以爲辭則名
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寔謹檢經旨直云星昴
不自衞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
則可愍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爲明證分至之辯竟在
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

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
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
亦在此宿斗二十一了無顯證而虚貶臣曆乖差半
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
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
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註記元嘉
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
討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
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討之日
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

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衡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衡計之日當在氐十二依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衡移宿顯然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晳豈得信古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冲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

蓋略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流之爲言非始動之辭也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鄰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矯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衡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曆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爲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談非有明文可據也法興議曰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

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冲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冲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像殊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禀

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轅矣至于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藝之典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

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識柳未詳究至如壁非玄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衡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臣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讖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又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説也堯典四星竝存衛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証背之謂寔此之謂法與議

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部剏自元和而變儀衆數定于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晷景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redacted]年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歷紀躬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晷明潔纖毫儘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

彊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為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為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為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于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

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輿復欲於
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
朔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
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𧆛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
求正非爲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
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
曾不覺其非横謂臣曆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
月之甚惑也曾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
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輿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
今復謂晷數𥴮虚不可爲准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

推步不得准天功絶于心目未詳歷紀何因而立案
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
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
合若符契孟子以爲千載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
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虚貶竊非所懼法輿議
曰冲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虚爲北中捨形責影未
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辯借令
冬至在虚則黄道彌遠東北當爲黄鍾之宫室壁應
屬玄枵之位虚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
而星次不改招揺易繩而律吕仍往則七政不以璣

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
託冲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虚非中位
繁辭廣證自構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
也七政致齊寔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
說蓋非實義法輿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
文於圖讖或取効於當時冲之云羣氏糺紛莫審其
會昔黄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
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
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冲之曰夫曆存
効密不容殊尚合讖乖説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

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
卯之説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溺名喪實殆非索
隱之謂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
定歲者今以効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
咸書日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歷檢之數皆協
同誠無虚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
聚法疏越寔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
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説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議
者復疑其苟合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歷紀之作
幾於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覈理實法

與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
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疎密之數
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
超七辰術家既追筭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
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
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
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沖之曰遲疾之
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
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軫
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

行天七而輒超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
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
定准非爲衍度濫徙頓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
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
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辨碎說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
爲矛楯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
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筭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
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寔以奇偶不協故數無同盡爲
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尚矯異蓋令實
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稽元曩歲群數咸始斯誠術體

理不可容譏而譏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
元雖七率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
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違名初日避
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
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
者也法興曰日有入成合行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
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
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
遲疾不及一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曰此
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入行譬月九道

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匝于天理無差動也然
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
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入行之說是
衍文耶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爲舍交即
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
是也值交蝕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
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
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標此句欲以何明
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遠尋舊準
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

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許之言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辨既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泯略其說乎又以全為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為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㓐至非景極望非日衡凡諸新說必有妙辨乎

宋文紀卷第十六

晉陽張　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蘇瑋生

平賊告郊社太廟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平劉義宣臧質八座奏唯告廟社不告二郊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過告今賊已殄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參議詔可

八座奏

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宜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氷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並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

禮官博議

蘇瑋生議

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於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

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廟之辭果立此義弼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今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緣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

而嗣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並宜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而闕下當有缺誤或闕字爲小字注缺遂誤作大字

徐宏

東平沖王祔廟議奏孝建元年七月有司奏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徐宏議

有司奏

東平沖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

徐宏議詔可

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

朱膺之

章皇太后廟毀置議孝建元年十月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議以不宜毀爲朱膺之同王燮之孫緬議宜毀薦詔從之

太傅江夏王義恭議杜氏通典孫武議又作大明二年

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爲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

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

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旣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荅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卑守文淺學懼乖禮衷

博士王燮之議 通典王彝之

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

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

太常丞孫緬議

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旣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

祠部郎朱膺之議

閟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嘗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

孝武帝詔

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

盛祠閟宮遥祫旣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王假喪禫服議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領曹郎朱膺之議

有司奏

故右光祿大夫王假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

朱膺之議

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議南郊廟祠儀奏（孝建二年正月南郊有司奏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太常丞朱膺之並議通關並同建平王宏謂膺之議爲允詔可）

有司奏

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

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

王祀之議

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闋送神之祼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

朱膺之議

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卽宗伯也又尋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

獻之事專由上司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祀始有灌於禮

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

周景遠

殷祭議 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太學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並議郎中周景遠參議以宏膺之議爲允詔可

蘇瑋生議

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裸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綫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

徐宏議

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變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

朱膺之議

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妣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

周景遠參議

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

殷祭用孟秋議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鎮軍長史周景遠議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何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

禮無違

徐爰 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入宋歷除太中大夫終交州還爲南濟陰太守中散大夫

禦虜議 爰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殿中郎兼右丞三年索虜寇邊議

詔旨虜犯邊塞水陸迭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役爲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齊斧徘徊朔氣稍歸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暢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難長太倉遥阻救援之

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方鎮所資實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爲首尾胡馬既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視不挫凶圖姧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遥輸遠圖決無遂事寢弊賛略逆應有方臣以爲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

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虀烏逝矣

皇子出後告廟議 孝建三年五月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告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太常丞庾亮之祠部朱膺之兼右丞殿中郎徐爰並議參議以爰爲允詔可

傅休議

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紹廣漢殤王後告於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於情未安

庾亮之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
告禰廟
祠部朱膺之議
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
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旣皆共廟
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爲允宜在皆告
徐爰議
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
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

繼體告廟臨軒議大明元年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爲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燮之祠部郎朱膺之殿中郎徐爰並議爰同燮之參詳爰議爲允詔可王燮之議
王燮之議
南豐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
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
襲不應告廟臨軒
朱膺之議
南豐王嗣爵封已絕聖恩垂矜特詔繼茅土復中義
同始封爲之告廟臨軒

徐爰議
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旣始
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爲
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
不合臨軒
立南郊位議大明二年尚書右丞徐爰奏乃立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
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
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

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
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
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
塗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
曹虔季立世子議大明四年有司奏琅邪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緄之江長議並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銑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禮後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
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

日便應卽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嗣以奕襲紹序
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烝嘗無闕攢取
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
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稜銑本長息宜還爲虔
季世子

安陸夫人廟祭議 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陸國七雖建而奠昭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出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合列祀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
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緣□

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考
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
元宰道戚之胤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承
徽緒光啓大蕃爲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
國之正上無所厭衆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
從祭安陸卽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
謂合列祀于廟

宣貴妃廟祭議 大明七年一月有司奏太學博士虞龢右丞徐爰並議大禮不異詔可

有司奏

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朞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
月祥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
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
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

虞龢議

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六
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
內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
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別考新

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

徐爰議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
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絰變
除中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
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𣅀祀不得闕之朝廷謂禫除
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
皇姑下絶列國無所應祔

同前 杜氏通典云大明七年詔立宣貴妃廟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有司又奏右丞徐爰議詔可右司奏同前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代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絰變除中行諸皇宋況宜貴妃誕育獻替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宮創祀不復問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

晉陵孝王祭議奏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內以上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得上顏僧道太常丞庾蔚之兼左丞徐爰並議參詳以爰爲允詔可

顏僧道議

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

庾蔚之議

緦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

徐爰議

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

齊敬王子羽廟祭議大明八年正月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屬驃騎將軍徐爰議通閣博士以爰議爲允令復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靈筵孝獻王廟祭竟神主御遷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定作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爲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修宋史表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終其業爰雖因前作專爲一家之書上表請付外詳議以爰是江夏王義恭等三十六人同爰議以義熙爲斷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世祖詔報

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大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貢田躍神宗始於伻又

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創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躍剗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

臨宋便應奄膺紘宇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
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遐聞莫
或斯等宜依衔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熈爲王業
之始載序宜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
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
議伏須遵承

孝武帝詔報

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
典餘如爰議

食箴 北堂書鈔

民之初生有生有食資生順性於是黍稷炎皇仮載
后稷茂植一日三飽聖賢通執三穀既翳五味亦宜
潔爨豐盛滋芬美腴奉君養親靡不加精安體潤氣
調神暢情

又箴

衣服稱誠飲食曰歎擊鐘而舉無使日旰

庾蔚之

鄱陽哀王祥除議 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傳休太常丞庾蔚之並議通關並同蔚之云月末祥

博士傳休議 通典作孫休

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
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
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
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議

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
衰故有二祥之殺是以祥忌皆以同月爲忌而閏亡
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

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
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
月則春夏未華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
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
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
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
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
通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
閏旦祥忌異月亦非禮意 通閏並用以下通典補

國子母除太夫人議 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illegible]

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博士孫豁之太常丞庾蔚之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上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博士孫豁之議

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

庾蔚之議

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

朱膺之議

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為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

太子獻妃服廢烝祠議大明五年十月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博士司馬興之領軍長史周景遠右丞徐爰並議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為允過卒哭祔一依常典詔可

庾蔚之議

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恐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

司馬興之議

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薦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為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

周景遠議

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

徐爰議

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

晉陵王子雲臨祭議大明六年十月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左丞徐爰參議蔚之之爲允詔可

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朞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

校獵薦二廟議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醴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薦廟爲允參議大同蔚之詔可

虞龢議

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囿射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

庾蔚之議

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宜講武殺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

參議

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未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

四孤議魏時司馬王朗等並有四孤論至宋庾蔚之議

四孤之父母是事孩不得存養其子其不欲子之活

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已族而取他族爲後若已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加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絕嗣者便當應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縗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是也

王燮之

皇太后出行副車議大明元年有司奏皇太后出行副車未有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應十二乘通關爲允詔可

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

陳皇太妃哀服議泰豫元年廢帝所生母陳貴妃爲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參議以燮之議爲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后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討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又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疎二儀準之太后

司馬燮之議

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朞太妃豈容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

王昊之

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

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謂樂物

孫武

侯伯子男嫡息爲世子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博士孫武傳郁曹郎諸葛雅之並議參議爲允詔可

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今爲例

傅郁議

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廢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嗣承繼體傳之有由父在子立允稱情典

諸葛雅之議

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

傅郁

太子親祠與宮中有故不舉祭議奏（大明三年四月有司奏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博士傅郁二議不同尚書參議郁議爲允詔可）

有司奏

來七月十五日當祠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禮宮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詳正

司馬興之議

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寔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寔同宮一體之哀禮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親奉之義

傅郁議

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傳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祭皇女夭札時既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

荀萬秋

籍田儀注奏（大明四年正月尚書左丞荀萬秋奏）

籍田儀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褏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按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

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耶禮記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鄭玄注周官司服異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籍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輿駕籍田宜冠冕璪十二瑬朱紘黑介幘衣青紗褏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爲定儀

永陽侯傍親殤服議（大明五年有司奏永陽縣侯頠叔子大夫年始四歲傷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衆十中王儼殤宜由道卿異於巳受畢王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詔景遠議爲允）

南面君國繼體成家雖則佩觿未關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外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汞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

司馬興之

皇太子妃服作鼓樂議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衆樂博士司馬興之議徐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内不合作鼓吹及樂

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

右丞徐爰議

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梓宮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

又議

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準其輕重倖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

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月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

明堂饗祀牛數議 大明五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二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虞龢祠部郎顏奐並議

案鄭玄注禮記太傅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

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肇修聖心所以昭玄極况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

虞龢議

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

顏奐議

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

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國子母除太夫人議大明十二年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支懸係母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稱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程彥參議以典之爲允詔可

宗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

程彥議

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於國均也彥參議以與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

國子太夫人

丘景先

祭霍山議大明七年有司奏薦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詔可

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緣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鑵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禋祀通嶽恩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蜃則盛酒當以蠡柘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用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爲壇域參議景先議爲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蜃宜同郊祀以爵獻凡有饌種數一依社祭爲允

虞龢會稽餘姚人位中書郎廷尉入齊○杜氏通典龢音蘇

宣貴妃立廟議大明七年三月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左丞徐爰並議參詳爲允詔可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昏議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禮應刱立新廟

尚書左丞徐爰議

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

昭太后祔廟議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有司奏制義服祔廟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復議參詳

緐議爲
允詔可

有司奏

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用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

王略虞愿議

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

虞龢議

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事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於上

太子納昏禮議 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下禮官案昭明孫詵虞龢並議參詳

緐議爲
允詔可

有司奏

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代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徵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

博士裴昭明議

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儷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

兼太常丞孫詵議

聘幣之典損益爲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

用寔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縈衍攸
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璀備禮稱
東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

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

案儀禮徵納直云玄纁束帛儷皮而已禮記郊特牲
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虎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
珪璧宜仍舊各一也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歷遷廷尉）

車駕嘗祠及皇后拜廟議（泰始二年六月有司奏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太常丞虞愿議參議愿議爲允詔可）

有司奏

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
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
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
皇太后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

劉緄奏

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
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
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室經昭
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
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
禮姉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
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

虞愿議

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
雖高臣無祭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
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室謂
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式過祀
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
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

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
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
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
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

丘仲起、

皇太子著袞冕議（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按敕皇太子元正朝賀合著袞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兼左丞陸澄議參議以仲起爲允）

案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
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袞
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

典服袞冕九旒以朝賀

陸澄議

服冕以朝寔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羣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

參議

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

王延秀

祀明堂應告太廟議泰始七年十月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以應告尚書令袁粲等同延秀議

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

宋文紀卷第十六

宋文紀卷第十七

晉陽張燧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孫沖之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從子勛起兵加輔國將軍

與晉安王子勛書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即僞位於尋陽前廢帝在時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長史尋陽內史勸子勛舉兵未發而太宗先定亂自立進子勛位號琬不從沖之等下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衞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兵進大敗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同逆皆夷滅

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宋書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歷左將軍揚州刺史

奉太宗啓書安都爲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反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款

臣庸隷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宋書

王景文名彧以字行太保弘之族歷中書監太子太傅揚州

與王道隆書 道隆吳興烏程人為太宗所委信歷右軍將軍桂陽王兵至見殺景文為江州刺史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將謂在江州不能潔己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乎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冈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涸屈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循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申啓 宋書

求解揚州表 景文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復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時太子及皇子並小上稍為身後計疑忌諸大臣景文又外戚貴盛恒懼禍及乃自陳求解揚州太宗詔報

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燋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即問都顯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曉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謬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充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䰎人羣病絕力劾穢朝點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

明帝手詔譬王景文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詭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閤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遜事獨關卿也恒妾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嶽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耶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

檢校殭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
禮希觸呼召及虜發船車竝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錄
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鶩之居貴
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劉除二藏位不過執戟
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
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
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童竝依錄
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
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卿今雖
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

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
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
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
亦瘁於踐蹋高崖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
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墉下蜀相費禕
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
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
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
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
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

以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
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
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若乃
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
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聖言可行而
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
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
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
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
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

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
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
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値義嘉
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
何可預圖耶（並宋書○居貴要甫史作人居貴要寧理書）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仕宋尚書僕射中領軍以戰死）

具條賈元友所上書對（勔泰始中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殷琰叛衆於汝陽[illegible]昌時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荅勔對納之元友議遂寢）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斯至

以為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追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為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鬪　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鄙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嘗遠運為糧是感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為開立

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虛弱可乘之機恐為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為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鄙城臣又以為鄙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是為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為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尅今定是為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救命臣以為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皆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閒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既不何意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

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遏懸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已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貽後悔界上之人唯覘強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

王琨 琅琊臨沂人宋右光祿大夫入齊終侍中

上言從孫佟襲封表 琨泰始元年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從兄華爲長

(襲封為新建侯嗜酒多僭失理上表)
臣門雖不休從孫長是故右衛將軍華息少資常猥
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
國書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將傾基緒綱小息修閑
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祿更構
南齊書

謝超宗(靈運孫生宋義興太守入齊歷征北諮議參軍坐怨怼徙越州賜死)

策秀才議(泰始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超宗為尚書殿中郎議詔從宰)

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與替皆無俟繁

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
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
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 南齊書

孫夐

江夏王女服議(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夐重奏右丞江謐又奏詔可)

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
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
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
奪勞百日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仕宋吏部郎入齊為左民尚書掌吏部)

又奏孫夐(夐又結免贖論詔可)

夐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 南齊書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宋兗州刺史入齊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

乞假名號啓(崇祖為朐山戍主拒虜因欲恢復淮北啓明帝以為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

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
並為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
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
近 南齊書

虞通之(會稽餘姚人善言易為明帝近臣入齊至步兵校尉)

明堂頌

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颺輝
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緜緜教樞翳翳化紀
聲沉五都風晦千祀我皇烝哉追孝創軌縟憲垂統
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
殷殷華海馨盈孚誠慶輝旁燭休光下盈

槐珪(字伯玉高平金鄉人祠部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討盧循合門從義特見寵授)

與王僧虔書(僧虔見齊)

(僧虔元徽中為吏部尚書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

虔書僧虔答書未允㕍又與僧虔書乃用爲安成郡丞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物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媍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満二赦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爨總九流繩平自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illegible]孤微百世國

姻纏綿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入表同逆一門三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叨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王僧虔答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郎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自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南史佐佑作左右

又與王僧虔書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

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

並南齊書

丘巨源蘭陵人入齊歷餘杭令以事見殺

與尚書令袁粲書

巨源宋明帝時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鎭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遣迎之巨源因齊太祖使留京師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乃與褚書見不被申及沈攸之事起爲尚書符荊州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

民信理推心闕於量事庶罰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迭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

庶塡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賊若以此賊獨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群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虀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轘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隷可謂衆矣攀龍附鱗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閑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戴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耶民傎國弃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厮羅之會既能

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齕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縡隷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濤階矣撫敵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南齊書

爲尚書符荊州討沈攸之 南齊書丘巨源傳云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其文載柳世隆傳而沈約宋書沈攸之傳江淹集又並載爲尚書符與此辭有同異計必巨源與淹同時各撰或刪淹文故載宋書耳今以齊書著屬巨源宋書者屬附淹兩存之紀與集亦小異

沈攸之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

膾愛之若子羽翼吹嘘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杜
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
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爲心膂同功共體
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
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旣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
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開闢網
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與福
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上崩本非已力彭城
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肆法値先帝宥其迴
溪之恥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煩顯授內

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
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顔普天同哀已以
爲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荊晉熙王以皇弟代鎭地尊
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算器械
權擾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
罔顧國典踐荊已來恒用姦數旣懷異志興造無端
乃歷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
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
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
桂陽內奰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

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
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竄
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覘吏若讎遇
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
法一人逃亡闔宗補逮垦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
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
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
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
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

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
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宰精
甲二萬銜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
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
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新亭侯任
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曹
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諱新除寧朔將軍游擊
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
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摠軍中兵

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葛光等輕舸一萬截其津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敕勤屯騎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騎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旗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

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依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皦日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書

昌寓先爲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相東太守爲齊太祖蕭道成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至是啓道成又與褚淵書淵答之道成[illegible]許爲訟冤

伏惟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懃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感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聞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旻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恩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渥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霑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忝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怨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

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彼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淸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衞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問務此並彰於事

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勠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羅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需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耶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衿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並南齊書）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歷荆州刺史郢城兵敗自經死）

與武陵王贊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自郢州徙荆州）

（攸之爲荆州刺史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粲發帝剗歎之具以示攸之攸之便有異志齊王蕭道成韓致遣軍西討攸之開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懼不敢下因攻郢城時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贊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荊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中不關重關擘忻覲接莫由若使臣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遂之舉近擁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鐵之將煙騰飇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

又與武陵王牋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

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殷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玫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巳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 並宋書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初攸之與齊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妻攸之子元和及爲荊州刺史聚歛兵力高道慶自江陵還都道攸之反狀太祖既弑蒼梧王立順帝以張敬兒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兒陽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是時太祖位司空篡形已成攸之舉兵遣使報敬兒敬兒斬之攸之下當襲江陵遺太祖書太祖答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膽形燋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閫下足下亦懼臧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貳計蹴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寔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遇公矜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巳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往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聞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

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寔爲膏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耶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耶乃復慮以家爲陷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弒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耶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

生自可恨奴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寧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但昱之心未忘於蔡海西之道人倫頓盡廢之以

公猶禮處之當溫纔盛誰能相抗豈罪怡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耶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忭實是披心辟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闈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賊父居東府一家[illegible]

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豈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修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損申包之節耶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絃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

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貿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彌爲必先及南史叙之表疏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

別駕驃傳太祖輔政引按顯顯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驃裁答

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欽袂

定交欵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
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携袖薦女成姻志
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及乃昱和陵虐事切憂
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驗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
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赦已行外内于
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
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令封送相示豈不畏威
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
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莶情等家國共詳衷否
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

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
張慼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為況張
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耶又張雍州
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
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
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
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
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聲情本契然遂要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久言耶元徽末德執亡禮
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輿毀之

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
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鄱
王寧為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
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
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
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収宮女劫奪天藏器
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
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
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
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

職惟事理朱方之敘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末無
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背司州
必馬析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
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嚬笑入戾乃如
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與
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
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表
裏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
便呼一家兩録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
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

見貽邪比蹤夷叔諭吾則可行過桀跖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妄安中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鎭而斷割候迎罔蔑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董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州物產雍㟝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

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劒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耶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齋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贊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閡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耶賢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拒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並南齊書

○邪言一作流言助一作爲

袁粲 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初名愍孫歷位中書監爲齊高帝所害

妙德先生傳 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常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

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臨終啓

粲領司徒加侍中順帝即位遷中書監齊高帝方革命粲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與劉秉等將謀矯太后令攻高帝於朝堂事敗粲還坐列燭自照仍求筆作啓爲軍主戴僧靜所殺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異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 南史

宋文紀卷第十八

晉陽張燽
穎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周山文

皇弟訓養母服制議

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議正參議並同山文議

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

孫緬前左丞

廟祠親爵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穆太后縣親非正統而書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周山文謂責孫緬並議上詔緬爲允

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博士顏奐等同山文

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

兼太常丞韓賁議

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旁尊也親執觴酌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惟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

日罰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

前左丞孫緬議

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並是晉帝之伯今朝列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閟宮非唯不躬奉廼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

殷匪子

昭太后廟毀置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議太常丞韓賁稱令史殷匪子並議左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薶毀殷主於北墻宜太后上宇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爲允詔可

韓賁議

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聞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况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

殷匪子議

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祀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於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薶於廟兩階之間按階間本以薶告

幣薶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毀主祔於虞主薶於廟之北墻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薶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

沈俁之

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議 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單衣幘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請臺詳議曹郎中沈俁之議不宜改儉又上議及俁之再議參詳並同儉議遂寢

王儉議

春秋國語云見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嚴廓盛禮衣冠為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項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參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令長史掾屬但著朱衣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舃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為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

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舃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讙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為疑按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為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為卑則宜依以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義所先請臺詳服

沈俁之議

制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襲容改尚沿物哉夫邊貂假近侍之首賤幘昏尊極之額一適時用便隆後制況朱裳以朝緬傾百祀韋舃不加浩然惟舊服為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益何事棄盛宋之典法追往晉之頹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

王儉又議

自項服章多闕有違前准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舍既久即為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替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

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為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為頹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為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違官簡略為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為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獨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貳

沈俁之又議

雲火從物沿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
造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𡸁文庭廟闕典咸上
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寀㯫稍改白虎之
詔斷官室之疇杏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咨達官之簡
略律苟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者必等亦何關於權
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爲之職吏本朝服
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皆前令違而遂改今制
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事會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爲
取彊弱之辨府執既革之餘文臺據未行之成典良
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行迷

孔欣

七海（太平御覽）

携同好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網㭍雲張羅

王叔之（一作叔之藝文類書或云晉人或云宋人 按唐經籍志宋王叔之集十卷隋經籍志有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叙與叔字相類恐是一人亦晉而入宋者也又有王升之在晉叔字有作升寫者頗與升類或總一人今不可考）

舟贊

致遠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
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枻滄謳

蘭菊銘

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熏百草色豔群英孰是芳質
在幽愈馨

送隱論

常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爲者也而生
上古徇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爲物
一氣二極渾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
哉則夫隱者於已失者也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
者所以全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懷舊賦序

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同處一室冬
多閑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爲索居之友道
濟因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開書見其手
跡皎若平日悽悵傷心

傷孤鳥詩序

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頃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顧
悲鳴感微禽之有心遂爲詩以傷之

翟雉賦序

余在荊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爲賦
云

臧道顏（御覽作臧彥改其名）

弔驢文 初學記載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後因附宋

夫徵祥昊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跡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膽質強直稟性沈雅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眞驢氏之名駒也

諸葛闡

禁華飾絲奏 太平御覽引宋書○沈約宋書不載

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仲冬南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北肆連行糾纏靡無用之工玄黃侈衣華之費飾絲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捐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華

荀倫 初學今本作荀倫誤

與河伯牋 異苑云河內荀儒字君林乘水省舅氏陷冰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投牋與河伯宿岸興求開手執牋浮上倫又成詠之○初學記不載其事異苑不載其文○異苑劉敬叔所撰荀倫疑是晉末宋初聊從初學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耀靈泉飛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摠百川而為主

初學記

吞道元 一作晉人

與吞公牋 吞他甸切姓族晉有吞崇雲

道元居在城南挨水近塘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床無有高門大戶來風致涼積汗累爐體貌萎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縣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綖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腳則足出攣捲則脊露 高似孫緯略○藝文類聚未全鬱一作薦陷作漏貌作日袷作祭脊作背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奴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掐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偷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癘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顯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麞言語嘍偽聲音駭人惟堪驅雞它無所役遣詣阿䂪復被狗咋困熱如泥 初學記○牋並韵語

又

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崎右嶇強弱相負傷行斫轅 太平御覽

范氏王錫妻錫字寡光太保弘子位江夏內史

與王僧達書

蔡興宗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侍寡嫂養孤兄子有聞于世僧達與兄錫不協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與僧達書誚讓之

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宋書

無名氏

宋徐州答魏移書

知猥揚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

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加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長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我司兗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師涉河秋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之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爲醬尾而擁其逋逃開其彌場元顯無子爲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戒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欵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

宋兗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游獵具區兗州答移

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冲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宜於上代仁義之道與自諸華在昔

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栖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成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要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溼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兗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比

八十萬家殺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關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旂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兹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含前矜蜺育㲉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 並宋書

彭城恭佐慶武陵王獲白鹿牋 世祖爲武陵王自雍州刺史改授徐州北鎮彭城

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藝文類聚

人爲江斆讓婚表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時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爲斆作讓婚表以徧示諸王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頓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季今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以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微命所當果膺兹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於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沖幾不免於强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埽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文苑 宋 卷十八 十三

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曉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其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狠

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魄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貴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淸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

察特賜矜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有司廟祀哥辭奏（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 十二月有司又奏並詔可○）

無名氏附

皇朝肇建廟祀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並合施用

又奏

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哥舞詩黃門

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輒申攝施行

有司請免餘姚令何玢之奏（詔可○元嘉起居注）

初揚州刺史王引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玢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舴艋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玢官。

有司掖庭有故不舉祭奏（元嘉七年四月奏詔可）

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禮記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

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

有司中丞出行分道奏元嘉十三年

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别他官之文既無畫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

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内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内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其準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内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有司心喪禫服奏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不著有無禫制世或兩行詔使博議有司奏詔可

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爲永制

皇子母服議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皇子皆申母服

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内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

州詳蔣恭兄弟爭受罪議恭義與臨津人妻弟吳晞張與晉陵蔣崇平爲劫偪晞張常避水寄恭家事發討録不獲叔恭及兄協付獄恭以晞張是其婦親協以身是戶主爭求免罪郡元嘉中縣依事上詳州議之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詁訓而能

互發天倫之愛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寔爲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

有司奏議不應致禮太傅奏世祖即位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傅領大司馬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詔報從之

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寔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壼遜

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郎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

孝武帝詔報

國簿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所執

有司奏南郊遷日議大明二年正月南郊有司奏使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曹郎朱膺之尚書何偃右丞徐爰並議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値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値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旣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

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並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

王燮之議

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齊戒用辛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十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太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幷圜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享旣行夏時雖得遷郤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直又按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

朱膺之議

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旣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

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已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

何偃議

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龜知吉不在日學之密也

徐爰議

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假撩禮不應重告愚謂所同尋告郊尅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

有司南郊儀注奏

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冠絳紗袍廟祀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異而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即事乖體謂宜同郊還亦變通天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

有司大小駕儀奏

漢注儀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爲從序今改祠廟爲法駕鹵簿其軍幢多少臨時配衣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輦輪御軺衣書等車爲副其餘並如常儀

有司凌室藏氷奏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氷有司奏

季冬之月氷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氷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氷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氷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

及大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
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夾
槃隨冰借給

有司奏立宣貴妃廟 乃立別廟于都下

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宮今貴妃蓋
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 南史

有司奏齊民孝行奏 齊民晉陵人為邑書吏父在家亡及歸毋言父遺言根不見子於是號叫殞所須臾便絕大明中州郡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

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號訊遺吉一慟
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
華夏寔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
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

有司劫竊依舊制奏 明帝泰始四年四月奏及帝崩其例乃寢

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
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
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腳筋徙付交梁寧州
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腳筋
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
應及坐悉依舊結謫 南史

諒闇内奉常祠議 泰豫元年七月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内為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郎可○未詳何人

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
為權與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
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
敢以卑廢尊也范甯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
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
有喪則不為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
祭謂神不享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

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親奉者則應禘
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
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朞之中並不自祠亦
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
釋純哀内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
為曠仰思從敬竊謂為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
所上

有司明堂制奏 孝武帝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簋簠一依太廟禮學制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

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辯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寔丙巳其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通典

蓋吳

上文帝歸順表 初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太武帝甚惡之宋元嘉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吳於杏城天台反諸戎夷響應有衆十餘萬上表歸順大武遣軍擊之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上表太祖詔授雍州刺史北地公會吳討屠各爲流矢所中死

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豺狼縱毒蒼元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舊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既張士卒效勇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虜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成平陽二蕃世連士卒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汧隴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圖境顒顒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絹馳表丹誠

又表

泜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凶丘列於天邑飛鴞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塗炭政教既被民始寧穌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

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憑威靈千里雲集莫廊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亢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

文帝詔報

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督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欵志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襃獎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

吐骨渾慕璝

上文帝表 慕璝兄阿犲少帝時授爵未及拜命而卒慕璝立元嘉六年上表七年詔報

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犲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

而臣私門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

文帝詔報

吐骨渾慕璝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欵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阿羅陁國主堅鎧 西南夷

奉文帝表 元嘉十年

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陁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

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救廣州時遣船還不令

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
願垂哀納

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

奉文帝表（元嘉十年後爲其子所篡奪又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

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七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又表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闕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陀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家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

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閣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

奉文帝表（元嘉十二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

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慈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遥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婆陁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

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眞丹最爲殊勝

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絶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

道為當果用顧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
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
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
白鸚鵡各一頭

百濟國王餘慶

求賜除表 世祖大明二年

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
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
並聽賜除

倭國王武

上順帝表 武讚之弟興死立弟武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
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
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
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
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
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
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
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
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
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
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
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

氐胡楊難當 宋封武都王後自立為大秦王年號建義寇蜀兵敗奔魏死虜中

奉文帝謝罪表 楊氏自漢末據有仇池世為氐王至宋高祖踐祚以楊盛封武都王盛猶稱晉義熙之號盛子玄文帝時代立始奉元嘉正朔玄卒弟難當廢玄子而自立使流人司馬飛龍入益州為寇時太祖遣蕭思話代梁州刺史甄法護難當因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郡奔洋川以其黨趙溫為梁州思話使司馬蕭道成進討所向克捷梁州平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太祖嘉其悔過下詔宥之

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
於恩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之
誠況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先訓
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
飛龍擾亂西蜀諸所措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
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
同憤制不自由遣參軍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
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為守兵所殺
行李蔽擁日月莫照法護恇擾望風奔逃臣即日牢
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

守兵單弱懼不自充續遣輕兵共相迎接但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既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基順天委命嬰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舉聞朝廷勞頓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

文帝詔

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

河西王大且渠茂虔

上文帝謚父蒙遜武宣表（蒙遜受宋命為河西王蒙遜第三子茂虔府為酒泉太守蒙遜卒茂虔為主襲蒙遜位號元嘉十一年茂虔上表詔乃授封）

臣聞功以濟物為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潛蜺裔戎夷羣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末之丕祚功名昭著懇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尅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瞻稱[illegible]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為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

文帝詔

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勳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伏忠果冀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規乃心彌彰宜崇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

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朱道珍（鬼）

與南陽劉廓書（道珍嘗為孱陵令廓為荆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廓開書看是道珍手跡既讀書失信所在廓寢疾尋卒）

每思棊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領（述異記○領者宮遺書作紙）

青州古冢銘（南齊書云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得銘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撿訪果然）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岱嶽神教（義熙五年宋高祖伐廣固岱廟女巫秦氏能降靈宣教因訪捷期乃稱神）

教

天授英輔神麾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

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

梁文紀十四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梁文紀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是集採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書、南史及諸家文集，故所錄不甚繁碎，考證亦頗精核。惟以後梁蕭詧退附外國之後，不與諸王同列，殊乖次序。又侯景矯詔入於簡文帝文內，亦非事實。他若梁武帝請諡答詔，不著其人，稍為疏漏。江淹集作於齊代，割以入齊，齊文紀既已發例，何佟之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齊朝，以下作於梁世，但為分註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亂其例。然較他集終為有條理也。梁代沿永明舊製，競事浮華，故裴子野撰雕蟲論以砭其失。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曰：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論如是，宜其風靡波蕩，文體日趨華縟也。然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為極盛。殘膏賸馥，沾溉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為正聲。寸有所長，四六既不能廢，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

梁文紀序

寓内一橐也至氣常生文

字有鼓橐之人則至呼吸生

見公幹子建昭能以雄公子

三序　一

於鉛槧中攝魂召魄而不

知老瞞耽獵藝書阿衍

千載百氏實首唱之英雄

欺世横槊賦詩儒雅旁

求逸無詰飛至鼓動之氣

一也曹氏父子佛睛虹貫

蕭家父子挍采霞鋪而

詭友江為簡文湘東導左

三序　二

子桓休烈之上江淹沈約

不至陳琳吳質為儔則風

會靡流太音巧洩勢不

得不然也宣城梅禹金先

並刻所撫文純力不能任而海內同好各分任之嘉莫尹洞庭俊君任梁純先生隻筆開五岳之峯

萬卷洗雙丸之照衰屋布衣龍潛田畯于昔金姑孰曾有交臂之知而尹侯君玉山秀映奎鏡孤空

學問列左史三閣吏治乃河陽匀漏于昔侯華異曾有侍觴之雅今兹桑者冢孫太鴻以至家崧緣之

枕中之賞寫之四庫妄森筆之應求文章之神交有道之挪余有進說焉今日之木壽已極漾性吠

哈月可汗牛然繼之拾清
遠之銘纏以萬縢塲而至
賢者咿唔行卷辭胡嚶
夢朝脫墨而夕殺青

天子方重要之屬
詔廣屬徵求以宏特寶
用在挽回以代安得起先生
於九原使先生續鄴籤國

以羨三不朽之多人琹息杳
惜哉
崇禎己卯十月立冬日山
陰友弟王思任頓首題

梁文紀目錄

卷第一

武帝

答蕭穎胄　喻袁昂手書
袁昂答書　與蕭寶寅書
與諸王及吳平侯景書
與何胤書　請補謝朏何胤表
上言選舉表　移京邑檄
平京邑大赦令　又令
又令　又令

又令　進爵梁王原赦令
即位告天文　大赦詔
齊世王侯降省詔　又詔
放還後宮詔　內侍周省四方詔
贖罪條格詔　置謗木肺石函詔
議罰詔　端右風聞奏事詔
定梁律詔　審古樂詔
沈約奏答　曹郎奏事詔
罷鳳凰銜書伎詔　申勑諸州臨訊詔
分命從行諸郡詔　除贖罪科詔

置五經博士詔　置五經博士詔
停止宮人覲禮詔　搜選郡國舊族詔
卹刑詔　陳言詔
禁祝史祈福詔　常侍侍中詔
大啓庠斆詔　屯戍開禁詔
置陵令詔　敘錄通經詔
王子從學詔　職僚集議詔
五都令史詔　公卿陳啓詔
停老小將送詔　收藏戰亡遺骸詔
又詔　脩起明堂詔

天監十四年親祠南郊詔
條奏吏民詔
天監十六年親祠南郊詔
議代牲祀詔　又薦時蔬詔
流移還本詔　親祠南郊詔
改作南北郊詔　停賀瑞詔
躬耕籍田詔　征魏詔
給俸詔　南郊恩詔
推恩宗戚詔　獻讜言詔
檢括封事詔　南郊等令詔

州郡言政事詔　　守護晉宋齊諸陵詔
朝堂參議疑事詔　　優赦逋耗詔
禁占公田詔　　禁斷遊軍私屯詔
謁陵頒賚詔　　赦除罪逋詔
條上民患詔　　贖罪詔
坐罪父母祖父母詔
通用足陌錢詔　　祠南郊頒恩詔
分置二豫詔　　錄遷初附詔
舉士詔
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詔

免臨川王宏詔　　贈臨川王宏詔
安成王機謚詔　　贈南平王偉詔
贈鄱陽王恢詔
末陽王伯游拜會稽太守詔
詔西豐侯正德　　蕭景監揚州詔
追贈張弘籍詔　　贈張弘策
南昌公王儉降封詔　　追贈王茂詔
追贈柳慶遠詔　　追封蕭穎胄詔
贈蔡道恭詔　　贈鄭紹叔詔
贈呂僧珍詔　　追贈范雲詔

贈張惠紹詔　　贈馮道根詔
贈昌義之詔　　贈周捨詔
又詔　　贈裴子野詔
贈顧協詔　　贈袁昂詔
甄恬旌孝詔
張纘爲尚書僕射手詔
贈蕭子顯詔　　請謚手詔
贈孔休源詔
江革爲臨川王長史詔
贈朱异詔　　臧盾兼領軍詔

徐摛爲新安太守詔　　擢沈崇傃詔
詔許慧詔　　手詔到溉
詔答劉之遴　　手詔何點
徵何點爲侍中詔　　又詔
賻何點喪詔　　徵庾詵庾承先詔
庾詵謚貞節詔　　贈丘仲孚詔
孫謙加優秩詔
何遠爲給事黃門侍郎詔
范述曾爲太中大夫詔
賻陸雲公詔　　林邑國王班爵詔

扶南國王班號詔　高麗國王加號詔
百濟國王加號詔　始興王憺謚忠武册
贈左丞范縝璽書　敕昭明太子統
敕晉安王綱　敕報皇太子
敕湘東王繹　敕廬陵王續
敕貞陽侯淵明　手敕宜豐侯脩
敕何胤　又敕
又敕　敕答王珍國
手詔陳慶之　敕徐勉
手敕劉孝綽　手敕劉之遴

手敕張率　手敕沈衆
敕任昉
任昉奉敕示七夕詩啓
敕答費昶
議明堂制
儀曹郎朱异議
又制
議二郊坎位制
八座奏
答皇太子啓大功服行嘉禮
詳定郊祀服章
五經博士陸瑋等議　又議
八座議郊俎奏
議六代樂舞制　議宗廟設宮縣制
議宗廟迎送神樂制　孝思賦序
凡百箴　連珠三首
賜到溉連珠　草書狀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硯銘
諭蕭子雲書
卷第二

簡文帝
與湘東王繹書　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報湘東王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答定襄侯餉卧簟書　答新渝侯和詩書
誡當陽公大心書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與劉孝綽書　答張纘謝示集書
與蕭臨川書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答徐摛　與徐摛書
與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書
慶洛陽平啓　啓囚徒配役事啟
謝邵陵王禁錮啓　謝敕賚中庸講疏啓
謝敕示苦旱詩啓
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啓
謝賚扇啓　謝敕賚織竹火籠啓
謝敕賚貂坐褥席啓　謝敕賚方諸劍等啓
謝敕賚善勝威勝刀啓

謝敕賜玉佩啓
謝敕賚魏國啓獻錦等
謝敕賚長生米啓
謝敕賚益州天門冬啓
謝敕賚城邊橘啓　謝敕賚河南菜啓
謝敕賚大䕶啓　謝敕賚廣州塸等啓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
湘東王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
謝東宮賜柿啓　謝東宮賜裘啓
讓驃騎揚州刺史表　在州羸疾自解表

謝爲皇太子表　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
爲武陵王讓揚州表
爲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
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
爲子大心讓當陽公表
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
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
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

謝賜新曆表　又謝賜新曆表
讓鼓吹表　上白兎表
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
爲王規拜呉郡太守章
請停置徒作疏
武帝手敕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
臨雍州革貪惰教　圖雍州賢能刺史教
罷雍州恩教　復臨丹陽教
移市教　貲遣孔燾二女教

甄異張景願復讎教　孔休源喪令
與湘東王令　又
與衡山侯恭手令　與劉孝儀令
劉孝儀上東宮啓
停省臨城公夫人見妃令
即位詔　原放北人詔
改元大寶詔　解嚴詔
葬簡皇后詔　贈江子一兄弟詔
矯禪豫章王棟詔

卷第三

簡文帝

金錞賦序　悔賦序
眼明囊賦序　昭明太子集序
臨安公主集序　三日曲水詩序
馬槊譜序　彈棊論序
南郊頌　馬寶頌
東宮行雨山銘　明月山銘
書案銘　鏡銘
紗扇銘　丞和長沙宣武王碑
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
吳興楚王神廟碑　徵君何先生墓誌銘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中庶子王規墓誌銘
安成蕃王墓銘
中書令臨汝靈侯墓銘
儀同徐勉墓銘
平西諮議參軍劉顯墓銘
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　司徒始興忠武王誄
大同哀辭　祭戰亡者文
祭灰人文　答穰城求和移文
勸醫論　七勵

連珠　幽縶題壁

卷第四

元帝

與劉孝綽書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與蕭挹書
答劉緩求述制旨義書
與學生書　答齊國餉雙馬書
又　賜劉瑨書
答顏之儀　責鮑泉書

遺周弘直書
與周弘正書
與武陵王紀書
別紙
又與武陵王書
又
與魏書
慶南郊啓
慶東耕啓
上穀充軍糧啓
謝敕賜第啓
謝上畫蒙敕褒賞啓
謝敕賜褥啓
謝賚車螯蛤蜊啓
啓東宮薦石門侯啓
上東宮古跡啓
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謝東宮賜彈棊局啓
謝東宮賚貂蟬啓
謝東宮賚貿枕啓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謝東宮賚麈尾錦帔團扇等啓
謝東宮賚花釵啓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爲妾夏玉豐謝東宮賚錦啓
謝東宮賚瓜啓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謝晉安王賜馬啓
薦鮑幾表
薦顧協表
請於州立學校表

上忠臣傳表
遷荆州輸江州節表
召學生教
答左衛將軍王僧辯
遺王僧辯書
答江州刺史王僧辯
復答
又答王僧辯等
辭勸進令
勸農令
侯景平解嚴令
赦令
討侯景馳告四方檄
即位江陵詔
蠲免力田詔
還都建鄴詔
加王僧辯太尉車騎大將軍詔
宗懍封信安縣侯手詔
贈杜崱詔
敕杜龕
敕報司徒王僧辯
別敕王僧辯
與王僧辯帛書
忠臣傳序
忠臣傳諫諍篇序
忠臣傳死節篇序
孝德傳序
全德志序
職貢圖序
丹陽尹傳序
洞林序
懷舊志序
懷張纘詩序
高祖武皇帝謚議
全德志論
鄭衆論
皇太子講學碑
廬山碑序

玄圃牛渚磯碑　青溪山館碑
隱居先生陶弘景碑銘
侍中吳平光侯墓誌　中書令庾肩吾墓誌
侍中新渝侯墓誌銘　特進蕭琛墓誌銘
太常卿陸倕墓誌銘　庾先生承先墓誌銘
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
散騎侍郎裴子野墓誌銘
東宮後堂仙室山銘　漏刻銘
香爐銘　忠臣傳託篇贊
忠臣傳諫諍篇贊　忠臣傳執法篇贊

孝德傳皇王篇贊　孝德傳天性篇贊
職貢圖贊　祭東耕文
釋奠祭孔子文　祭顏子文
山水松竹格
敬帝
改元紹泰大赦詔　修孔祀詔
卷第五
昭明太子統
答晉安王綱書
答湘東王繹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與何胤書
何胤答啓
與殷鈞書
殷鈞答書
與張纘論張緬書
始興王憺喪禮令
劉孝綽議　令
胎明山賓令　與殷芸令
與晉安王令　謝敕賚地圖啓
十二月啓 首十二　請停吳興丁役疏

文選序　陶淵明集序
七契　華陽隱居墓銘碑
爾雅制法則贊　蟬贊
弓矢贊
有司奏崇丁貴嬪
安成王秀
餞度教　招隱逸教
衡陽王元簡
獻劍奏
南平王偉等

勸世祖即位牋

·世祖令答

邵陵王綸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責王僧辯書

與湘東王繹書

謝令賚馬啓　讓丹陽尹初表

祀魯山神文　贈言賦序

忠壯世子方等

散逸論　啓父湘東王

臨賀王正德

通武帝啓

蕭昱

上武帝請解職表

武帝荅蕭昱手詔

鄱陽嗣王範

題舊琵琶

卷第六

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　追封丞相長沙王詔

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

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

初封諸功臣詔　求薦士詔

齊宣德皇后臨朝荅梁王令

宣德皇后令　重敦勸梁王令

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到大司馬記室牋　梁國府僚勸進牋

府僚重請牋　荅何胤書

與江革書　與沈約書

弔樂末世書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求爲劉瓛立館啓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二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吏部郎表　爲王思遠讓侍中表
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
爲蕭侍中拜襲封表　奏彈曹景宗
奏彈劉整　奏彈范縝
奏彈蕭穎達
請祀郊廟備六代樂奏
王文憲集序　齊明帝謚議
王貴嬪哀策文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桓宣城碑　劉先生夫人墓誌銘
撫軍桂陽王墓誌銘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齊司空曲江行狀

卷第七
沈約
沈文季加侍中詔　崔慧景加侍中詔
王亮王瑩加授詔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
王茂加侍中詔　授蕭重休左僕射詔
授王亮左僕射詔　封申希祖詔
封三舍人詔　郊禋赦詔
南郊恩詔　文

改天監元年赦詔　平亂赦詔
大赦詔　立太子詔
立太子赦詔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搜訪隱逸詔
資給何點詔
酬荆雍義士獻物者詔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立左降詔　降死罪詔
立內職詔　封徐世標制
授李居士等制　封左興盛等制

授蔡法度廷尉制　授王績蔡約王師制
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敕
爲武帝與謝朏敕　與何胤敕
謝賜新曆表　爲皇太子初謝表
致仕表　爲始興王讓儀同表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讓僕射表
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讓五兵尚書表　謝封建昌侯表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爲南郡王讓中軍表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爲長城公主謝表　薦劉桀表
注制旨連珠表　爲柳世隆上舊宮表
上建闕表　爲柳世隆上銅表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到著作省表
舉胡元秀表　上撰進宋書表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爲安陸王謝荊州章　爲六州拜章
奏彈王源　彈祕書郎蕭遙昌
彈御史孔𤣱題省壁悖慢事
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彈奏朝請王希聃違假
奏彈太子中舍人王僧祐
上言黃籍奏　論察舉疏
答樂藹書　答陸韓卿論宮商書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答沈驎士書　與陶弘景書
報博士劉杳書　報王筠書
與徐勉書　賀齊明帝登祚啓
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
謝賜軫調絹等啓　謝敕賜絹葛啓

謝敕賜氷啓　謝賜交州檳榔千口啓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
爲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劍啓
謝竟陵王敎撰高士傳啓
謝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
謝竟陵王賚母赫圓雲氣黃綾裙衩啓
謝司徒賜北蘇啓　謝啓
爲柳世隆謝賜槃游胡桃啓

卷第八

沈約二

武帝集序　棊品序
辨聖論　七賢論
齊武帝謚議　齊明帝謚議
德皇后謚議　齊司徒安陸昭王碑
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　齊太尉王儉碑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
齊太尉徐公墓誌銘　太常卿任昉墓誌銘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
長沙宣武王墓誌銘　爲司徒謝朏墓誌銘
齊臨川王行狀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齊朝丹徒故宮頌　雩贊
高士贊　俏聲贊
齊明帝哀策文　賽蔣山廟文
修竹彈甘蕉文　冠子祝文
連珠
卷第九
范雲
爲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
第二表　除始興郡表
謝示璧表

范縝
與王僕射書
讓裴子野國子博士表
徐勉
上武帝論喪禮疏
上修三禮表
武帝詔報　又詔
謝敕賜絹啓　戒子崧書
伏暅墓誌　答客喻
伏挺
致僕射徐勉書　徐勉報伏挺書
陶弘景
答謝中書書　答虞中書書
答趙英才書　與親友書
與從兄書
解官表　齊武帝詔答
與梁武帝論書啓　又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古今刀劍録序

相經序
何點
齊書贊
何胤
疾篤書
袁昂
諭人書
謝高祖啓　高祖答
上武帝古今評書啓　評鍾繇書

遺疏
夏侯詳
圍郢城議　金革帶鉤篆文
顧憲之
牛埭稅議　終制
王希聃
獻銅瑞劍表
裴邃
致呂僧珍書
謬與魏移　魏楊侃報移

裴子野
雕蟲論　宋略總論
司空安成康王行狀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劉虯碑　喻虜檄文
謝舉
褚翔墓銘略
卷第十
周捨
袞服議
皇太子釋奠議
有司議　吏部郎徐勉議
鼎銘
何佟之
雩祭依明堂議
世祖配明堂議
國子博士王摛議
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議
社稷向位議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

又議
南北郊用牲奏　劉[illegible][illegible]
又議　朝日夕月議
亥日籍田議
太學博士劉蔓議　太常丞何[illegible]之議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助教周山文議
助教何佟之議　殿中郎顧嵩之議
過客朝會作樂議
世祖祥忌禫日議
博士陶韶議　太常丞李攜議

太常丞領國子助教謝曁濟議
何佟之議佟之在齊止此
啓蟄郊議以下在梁
郊祼議　博士明山賓議
郊祀器席議　又議
又議　祫祭及功臣議
廟祀斷哭議　武帝詔
省牲議　又議
武帝報
祼禮議　武帝報

又議　臨川王母墓被發議
公卿以下祭服議
樂歌奏　周捨議
明山賓
二郊同日議　又議
迎氣服大裘議
廟祀樽彝議　武帝報
又議　郊廟牲牷議
貴嬪母喪議　鷹朱异
陸暐
天地祭一獻議
朱异
祀四望議
明山賓議　徐勉議
郊服大裘議　明堂用瓦樽議
郊獻議　五帝祀先青帝議
明堂器用議　明堂停灌授俎議
明堂祀用特牛議　雩祭燔柴議
廟祀羹餅議　封陽侯服議
何敬容

寧國臨城公入學議
徐摛
臨城公夫人覲見議　太子令
司馬筠
皇子慈母服議
周捨議　武帝制
周捨又議
司馬筠皇子慈母服議
武帝又制
迎氣祭不用牲議

尚書祭服議　尚書祭廟祀朓饌議

司馬褧

議貴嬪母服牒　東宮宴會奏樂議

賀琛

駁大功冠嫁議

啓陳四事奏　武帝敕責賀琛

賀瑒

東宮宴會奏樂議　東宮備二舞議　又議

王僧崇

三公祭服議　武帝答

祖暅

論曆奏　又奏

沈重

鍾律議

許懋

封禪議　答雩祭燔柴議

虞皭

奏彈伏暅　明堂尺度議

虞僧虬

論景慈證母罪啓

卷第十一

丘遲

答舉秀才啓　為范雲謝示毛龜啓

與陳伯之書

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為范尚書拜表

為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為柳僕射讓光祿表　為王博士讓表

永嘉郡教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硯銘　還林賦序

封梁公銘　九錫策文

進梁公為梁王詔　禪梁策

璽書

何遜

為衡山侯與婦書

與建安王謝舉秀才牋

為孔導辭建安王牋　七召

王僧孺

辭府牋　與友人何炯書

答江琰書　與陳居士書
謝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爲蕭監利求入學啓　謝除吏部郎啓
謝賜于陁利所獻檳榔啓
謝賜曆表　謝吏部郎表
爲臨川王讓太尉表　爲南平王讓儀同表
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
爲韋雍州致仕表　至南海郡求士教
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豫州墓誌
臨海伏府君集序　詹事徐府君集序
從子永寧令謙誄　爲武帝祭禹廟文
陸倕
新漏刻銘
石闕銘
武帝敕　蠡杯銘
釋奠祭孔子文　祈雨賽蔣王文
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
爲王光祿轉太常讓表
爲張纘謝兄尚書謚靖子表
拜吏部郎表　除詹事免讓表

授潯陽太守章　豫章王拜後赦教
未至潯陽郡教　與徐僕射薦沈峻書
遷吏部郎啓　謝敕使行江州事啓
爲息纘謝敕賜朝服啓
爲張侍中謝啓
陸杲
彈張稷
陸雲公
泰伯廟碑
張率
舞馬賦序
蕭子範
到府牋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爲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
爲蔡令撝讓吳郡表　冠子箴
直坊賦序　七誘
蕭子顯
自序略
蕭子雲
答武帝

啓武帝
武帝敕答　答武帝敕
卷第十二
劉孝綽
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
謝高祖啓　謝東宮啓
謝爲東宮奉經啓　求豫北伐啓
謝越布啓　謝給藥啓
謝晉安王餉米等啓
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

與弟書　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儀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除建康令謝啓
謝女出門宮賜紋絹燭等啓
謝始興王賜車牛啓　又謝賜花紈簟啓
謝始興王賜柰啓　謝鄱陽王賜鉢啓
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
爲晉安王謝賜鵞鴨啓
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

謝晉安王賜柑啓　謝晉安王賚鰕醬啓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謝太子賜五色藤筌蹄一枚啓
謝東宮賜橘啓　謝東宮賚酒啓
謝豫章王賜馬啓　謝豫章王賜牛啓
爲武陵王謝賜第啓　爲王儀同謝宅啓
爲王儀同謝國姻啓　彈賈執傳湛文
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
晉安王讓丹陽尹表　臨川王奉詔班師表
爲臨川王解司空表　臨川王辭揚州表

安成王讓江州表又　南平王讓徐州表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
李揚州舅讓表　爲江僕射禮薦士表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　爲始興王上毛龜表
探物作艷體連珠二首
劉孝威
謝賚林檎啓　謝賚錦被啓
謝賚宮紙啓　謝敕賚畫屏風啓
謝賚熊白啓　謝晉安王賜婚錢啓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謝東宮賚藕啓

謝東宮賚炭啓　謝南康王餽牛啓
辟厭青牛畫贊　正旦春雞贊
劉孝標
辨命論　答劉沼
廣絶交論　山栖志
自序　相經序
與宋玉山元思書　答郭峙
稱族子訏歊書　送橘啓
劉之遴
與劉孝標借類苑書　劉孝標答書

上漢書異狀十事　啓皇太子
劉歊
革終論
劉昭
後漢書注補志序
卷十三
鍾嶸
上齊明帝書　上言武帝
詩品上　詩品中
詩品下

庾肩吾
謝賚曆日啓　謝賚粳米啓
答餉綾紋啓　謝賚銅硯筆格啓
謝賚菱啟　謝賚梨啓
謝賚橘啟　謝賚朱櫻啓
謝賚林檎啓　謝賚檳榔啓
謝東宮賚檳榔啓　謝東宮賚[illegible]啓
謝東宮賚米啟　謝東宮示古跡啓
謝東宮賜宅啓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謝湘東王賚米啓　答湘東王賚粳米啓
謝湘東王賚米啓　謝湘東王賚柑啓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答武陵王賚絹啓　謝炭啓
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又答賚朮蒸啟
爲武陵王拜儀同章　爲寧國公讓中書表
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
東宮玉帳山銘　團扇銘
書品
庾元威

論書
虞龢
論書表
卷第十四
吳均
與施從事書　與朱元思書
與顧章書
揚州建安王讓知司徒表
連珠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食移　餅說

殷芸
與建安太守到溉書
劉勰
文心雕龍序
周興嗣
千字文
謝幾卿
答湘東王繹書
謝郁
致何敬容書

王筠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箋
與諸兄論家世集書　爲王儀同瑩初讓表
爲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
爲從兄讓侍中表　上太極殿表
昭明太子哀策文　自序
任孝恭
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
辭縣啓　謝賚錢治宅啓
謝示圍碁啟　謝賚裙襦啓

爲羊侍中讓表　爲汝南王檄魏文
梁報東魏文　答魏初和移文
賽鍾山蔣帝文　祭雜墳文
張纘
丁貴嬪哀冊文　有司奏崇丁貴嬪附
與陸襄晏子論陸雲公書
遺湘東王書　謝東宮賚園啓
謝太子賚果然褥啓　讓吏部尚書表
讓尚書僕射表　中書令蕭子顯墓誌
故左民尚書忠子沈僧旻墓誌銘

懷音賦序　離別賦序
蕭介
諫納侯景表
王僧辯
答許亨書
蕭綺
王子年拾遺記序
王樂道
與穆四
朱瑒
與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徐悱妻劉氏令嫺
祭夫人
馮寶妻洗氏
報李遷仕書
侯景謀臣王偉
爲侯景降梁表
奉武帝啓
武帝報侯景　遺宇文泰書
武帝賜貞陽侯淵明書

復鄴人書　啓武帝
又啓　武帝報侯景
又啓　又報
遺臨賀王正德書
臨賀王正德報侯景書
又上武帝表　告城中士民書
奉東魏王啓　啓武帝
武帝與諸軍手書　又啓武帝
矯武帝詔　矯簡文帝詔
爲侯景檄
莊鐵
給田英郭駱書
王琛
報黄羅漢書
盤盤國王
奉武帝表
干陁利國王毗邪跋摩
奉武帝表
狼牙脩國王婆伽達多
奉武帝表

婆利國王憍陳如

奉武帝表

中天竺國王屈多

奉武帝表

師子國王伽葉伽羅訶梨耶

奉武帝表

後梁

蕭詧

爲雍州刺史下教　連珠二首

蕭巋

臨終上表

蕭欣

謝賜甘露啓

王琳

䱜表

詔答

梁文紀目錄終

梁文紀卷第一

嘉魚尹民興叅閲　江東梅鼎祚纂輯

武帝 姓蕭名衍字叔達齊高帝族弟子以祖國封梁王篡齊國號梁都建業在位四十八年爲侯景幽逼薨廟曰高祖

答蕭穎胄 穎胄字雲長蘭陵人齊冠軍將軍

高祖爲雍州刺史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爲巴陵太守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叅軍王天獸齎書與穎胄兄弟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獸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遂便進兵恐非廟筭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須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

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喻袁昂手書

昂仕齊爲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昂昂答之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〇南史江革傳云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

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文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脟朱端已先肅清吳會

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懸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悉南史作喻兆民作億兆勢作當由作守未足作未是

袁昂答書 昂見後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並梁書○師南史作軍衆軍作衆帥

與蕭寶夤書 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魏雍州刺史謀反賜死

寶夤本齊建安郡王及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夤皆逃入魏封齊王靈太后臨朝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夤爲鎮東將軍以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夤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魏朝爲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接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勤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甞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

力盡心内外大勲不報翻羅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
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内盡帷幄之誠日自
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
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
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
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實賊
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
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
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
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

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
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
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
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
以每抑鎮戍不興較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
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
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往日
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
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擄彭城別當
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

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
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 魏書○懿字元達高祖長兄仕齊歷梁南梁二州刺史遷益州入爲尚書令弟暢爲衛尉懿爲東昏所害梁初追封長沙王暢衡陽王○東昏侯立寶寅開府領石頭戍事東昏將任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寅事敗以爲人所逼不罪責也

與諸王及吳平侯景書 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歷郢州刺史

周捨字昇逸顒子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武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云

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 南史

與何胤書 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高祖霸府建引爲軍謀祭酒與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
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
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宦自東徂西悟言素對
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
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
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魁黜疊禍思得矚卷
諮款寫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
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
紱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
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

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請補謝朏何胤表齊永明三年詔徵朏胤時東昏下在所使迫遣之値義師已近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于順帝亦並不至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舍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德聲業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淸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

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靑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未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淸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翌宣寡薄式是王度請並補臣府軍諮祭酒

上言選舉表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

詔依施行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

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有勇進忘退懷質抱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識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隷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

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傷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逾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彛倫自穆憲章惟允

移京邑檄 東昏即位淫虐不道高祖爲雍州刺史起兵襄陽移檄京邑遂衞尉張稷等弑東昏送首義師

夫道不常夷時無未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

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髫齓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覥無哀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授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間以爲懽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追哭刧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搆肆酣歌壚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剪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忠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

中流逆命憑陵京邑某獻禁省指授羣帥尅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彊敵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禀精靈孰不冤痛而羣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于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于悖禮違敎傷化虐人射天彈路

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
其過窮山澤之兎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
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旣人神乏主宗稷
阽危海内沸騰珉庶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角蒼生
喁喁投足無地㭍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懐委付
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
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元龜
符驗當璧作鎮陜蕃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
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宮舊
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爲復始康哉之

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
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卽日遣冠軍竟陵内史曹
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鷙視爭先龍
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
守王茂率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
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
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
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
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
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

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並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
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總率貔
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撫金拂地鳴鞞聒
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
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俊遠執鈞匡世擁荆南之
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旍麾所指威稜
無外龍驤獸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
神甸埽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
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
珍而已諸君或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首姦黨受

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嶽永紆青
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
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
如白水 宗稷一作宗社

平京邑大赦令

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挻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
蠢焉如綴吾身藉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
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
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
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旣久同惡相濟

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亘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弃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發徵闘左以充緇粲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

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民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王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又令

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寃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寔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又令

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爲埋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又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

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琁室外構傾宮内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淸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斵雕

爲樸白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旨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幾乃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寔望多士得其此心可詳爲條格

進爵梁王原赦令

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

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愚節終慚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顔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嘆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

即位告天文 天監元年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諱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甿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内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然援天靡訴諱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鋭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

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諱自惟非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睠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諱即衍字從史書之

大赦詔

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

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遂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應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與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犯鄉

論清議贓汙淫盗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

齊世王侯降省詔

與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又詔

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竝聽還本

放還後宮詔

宋氏以來竝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筭五都愁窮四海竝嬰羅惟寃橫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錮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為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廪食

內侍周省四方詔

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懍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

與言夕惕無忘寤寐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殉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竝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届如朕親覽焉

贖罪條格詔

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罹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纒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

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庶愧心於四海昭情素于萬物俗偽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置謗木肺石函詔

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尖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

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議罰詔

禮閣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贍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武長揖卿相趨步廣闈竝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靜言疚懷思返流弊且觀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端右風聞奏事詔

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定梁律詔 天監元年八月明年頒新律于天下

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爲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內法出恒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

者載一家爲本用衆家以附景丁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據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

審古樂詔 梁初衆樂猶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詔訪百寮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護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讌失

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

沈約奏答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

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仍委一舊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曹郎奏事詔 天監元年八月

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

罷鳳凰銜書伎詔 宋齊以來三朝有此詔罷之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為愧已多假令巢侔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銜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乎前代率由自遠內

省懷慙彌興事篤可罷之 並隋書

申敕諸州臨訊詔 一年

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茲朕自藩部常躬訊錄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網斯政又闕牢犴沈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寃就鞫匪惟一方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

分命從行諸郡詔 下並二年

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兹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旰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怯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遏聽遠聞事均親覽

除贖罪科詔

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

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爲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圄犴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置五經博士詔

令九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置五經博士詔 以明山賓沈峻嚴植之賀瑒爲博士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

停止宮人觀禮詔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兹禮帷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

搜選郡國舊族詔 天監五年

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兹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

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卹刑詔

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愼未洽囹圄尚擁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陳言詔 天監六年

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攸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以沉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禁祝史祈福詔

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已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

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常侍侍中詔 散騎常侍與侍中通官後通直員外明衆老人士故其官漸替至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分門下二局

在昔晉初抑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常侍特爲清顯陸始名公之胤分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 杜氏通典多隋書侍中句

大啓庠斆詔 下並七年

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傷闕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屯戍開禁詔

勞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兎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自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並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熂者可悉開常禁

置陵令詔 天監七年○唐書官品志

陵監之名不出前誥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園寢職司禮不容易諸王陵先立監者改爲令

敘錄通經詔

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網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袠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王子從學詔 下並九年

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遊咸在寔惟前誥所以式廣

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以降竝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職僚集議詔

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共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茲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竝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

五都令史詔 天監九年於是五都令史視本朝請所

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

秉此羣目 隋書

公卿陳啓詔 十年

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闕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啟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停老小將送詔 下竝十一年

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諐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收藏戰亡遺骸詔

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

又詔 下竝十二年

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

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蔭衣不改即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

脩起明堂詔

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天監十四年親祠南郊詔

朕恭祇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

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卽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

條奏吏民詔 十五年

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竚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

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天監十六年親祠南郊詔

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庥而布兹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産子卽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邺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寃滯並若親覽

議代牲祀詔 天監十六年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隣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

又薦時蔬詔 十六年十月議以大餅代大脯

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 並隋書

流移還本詔 十七年

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寛邺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

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雞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土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卽爲詣縣占請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其田宅牛車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

亦不得頓相兼併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竝爲條格咸使知聞

親祠南郊詔 下並普通二年

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改作南北郊詔

夫欽若昊天歷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

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茲千畝庶允舊章

停賀瑞詔

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慙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躬耕籍田詔

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征魏詔 六年

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深藻可便親戎以前啓行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

給俸詔 大通元年

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

南郊恩詔 元年

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推恩宗戚詔 中大通二年

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

獻讜言詔 下並大同二年

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俛爲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爲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

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姦肺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檢括封事詔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南郊等令詔

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爲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州郡言政事詔 五年

朕四聰既闕五識多蔽晝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准

守護晉宋齊諸陵詔 下並六年

今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

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勒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朝堂參議疑事詔

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詔審自依舊典

優敘逋耗詔 下並七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瞀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

禁占公田詔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

共營作者不在禁例

禁斷遊軍私屯詔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illegible]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市曰[illegible]二[illegible]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宰守獸而傳翼揚皁是[illegible]憂憤貿盜所以流滯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廚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于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謁陵須賚詔 下並十年

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

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對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

赦除罪逋詔

今茲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已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列應追稅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並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

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條上民患詔 下並十一年

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扈拱默巖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於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贖罪詔

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敕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除坐罪父母祖父母詔 下並中大同元年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于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

通用足陌錢詔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于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

祠南郊頒恩詔 下並太清元年

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祗事燔燎高熛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

出今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賓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

分置二豫詔

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潁尅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改合肥爲合州北廣陵爲淮州項城爲殷州合州爲南合州

緣邊初附詔

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咎并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

舉士詔 太清二年

為國在于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于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書其嚴穴以時奏聞

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詔 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詔立是為簡文皇帝

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𩃬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內敏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為皇太子 藝文類聚末云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來同洪業 光宇作光被

免臨川王宏詔 宏文帝第六子妻弟吳法壽殺人南司奏免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詔曰

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 南史

贈臨川王宏詔 宏高祖弟普通七年薨

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沖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於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啓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

安成王機諡詔 秀之子為湘州刺史大通三年薨

王好內怠政可諡曰煬

贈南平王偉詔 高祖弟

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歷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識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勳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茲袞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令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

贈鄱陽王恢詔 高祖弟

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

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殞逝
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
徒王如故

永陽王伯游拜會稽太守詔高祖兄敷之子

兒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奥區宜須撫
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會稽太守

詔西豐侯正德正德見後

武帝初養正德爲子及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心常怏怏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奔魏復逃歸特復本封志行浮虐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侵輒棄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

復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
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
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
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
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
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
無悛革怨懟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
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
武功令汝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
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
累自隨敕所在給汝廩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
閤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蕭景監揚州詔景高祖從父弟

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景
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幷置佐史侍中如
故

追贈張弘籍詔弘籍高祖母獻皇后弟

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
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靡切雖宅相克成路車靡

贈與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贈張弘策弘策獻皇后從父弟仕衛尉東昏餘黨爲亂入府害之

亡從舅衛尉虛發所忽殞身妖豎其情理清貞器識
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興
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勲翼宣寡薄報效無徵永
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
愍

南昌公王儉降封詔子騫襲爵爲侯

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
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

昔雒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
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
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
爲侯食邑千戶

追贈王茂詔

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
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
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
闊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
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劒二十
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追贈柳慶遠詔

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
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
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
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
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
百匹

追封蕭穎冑詔

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
丞相尚書令穎冑風格峻遠器宇淡邵清猷盛業問
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
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

贈蔡道恭詔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
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
西受任邊陲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

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
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
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
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
資給

贈鄭紹叔詔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
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勳作牧
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

于懷宜加優典隆兹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

贈呂僧珍詔

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崇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字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

追贈范雲詔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約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

贈張惠紹詔

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勲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

贈馮道根詔

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

贈昌義之詔

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略沉濟志懷寛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

贈周捨詔

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

給
又詔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爲有司所奏免官以其年卒
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单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媿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贈裴子野詔

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至

喪事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千匹

贈顧協詔

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

贈袁昂詔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定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

甄恬旌孝詔

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詔彼岳牧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

張纘爲尚書僕射手詔

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

贈蕭子顯詔

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令便舉哀

請謚手詔

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贈孔休源詔

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務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與仁壽移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

光禄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
斤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

江革爲臨川王長史詔

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
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
太尉臨川王長史

贈朱异詔

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
所方贊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
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

臧盾兼領軍詔

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
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
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

徐摛爲新安太守詔 太平御覽

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

擢沈崇傃詔 崇傃奉詔釋服而不受官

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
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
再朞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
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敎

詔許慧詔 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隧中敬胤外甥許慧□□以聞詔曰

故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席緣於瘞地周
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
子于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
而淺葬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
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
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
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
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南史

手詔到溉 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彥之從孫遷國子祭酒溉子鏡先溉卒鏡子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就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

得無貽厥之力乎 南史

詔答劉之遴 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
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

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
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
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
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
所問也（並梁書∧南史作宗脩作循乃作久冬作秋搜作披取作欲）

手詔何點（點字子晳廬江灊人尚之孫）

（點宋末齊初累徵不應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與點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賦詩讌酣恩禮如故）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

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
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
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
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
例今賜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徵何點為侍中詔（點辭疾不赴復詔）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窅
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
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
中

又詔

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
往因素志頗申識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
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
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契資須大官別給
隣人山濯卿故事同垣下

賻何點喪詔

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
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
所須內監經理

徵庾詵庾承先詔（詵稱疾不赴承先亦以隱終）

明敭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
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
先學道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
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
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庾詵謚貞節詔

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荊山珠玉江陵杞梓
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
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贈丘仲孚詔

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効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孫謙加優秩詔

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

何遠爲給事黃門侍郎詔

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

禁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

范述曾爲太中大夫詔

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

賻陸雲公詔

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賻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

林邑國王班爵詔 天監九年獻白猴詔曰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欵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

扶南國王班號詔

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琛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

高驪國王加號詔

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欵著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

都督王並如故

百濟國王加號詔

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海外遠脩貢職乃誠欵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茲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

始興王憺謚忠武冊 高祖弟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勲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

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
祀而有靈歆茲顯號嗚呼哀哉

賜左丞范縝璽書 縝見後

王亮字奉叔瑯琊臨沂人仕齊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義師至新林内外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及高祖踐阼授侍中中書監天監二年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爲庶人縝面陳其枉任昉因奏劾縝高祖復下璽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横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禄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

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啟靡請罪朕録其白旗之來貰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並梁書

敕昭明太子統 統見後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強進飲食雖屢奉敕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胷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 瘵南史作瘦圮作瘨使作候

敕晉安王綱 即簡文帝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爲晉安府長史乃敕晉安終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

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 梁書

敕報皇太子

武帝鋭意儒雅疏簡刑獄自是姦吏招權弄文弄法是後囚徒或有優剩大同中簡文爲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敕報之竟弗之從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置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别思取其便也 隋書

敕湘東王繹 繹即元帝

繹爲會稽太守以到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之

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諮訪

敕廬陵王續 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歷湘州刺史薨于州

賀拔勝字破胡有韜略爲驃騎都督荆州刺史多所克捷時續爲雍州刺史武帝敕續城守續不敢出

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 魏書

敕貞陽侯淵明 淵明見後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伐以淵明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敕曰云云淵明師次彭城呂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貞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

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
泛孤城自殄慎勿妄動

手敕宜豐侯脩 脩字世和鄱陽王恢子

脩為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蝗遂盡帝璽書勞問手詔曰

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並南史

敕何胤

高祖凡再敕胤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胤以若耶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鮮聞好事吾每
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
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
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
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
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敕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
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
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

又敕

胤見黜天監三年卒高祖敕與胤

皆允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
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
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
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
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
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
猥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
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敕答王珍國 珍國見前

珍國斬齊東昏奉首歸高祖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敕答之

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

手詔陳慶之

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歷南北司二州刺史慶之由文德主帥轉東宮直閤隸領軍曹仲宗伐魏渦陽據其城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于此可深思奇
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于竹帛豈非大
丈夫哉

敕徐勉 勉見後

舊揚徐首迎王篤盡選因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勉恥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左遷散騎常侍

卿寒上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假王以來未之有也 南史

手敕劉孝綽 孝綽見後

孝綽為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之

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

手敕劉之遴 之遴見後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敕逮為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

手敕張率 率字士簡吳郡吳人歷新安太守

率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奏待詔賦高祖手敕答之

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並梁書

手敕沈衆 衆字仲師特進約之孫累左民尚書入陳還中書令兼起部尚書賜死衆為太子舍人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令衆為竹賦賦奏帝善之手敕答曰

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陳書

敕任昉

卿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昉奉敕示七夕詩啓

臣昉啓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技獨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己彰臨啓慙恧罔識所寘謹啓 文選

敕答費昶 昶江夏人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

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

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 南史

議明堂制 武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與群臣切磋其議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 音標 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儀曹郎朱异議

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

又制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隋書

議二郊坎位制 於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梁武博通前載詳定禮樂制多糾正並見隋書志其不云詔而稱帝曰者皆制也此外散見各後

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坎

八座奏

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圜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停爲坎 並隋書

答皇太子啓大功服行嘉禮 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謂案下殤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武帝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龢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于時博詢

咸同龢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嬪降無疑皇子娉納亦在非疑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朞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詳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朞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是朞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用鄭玄逆降之義雜記云大

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箇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輒有干啓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詳定郊祀服章

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稾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

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爲質其劒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

五經博士陸瑋等議 詔可

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莞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稾秸爲下藉蒲越爲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

又議 詔可

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旣無所出未可爲據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

八座議郊俎奏 天監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素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于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俎

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旣用俎則知郊有俎義 並附書

議六代樂舞制 太常任昉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

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遂依衆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至是帝答

周官分樂祭祀處書止鳴兩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議何事人禮縟事神禮簡也天子襲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矣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載籍初無郊禋宗廟偏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夫祭尚于敬無使樂繁禮黷是以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若依庸議郊既有迎送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偏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此則乖于仲尼韙晏朝之意矣 並隋書

議宗廟設宮縣制

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護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于古無宮縣之文按所以不宮縣者事人禮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袞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于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旣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 杜氏通典

議宗廟迎送神樂制 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主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臨此唯靈宅主安於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爾非降神之敬隔者云同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廻此迎神失之已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武帝制

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尚書有

高宗肜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之作故儒者說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肜周以爲繹肜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爲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旣絶灌禘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脩會陰陽不測之禮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通典

孝思賦序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亂內失

所恃餘喘竛竮孀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
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敻家無指信旅羈行路先君
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
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陝
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别心慮迫
切不復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
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
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
止已無逮及五内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
志墳陵長兄哀慜未　獨行續有北闕狡虜寇邊朝

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
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
盬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
姦俠大猾兇醜莫不雲聚至如彭盆韓元孫等不可
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肥凶徒疑駭相引離散壘軍
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
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
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緣
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

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
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
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
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
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
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于青
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
遵蓼莪之哀復于宮内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
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
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

所瞻仰内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于衷事形于言乃
作孝思賦云爾

凡百箴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
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
弗正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
直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
思之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
家有忠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

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崇山落峰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愛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爲卒李衛爲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黄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内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甯戚飯牛傅說版築皆王霸師世受爵禄誡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畀克家棟梁唯斯爲吉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覩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連珠三首

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爲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于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珍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漸其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虚弦動而隼落

賜到溉連珠 詳前手詔到溉下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而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草書狀 御覽作王右軍自序草書勢非晉安有薄紹之羊欣耶

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

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杜氏之變隸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目而敘之亦不失倉公觀鳥迹之措意耶但體有疎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絶之氣滔滔閒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千形而呈其巧豈可一槩而論哉皆古英儒之撮撥豈羣小皁吏所能爲因爲之狀曰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緑水之徘徊緩則鴉行急則鵲厲抽如雉啄點如兎擲乍駐乍引任意所爲或麄或細隨態運奇雲集水散風迴電馳及其成也麄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蘿之繁縈澤蛇之相絞山熊之對争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狀雲山之有玄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類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聳拔如梟長松婆娑而飛舞鳳宛轉而起蟠龍縱横如結纆綿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陵暐暐曄曄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復止斷而還連若白水之遊羣魚叢林之掛騰猨狀衆獸之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象烏雲之畢恒嶽紫霧之出衡山巉巗若嶺脉脉如泉文不謝于波瀾義不愧于深淵傳志意於君子

報敎出於人間蓋略言其梗槩未足稱其要妙焉書苑
○張懷瓘書斷云諸侯爭長之日則小篆及楷隸未生何但於草蔡公不宜至此誠恐厚誣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間也　密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體也　輕謂屈也　決謂牽掣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餘也　巧謂布置也　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均思思盈半矣張彥遠法書要錄

硯銘

音[illegible]
假[illegible]

論蕭子雲書

子雲書跡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尺牘作與始興王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男梅士都　校正
孫　鴻中
曾孫　以閎　編閱

梁文紀卷第二

嘉魚尹民興叅閲　江東梅鼎祚纂輯

簡文帝

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二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弑廟號太宗

與湘東王繹書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梁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太宗在藩庾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與湘東王書論之○藝文載作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閲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

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于仁獸逞郤克于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知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梁書○謝康樂靈運裴鴻臚子野○作而如此有史作儒鈍昔賢下有以子或絶作義絶覈量作覈量妍手作妍耳藝文作有

異巧拙終愧醜妍文之横流作文章横流無可與語吾子建南史作無可與晤思吾子建朱月作朱白

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雖心慕子文申咸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緩避賢辭病收迹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庭中置之帳裏乍揩桐鈎時懸敬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報湘東王 元帝金樓子云余為江州時君陽報王克時為僕射領選

京師有語云論議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 太平御覽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南平嗣王名恪

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脩竹南湘點淚榆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定襄侯餉卧簟書 定襄侯名祗字敬叔衡山侯恭弟

筠篁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卧北牕 北戶錄作謝竿簟啓

答新渝侯和詩書 新渝侯名暎字文明初封廣信縣侯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誡當陽公大心書 大心字仁恕簡文帝子後封尋陽王侯景亂遇害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惟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一頭見北戶錄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執轡媿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賚新奇伏增荷怍 南史云武帝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與劉孝綽書 孝綽嘗為廷尉正簡文帝為晉安王中書通四年為平西中軍雍州刺史按此書意乃其時也

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

旅鴈晨飛想凉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廻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答張纘謝示集書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凄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言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參初學記作三且晴作朝晴詠作編

與蕭臨川書 蕭子顯宗正卿出為臨川內史子雲太府卿為臨川內史未定為何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 應分竹南川剖符

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襟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鄰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亦續作武帝答其見載藝文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作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壇便睹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牒一作疊○書斷云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為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為之邪合帝意據此豈或武帝答耶

答徐摛書 摛字士秀東海剡人太宗初為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闇之閒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王饌羅前黃金在握泥訾粟斯容與自意亦復言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

良足長歎（弇州云按此書端爲朱异老姦發臺城之厄寧無遺恨千載而下讀之如新）

與徐摛書

時設書幌乍置筆牀（北戶錄○段公路云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

與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書（志字鴻道頓丘衛國人魏通直散騎常侍彪子建義初爲南荆州刺史歸梁○舊作東荆州誤）

卿門世奕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雷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兆雜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

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爲誡鄰藩贈樂有可虛懷鴛驛輕郵側望歸簡（並藝文類聚○奕葉一作英華）

慶洛陽平啓

自函洛榛曠獯獫薦食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燔燧之警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穿入方今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寢兵關候罷柝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啓囚徒配役事敕

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爲攸切臣比時奉敕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王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準

謝邵陵王禁錮啓（邵陵王綸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啓聞綸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不出坐免爲庶人）

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減勗以臣居長終

懟勸勵仰負慈嚴心顙戰讋

謝敕賚中庸講疏啓

若覩玄圭如覩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刑于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儀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憑正名百物軒轅爲陋

謝敕示苦旱詩啓

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

則公田已修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為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之守曝背未收無傷河南之尹而載勞與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川菲飲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闕如軒頊之所不逮（逮一作除）

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啓

臣綱啓宣詔王佛慧奉宣敕旨垂賚碧慮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態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窻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驩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二絨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

（水華鬱文作水業）

謝賚扇啓

臣綱啓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二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榴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慙三伏之脩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蕪澤慙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夫（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事謝聞謹啓（初學記　○羣一作翔）

謝敕賚織竹火籠啓

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筒枝雕斯早飾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謝敕賚貂坐褥席啓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雜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須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謝敕賚方諸劒等啓

繞發玉函彫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巳匹丹霞之暐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

左右相照（玉一作紫　牙一作兕）

謝敕賚善勝威勝刀啓（芝田錄陶貞白有二刀名善勝威勝）

水鍔含采彫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總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為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脫光河圖書作挑光）

謝敕賜玉佩啓

臣綱言主衣裘智瑋奉宣敕旨垂賚臣玉佩一具藍田麗彩楓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温

謝德比振慙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云云（藍一作助）

謝敕賚魏國啓獻錦等

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謝敕賚長生米啓

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募律向游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謝敕賚益州天門冬啓

遠自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

姬晉之重丹桂曹丕之愛落英一蒙恩錫竊幸往代

謝敕賚城邊橘啓

結根隴首垂陰陽塹甘踰石蜜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稱於晉世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

謝敕賚河南菜啓

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儔姬歠非喩

謝敕賚大菘啓

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茆空入魯詩流火烹葵徒傳豳曲（並藝文類聚）

謝敕賚廣州堀等啓（州一作門）

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書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書（太平御覽○北戶錄載簡文帝爲太子上武帝啓云綱啓謹奉紅牋二千番○又云特送四色綾三萬枚）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南康簡王績字世謹武帝第四子爲江州刺史母艱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大通三年薨于任○東宮昭明太子）

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峰摧璧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書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場旅食豈謂不幸獨膺昭世異林

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蕘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玆日

湘東王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前啓乃簡文爲晉安王時當亦及湘東故有此答）

南康兄器宇冲貫風神英挺觀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韜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紈綺之歲離群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冀雙鸞之集遂

居四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謝東宮賜柿啓 尺牘作元帝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並藝文類聚

謝東宮賜裘啓

綢啓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服物華雉毳名高鶩羽綢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慙瞻恩與戀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讓驃騎揚州刺史表

常願親侯就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巾還第不競龍驤之賞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爲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土故以彈壓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隸絳節金吾緹騎況復任總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爲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未平之建特授劉蒼齊憲爲公主所中吳漢因羣臣之舉 太平御覽

在州羸疾自解表

昔蓮紫複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巳立願歸之謁不遑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宜將五校失道入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鄴玉郭不追未買難嗣實以寒膺明日日夜厲粉地雖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己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非薄徒積妨賢

謝爲皇太子表

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遙臣本凡敝賓實無取特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

鳴玉內侍揖麾外蕃猶懼不任尚疑曠職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屆叔譽之辭仲卞蘭之頌

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

臣聞闔暉麗天洊雷居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慈獎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

章示嚴警之書出龍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闔閭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褰值史丹之述

為武陵王讓揚州表

臣延首青宮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響北辰而滔滔雲漢不彼沛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適遠之資無託

為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

絲言自天而忽委王刻披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暢已深揔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為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

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困騏驥之馳高陰百尺藉雲崖之遠厭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資乃啓平原之封南部與郡春穀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暉金璽銀券熠灼光彩

為子大心讓當陽公表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

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為子大欵讓石城公表

跪對鶴書俯羞鵜翼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坳塘沉水豈議火濆之流覆簣為峰終乖小魯之說

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 簡文子大臨大同二年封寧國公大連封臨城公俱入國學射策甲科

臣聞瞻彼緝弧既犬良治相諸符玉猶符他山故沮澳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為貴下帷技斧昔人以為精

力弃竿委麥先哲以為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為之妙說話郊講道不勞賈生之議就陽啓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胄隨肩選造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慙其詶護

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褒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無以揄揚盛軌宜記德音謹傳昭明太子别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内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

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啓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巳鑿

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攸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卲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膏盲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召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謝賜新曆表

五司告肇萬歲載光琯叶璧輪慶休寶曆班和布政懸闕徇道式弘敬授之典載闡浹辰之敎

又謝賜新曆表

璿籥環璣鳳司肇律觀斗辨氣玉琯移春萬福惟新孔固天保

讓鼓吹表

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成功未增榮於鐃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巳之譏何懼

尸素之誠知懟

上白兎表

瑞表丹稜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囿

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

臣度連宸蕚地寔璿蹤王業權輿夙奉締構爰須盧綰同贊密謀豫均鄧禹俱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搖之力冲天百尺無俟剞劂之勞

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

臣今願歛衽後思循墻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頗浮橋而不見蒼鷹一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請條置徒作疏（武帝大同中刑獄枉濫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帝在春宮見而愍之上疏不從）

臣以比時奉敕權視京師雜事竊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

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准

武帝手敕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讁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並隋書）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敕

誠欲投軀決堤暴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斯急興師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艦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敎

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黎藿難充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裒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圖雍州賢能刺史敎

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民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深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罷雍州恩敎

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罔犴幸得天無虐旱地發怪蟲今舳車行塗舟艤且戒植柳官度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復臨丹陽敎

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遐延善政實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宜風範

移市教

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紱黃雀從而不歸况復衞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州阻茲泗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賚遣孔翥二女教

夫思人生至輕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既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受兼身後故錫今孔翥經術弘長志履貞槩遊

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字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甄異張景願復讎教

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父為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紱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孔休源喪令

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藩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評寄公儀之廉自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與湘東王令

王規字威明瑯琊臨沂人騫之子為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太子出臨與湘東王令○世說新語補及尺牘作昭明太子誤昭明以中大通三年四月薨五月立簡文帝為皇太子至六年後始改元大同而王規以大同二年卒則所稱皇太子者正簡文也是時昭明凡薨五年矣梁書紀傳自明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鋒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

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劉子謂劉孝綽

又

蕭愷子雲第二子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愷詩先成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

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與衡山侯恭手令恭字敬範南平王偉子

雍州蠻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太宗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恭至州治果有聲績

彼士流𦧺髀有關輔餘風黜首扞格但知重劒輕死降胡惟尚貪惏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皁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諜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

與劉孝儀令 尺牘作昭明太子此與前諭王規之誤一也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𨚗縣令及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覈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梁書○馴雉南史作馴翟○右自與湘東王令至此雖並稱令然實書也與他令固自不同

劉孝儀上東宮啓

亡從弟遵百行無黜千里立志同氣三荊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摇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藝文類聚○文志尺牘作同志誤

停省臨城公夫人見妃令 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姑姪遂見之制議者至有不同皇太子令

纁鴈之儀既備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必案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姉見之禮獨以親閫亟有拔進醮醴已傳姉事之則

而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如既是姑姪宜停省 杜氏通典

即位詔 太清三年

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泣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煢煢在疚罔知所託方賴藩輔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

原放北人詔 三年

育物惟寬馭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在邊疆濫被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

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既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并及妻兒悉可原放

改元大寶詔

蓋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蒞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啓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彝倫剝喪同氣離入苑之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兆之心承彼掎角雪茲讎耻事非爲己義寔從民故功成弗居卑宮非食大慈之業普薰汾陽之詔屢下于茲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昧哀煢孔棘生靈已盡志不圖全僶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逝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即王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仰惟舊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

解嚴詔 元年

近東垂擾亂江陽縱逸上宰運謀猛士雄奮吳會肅清濟兗澄謐京師畿内無事戎衣朝廷達官齋内去右並可解嚴

葬簡皇后詔 簡文帝后王氏名靈賓齊太尉王儉女孫

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敝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從約儉

贈江子一兄弟詔 侯景反攻陷歷陽子一身先士卒及弟子四子五相引赴賊並見害太宗詔贈

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通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

矯禪豫章王棟詔侯景幽簡文帝矯為詔禪于昭明太子子棟使帝自寫帝書至此嗚咽不已

至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

梁文紀卷第三

嘉魚尹民興參閱　江東梅鼎祚篹輯

簡文帝二

金錞賦序

舍弟西中郎致金錞一枚周禮云鼓人掌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注曰錞錞于也圜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淮南云兩軍相當鼓錞相望若古之禮器飾軍和樂者矣吾奇而賦之

悔賦序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巳迷巳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曰九德不𠎝作事无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壟事書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貲慎履氷之誡竊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氷一作霜

眼明囊賦序

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為此賦

昭明太子集序

竊以文之爲義大哉遠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哉武有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昭明太子縣明離之極照殷得一之休徵曰孝與仁窮神盡聖豐下表異垂髮應期若夫

嵩霍之峻無以方其高滄溟之深不能比其大二曜朓蝕而凝明弗虧四氣緍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遠湛然玄默巍乎莊敬居身以約在滿必冲九德之保無以喻其審諭六行之傳豈可語其拾遺叔譽知窮師曠心服行一物而三善　固無待稱焉至如翠輦晨興班輪曉鶩胡香異蓋徐吹從風問安寢門之外視膳東廂之側三朝有則一日弗虧恭承宸扆陪贊顏色化闕梓於商庭既欣拜夢望直城而結軌有悅皇心此一德也地德寒維天鷄掩色構傾椒殿沴結堯門水漿不入圭溢罕進喪過乎哀

毁幾乎滅池紼既啓㮇擗摽之慟陵園斯踐震中路之號率由至要之道以爲生民之則固以事彰朱草理感圖雲此二德也垂慈豈弟篤此棠棣善誘無倦誨人弗窮躬履禮教俯示楷模群蕃戾止流連於終讌下國遠徂殷勤於翰墨降明兩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紵作貳之重弘臨菑而共館此三德也好賢愛善執德與能曲閣命賓雙闕延士剖美玉於荆山求明珠於枯岸賞無繆賞舉不失才巖穴知歸屠釣棄業左右正人巨僚端士丹轂交景長在鶴關之內花綬成行恒陪画堂之裏雍容河曲並當今之領袖侍從

北場信一時之俊傑豈假問謝鯤於溫嶠謀黃綺於張良此四德也皇上垂拱岩廊積成庶務式總萬幾副是監撫山依瑤彩地立少陽物無隱情人服睿聖此五德也罰慎其濫書有作則勝殘去殺孔著明文任刑逞威伋疵淳化終食不違理符道德故假約法於關中秦民胥悅感嚴刑于闕下漢后流名是以達鑒前史垂恩獄犴仁同泣罪幽比推溝玉科歸理遣之恩金條垂好生之德黔首齊民亭育含養咸欣然不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丘之首魂沉而靡託射聲之鬼喋骨而無歸起掩骼之慈被錫櫬之澤若使聰

馬知歸感埋金於地下書生雖殞尚飛被於天上恩
均西伯仁同姬祖此七德也玄冥戒節沍陰在歲雪
號千里氷重三尺炎鑪吐色豐貂在御留上人之重
慇終宴之眠發於篇藻形乎造次較宴心歡矜容動
色歎陋巷之無褐嗟負薪之屢亡發私藏之銅凫散
垣下之玉粒施周澤洽無幽不普御命之人不告而
足受惠之家貪恩之士咸謂棘陽之金自空而墜南
陽之粟自野而生此八德也陽阿滎水奇音妙曲遏
雲繁手仰秣來風靡悅於胸襟非關於懷抱事等棄
琴理均放鄭豈同魏兩作歌於長笛終嘆漢成託賦

於洞簫此九德也怪寶奇珠不留於器服仙珠玉玦
無取於浮玩土木無綈罽宮殿靡磨礱此十德也承
華廣闈肅成且啓秋光洞入春花灑樹名僧結侶長
儒總集吐納名理從容持論五稱既辯九言斯洽如
覩巨海如見游龍今羅折談名儒稱疾無勞擁經入
巷豈假羊車詣門此十一德也研精博學手不釋卷
含芳腴於襟抱揚華綺於心極韋編三絶豈直爻象
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欲案無休書幌密倦此十二
德也羣玉名記洛陽素簡西周東觀之遺文刑名墨
儒之旨要莫不殫兹聞見竭彼綈緗總括奇異徵求

遺逸命謁者之使置籯金之賞惠子五車方兹無以
比文終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書治本遠
記齊攸一見自書聞之關澤事唯列國義止通人未
有降貴紆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辯巳亥無違有識
風長正魚魯此十四德也至於登高體物展詩言志
金銑玉輝霞章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絲槐控引解騷
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贊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
殊健之則碑窮典正每出則車馬盈衢潔無失體纔
成則列藩繫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周而
不褻如彼羽族取譬於鸞鳳猶斯女工方之乎綺縠

盛德之源如彼文章可聞如此信允屬元良獨高千
載既而春風委馭零露摧華豈因驥騄徒觀月毀非
聽雉雊坐聞峯隧悲纏教義痛結三才綱智乏效官
才無卓爾結景雲霄幼逢獎訓左提右挈寔仰聖慈
自頂至足恩均鎔造價由伯樂此爲未儔譽因元方
兹無以比情深知已愛切肌膚慕德懷恩何時可弭
是用編緝遺文條流藻續懸諸日月貽範後來凡二
帙二十卷如左

臨安公主集序

四德之美咸里仰以爲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爲則

若夫託勾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鳳儀開潤神姿照朗愛敬之道夙彰柔嫺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滴蔵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于後

三日曲水詩序

竊以周城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晉集華林同文軌而高宴莫不禮具義舉眘矩重規昭動神明雍熙鍾石者也皇太子生知上德英明在躬智湛靈珠辯均河注騰茂實于三善振嘉聲于八區是節也上巳屬辰餘萌達壤倉庚應律女夷司候爾乃分階樹羽疏泉

泛爵蘭觴沿泝蕙肴來往賓儀式序盛德有容吹發孫枝聲流嶰谷舞毙七盤歌新六變遊雲駐綵仙鶴來儀都人野老雲集霧會結軫方衢飛軒照日

馬槊譜序

馬槊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麁紫魏后之庭武而猶質桓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如春亭落景秋皐晚靜清霜且盡密雨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香鏤衢與白刃同暉翠毦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歘者銜冤巴童齧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皐之箭清霜且盡密雨初晴一作嚴霜盡降密雲初晴

彈棊論序

觀夫楔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玄黃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之盛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博翼穹天下赴則建瓴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入反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几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

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軿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以也有以一作有旨

南郊頌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氛氳於丹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熛祇之盛曜即壁日之遐照等乾覆之熹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五六之意十堯九舜之明行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

正伐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若臨萬國於今二十有
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
中化不言而先顯敎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
韶之世隆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
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袞咸作叶化台光麴蘖王
風鹽梅帝載塵清世晏耆兒無用其武功運謐時平
鵷鷺咸修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偃刃王門罷堠紫
塞沉烽屠羊釣鼇之士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
之逸去滌轂而紆珩組異人俊乂既間出而在官世
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蹇蹇同于多士諤諤比乎得

人五典三墳既葳蕤於壁水九流八索亦繽紛於石
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
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
西自南無思不服款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越
火枝之地銀甕卭杖踰沉羽之渶出赤野而遠翩度
玄妙之泱漭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
鷄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柚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
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
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摠
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封委粟西
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
動猶烟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昃不勸撤膳匪躬詢與
訪道鑾旗徐動棄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
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闡三朝驚法雷於
群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
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舒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
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餧獸之樂至德之事如此太平
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
未聞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
神造儼類仙居冲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開曠麗遠

谷七里於漢年五達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
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豐鄗紆餘委蛇丘陵起伏彭庠
嵬兇山川異態飛梁遂宇洞燭允懸紫殿仙宮霞褰
鳥翥霧映倒景日光疎鉸玉桃含葉銀樹抽芳百果
千株三珠八桂朝蘂與夕露共鮮曉花與薰風俱落
露禽午聚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
故以熊熊灼灼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
而帶二靈周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埸千神之位
八楷弘觀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
五彩同瑤山之聖境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

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爲倫非珠非玉嘖廿
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
於是歲在單閼星次訾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
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壝宮朱棘夕峙帷宮宿設
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騶揚衡
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鐃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鶡冠
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
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轔轔阡阡震震填填
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鄘邑者也若乃廻輿降蹕薦禮
帝儀揖太清秩羣望被大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

穆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形精天潛
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
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緑同河
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寔門麗舞咸池
廣樂巳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蚴蜿
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褷韡鴐有士女
塡噎接袂爲幃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
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明美化跨萬
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
禮啓亭亭之業封天答聽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

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非薄微臣謏與
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罄禍辭清風之藻
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氳遥哉邃古夐矣初分磅礴地載
清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其一蛇軀龍準作樂垂
衣皇圖炤灼帝籙葳蕤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鑠我
后命世天飛其二玄默馭辯寂照永眞就雲權曆望日
臨民謙光被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其三期
章孔備盛化弘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
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杲其四肅恭明神遜聽前蹕

祀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燔柴雲升跨舜論韶
籠堯稱拱其五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圍陰陰仙
室六戎列野八鑾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其六清蹕
金橋靈壽木難素奈開暑貞檜凌寒山池壯麗階閣
形丹葉垂纍雨花落重巒其七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
辰炳耀七政永隆五方來洎四隩茲適懸絕度笮駕
鹿追風其八既隆懋化復覩瑞茲金車出野玉露霑墀
紫燊神草華平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其九照天漏
渼遠肅遐睦惠靡齊民恩靡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
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其十

馬寶頌

皇帝應百姓之心副四海之願復履玉衡還臨億兆天地交泰日月貞明至理惟新隆平方始遐邇一體中外禔福含生欣欣若耘耰之逢夏雨懷情坎坎譬草木之值春風帝王之道超邈開闢睿聖之功殫歷邃古軒羲不足鑿枘堯舜不足憲章至哉大哉無得而稱也五月丁酉朔絲竹會於德陽之堂於時日進內宮星次鶉首仲夏之晷稍極陽城之圭㽦賓之鍾初應頴川之律綘雲旦卷南風曉扇惠風入帷清陰周宇王輿雲罕照日充庭羽林中權分階列校犇笏

成行貂纓在席昭天之樂金石鏗鏘報地之禮威儀肅省詔以馬寶示羣臣太僕効官趣馬掌贊三令五申丞聯事舉入麗四園給役相趨暉煜金鑣陸離寶勒天地無彊之德朱星致遠之功驚盼善鳴龍儀美稱沸穀權奇之威趨摅抑揚之態足轉驚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沫飄洒數千爲壽豈待原蠶之禁萬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銜策伯樂不能辯其文機方知總轡崑岑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有慙德豈止沉河用璧獨有綠文之稱盛德在木偏受蒼龍之名至于干將寶劒遥服蔡鄭之軍蓮花烏玉騰威大海之際況乎馬寶義實踰之方當夙沙自歸滑稽屈膝款關入塞偃武修文去病無出師之勞充國罷議邊之略五律成珍九河如鏡臣謹按瑞應經紛勒成佛經中阿含經覽愚經並稱第三之馬者千歲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元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嘶風王澤効祥朱鬣降社比夫圖蹄方足躑躅在郊風嘯電奔聲遊處囿五彩依樹三省登巢安髣髴於當今弗擬議於休應百辟卿士咸稱萬歲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親承詔旨

預觀寶瑞手舞足蹈贊揚不足宴禮斯畢退而作頌其辭曰

帝廣運德欽明儀郊升道形聲德爲軌仁作經璇璣正太階平割五禮和六英開四攝行八政轉輪皇飛行聖愍含識資惠命引蒼生歸法性菩提與般若淨七寶均萬邦寧遊悖史觀陳詩域中大惟聖斯闡玄妙復孝慈解流澤随因時刑已措績咸熙三農盛九穀滋萬祇悅入神怡律有節曆得天景星曜慶雲連珠爲月醴爲泉民何幸值皇年乾道應坤馬來度玉關升金臺鏤錫煥鸞鑣廻槃雲轉堞慶開千天馭百

龍媒永伏阜歸駒騄秣瑤粟委芳芻九爽狄四表淸
吐胥樂與頌與

東宮行雨山銘

巖畔途遠阿曲路深猶云息駁尙且抽琴玆峰獨擅
嶔崎千變却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廻斜
谿開聚葉澗裏縈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藤結如帷
績起成基芸香馥遲石鏡臨墀

明月山銘

迢遞峰長威紆岳聚旣正書門兼同天柱非競小山
寧論大庾豈學土龍詎須石鼓緗色斜臨霞文橫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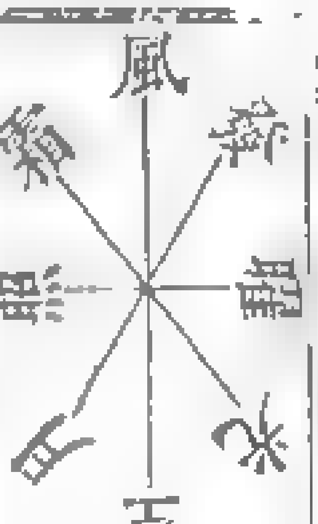
書案銘

刻香鏤彩纖銀卷足照色黃金𢌞花青玉漆華映紫
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
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
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映御覽作曜 理作糾

鏡銘

金精石英冰輝沼淸高堂懸影仁壽摛聲雲開月見
水淨珠明

紗扇銘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金表龍符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寔曰開虞於昭帝緒
蟬聯厥初有微玄水亦作司徒重擔假蹇曲注逶迤
雲欜鳳翥桂棟蓮披文檀晚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戶
寒荷臨池惟馨惟德無絕于斯

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

黃曲之祀九井尙懸沐水之堂七璧猶在豈非德含

盤氣神降空桑烝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賢德公諱
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
而成海倍萬俊而爲英爲南梁北秦二州刺史華陽
黑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廻軍民徙散同高閈以
爲塞象玉門而置關三尉襃謀六屯罷業功同疏勒
之守備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
六角摧鋒兩賢釁鼓指撝則破勍敵叱咤而靜邊塵
公德惟大賢照惟殆庶如鐘資叩似鐸發聲含朝發
于千仞敵風行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
[illegible]死士之志微管之風餘芳無絕人

畏其神德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絛刺舉漢陽親睹遺愛自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紫房躞跜刻獸下臨綺戶菡萏荷華傍連屈屋庶使邊鄙所立之名豈稱高於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於華陽乃爲贊曰帝闕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字事燭青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未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召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僁茲洞房琉璃照戶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吳興楚王神廟碑

昔者武王詢于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賛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于坎宮漢興北畤黃虵感于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牛車既含黃駒安佽騂角掌犧無左滌之榮牧人止楅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芷玉斝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用高碑舉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徵君何先生墓誌銘

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欲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未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掛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於徵爲軍諮祭酒實

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室乎其山也衾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經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禮墜文章洙泗頹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忝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途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輸三反入杜爽之舍病祥雲之滅采悲烈曜之晞輝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

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遊叫空閣
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
神括羽儒囮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
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凉澗
濱擣曰隻鷄徐穉酹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
毫傳芳寫譽沈楚雖眞玄泉無曙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
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
化則物莫之測旣而蚰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

流珠罷竈九節麗于空中千和焚于地下仙官有得
朋之慧受學震臨谷之悲余今在扮壤早遂圯上之
術今遂元良屢禀浮丘之教推習符而惻愴思化杖
而酸情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則兼
稱稚川猗歟夫子受籙歸玄黎傳苑吏書因賈傳虎
車照景蜺拂凌煙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方崖悠
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來旋 方崖一作茅嶺

中庶子王規墓誌銘

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
籥影等威鳳之翔儀名理超于荀王博洽侔于終賈

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
穀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嗣君取敬杜夷時廻觴儲
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容辭爲銘云爾
銘曰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
無儔應高誰偶榮珪掩采靈劍摧鋒宋郊淪鼎洛水
沉鍾玄扉不晝幽夜恒冬

安成蕃王墓銘

許氏猶龍崔家鳴鶴豈如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
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中書令臨汝靈侯墓銘

若太伯辭其從宜武稱道開天儀蔦作輔是曰邦弟
緝熙弈和如樂闕衛以翁居徇恩攀巖隈塗窮夜臺
靈櫬來闕松路方闢輦放故轍輸搞新枚月明泉暗
若從寒來

儀同徐勉墓銘

朱玉表瑞寶劍攸歸長瀾斯注瓜瓞含輝舉直斥偽
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違天即地歸幽去明
空谷傳鼓哀風送旍

平西諮議參軍劉顯墓銘 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岳陽王長史遷平西諮議參軍大同九年卒簡文帝爲皇太子之遴悼惜乃蒙令爲誌銘曰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義獄既佐芸蘭乃握摶鳳池水推羊太學内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迫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逸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䓪野埃與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遂柳褫春禽寒斂旐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芳杞梓梁書

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

咸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雛流韻穀哉若蘭頌矣懷瑾熊既誕子恒乃惟胤銀鉤之巧重世通焉光此臨池蟬輕露潤丹旐輕飛哀歌徐引壠水春惟山雲晚陣

司徒始興忠武王誄

皇源地闢帝業天維於穆忠武光國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冰鮮山靜雲發帝曰爾諧僉議彼屬推轂兩江建旗三蜀將旋上國戀結四民三鱣表服二鹿隨輪方變正袞永範時規天弗報善哲人其萎贊哀挽於北邙去承明而不入望參差之旐影聽游淚之雨泣

大同哀辭

大同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潛慟結于心愁眉慘於外夕坐於是申旦當食以之不甘客有謂予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憩之家久記玄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感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髫歲而擬觿瀋及紈袴而知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性挫於跬步庶方悟於來途遂窮魂於短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

含精鬱抑歎嗟何極云誰之悲悲予弱息實天道之偏頗覩賦命之殊舛彼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舜華之照灼寄一朝之浮命始夢熊而兆吉遂設弧而表慶驗天蘭之所受知地井之可映愛萱草之有微欣赤茀之在詠信歎慰之未幾悼夭零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昔珠襦之交舒又金香之相襲藉綺茵於弱肌隱孩笑於羅帷今獨親於玄壤亦何痛其如之憶餘態而心楚想媚質而迴腸藥尚殘而染地衣猶襞而在床卷金屏之四葉開銀函之九羊忽徘徊而想象曾何時而不傷於是風景

於晚候葉蔌蔌而走堦水戔戔而鳴漏月半開河雲羅柱而下岫燈發焰而吐花火含光而就金鹿之恨涕沾衣金瓠之哀還掩扉猶茲紫山明玉碎譬彼西都芳草腓終無逐浪黽船反何時復見龍種歸文記玄録英華作文傳紀録知藝文作仰

祭戰亡者文

惟夫既旋功臣又賞班荷元勲蘇逢漏網校尉霑榮寧國蒙獎獨念斷魂長畢灰壤膏原染刃委骨埋泉徒聞身役詎辯名傳

祭灰人文

積注奄旬祭在灰人消茲獸炭焚此桂薪積如玉屑聚若遊塵庶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寧陳當令金光小使侍使玉童奏雲師于執法力水伯于天宮鎖星誅於電女貫索囚于雷公廓重氛于八極靜連絲于四空既曈曈于車蓋又赫赫于飛盤且凝威於趙居實望近於長安

答穰城永和移文

屬彼數及悔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鬬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澆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懸下、莊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播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届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茲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玄象將恐衞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勸醫論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修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虐

寒痟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爲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爲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値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于金液改三七於銀九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挑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雍祝之傷簫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也至如

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墣尚謏積功則爲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綱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爲詩則須多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寫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爲賦況醫之爲道九部之診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疎略知甘草爲甜桂心爲辣便是宴馭自足經

方泯棄同庾敳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即爲已益所以然者若無偏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浪酬塞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爲千治未嘗不輕其藥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痾興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乃胡麻鹿藿止救頭痛之病麥麴芎藭反救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於

玄都揚巳名於綠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寔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與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七勵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刳心人事任性於蓼水之側放心於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棲谷飲絕際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翠蓋翔駕絳螭丹旌鳳轉碧幔雲移映玉軟之綺靡照金車之陸離經九橋之夐阻歷五曲之嶒危路入閬

風道經通谷橋塗泱漭路林肅肅石磴穹窿松關亟稪羊腸望斷邃路迂餘非林稅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則鮮苔沒砌幄葉斜林千峰沓頂萬仞懸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縈重陸右背高岑烟霞罩日石澗籠陰聲音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蓋聞智者不懷道沒志遺俗埋名迷邦碎寶却粒辭榮今欲說子以默語之術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紆名德寧忘潔巳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寔寄閑宮跨危樓於柃諳挂日景於迎風玩霧華於仙掌度窈窕於飛虹金枝照耀

玉璧玲瓏文窻洞右飛閣陵東桂柱通光雄梁亘日璧鏡鈕懸抽荷井出中宿錦筵長廊周密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闈溫煦夏室含霜圖以珍怪畫以禎祥瓊茅秋蘤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閣樹君子於椒房迴風烟於璇題垂珠璣於玉箱文魚水宿錦鳥雲翔乃登陟遊踐望遠通踈擢素藕於石鏡搴蔓草於康衢若荊山之琢玉似隋水之弄珠若斯宮之閑麗子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遊心蓬蓽未暇斯處

公子曰夫靚粧嚴服託體必嘉五絲擅美獨繭稱華組帷䋺錦綵緹含葩丹墀聚葉鏤檻飛花至如稷下

縫掖泗上章甫雉緝霜鮮秦絲圑縷鳳色龍分鴛文鵠聚瑚紛瑶席綺飾瓊佩齊都滑石南海瑇瑁散以綴珠雜如並績蜘蛛弄巧越女調𢭏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莞金簟溫麗芬壹密華承寢當戶之縠大文之錦華蒲蜀之綺衾麗芬若之丹枕金蘇翠幄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飪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弘貞正乃使有伊之徒調胥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廉天地之聲殺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鷺領玉精離紅之腴兮䅲之𧄔蒙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纍似縠雜切均鮮繪色若紫蘭紛如紅綷若乃越梅變實楚醴方添陳晨凫之美味鷹雋鷰之肥甜洗以三危之露水調以大夏之香鹽霜雉沸烈露葵縈舒芳菰之菜白霜之茹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甘蔬桑醴浮氛酃醁凝清獻三爵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鹿照銀杯之輕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藜藿可膳微蕨堪餐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鈞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歈動

六變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縷器倕雕孤枝伶律奏白雪之楚緩陳亭肅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作出將使漸離擊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戶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家遠流歌於東夏出秘舞於京華金鈿設翠步搖藏花遙同暮雨逼似朝霞髮鬒如點纖腰成削玉齒笑容紅粧綽約疾趨巧步霧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之婉嬋珇瑤璫之陸離芬芳於梧春之苑灼爍於長州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階珠照影羅衣從風觀者方堤覩者盈淇令二鶩之綴翼使入鶴之增

悲明君爲之歔泣西施爲之解眉於是闌門寂啞曲
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歌曰酣酣半
兮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迴簪
轉笑思自親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乎
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壑求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遊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杳冥
昭玉牒於年史覽古記而照情若夫鄒枚上客揚馬
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劒買義追仁商榷
萬古弋釣閫頸池中水黑席上稱珠判二氣之氛氲
辯六爻之終始鳥變龍宮鳳書雲紀辭弘八索辯崇

三耳至如范雎折脅豫讓拉齒禮竭中心報深國士
碎玉爭城藏圖解劒見碣石之金堤望楚都之揚壁
美陳平之反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君之傳器仁漢
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與籍得性之林圃子能同覽
悅目以齊此心外臣於是色動淸顔頻解腐意曰僕
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氲構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難播英風
自古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白犧年吐霧藏
妖聞之堯日至於今者昌運天啓握歷寶年風猷駕
曆美道德潚重泉至如玄蹄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

禮不沫皇仁於是騰三泉之霄漫戴五旗之飄揚引
玉車於西隴鳴金鼓於北邙拭龍泉之雄劒瑩魏國
之寶刀銛踰巨闕利擬豪曹至如牽鉤壯氣斗膽豪
心緣腰白玉帶佩黃金酬恩報死勉遠長岑驟褰白
鷙耀躍青離五玉察善十相無遺連腰錦帶半足塵
飛標威于鴈門之境振旅于龍突之鄉若乃驚沙絕
岸苦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素改玄鬢斑
霜征夫抵掌而飲膽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
陣背却月而相望旗才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骸傷前
鋒紛其易幟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

之可方於是呼韓頓顙龜茲銜璧羊牽既袒熊山已
稽九截同文入極齊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
拾貨歸語美此亦天下之壯績子能從我而效之乎
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妙彼前聞今惟聖曆萬代一君璧
儀照氣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華勲滄海碧徹黃
河黛文愛人育德澤等春雲宣尼茂典周姬禮容黃
裳進士青襟俊童邦知改俗國化移風賣藥無藏名
之老河洞無洗耳之翁德星夜映慶雲晝色異草雙
條靈禽比翼狐尾既九茅脊復芝金盤漾寶銀甕呈

甘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德盛漢知憇慈照無
生化湛靈覺散漓弘淳拯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懷
學三明鑒道六度弘風出塵照苦入冥觀空善識無
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無隱瑞百神受職三苗奉
義石策紫泥繩金玉剌或託颻梁甫權卧德而龍盤
以纖笛渭濱恥藏名而鳳跂於是露點飴蜜溜泓澄
於玉掌雲垂五采覆旖旎於仙樓漾醴泉於浪井拂
仁揚於御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覩色內
斂衶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機
往聖儻不遺賤叟亦願順來命

連珠

三國典畧曰梁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

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稱多而賑寡是以度索數下
獨有衰神松栢橋南空餘白社

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欲輕其死有德必昌
兵踐於義無思不服

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
而悲豈惟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幽縶題壁 簡文為侯景所幽題壁自序又為連珠三首文甚悽愴

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
何

梁文紀卷第四

嘉魚尹民興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元帝 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爲荊州刺史簡文帝被弑即帝位於江陵三年爲西魏攻陷害焉廟曰世祖

與劉孝綽書

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府被劾免官時世祖爲湘東王出鎮荊州與孝綽書孝綽答之○顔之推家訓云梁孝元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頗善屬文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希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

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盧江遮道之姦慮與諆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覿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奇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儀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聰用翰墨垂跡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

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並梁書

與蕭挹書

闊別情顔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惟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輝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答劉緩求述制旨義書 緩字言明昭之子爲尚書祠部郎○藝文類聚

作緗誤
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陜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卬用爲枕帷前之秩仍可爲帷對此白娛敬以待命叩而必應巳謝懸鍾汲而無竭復弇井養

與學生書

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

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巳道在則尊

答齊國餉雙馬書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疋龍媒聲齊騤子河清耀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惟餉蜀王之馬（兩月尺牘作日月誤）

又

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瘠馬震爲馬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蹀可以追風赤菟之勝聲的顱之濟主陳王有荊羈之說班生有繮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並藝文類聚○泮渙尺牘作半汗躊躇作踟躕）

賜劉璠書（璠字寶義沛國沛人歸周歷隴右總管府司錄）

（元帝承制授璠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

卜商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企望良深

答顏之儀（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入周歷御正中大夫終隴州刺史）

（初之儀父協爲元帝相東王府記室參軍之儀博涉羣書嘗獻神洲頌詞制雅贈手教報之○北史獻荊洲頌）

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並周書）

責鮑泉書（泉字潤岳東海郯人爲世子方諸郢州長史城陷見殺）

（泉美鬚髯善舉止元帝承制累遷信州刺史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督責之）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涿（南史○繞涿見蜀張裕傳今本作豙誤）

遺周弘直書（弘直見陳

弘直兄弘正爲國子博士及侯景亂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

適在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巳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惟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栢後凋一人而巳

與周弘正書 弘正見陳

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弟弘讓自拔迎軍僧辯甚喜即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及全授黃門侍郎直中書省

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

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卸慰其延佇 並陳書

與武陵王紀書 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

紀爲都督益州刺史及侯景陷臺城武帝密敕加紀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四年六月紀移告諸州征鎮元帝時爲湘東王是年十一月報紀以武帝凶問紀總戎將發益鎮帝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又別紙云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我自當滅賊

別紙

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並南史

又與武陵王書

紀僭號於蜀以承聖二年夏四月次于西陵世祖與紀書仍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巳而破其將侯叡諸軍並西赴又與紀書紀兵敗遣使江陵論和稱之討元帝拒而不許兵敗見殺○王云元帝猜刻殘忍行若豺狼而以爾文飾之往往如此

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常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于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

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傷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貪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如何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

又 紀別字大智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礫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

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並梁書）遲南史作希

與魏書（武陵王紀帥兵東下梁主繹甚懼與魏書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遂遣尉遲迥自散關伐蜀下之）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李文子蜀鑑）

慶南郊啓

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慶東耕啓

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幄籍圃漢之元鳳未足捧觴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即事未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上穀充軍糧啓

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粟革車千乘具在饋實願武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辭受脤拚擊獸於貔虎賈逵渠水雖口難蹤粱習勸農竊知自勉

謝敕賜第啓

竊以漢賜五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廉直未如靈光輪奐雎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壁市鄽榮深豫章之圖昔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讓邸臣慙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庸陋九殞非答（賜初學記作錫園作門霍曹作曹霍）

謝上畫蒙敕褒賞啓

臣獐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遜髣髴宣室之圖更雖議擬成蠅罕術盡馬踈才文非世將思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謝敕賜襦啓

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襦未有玄兎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春非遙挹霙無遠

謝賚車螯蛤蜊啓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啓東宮薦石門侯啓

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疋山濤昔翟湯隱

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悚
譽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入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摠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鷲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徊巳鈌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奇一作勢

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羡卜商無因則削徒慄曹植恒願執鞭

謝東宮賜彈棊局啓

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謝東宮賚貂蟬啓

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領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謝東宮賚寶枕啓

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說況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伏承賚白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豔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蜜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合璧之暉

謝東宮賚麈尾錦帔團扇等啓

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與之扇

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謝東宮賚花釵啓 白孔六帖作簡文帝

苣亂九衢花開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恧此采蓮九宫之瑨豈直黄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游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賢釵

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倚廉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只贖竟作弘夜姝誤

爲妾夏玉豐謝東宮賚錦啓

舒將益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爲舟桼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眞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謝東宮賚瓜啓

金榮始薦瓊蕊載珍味奪蔗漿甘踰石蜜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騂角未奇瑩蹄非貴

謝晉安王賜馬啓

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驊友自足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減沒黑龍連翩白馬鏤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並藝文類聚

薦鮑幾表 梁書作撰

臣某言臣聞恩皇多士爰陋所以明敭疇咨熙載髦俊所以並作斯固殷殷初基拾龍淵之寶虞嗣始構

獻鳳管之玉旌滿出魯貴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入風澄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賁於丘園韋韍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誠愧知才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臣府中錄事參軍東海鮑幾年五十有七字景玄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閑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弘深安貧尊靜解巾入仕三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

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隈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為郡薦袁奐之篤學桓範驅傳先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往哲識媿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謹表

薦顧協表 時有詔舉士表上召拜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通事舍人

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于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鬬里學兼文義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尊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已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

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賢協實無慙兩士 文苑英華 梁書作纘英華作韓伯並誤孔愉薦韓績見晉書隱逸傳

請於州立學校表

臣聞公宮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旣舞羽籥之道行焉黌塾茲備雝經之志辨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害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輸道訓時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導九州容成為曆與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鍾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為瑚璉五典為笙簧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上忠臣傳表

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

夏凊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羲軌攸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啓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宵漢恩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還荆州輸江州節表

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絶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

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識竟微辛毗之勇

召學生教

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爲盛事況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答左衛將軍王僧辯 時侯景攻沒京城密詔世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寶元年世祖爲荊州刺史猶稱太清四年正月僧辯獲橘二十子共蔕以獻世祖答之

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慙色今茲之兇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欣慰 三國典略

遺王僧辯書 僧辯等討侯景軍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相東王繹遣僧辯書

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 資治通鑑

答江州刺史王僧辯 大寶二年太宗崩僧辯表勸即尊位世祖答表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擣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虵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貪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不懸周發猶稱太子萇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共諭孤之志毋忽 豫章王棟景立爲帝

復答

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中來議也

又答王僧辯等

大寶二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及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於江

陵又奉表勸即尊位世祖答之

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眷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並梁書

辭勸進表 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即位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寶二年

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塋陵永遠于居于處縮衆疚懷何心何顏撫兹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

勸農令 大寶三年

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畯況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數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貪紅粒不植鷰頷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侯景平解嚴令 大寶三年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子産獻捷戎服從事亞

夫弗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既截四海乂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

敕令 侯景傳首江陵斬賊黨王偉等於江陵市下令○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年號

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網聞之湯令自獫狁孔熾長虵薦食赤縣阽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恥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石珍負背恩義今竝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屯邅寇擾爲歲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闡以王澤削以刑書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維新

討侯景馳告四方檄 大寶三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

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豬豕豈不以伎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浞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於周代温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粤若梁與五十餘載平壹宇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召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獸貢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

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卜堯九舜冄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巖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撤九府之鐵錫三官之錢冒于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芊遠適單于簡牘屢彰生之魂未彌聚斂無度景卿之謝已及爲獸附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皁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

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兖瀕汗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卧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梟剥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踊白相吞噬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

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埜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内摧裂州宼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悉陵我郡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可稱筭沙同赤岸水若絳河仡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鄢郢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酆郇並罹禍患凡蕃邢茅胙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

是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總一共推莫府定用主盟粵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貲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艫汎水以掎其角輜軿委輸以衙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拔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

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騶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若毒獸窮則鬬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飃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黄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指金陵鳴鼓聒天縱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

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舂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輕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勲王府俛首猾竪無由自効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乃聽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

必有其才何卹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

即位江陵詔 承聖元年

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而臨蒞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司屬皇考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羯寇憑陵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眷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粤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降寶歷用集神氣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思得上繫宗祧下慰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責並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鏁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

蠲免力田詔 承聖二年

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草禾麥

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薦臻干戈未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内方一其大庶黔首庶拯橫流一廛曠務勞心日昃一夫廢業易肉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即宣勒稱朕意焉

還都建鄴詔

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既息關柝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寔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

指期克定令八表乂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塋陵脩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宜勒

加王僧辯太尉車騎大將軍詔 僧辯平陸納于湘州又破齊軍于東關振旅建鄴承聖三年下詔

贊俊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脩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

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臣我朝猷加太尉開國大將軍餘悉如故

宗懍封信安縣侯手詔 元帝重牧荊州以懍爲別駕江陵令及即位擢爲中書侍郎手詔曰

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誠深汲巖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

贈杜巋詔

巋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原定鬪清静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

敕杜龕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承聖初爲中書侍郎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所部多輕險少年世祖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敕龕

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陳書

敕報司徒王僧辯 僧辯先下辟書引孔奐爲左西曹掾除丹陽左丞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帝手敕報之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入陳領弘範宮衛尉炯見陳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陳書

別敕王僧辯 承聖三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抵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

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荊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 梁書

與王僧辯帛書

西魏兵伐江陵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絶元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入援竟爲魏滅

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資治通鑑

忠臣傳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忠臣傳諫爭篇序

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身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洪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慙舛意有必從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斮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于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胷見款赴焦爛于危年甘滅亡于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絶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収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忠臣傳死節篇序

一作識君臣之大體懸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與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爲力

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孝德傳序

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全德志序

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

蹤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沓此入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尊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職貢圖序 元帝善畫爲湘東王時諸蕃使者入貢圖其形貌服飾大以本國風俗序

曰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

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陋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以故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却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蹤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丹陽尹傳序

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

盛頗愧前賢而盼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夏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洞林序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卽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王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

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緯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鷩之卜蓍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眞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蕪而兩之竊自許矣

懷舊志序

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

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陰眞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結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落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巳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懷張纘詩序 纘謚簡憲公

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

高祖武皇帝謚議

臣聞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緯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名煥乎鍾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啟屬乾維罔構地紐如崩緋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横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

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斯潔臨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俱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黃屋爲尊政謐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胥象相因環梏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貴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壁地出玄珪騄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歷角聲教所漸浹盛虵之鄉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于成均正俗移風氛氲于司樂虛納十亂引亮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青衿知擊壤

之性黃髮忘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牧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中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侔往冊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冤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静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全德志論

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

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鄭衆論

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卧伏氷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絶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皐蘭走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孱泣横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為臣之道義不為生事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覩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巳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皇太子講學碑

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壇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闥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輅而下辟雍睟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紀高堂獨傅待酌瞻後思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

男之宮不獨銘於銀牓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

渾

廬山碑序

夫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嶽帶地后土所以惟寧廬山者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晨飇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史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誠後覊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玄圃牛渚磯碑

竊以增城九重仙林八樹未有船如鳫鶴時度窊妃

橋似牽牛能分織女丹鳳爲群紫桂成列清風韻響即代歌仙桂影浮池仍爲月浦璧月朝暉金樓啓扉畫船向浦錦纜牽磯花飛拂袖荷香入衣山林朝市併覺忘歸

青溪山館碑

原夫法象莫過於天地著明莫過於日月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咸秩無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極于天青溪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隱隱千霄亭亭無際雲蓋三層如在帝臺之側桂林八樹非異景山之傍輕霞亘起影落照於陽溪清風遠至響猨鳴於巫峽西臨

百丈之穴南帶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長波縈復

隱居先生陶弘景碑銘

昔太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纂基先構即駕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弃星百拱高懸倚檻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璽問遥通朱楊欝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輕榭迎風嶕嶢高棟育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重崖煙生岫複

侍中吳平光侯墓誌銘

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徽絜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入入掌籍爲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井爲峯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遘疾薨于道願類陶基民號燕北取譬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燮丹旐方使桓侯石椁載銘盛夏滕令嘉城式鐫韶濩

中書令庾肩吾墓誌

荆山萬重地產卞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靈蚍之珠故能胤兹屈景育斯唐宋掌庾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遁肥貞吉關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神閑邈鍾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爲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劍朝此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慙亟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中書令益旌賢也

侍中新渝侯墓誌銘

爰始降神寔兹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纇義若通環

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旟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賓咸邉文能懷遠年歌去速時謡來晚昔我往矣千騎連軿今茲旋旆雙鳯隨舟山迴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

特進蕭琛墓誌銘

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詞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迭迭成章學煩五行書倖二篋巳研金匱兼探玉牒石詞既擬樂社兹同桃李成徑松栢爲叢大地長久永扇高風

太常卿陸倕墓誌銘

如金有鏡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卜可鄰兩升鳳沼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遊詞峰飈豎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襲東燿方遠北芒已及隆露曉闇悲風暮急

庾先生承先墓誌銘

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舅居首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陟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寔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將徑釣罷磻谿槓悲新隴桃餘故蹊風嗣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

蔡墨攸陳有草有菌梁荆世積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循身茲惟屈扶搖未申人図石火山有楸梧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散騎侍郎裴子野墓誌銘

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董籍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愁卜期不遠

東宮後堂仙室山銘

太華削成本㨿奇聲峰如雲委嶺若蓮生雲除紫塞霞通赤城金壇是篆玉記題名鳳依桐樹鶴聽琴聲殿接南箕橋連北斗秋河從帶春禽銜綬朱鳥安窓青龍作牖

漏刻銘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辟實惟備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辯[illegible]五祀三微事齊幽贊乃作[illegible]流五色涓涓靡絕

龍首傷注仙衣俯裂箭不停羿聲無暫輟用天之貞
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香爐銘

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
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熏

忠臣傳記託篇贊

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凝凝景倩
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忠臣傳諫諍篇贊

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

忠臣傳執法篇贊

設官分職咸曰師師彼巳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孝德傳皇王篇贊

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瞳表德参漏通神皇矣高祖
連鑣舜禹天經地義重規沓矩道踰七十辟超三五

孝德傳天性篇贊

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昔施何時欲報之德
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職貢圖贊

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邅瀚海無際
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祭東耕文

三農九穀為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繫稱鄧邦
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翳
胥樂甘雨祁祁遂及我私我私之熟表裏禔福禔福
中田歲取十千是蒸是蘱登頌有年

釋奠祭孔子文

粵若宗師猗歟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如水
至人若鏡

祭顏子文

欽哉體一　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不先稱
席上為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山水松竹格

夫天地之名造化為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
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神
情素屏連隅山脉濺樸首尾相映項腹相近丈尺分
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
平扶踈曲直聳拔凌亭乍起伏于柔條便同文字缺
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

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劒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
蔭春英炎緋寒碧暖日凉星巨松沁水噴之蔚冋褒
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
藍觀宇橋約關城門人犬吠獸走禽驚高愚猶緑下
墨猶賴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于胡
越松不難于弟兄路廣石隔天遥鳥征雲中樹石宜
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嫵林刻石遠山大忌
學圖經審問既然傳筆法秘之勿泄于戶庭

敬帝 名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封晉安王江陵陷司空陳霸先立之在位三年禪于陳

改元紹泰大赦詔

王室不造嬰羅禍釁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
播越非所王基傾殆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
泣血枕戈志復讎逆大恥未雪夙宵鯁憤羣公卿尹
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嗣奉洪業顧惟夙心念不至此
庶仰憑元靈俯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寃陵寢今墜命
載新宗祊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改承聖四年
為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賜位一等

修孔祀詔 太平一年

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
者彌高鑽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
道冠群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
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
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外可搜舉魯
國之族以為奉聖後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
一皆遵舊

嘉魚尹民興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武帝長子立爲皇太子中大通三年薨

答晉安王綱書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幷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爲妄作炎涼始貿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游廣招英俊非唯藉其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已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攝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日殺核墳典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游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況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

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斯[illegible]居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知之句有誤

答湘東王繹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獨見其美遠兼邃古傍綜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雲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言酒盈罍嘉殽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並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歷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遣一作遺繁一作暨飽作餘歷一作多窮

與何胤書

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亂北高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茍吳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差得從容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微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疹惛憒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想敬缺宜此豈盡意某叩頭叩頭受藝文作在樂可言下有二句熱疹惛憒作熱疾憒其神風眩蔽其體

何胤答啓

胤啓函典書陳顯宗至奉八月十二日令旨恩洽庸

陋榮被蓬蓽開紙披讀伏深慶幸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紱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莫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畝接息丘壑秀木清潭于茲永已伏惟明睿之德挺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氏同仁博古等物遊閒闘承華而延儒雅擁黃閣而引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獎仿之垂匪南皮之舊貫荷存問之恩私銜慈永極[illegible]知攸寘不任銘佩屏營之情謹附啓謝謹啓金樓子太子集

與殷鈞書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歷國子祭酒

鈞爲臨川內史母憂去職毀瘠過禮太子憂之手書誡諭

知比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從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幷令繆道臻口具梁書〇陳書姚察傳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宣旨議諭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迴然一身宗祀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典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〇按梁書本姚思廉撰思廉乃察之子不應以後主所撼諭其父者乃竄入殷鈞傳中此不可曉

殷鈞答啓

奉賜手令并承[illegible]伏讀感咽肝心塗地[illegible]

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尩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營滿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萹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 並梁書

與張纘論張緬書 纘見後

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歷拜太子洗馬中舍人遷御史中丞侍中卒太子與緬弟纘書曰

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郤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茲

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悅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擘筆無次

始興王憺喪禮令 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下令可農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

劉孝綽議

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傷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

令

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傷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

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

貽明山賓令 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僧紹子山賓遷散騎常侍為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并詩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閒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

與殷芸令

山賓歷爲國子博士以本官攝濟北兗州事及卒太子爲舉哀贈錢布與芸司徒左長史殷芸令

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

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與晉安王令

攝北兗州事明山賓尋陽太守到洽太常卿陸倕新安太守張率並相繼殂歿昭明與王令○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餘並見前

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兹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

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矣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並梁書○按近張新安一段復載張率傳尺牘但錄率傳所載

謝敕賚地圖啓

漢氏輿地形兹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閒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藝文類聚

十二月啓

太簇正月宋大觀閣南湖杜門鋟錦帶補注與今昭明集句字小異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起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飄颻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

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
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洗形南畝之間屏迹
東皐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
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
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
鳥哢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
煙霞譚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諷孤松之君子鸞鳳
騰翻誠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

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機才萬卷常披習鄭
玄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
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
翔蕊飛林競散佳人之靨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遥籠大夫
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
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郢璞之毫鸞
剖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圓日新但某山北逸人

墻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鷁路頹風想簪
纓於幾載既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
千里之契（注本吞羅含句在郢璞前）

中呂四月

伏以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
鬱鬱丹城竝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
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皐詩成七步涵蚌胎于
學海卓爾羣超蘊鵠抵于文山巍然孤秀但某窮途
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
秋風振響鷄驚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

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畀誠至矣
今因去鴈聊寄蕪箋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伏以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泛水艷如越女之顋
蘋藻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是
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
追涼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
縱横流水酩酊顛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
但某沉疴漳浦卧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
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

滄之易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念前 札一作禮誤

林鍾六月

伏以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䖝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琴灌枝遷而潦溢芳樹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氷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鷄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俗

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 月府作夜月

夷則七月

伏以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飄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慚經明道不遇良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不知莊前不知龍從鷄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

惺文翁[illegible]影弔 [illegible]一作

南呂八月

伏以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雪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蹤領袖嘉賓傾玉醑于風前弄瓊鈎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鴈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叙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魚緘

無射九月

伏以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

既深伐木之辭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摧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凋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蓬屬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鷄之辯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服之言用述佇攀之志

應鍾十月

伏以節屆玄冥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與

睽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但某陋巷孤游穿墻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破畏見王章犢鼻親褌恐逢犬子雖此慙赧而不羞貧窮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鐘十一月

伏以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私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illegible][illegible]華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小帝時稱武庫

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但某携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逃龍劒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勲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伏以分手未遥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樓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illegible][illegible]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無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迹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蹶聽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錦帶書○藝林伐山引錦帶書迎戰實啓不復錦繩陸遲華參又云虹鏡炎耀今方畏

請停吳興丁役疏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高祖優詔以諭焉

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

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惟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民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兹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發梁史作遣當作恒以行作以不

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

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

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

逆之吐六奇蕊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槩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陶淵明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

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舞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鑣之遊侈袂執圭之貴樂則樂矣憂則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此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招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猶芳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

落毛譬彼鴒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如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亦可痛矣又有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于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于他乎是以聖人達士因以晦跡或懷玉而謁帝或披裘而負薪鼓楫清潭弃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

跡焉其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常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

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傷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爾（蹈一作萬榮枯作盈虛幸作辛爵祿可辭上有抑乃二字）

七契

奚斯逸士肥遁棄榮遁峯於焉剗跡灌木是用庇形口不悅於五味心不娛於八聲鄙巢父之爲哲笑蘇門之爲英鵠蓋龍旗初不關意鳳吹鼉鼓終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邁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終無慮而無營於是辯博君子詞若涌泉言踰却秦之脣辯超稷下之田欲抑則大鵬垂翅欲抗則尺鷃沖天聞逸士之懷寶乃拂衣而造焉駕兩驂之如手乘輕

車之若流爰自畿甸徑造山周傍瞻虹見俯眺雲浮鳴禽聒耳零霧蔽階唯一壑之爲阻無三逕之可求於是披榛陟路援蘿踐嶨蹤跋涉而不休覩逸士之所託其爲居也寂焉而靡所聽瞑然而無所瞻三春啓戶入桂攢簷華門鳥宿丰實狐潛風來室搖霧下窗霑寔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君子曰蓋聞智士不希獨介仁者莫有迷邦傳說終受殷爵呂望遂啓齊封余敬吐誠而畢慮子能留志而見從乎逸士曰鄙人固陋自潛幽藪必枉話言敬聆金口君子曰若夫爽鍾之節春景依遲碧樹初蕊綠草含滋春臺之樂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斟萬鍾之家招搖降甯徵集豪華駕紫騮之馬乘青蓋之車出自高广行緱狹斜陶嘉月而結交遊藉芳辰而宴朋友望宜春以隨肩入長楊以攜手金盤薦美藉之珍玉杯泛縹清之酒義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娛樂未終留光將夕飛觴引滿奮袖舉白投轄安坐歡甚促膝以會雕蟲之寶加有清談之客論同炙輠藻若凌雲戴憑不能尚其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析無細不分擿簡玉振下筆蘭芬乃亦六郡未擬非直三蜀茂閒屬虞泉氣晚朗月潛曜清卮未闌宵景方照奇舞遞作

名娼斯召約綽妍姿嬋嫣宜笑紛縠風吹珠璣下雜齊竽騷參差之響趙瑟奏鏗鏘之妙茲亦遊燕之至娛子能偕此而爲樂乎逸士曰輕蕩遊觀非予所眈待性行樂從好山南

君子曰捕性和神實爲至味非直方今所重乃亦自古攸貴不周之和調腸補胃雜以龍肝獲炙豹胎猩脣劉氏之醽范公之麟鶴出雲際歸來江岷蒲俎芬馥古聖所珍其酒則蒼梧九醞中山千日取譬湛露擬之飴蜜百味交馳三雅間出若其珍異則脩筵斯溢千品萬類不可詳悉西母靈桃南楚萍實東陵之

瓜北燕之栗湖畔之柿江陰之橘張掖白柰恒陽黃
梨河東洗犬隴蜀蹲鴟並怡神甘口窮美極滋加以
伊公調和易氏燔爨傳車渠之椀置青玉之案瑶俎
既已麗奇雕盤復爲美玩子能從予而享之乎逸士
曰甘脆腸腐五味口爽伊人素蓄無羨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自出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通
肩合相平腹應圖激電比速躡影競驟[illegible]弗敢擬
駿亦兎莫與爭途異態躡蹀奇姿[illegible][illegible]泛躁反遊
雲移駛形函遊華日不暇徙乃飾金[illegible]昭晰加以
玉鞍之輝煥連乾麗靡輕蘇粲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嫣美

飾重成壯觀蹄躞紅塵膺流絳汗風起龍驤灰飛鳥
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從予而乘之乎逸士
曰遊觀輕佻策馬爭驅粵今樂靜豈能感娛
君子曰光形飾體莫過鮮衣冠鵕鸃之長纓若曾子
之零霏珢玗珩珮言飾于背飄颻輕裾是用羅縠方
空之縵弱紈之蕉暑纔炎而已却風未至而先搖既
唯照麗燕以輕鏘似朝霞之發彩若夕景之舒光至
夫杪秋既謝寒緒中人則輕狐稱美豐貂表珍斯乃
齊桓所以去魯孟嘗所以出秦步光之妙櫑具之華
若乎武帳所用莫邪標以珠玉飾以蓮花其任則百
冶精銳利擬秋霜豈止在身爲美服襲稱藏固乃龍
躍于驪水見氣于南昌幽通神化其妙難詳將與逸
士服之以相徉逸士曰紛絺避暑緼袍禦冬鮮麗綺
靡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嶧桐抽葉青蔥結根善地擢幹華嵩栖
鳳曾山之側藏龍平陵之東[illegible][illegible]之高雲鼓梢殺
之雄風若乃萬仞寔造天中乃使匠石運斤班輸琢
鍾製起玄脩形踰綠綺與金石而鏗鏘共絲竹而變
靡托北方之佳人命高樓之杞氏間以巴歈才倢邯
鄲妙妓騁狀爲之輟馳飛禽爲之不徙加以荊和之

飾照曜柘絲之絃發揚三聲吐韻四結流唱辭高黃
奏響溢芝房竹來嶰谷律寫師昌冉鼓而玄鶴集九
成而儀鳳翔初音魚踊餘妙繞梁何止田文慷慨劉
靖心傷而已哉中山青曲若折而和揚美目以流眄
啓玉齒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流燿各永兮有
好仇縱輕櫂兮汎龍舟將與逸士陟彼華堂憩諸閑
館玉宇明華文階燦爛璇題昭晰珠簾彪煥身託瑤
琱之筵目寓瓊華之玩止以悅諸和性之樂豈非綺
麗之觀哉逸士曰居茲四郭寧辨五音靡曼不極君
子弗欽雖聞贍辭之銳無會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野清玉樹始落金悲初榮綠鴈北反沙鳥南征寔秋收之美節將校獵以娛情使嵷無伏馬巷靡遺行歎戈於芊眠之野彎弧於曠漠之塗養由輕盼則林摧驚獸瀰且效技則虛下翔禽騰猿歷其足虓虎不擇音掩兎麟鹿既茂古之烏有填坑滿谷亦眇昔之上林至於輕繳纔飛則連鴻解羽微纖始放則並鱗失波豈論玄泉之[illegible]寧願將遨之汲拜衞已旋翁不可算周旋眺覽足爲京觀于雖内宜其從此逸士曰解網垂仁沒王美則聞辟不六宜敵言告類而爲樂豈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善問地美養禾若仁愛上澤被無垠光照鄒鄙蒲輪必鄒魯之儒宗紆青必洛陽之才子大漢愧待人之盛有周慙以寧之美萬國若翕從四海同使詩刑措弗用囹圄斯空既講禮於太學亦論詩於石渠戈有載飛史無絕書銅律應度玉燭調和黃髮擊壤青衿興歌元師許士庠序鴻生求禮儀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采棣之義却瑇瑁之榮當朝有仁義之聲道塞無烟塵之驚信如四氣明並三光厨蓮挺茂堦蓂比芳瑞麟摘素祥熊耀質靈禽樂囿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鼎樂協之應玉羊丹烏表色玉露呈淡野綠垂木嶽苗貫桑固以德苞子姒道邁虞唐六合寧泰四宇咸康不煩一戟東甌膜拜邛勞一卒西域獻琛鹿蠡稽顙以俊慝棲鬪面縛而革音吾皆去鼻飲之穴棄鳥舉之深固以澤流無外恩被遐方稱比嵩岱道則穹蒼豈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逸士曰鄙人寡識守節山陬不聞智士之教將自潛以靡顯言伏道而從命願開志以滌慮

華陽隱居墓銘碑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

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常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窆于雷平之山若夫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涯爲貞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之測既而岫闢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節流珠飛竈九節麗於中天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枌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遘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

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黎傳宛吏書因賈船虎車煦景蜺拂凌煙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薛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鵠何時復旋十四日下有巳時二字無洋為真作無形為貸恩死作惡死中天作空中空谷作臨谷煦作照鵠作鶴

爾雅制法則贊

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已振民不敢欺

蟬贊

茲蟲清潔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啕晰夏闌定伊不美曜彼華冠

弓矢贊

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猿隨張空

有司奏崇丁貴嬪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世居襄陽高祖臨州納之生昭明太子及太子定位有司奏貴嬪典章禮數同於太子

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賀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

命為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宮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諭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

安成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歷雍州刺史

儆度教秀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舊直秀下教

給船而已

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

招隱逸教 秀爲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敎

夫鷄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質乍權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咏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彌三緘之歎

衡陽王元簡 字熙遠武帝弟衡陽宣王暢子襲封歷郢州刺史

獻劒奏 天監七年元簡爲會稽太守上言

餘姚縣搖地得劒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劒一口文潑若雌雄 太平御覽引梁書

南平王恪等 字敬則襲父偉爵尚書令司空揚州刺史

勸世祖卽位牋

世祖初封湘東王爲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冠陷京師密詔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明年十一月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欵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奏牋勸進世祖下令辭讓

竊以嵩嶽旣峻山川出雲人國有藩申甫惟榦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咨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讋氣新蕃外叛覺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武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泒繩命戈船底定瀟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

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旨卽梟懸翻同翅折逐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蜀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內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甝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于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

漢且居相國宜崇茲戚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惟恒儀仗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傷雖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世祖令答

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剪猾猰痛己周身天官泰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交朱裔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

彖著鳴謙聽言前典再懷哽恧 並梁書

邵陵王綸 字世調高祖第六子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囿池之近玩寧塡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蹈洗耳于唐朝漢陰貞栖滅跡于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㬅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巚之雅姿稟宜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精彻無以覩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晏倩幼習與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黃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便

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興不輟年二十七爲宜都王侍讀揔知管記事勵道求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是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清溪舊觀更就起築仍奉表上頌辭事兼美遂彼樂職之篇跨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爲自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

紐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眞慕留侯之却粒便共舟撤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疎招茲四皓超然輕舉異世符同爾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栖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道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栖隱依林逃跡交柯結宇剡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谷絶嘯䋄織烟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狀不亂逍遥閒曠放浪

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既否水闡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豫識徵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絶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作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春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譬閬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傷臨九純闡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況于茲

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遥動[redacted]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哲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佳名具以啓聞蒙勑許可葛玄之夢見開士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通感匹此徵應以大同三年歲次丙辰三月壬寅朔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與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

之葬衣冠如王喬之藏劒爲化於茲日可得偶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疎朗儀貌鮮潔寶亡歡沮多行德惠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歷象之術幼女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卞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鈞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巳門人恒法闓等慕遐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

玄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留爲表化棄劒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鱗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讚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紱頡頏縉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遠寄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眞結宇依巖貞樓茂草水玉留年精華却老乃有令問兼斯壽考昇遊危庭峯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花落窗甍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豐碑有樹遺烈無騫

與湘東王繹書（侯景亂世[illegible]湘州刺史河東王譽[illegible]世子方等征之敗死[illegible]長沙既又內外[illegible]紀[illegible]史武陵王紀[illegible]師東下時[illegible]加大都督[illegible]至鄖州[illegible]不[illegible]與世[illegible]不可解圍之狀[illegible]至於斯世[illegible]一萬以[illegible]學兵敗[illegible]人所害[illegible]）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諭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鬩釁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于行陣殞于兵局方此非究閫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乖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雖知其狀未諭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嗒其閒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䖍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

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懷須臾將李國究未遑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令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彌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前鐵小豎

作亂又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舉旌旆偏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便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苓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以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籍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雍溥天率土

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銜冤裂眥咸欲剸刃于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惟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群議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著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聞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饑饉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也吾才愞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門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爲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梁書曰[illegible]文載云先例[illegible]天下九[illegible]表無怨誠爲國致實亦家[illegible]義亦[illegible]遠[illegible]無負[illegible]中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illegible]義[illegible]失多矣[illegible]謂合米[illegible]易止沸侯景所以不敢[illegible]兵工外正[illegible]藩屏擊圍宗[illegible]若自相魚肉是謂[illegible]力皆行[illegible]一虎且[illegible]不圖兄弟與[illegible]急萬倍於斯[illegible]同溺况其昔事豈[illegible]

思久遠安[illegible]新日行之焚意狂夫何[illegible]之智書返致其慈所實覽識一開斯悟與前於小異

責王僧辯書

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僧辯等帥舟師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送邵陵王還江陵軍主[illegible]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于僧辯綸遣其子將兵擊之以書責僧辯僧辯送書於繹繹令進軍綸軍潰走武昌

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 資治通鑑○姪謂河東王譽僧辯討斬之

謝令賚馬啓

景浜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逢宮闕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

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躅恩雨淚（藝文類聚）

讓丹陽尹初表

臣進非民望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忝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爵已循涯白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祀魯山神文

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蒼澮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宇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爽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巘信靈人之鬱像寶祓孔益尊日

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合睇來趨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琴撫劍泱軋徘徊綷節陳竽滿堂繁會奠椒漿稭之歎傳卮代舞之梁桂醑溢于羽樽蕙肴盈于匏藉既醉既飽萃福攸同不褒不騰神保是格魚藏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冒而俗阜俾多祜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贈言賦序

張雲麾聞望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留連飲餞發適有期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悢悢江干古人贈別以言聊為贈言賦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為都督征河東王所死）

散逸論（方等有俊才性愛林泉特好散逸母徐妃以淫妒失寵世祖因忌方等方等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顉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摇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啓父湘東王（方等母徐妃失寵意不自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行至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云云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使援京師）

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梁書）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武帝弟臨川王宏子初武帝未有子及即位封西豐侯進臨賀）

通武帝啓（侯景反立正德為主攻拔建業見武帝請還為王復令正德通啓王德有愧言矯詔殺之）

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斬乞解僭濫以王還邸（魏書）

蕭昺字子真武帝從父弟歷晉陵太守

上武帝請解職表 昺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不許還給事黃門侍郎上表

詔答

夏初陳啓未垂採照追懷慙懼實戰胸心臣聞爵雨所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饑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為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旣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

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己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千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障所以致乖算測聖監旣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樞忝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効無地方違省闥伏深戀悚

武帝答蕭昺手詔

昺表如此占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旣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為平陰令興為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子昺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旣不肯行續用為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為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昺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昺正是

朋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昺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待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旣表解職可聽如啓 昺兄景昌昂並爲刺史

鄱陽嗣王範 字世儀鄱陽王恢子嗣爵歷合州刺史

題舊琵琶 範愛奇翫古嘗得舊琵琶題以示相東王作賦和之

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 南史○案此梁鄱陽王世子而云齊竟陵世子不可曉

梁文紀卷第五

梁文紀卷第六

嘉魚尹民興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任昉字彦昇樂安博昌人仕齊中書侍郎入梁歷新安太守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

亡兄德履冲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追封丞相長沙王詔

夫褒崇明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徽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

於已毀導泗源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

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閑緯蚤優名輩風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萬寓祚啓郇滕感與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南陽郡王

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

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宫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竝非親勿居惟彤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肅國禮家情聮寄隆重季風穎儁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初封諸功臣詔

阜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竝軌文武宜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股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竝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求薦士詔

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賛維熙歷聽九功物色興皂而白駒盈谷蒉楚未刈是以臨朝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齊宣德皇后臨朝荅梁王令

承固茲謙抑未膺大典敬復雅言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

周群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旣讓其下取則況聖圖睿範歆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效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尤荅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略

宣德皇后令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作造物則謝德之徒巳寡要不得不強為之名使

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傅通孽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槀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乃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宵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旣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抵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界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輶軒莘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重敦勸梁王令

朕聞匹夫好仁義在磨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窺幾章乎天植高眞中樽觀傾壘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大行取賦乾健而運距艱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

戎大定羅山華草罔不率從用使商君庭産葱周闕樹梓傾宮旣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旨事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竿戢路清蹕啓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末亡與慚日昃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容心霈然降志

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疾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巖我君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

嶽崩潰蘭艾同爐玉石俱碎哲人遺命哀有餘慨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慚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校三王之禮冠履麤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槀歲課田租愀焉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予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

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畧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不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情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奬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非政安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所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到大司馬記室牋 高祖爲大司馬錄尚書事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

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盼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屛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文選

○含生梁書作天生嘉宴作清宴賀作驩翹作驤璠璵作璵璠

梁國府僚勸進牋

齊中興二年正月策梁高祖相國梁公加九錫高祖固辭府僚勸進公不許○藝文類聚載云任昉爲百辟勸進牋文選載重請箋云任昉按丘遲傳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

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爲仇讎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躍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爲胥怨兼濟之仁翻爲獨善梁書○民生梁書作人主童兒梁書作仁兒今從藝文類聚

府僚重請牋

二月府僚重請於是始受

近以朝命蘊隆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毁誰之功與獨爲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棘心重寫伏願特膺與策式副民望文選[illegible]隆梁書作[illegible]策

藝文作[illegible]崇世書作代下室作臺閣跡作蔚怨作寬民並作人匡時作一匡

答何胤書

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潜悵久之藝文類聚○舊作爲昭明太子荅胤然昭明自有與胤書

與江革書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齊尚書駕部郎入梁歷度支尚書建安王子貞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苦求同行乃以觀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南史作沈約任昉與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所謂馭二

能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此段南史作北闕〇江革傳革除寅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門生故吏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按此亦口語耳尺牘載作辭餽餉書非附訂于此

與沈約書

范雲字彥龍南鄉武陰人歷尚書右僕射天監二年卒昉時爲義興太守與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悉論欵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爲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梁典

弔樂永世書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皎絜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邴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供悲緒無窮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文惠太子長懋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偏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侔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虞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並藝文類聚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齊明帝作相起爲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不能奪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斷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往來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禮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文選

求爲劉瓛立館啓 瓛見齊

昔在魏中叐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忝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鷄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傿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室衢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巴雖曰人境

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營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藝文類聚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齊綏建太守卞壼永嘉中爲右將軍領右衛蘇峻稱兵六軍敗績壼赴賊二子眕旴隨從俱爲賊所害

臣彬啓伏見詔書幷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敎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朴錄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明帝旣廢鬱林王立海陵始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昉爲太子步兵使具表草讓帝惡其辭斥於建武之世位不過列校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知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

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室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

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偏識梁書作偶識不遺作之亂古稱作是稱君臣作君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慚狂狷固常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苑再離寒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芟婚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

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功慚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厥識晢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鑒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內園成市金

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酬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攸

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夔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齊始安王爲揚州刺史○齊明帝建武初有詔舉士○暹光未爲暕除驃騎從事中郎僧孺除尚書儀曹郎○此表梁書分在二傳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築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早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儌倖路絕世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義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忘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世門梁書作縣門傾望作傾首不忘作不亡集螢作照螢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

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兄奔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啓聖運偶時來尚饒疇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内事闔疏以臣行達幽明早 荼苦賁天倫寔至友愛淳深非直引擠推溫亦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留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弗二昔武始追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

丁爲理屈且大宗絶緒命臣出纘傍統禀承在昔理絶終天永懷情事彌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絶至公允穆微臣苋幸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二

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摽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趍趄凡近固宜勉勗直以聞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貴高延陵之風忘子

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咸咫尺責嬰疾沉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巳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纘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敘心感悖免義迫窮誠貴息霽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巳必降殊私乞臣霽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愼如蒙哀允施重含育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没著徽烈既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于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于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地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鵰鶚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

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于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撫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識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弘施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尊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

馬駁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宜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臣聞内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鷄戒旦周發冠履或以凉燠之後晨昏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顔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封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冈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毎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吏部郎表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淌逅爲台

終遂弗居玄默爲度器爲無彼承乏攝官顧知其璧方今呈頃御午昇長感寧涇渭緇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候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秖荷唯知死所未知所報

爲王恩遜讓侍中表

行則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語則親璽甲命誠信匪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表白于鑾華之上進讓于王堂之下僉遷七貴之茂玉粲二公之孫雖復仲尉拯緒元卿未名不階民譽妄承典私者也

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

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詎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疑脂已疎秋荼未密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剞斵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于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爲蕭侍中拜襲封表

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檢在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修職貢入領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爲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閟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踐步無却頤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斬掇鄉唖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

凱歸東閑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
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悉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
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
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
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蟈
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
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一開更謀進取而
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

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謹案使持節臣都督郢司二州
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
自行閒遘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
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
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
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
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
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
挺畧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
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

乃顧將一車書慭彼司堠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
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
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
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
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
美稱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
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
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
自使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
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使責
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
突進房中屛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
音偷車欄甲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
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
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
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

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寅田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緑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緑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擬已死亡不迴更奪取緑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屛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

不進衆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襲當伯教子列稱被整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輙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輙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徃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絶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絶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辭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風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效文通之僞迹昔人自親友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輙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欵偷車欄龍牽請付獄測
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
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范縝 事詳前武帝璽書下昉奏上詔關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
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
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
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辯問與風聞符
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
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

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庶人
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
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
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
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
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縝即主臣謹案尚書
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諠訴周
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祗足飾非乃者義
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
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翻爲矛楯人而無恒成茲

姦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
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裾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私
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
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纆肅正國典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
黃紙臣輒奉白簡

奏彈蕭穎達 武帝有詔原之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
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

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
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辯問列
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
十四日主人蕭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
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
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
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大臣預
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
求魚餐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役申茲文二追彼十
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

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参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俟還第

請祀郊廟備六代樂奏

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内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

淮水若離蔚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覩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絶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雅闕典未補大備兹日至乃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黄瓊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紱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恊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

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脱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青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黄門侍郎尋月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

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慇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縉紳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右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

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爲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舊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

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風挺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途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頌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容賢侯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

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宗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

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旨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于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毁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遠國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綠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蕃筆制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

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于周寶士感知己懷此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事札見知思以薄技効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齊明帝謚議

以為窮神之迹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摛是以則天為大義盡於冀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𢥠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執物之訓歷世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棟惟新歷聘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大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口哉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囹犴空虛門肆義大足協律巖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

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蕩子野有栖畝賓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稜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消宮鳴犀為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尊懸衡共軌者歟（家蕩子句當作家無蕩子）

王貴嬪哀策文

游衣成節軒車命服未去椒華長辭嘉禰符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實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

當其誰傳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
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洛邦淑
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纏辰衣素紗
肅雍婦職僉曰俞佳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
軒中增朗與括不愆胐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
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
在盈思冲仁者必壽彼蒼者窮如何不淑萬化齊終
爲車告逢殯多既辨黼翣璀以陸離帷帨紛其舒卷
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綍頋而徐前服馬
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

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母以子貴義弘前哲申褒齊削
以從疑革麻縹之輕殺達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
斁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翳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轅之用先表
値戎冦貪婪羈縻失道憑陵雉堞逼迫滓湟都護之
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乞師援
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神功
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術北遯燕然
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資就賦

爽成章

柏宣城碑

君器量高濬神氣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眞僞擢奇取
異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
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
不汙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后稟兹純爽虛
谿高暢蕭條遐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棲冲眞形
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未饗

劉先生夫人墓誌銘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

移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杲訓丹陽弘風丞相藉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
闡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豪未成拱
斬啓荒埏長局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寵

撫軍桂陽王墓誌銘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
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
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

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北
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
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
步方斯茂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
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毗贊兩藩
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
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主曹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
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既允文林之求實兼儀刑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
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

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
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
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
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覡止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
義讓而失儉邪叟忘其西戎龍丘挾其東皐會武穆
皇后崩公星夜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
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獻降事迫於
權奪而茹慼饑膚沈痛創距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
縗麤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
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
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
兗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
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王關靖析北門寢
稿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
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移□能下敷
五典闡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冀兗孝治緝熙

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雕其朴用晦其明爲化
之有倫緊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民之選允
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
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至爲
公私君親之義遂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
誠進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
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
阜泯俗□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
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
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勉遵遺託俯僻天倫踊

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
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二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劒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
故並表疏累上身没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頹峻某年
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章
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
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
壓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肅德前王之令典追

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
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
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
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
徽二南同 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慭遺奄
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
吉茂崇嘉訓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
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

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綖歌二部虎賁班劒百
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
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
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
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
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冬行禁止國網天憲實兼掌
撫未嘗勸人於輕刑錮人於重義人有不及內恕諸
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
袞與縕緒同歸山藪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
之言邙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

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
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蹻于鍾岡徵
士劉虯獻書于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已于五
士君大降節于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
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
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矜褵于未萌申
炯戒於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
註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
而言曰死者可歸與誰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

命盡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採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駟驟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具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至于言窮藥石若味滋言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伽維之化大漸彌留

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于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齊司空曲江行狀

公禀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鑒埏埴在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勝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紀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藻鬭騁逸蔚爲詞宗廷買筵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虛歷載二百

俾我逆掖遂淪左衽晉宋所以遺恨宗祏是用頹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剋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居金陵營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梁文紀卷第七

嘉魚尹民興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度支尚書郎齊南清河太守梁初佐命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沈文季加侍中詔

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艱起非慮密邇墉圻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爲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速施行

崔慧景加侍中詔

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氣淹通識履詳正誠烈款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朝序可加侍中子如故主者速施行

王亮王瑩加授詔

京輔華貫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射亮濬哲淵深道風清邈時京民譽僉望所歸中領軍南徐州大中正南鄉侯瑩德宇夷曠鑑識凝遠 闕二字 協隆內外允諧逆徒從慝躬衛時難氛祲既澄並宜光贊緝熙穆茲景化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侍中尚書左僕射本官中正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

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祕書監右領軍南康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閑悟思懷韻詧宜出聞朝政入侍帷幄子晉可左民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王茂加侍中詔

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望蔡縣開國公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闊艱夷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開國公如故給鼓吹一部主者施行

授蕭重休左僕射詔

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頻闕宜速有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休才學淹通識裁詳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學一作具南史蕭惠休爲僕射重休恐誤

授王亮左僕射詔

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時宗莫諧茲舉通直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王亮器識夷遠風鑒清奥贊務蕃朝庶績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書左僕射主者施行 政一作禮

封申希祖詔

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申希祖志器沉隱才略開濟在昔多難任參心膂爰及中興忠欵彌著契闊艱虞盡其心力逮獯獫侵斥武節飈騰殘寇外殄危城獨固休庸茂績朕有嘉焉宜錫茅土以疇勤烈可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本官如故主者施行

封三舍人詔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南高平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沈徽孚給事中驍騎將軍臨淮太守兼中書通事舍

人王亘之寧朔將軍南濮陽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裴長穆並以素冑淸才服勤禁省契闊劬勞自須多難軍國務殷內參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欵志義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莅賞册可封三百戶開國縣伯本官郡驅使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郊禋赦詔

朕昧旦夙興念茲治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藉先烈思致隆平日頃多故戎役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兼用未臻稐簡向隅之情未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隆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王者施行（旦一作與 隆作升 役作事）

南郊恩詔

卜日禋燎政道莫先厚下布澤哲王是務朕仰祗靈眷俯臨億兆歲象迴環恭事亡及牲玉必荐感敬備申升煙燎於穹昊致精誠於太一思治甄潤惠茲窮生應天監三年內犯奪勞及左降可悉原降繼市職不充人身及家口質繫悉散還私家督備前歲三五犯譴因及隨曹景宗援司州委叛應謫役者並量所蠲降尚書所檢巧陳淫辭普更開恩百日各聽自首不問往罪京師三縣尤窮之民詳加賑恤主者速條

格施行

又

朕肅膺乾睠君臨率土雖日旰劬勞而仁恕未洽星琯驟迴履端告始禋享云備誠敬康申宜和布澤情深待旦凡內外文武可各賜勞一年叛亡未檢若百日內自首還役不問往皐女子質繫悉且散遣文書輕重坐皐並皆從原主者詳爲條格疾速施行（康一作兼）

改天監元年赦詔

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

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同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曆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非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瘞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汚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長從赦繫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

舊典同心梁書作因心濟作應

平亂赦詔

朕肅纂乾統思弘祖業方欲克廣法猷寧濟遐邇賓賴羣才共康世務至於股肱宗戚情委特隆垂拱責成緝熙是寄而各包藏禍心規縱醜逆朕每存容隱冀或能悛而靡懲前愿彌結後釁七百業藉宗廟事重不得不垂涕行戮以義斷恩或藩屬皇宗或睦姻近戚夫豈不懷社稷故也雖四門已穆羣凶靡餘而泣辜之嘆義兼自昔方勵精思治登賢任官隆平之化庶從茲始宜播嘉惠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已前謀反大逆手殺人以下皆赦除之頃歲軍旅繁興叛征者衆其質繫家屬及同伍代役三署見徒詳所由原遣主者施行

大赦詔

王室多難祲沴相仍昔歲紛阻鋒交九逵今茲狂煽兵連萬雉騎事屯危罕有斯逆故令迷疑互起向背者多元惡既懸猜懼彌廣奔亡草澤自反莫因近雖曲赦與之更始而愚昧之徒猶多竄伏且遏寇未夷役連遐邇刑政弛張陷罪非一思所以曠敷嘉惠被

之億兆可大赦天下凡與崔惠景協契同謀首為奸逆爰及降叛輸力盡勤良由世道交喪流源浸遠風槳靡立以至如斯悉皆盪滌一無所問凡諸反側咸與維新並加宣慰還復民伍國信之明皎如日月勒戲要咸使聞知惟崔惠景諸子不在赦例主者施行崔惠景南史作崔慧景

立太子詔即昭明太子

朕屬當期運係跡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乃旁挹羣議遠惟七百建

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恩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賜幣帛

立太子赦詔

朕夙纘寳祚君臨四方夕惕寅畏若墮淵谷思所以光闡洪基克隆鼎命王公卿士咸以爲樹元立嫡有邦所先守器傳統於斯爲重是用俾茲幼蒙體乾作貳永固宗祀以貞萬國元良之寄非獨在余宜令嘉慶被之億兆可大赦天下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主者速施行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神牧帝鄉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翌宣戎勲隆茲寵號寔允舊章竝非親勿居惟賢斯授西中郎將護軍宏朕之外弟早宣德譽董一藩政績是嘉肅閨禮家情嫜寄隆重使持節督南徐兖二州諸軍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秀風穎俊邁識業標簡任居藩翰政以化成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綸綸夷雅參贊王業冠軍右衛將軍恢神檢外洽淵量內湛奉職鈎陳肅衛以穆使持節督荊湘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儋秀識冲情允文允武經啓王業寔有厥勤竝契潤綢繆分形並氣處家盡其匪躬朕承運迭興光宅四海藩維廣樹經朔攸屬出納之宜寔寄惟允宏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封臨川郡王秀可進號征虜將軍餘官如故封安成郡王偉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京荊寧南北秦六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建安郡王恢可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事領兵景佐封鄱陽郡王憺可使持節

都督荊湘益寧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封始興郡王食邑各二千戶（神牧帝鄉一作神州帝城　戎勲作戎事　隆茲作隆名　外弟作介弟　宜一作宣　北中郎將梁書作輔國將軍　安北將軍作冠軍將軍　綸綸夷雅類集作經綸夷險　安西梁書作平西）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執耜暫廢則縣磬比室秉機或惰則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曰王道不稂不莠實寄民綸頃歲多稼無麥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殊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茲畊殖相

誑闕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充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瘝瘵之苦載輿比屋主者詳為科格稱朕意焉齊書作疵瘵撥作修

搜訪隱逸詔

高尚其志義煥通爻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竚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巡遠若有道映丘園事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衡室而虛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資給何點詔

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宗志願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資須大官別給既人高雅聊故事同與下魏袁侯字雅卿

卹荊雍義士獻物者詔

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稔一縣恩有所酬其雍荊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獨報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閒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刑政益國利民倫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各詮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聞

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辠之奏日聞於蚤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簪四乃未

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舉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降死罪詔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猶闕潘屏言念弓觸未能忘懷眾三子始有磐石之資於焉獨困慶雖自已恩加罪及凡死辠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一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立內職詔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窒闕失序漢氏所以喪邦

並被諸方策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内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縟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塡委椒掖徽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坊自邇貽厥方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封徐世標制

驍騎將軍彭城令徐世標才略貞濟志懷義烈忠節淵欵勳勤外著禦侮折衝任惟心膂頃奸慝潛煽危機驟發夷凶弭難實有力焉宜命賞疇庸錫茲土宇

可封開國縣子食邑三百戶

授李居王等制

新除太子左衞率軍主李居王志識開敏器懷貞濟盡力禁門誠著夷險新除太子右衞率軍主潮陽縣開國男胡松性業詳固丕用果烈新除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栢和剛正欵率屢著勤効新除左中將軍主鴻選氣質強果秉心壯宜並反旆南轅以赴危難身先士卒翦此鯨鯢功勤碩茂宜隆賞典居王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松可增封爲七百戶和可封五百戶開國縣伯選可封三百戶開國縣男新除持節刺史將軍主男並如故主者施行 潮陽齊書作沙陽

封左興盛等制

逆豎王敬則縱兵内侮陵斥畿甸輔國將軍參軍將軍事左興盛直閤將軍劉山陽受律前驅猋勇爭路或衝至首旆或陷懸中麾元惡梟至氛梗載廓賞不踰時義弘前典可封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并進位一階主者施行 參軍將軍齊書作前軍司馬直閤作輔國

授蔡法度廷尉制

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寔由乎此是以皐陶

作士五刑惟明于張捿官世無寃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法家係爲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尚漸薄迄至于今損棄頻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爲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尚書删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蹐滯名程乖疑莫不斟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文才取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僞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錐刀

若遵往從舊守而勿失豈所以軌儀上世垂風于後宜加褒擢弗繫常階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三尺一作尺一稜一作害文才一作拔才

授王纘蔡約王師制

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始平縣五等男纘華宗冠胄器質詳和都官尚書約清源素範體業倫正訓茲播國僉議攸在纘可隨郡王師加散騎常侍男如故約可零陵王師加給事中主者速施行

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敕

欽惟遂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

靜民寧亂實由符運總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遘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懸非猶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崑岡並燎搢紳與蘊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授袂雷擊風埽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齊民既欽若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君臨萬國川壑之懷蹐寐盈慮方欲昧旦不顯日昃忘勞思與賢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

位欽能懸爵佇効勿令漢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為武帝與謝朏敕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群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

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與何胤敕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則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

世務紛糾憂責是當不得不曲道殺阿共成世美必
望深遠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
意遲面在近果至仍申表并中旨經卷下詔報受詔書就帛伏讀

謝賜新暦表

竊惟觀斗辯日馭生為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
勝殺無舛拘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

為皇太子初讌表

臣實蒙稚温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
雖問安内豎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
皇慈夙曆盛典貳體宸極守器宗祧礩循幼志如臨

冰壑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
身蔽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
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恩貽後悔數年以來
稍就昏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
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
終朝蹴躓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白無云幾所仁
仰澤事止寸陰

為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峯幄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乃提衡
石爰均入命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階千乘入
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堯萬微必理一
物與念有紓玄鏡暫垂止水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抑循油雲濡露
從降旻昊之德弱緺輕蟬不載山嶽之重參階壁席
怳焉失步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長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

玄黃未已非秋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強飯之時養老
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
歲制防其不辜寔所以獨假衰疾收屏淪暮

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竊惟玄素未辯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
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絶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
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迴殊
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墻為明免過生智亦何
以登奇收異離渭分涇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䫉貌悴容不藉鑾於淄水驚足蹇步終取躓於鹽車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寬命窮維難迫勢孤沉阪未難負戸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思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衆門惴惴臣事過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勑臣何力焉幸得扶光携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告以邀其功因系功而饗其報遂使廿宿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為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爲典惟懿寔先而臣挹道未弘踐義多闕徒昇國彝空叨宸寵光珪華組既蕩於開兹令釆徽猷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顧皇衢肇啓鼎運始資會衛兼啓義邈周年齊楚竝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拓履荆阿懷埴夢曲拊志惟熏佩握知擣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

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為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䀹妄寘妾質衆氣有愧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違而禮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曜曲漸彝章夙貴藉此恩加遠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組昭被

爲劉粲表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
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坼未採管庫遺賢執戟
忘疲倚輈不息

注制旨連珠表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
謂之命世桓譚以爲絶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
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
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
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爲兖州柳世隆上舊宮表

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八神警室事超
齊甸義邁譙宮故能膺肇道于天階命帝闕于霄路
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穹克播徽塵永光盛烈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耴矚前王復古爲貴伏惟陛下
欽杏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
遠國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峰懸法無所
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
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偕藉愛禮之心
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
覩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之日

爲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
平始於圜法漢世幾厝貲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
埶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通其方府西京鄙
其部內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
咸寧太子體岐嶷載表容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
率土含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

猥頒庸劣

到著作省表

臣約言卽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藝不博古學謝
專家壬懷鉛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垂善握蘭慙良
謬勤斷蛇之術預刊氷河之業路遥難騁才弱未勝
而神工曲造雕絢爛發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
揚腆懵交顔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
錢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

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
奮獷敵却沮強胡臣實庸懦不窺武節味妄輕言伏
懷悚懼 南齊書志高宗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

上撰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
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
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
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
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下才對揚盛旨是
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

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
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
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
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賊
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
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
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
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
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
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

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至于臧
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
於禪讓十餘年内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不舉且
事屬當時多非實録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
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
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于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
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
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
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
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閽閣小才述一代

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騁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
列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
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録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晉安王謝南兖州章

臣以蕞孱幼無秀業依大宅照籍海憑淵王爵早加
潘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
六條宣風萬里懷慚起恩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
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還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
方瞻惟微寵俯仰亡厝

為安陸王謝荊州章

臣託景宸扃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蕃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懸旆出關遠違都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靡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經嶠陜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牽牧眾感茲道孰易是以擴情陛曲布欵幄垂寄逖嚴遠奉腨披照腆冐斯須膺此謬荷祇奉旒扆罔知攸託

為六宮拜章

蓬閨菲質嘉淑無箒越自幽衡登躡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何以則鷥鸞之盛序奉𨗟翬之清塵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稱辨伉合之義升降窊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耆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窂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冑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冑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

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

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彈秘書郎蕭遙昌

謹按兼秘書郎臣蕭遙昌盛戚茂年升華秘館淑慎之迹未彰違惰之容已及宜寘徽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遙昌所居官

彈御史孔㮏題省壁悖慢事

謹按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㮏海斥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仕子常務況東皐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㮏所居官輒下禁止

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闕法上肅下尊謹按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闈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

謹按奉朝請臣王希聃幸藉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奏彈太子中舍人王僧祐南史僧祐齊永明末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約為中丞彈之此即彈篇

肆情進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

上言黃籍奏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為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于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至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於

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兢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為三籍却一籍又

祖官共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illegible]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illegible]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illegible]景[illegible]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illegible]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illegible]為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以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胤非謂衣冠

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群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既外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罼姓辯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及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諳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

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史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論察舉疏 天監中上疏

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

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賢校棊布傳經授業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還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還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並杜氏通典

答樂藹書按齊書樂藹爲豫章王嶷長史最見親禮嶷薨藹與約書以碑文爲請約

答書辭之至建武中王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約竟爲撰碑今集中所載節文是也尺牘清裁節錄此書作答劉繪持用脩云繪請約爲竟陵王碑約答書附之後竟爲之文選有此碑文今攷文選載有所撰碑止有安陸昭王一首而無竟陵王其竟陵王行狀亦任彥昇將而不出約乎不知則終之古何所徵據豈以安陸沈爲竟陵因以繪易爲邪姑存其說以笑知者

承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慭遺之感朝野同悲未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表文憲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乃闇閈鄙人名不入第欵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色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答陸韓卿論宮商書按南齊書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少有風槩好屬文與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約答之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

其彷彿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

一片是衛文之衛比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齊永嘉太守入梁終太中大夫竟陵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

夫盼況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辯宮商雖復吟諷環迴編離字減終無所辨仰酬容吉微表寸長

答沈麟士書 麟士見齊

獨往之業雖閑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奏與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遥然沈冥自遠幽貞之

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皋以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與陶弘景書 一作啓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闕遽足夕卧望日朝登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閒[illegible]之出入清都師友虛聖術崖反跡無缺惟心 並藝文類聚○玄闕茅山志作玄關暖焉作暖然

報博士劉杳書 杳字士深平原人懷慰子歷尚書左丞○尺牘作與劉隱居謝約郊居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懷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澂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遣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

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報王筠書 筠見後 筠為詩呈約約書報之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忌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

盈字尺牘作盈寍下情一作古情作作妍權典
作惟輿䟽作服誤北作出戀作忠申作中援

與徐勉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勉為言于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先是約嘗侍讌與帝疏栗事少帝三事約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嘗有憾於張稷稷卒帝與約言之約對失旨及病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自已帝聞大怒約懼遂卒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用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

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閑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 並梁書

賀齊明帝登祚啓 明帝廢鬱林王自立約時為東陽太守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永龍章日縟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

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跡攀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爲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鑠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懽鳧藻

謝女出門官賜絹綺燭啓

柏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乖重製爲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謝賜軫調絹等啓

霜紈雪委霧縠氷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荀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貴深束帛

謝勑賜絹葛啓

素采氷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凉風於襟袖

謝勑賜氷啓

竊惟司寒輟響盼自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未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旣採園池靡用有籍羔秬無災霜雹 並藝文類聚

謝賜交州檳榔千口啓

龍編嘉實厥包遐遠 北戶錄注

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 齊文惠太子居東宮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遷太子家令

輕鑾微動密騎徐張黃間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為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劒啓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 約與蕭琛等與竟陵王游號為得人

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汲貪勉競潔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翠略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合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磬勗

謝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

夙絲鶯章霞鮮錦縟覩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謝竟陵王賚母棉園雲氣黃綾裙衫啓

竊以積絲成絲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為養沾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緼裙豈伊恒飾榮近之寵固難輕報

謝司徒賜北蘇啓 司徒竟陵王○北蘇北方乳酪也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

曠坦陰山之外盼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欽遍微停鑠懼喘旣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與言於俗表

謝啓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後從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此啓似約爲子良作

臣以萊房初無秀業伊天宅照藉海憑淵王爵早加藩塵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沈心顏徒沐湛恩遷金游服朱駿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微寵佇作亡厝並藝文類聚

爲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啓世隆見齊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廻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見者也名物志

梁文紀卷第八

嘉魚尹民興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沈約二

武帝集序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内發疏通外典爰始貴游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

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推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與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藁必削而國謨播政存者猶多遠乎僃應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贊於設虡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

歌伐木采薇出車杕杜之謡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棊品序

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

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彖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廻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來葉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為念若乃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祿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祿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莫容風逸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

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朮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

引滿終日陶瓦晝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明又自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放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齊武帝謚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

典伏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居初耕之君合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于九江播靈成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羌棘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觀瞻寢門孝德光被守器宗祧元良載遂孠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內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成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旻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華不累五刃不砥庠塾大啟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力獻琛內款不籍終軍之使無假絕漢之威嘉祥霧合祕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

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啟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墠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風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孠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形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

罪己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迯聽遐開萬目祓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聰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渾辟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為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及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攀號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輤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德皇后謚議

（高祖為雍州刺史后郗氏殂及踐祚追崇為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約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俔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外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齊司徒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于前皇齊握符于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嶽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

躍侯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廻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益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乎震日表青光方執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外戚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敞帷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奉待滿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劒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

咸事熊豹臨戭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奥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㬎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

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慧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閒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恭饗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遴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今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遴斯任東渚鉅海南望[illegible]淵藪斯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邪鄽之内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

車敗化風動神行誠恕旣孚鉤距廓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千里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敝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驩場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微賦嚴切惟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鬉首日拜門闕卉

威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旣敷威刑具舉彊民獷俗反
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當商野次宿秉停菑蝝
蝗不起豺虎遠跡北狄思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
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捲秦代陪龍駕
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倏焉大漸耕夫
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衢竝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
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
如霣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
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誠拊膺震動郛邑竝求
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

文紀　梁卷八　十

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慙德神駕東還號送踰
境奉觴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
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請雖幾而弼固衛
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
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紆蘿在辰
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閑凶哀震感絕移時
因遘沈痾緜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
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
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
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竝

建對繁若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爲
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
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聲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
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取捩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撫僚庶盡聖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
啓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葢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慭留梁摧奄及豈
唯僑終褰謝輿謠輟相而已哉見我僚舊均哀共戚
怨天德之無厚痛桑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

文紀　梁卷八　十一

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
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菜命氏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
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烝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
命世與賢應期誕德絕後光前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
逶迤魏闕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朞月
用簡心從日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

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嶷別峰分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羣妻荷子負戴成羣廻首請吏
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與山止簣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齊傾晏平
行哭致禮趙延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哀感徒庶慟與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
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渡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
黃金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

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
冠於嵩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
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閶闔以上馳廻風飈於襟褏宅
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
之館杞梓備收馨滋蘭之畹既駕朱驂又敷袞職升
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撝勵己三
吐忘勸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
每至三元首日華裔在庭執至端闈冠冕百辟外夷
震聳猶單于之悲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
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

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辟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
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與三善弘正九伐銘
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
大德風邁具美雲從事貫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
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羣龍周室多祜漢有餘慶
奕奕皇族於斯為盛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
庶邦作詠

齊太尉王儉碑

瞻日夷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壁列宿之
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感運鼎

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閉宇獨咤虐
室眷龍顏以託夢詠月角以興言佇傅巖之下懷滋
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
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觀興廢妙識人英察
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古人
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
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聲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
彩傍映曬曖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昭晳總至大
漸相與齊鑣共軫竝而不雜銘曰　鬱起後有闕
王公赫奕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

道亞如仁旣步金門濯纓蘭畤激水上征　帆鬱起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

德被九宮功包十亂帝圖必舉皇猷偕煥斯謂國楨
是惟民幹翔翔禮囿優游文館祕義煙流瓌辭雨散
揆路揚輝台庭攺觀方翊隆平煢玆天綱福履無忽
降年多爽徽言永謝庶僚誰長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齊太尉徐公墓誌銘

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碁流連泉石拓宇東郊暎
然閑素榮貴之來無累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彈
領盈前罍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反天道不仁與

善怨應

太常卿任昉墓誌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詞同錦肆含華振藻
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闢幽光忽斷窮燈黯滅
爾有令聞蘭薰無絕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

合契與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
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敘北京岨峻東川迴薄
蘊吾名臣終天靡作

長沙宣武王墓誌銘

山嶽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哉哉折人
寔惟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旣東較寘拯朝離
迅鋒雷駭霜戈電斷喪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
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寃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司徒謝朏墓志銘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爲人龍崇墓往峻
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
華袞旣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
皇情廻屬素驊輟柳玄雲飛曲

齊臨川王行狀

公道玄源於陵寥冥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
華表美弱齒弘貫著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渟蘭
柱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
貫書場該綜文囿清暉秘瞪燭將光朝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
質洞遠儀止鮮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
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
播封豕之情總全荊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
長鶩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

沒無緒攸之乃反旆亘闔親受矢石增櫓乘堞嚴衛鷙雉雲翮俯闞地穴斜通半藏晚餐貧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銛雷擢威策雲舉事切三板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冠外老逆黨內離焚舟委甲捫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蔡之高芬慕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入林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端扇一司百揆故可以齊衡入凱方駕五臣

齊朝升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隆命既升韜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岏峭劒關悉深桂嶺彝章委闕禮樂沉　枚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端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雪贊

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曉而無衒排虛寧自高晞光本非恡委谷不辭深因巖豈知峻潔貌雖同賞英心共誰振

高士贊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贊輔高益皐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懸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盼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禄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

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湼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默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遐不迂爲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銷聲贊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曖絕羽孤騫堯逢豈讓札値奚言

齊明帝哀策文

龍𨅝既徹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軿幄攀櫬歷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

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
其辭曰
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高帝烝哉孝武多難固業
隱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
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泝卽豫西臨體兹大德
懷此小心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百揆肅肅
德浸菫荼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孝君喪道
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贍烏民懷眞主后來其蘇
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顯斟酌前王
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

恭己膠塾弘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勤
英華外揚禮行鐏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
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遏嵩岱皆朽沴非昊穹
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玄玄厥世崇陛卽宮下泉
殯階巳邃素幰高騫端闈洞啓霏緋徐前背朱闕以
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凉屬西成之云莽
伐金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
天而永慕蒼梧晦遠脊徼不泯紀事寂寞鑴書可循
哲王違世克播遺塵猗歟萬古輝光日新

賽蔣山廟文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變禮華於
俎豆遐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綠
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
四代揚玉桴布瑤席泰楚梁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
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疑之來蔽日三山
之駕若雲

脩竹彈甘蕉文

淇川長兼洪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
天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蠡苗害稼不
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

歲月擢本盈尋垂陰含丈階緣寵渥銜百卉而與
尋垂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籍聽非
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
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
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
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
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
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
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
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

之識憑藉慶會稽絶倫等而得人之磬靡即稱平之
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絶之芳當
門之弊斯在防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
用請以見事徒根翦葉斥出臺外[illegible][illegible]彼將來謝此
衆屈

冠子祝文

蠲兹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illegible][illegible]化行之則至
無罔道睠敦以秋實食以春華[illegible][illegible]乃致崗車
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連珠 二首

臣聞烈風雖𤋮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賈崇山
之峭是以一夫不經威於赫怒千乘或致忘於巧笑
經一作往　或作必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
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㦲應百川是納用卑而
爲宰 百文苑作平

梁文紀卷第九

嘉魚尹民輿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范雲 字彦龍南鄉舞陰人仕齊廣州刺史國子博士與沈約翊贊梁武帝受禪歷尚書右僕射

為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

陛下纘明南面復垂顯錄增榮益觀豈側身限而露
不廣海塵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
遇久妨彝序尸祿昧寵取蹈風歌中寐軫心方滄凝
慮寧可冒羞綜之重忝學製之談將玷朝徽匪伊身
議

第二表

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應天下有道方圓歸其
能是如以駑蹇之才不致問於千里瓦礫之質佇待
價於干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光照臣匪飾之情
迹言觀用允授上才欽惠流恩曲觸小第則雲序斯
平彝章載穆

除始興郡表

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兢視挺襟軫慮徒誓蠡
管之誠終沈熒爝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
緒未交鎔光再鑠脩鞫懸疑驪不及抃且地臨舊越
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寔邦斯大將何以再宜王猷陶

奉惠渥

謝示壁表

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與圓水之符已集絳玉玄珪未足云譬（並藝文類聚）

范縝（字子真雲從兄仕齊宜都太守入梁歷尚書左丞徙廣州追還終國子博士）

與王僕射書（闕）

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諫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謇謇之言布衣貧賤之人皆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存而勿亡得而

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藝文類聚）

讓裴子野國子博士表（縝遷國子博士表讓子野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

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棲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遴乎有嬀樸棫越于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欵參其愚實干犯之咎乞垂赦宥

徐勉（字修仁東海剡人官至侍中中書令特進右光祿大夫）

上武帝論喪禮疏（勉以選尚書右僕射啟授侍中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詔可）

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喉息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

上修五禮表 勉博通經史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

詔報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尊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允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

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横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黄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兹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貢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兹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

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禀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遂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

頒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覲變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

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

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

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啟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袟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袟南史並作帙

武帝詔報

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

又詔

覩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謝敕賜絹啓

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疋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玄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陛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華令生兒藻率土抃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繭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賁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初學記

誡子崧書

勉歷為侍中加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誡其子崧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味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眾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

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尤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漬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何安

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初敕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

心力稍殫牽率公務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屐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梁書

〇家世先作[illegible]史作家本先門丞薦作承薦事衆作衆事開營作開營非在不住並作存近營作近修猶

為不少作猶不為少菸蒋作荷役筆勢作事意此吾作此直儒典作外典姑熟作湖熟何安作可安理治作理事以乖作似乖吾豈知如何作豈如之何

伏暅墓誌 暅為末陽內史徵為東陽太守累著清績勉為之墓志其一章曰

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冠曷以尚諸

答客諭 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諭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問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

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遣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為君侯不取也余雪涕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為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弗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逾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慍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繄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巽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閩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

雖在無情之傷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尚盡[illegible]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殷勤於詞賦況夫名立[illegible]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修[illegible]方將

伏挺 字士標平昌安丘人○南史字士操

致僕射徐勉書 挺累為晉陵武康令罷還仍於東都築宅朝中勢素多與交游不能久事隨時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勉答之挺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illegible]事納賄懼罪為道人遂俗徵入為京尹

昔[illegible]歡戀與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

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
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膺出而
顏色不覯東山之歎豈云於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
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
寂寞寒蛩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
吟咏動輒盈篇揚生沈鬱且猶覆瓿惠子五車彌多
踳駮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
紙得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准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嘗將
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代之

於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賞落
文虎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
三播惟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貲茲
以損退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聰想東都屬懷
南岳欽仰來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吟繼復
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賓宗有歸終冬之人
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
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
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鸝
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

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鄭宗絕跡幽野難矣誠非
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曼世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
常謂此道為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廷恩以陳侍者
請至豐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
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呂苞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
陋無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
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為未易近以蒲槧勿用
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
儀逢子侯比復削牘

徐勉報伏挺書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
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
堂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聘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
朗若魯國之名駒遼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
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
語耶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
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為累爰悟滿則
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
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遂聽傷求與懷錦

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指
此辟韓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禀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遥愧心非一
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
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
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疢遘兹虚眩瘠類士安羸同
長孺脾領沉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
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
亦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挽焉如失淸塵獨遠
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

此運縟紙昔仲宣才敏籍中郎而表譽正平頴悟賴
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備成卷帙力爲稱
首無令獨擢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廬願見宜事掃
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
武蜀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並梁書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中上表辭祿隱句曲山改稱隱居梁時累加禮聘不出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
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
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兹矣而春
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偏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躍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
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絶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
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弄罘可
諮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孰不心熱者乎
聚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夏揭來虞公

兹焉可適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迫及暇日有事還章
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愧前修也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
通故假寒閑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
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任
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
松茨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于一化
死生善惡未之能鬪 並藝文類聚

與親友書

弘景齊時除奉朝請常欲[illegible]與親友書以永明十年解職卜居茅山自稱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

時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為自苦也（邵陵王蕭綸撰華陽隱居銘）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梁書）

解官表

（弘景仕齊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仍賜帛十束燭二十挺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張甚盛出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

臣聞堯風沖天穎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發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淵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曉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遊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齊武帝詔答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

與武帝論書啓（茅山志作表）

（武帝紀云帝草隸尺牘莫不精絕張懷瓘書斷云弘景善書師鍾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逸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與所恨微臣沈朽不能竚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晝晝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讐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卽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陶集勁媚作□媚不能自已作不能以不啓）

又（陶集接前作一書今從要錄）

[illegible]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顯中精要而已（素志一作索冥顯作冥題）

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

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illegible]
倒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迹
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
[illegible]至其外便無可付也（鑒一作止）

與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
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靖[illegible]
家承給仰銘矜奬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illegible]
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illegible]
二卷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illegible]

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illegible]
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illegible]
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illegible]
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illegible]
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帶[illegible]
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illegible]
得預出裝之倒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
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illegible]
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illegible]所
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

賚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魰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
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
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
區區惟充恣五慾實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
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
方殷山心歘默不敢復以閒虞麈觸謹於此題事故
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歷代名畫記云由是弘景書畫並為精絕○案無喻心集作益無以喻偶作遇急就章二篇要錄作急就篇二卷益深集作益用歎歎藝文作歘然）

武帝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

嫌非嫌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
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
書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
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
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
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
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
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
復由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
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

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于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非嫌要錄作云云稅筆集作一作莽 孰乎點掣作點畫筆一作莽 上筆廉斷作值筆連斷六義要錄作六文既旹 上積作既學既積不嘗畫作不能嘗畫精作工）

與武帝啓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衆幷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

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讃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二卷集作第一卷允衆作未允愚衷精作精存不作存者）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

（尺二紙並是謝安府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書扇題屏風集作書扇頭屏風集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注云是子敬書亦似摹跡）

右四作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微瘦）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停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集第十四卷摹處作摹起）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武帝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擎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竝付反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公（所異二句集作異同所未可知靖並作靜離作雜其作所摺要錄作紙）

與武帝啓

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
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頗極使元常老
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
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
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絶論古所
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
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懸管預聞喜
佩無屆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
脫略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摒弃
所可黜涅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

足是泄胃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
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
識從子𧦬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闇恐或
以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然看乃尚可
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
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
發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
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
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
旨云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

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
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
復有幾紙垂旨以黄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
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逸少上集有暫字草作學璿璣作一機日作自然管下作見字繼以齊代句要錄作繼以齊名貴帳式器族作紙手隨二句集作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此日作皆賜要錄作此啞集作來法作妙○比世與衆甘以下疑各篇）

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illegible]是摹學多不足論
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骨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
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

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鍾書集作鍾王）

與武帝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
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
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
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
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問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
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

復蒙垂給至年末閒不此滓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覬以上並見陶貞白集法書要録茅山志小異互注○題集作顯問近作近閒

古今刀劒録序

夫刀劒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録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思遂爲記云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

背平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衿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頑慧若神僅至齠齔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何點字子哲廬江灊人博通羣書與兄求並隱居宋齊及梁累徵不應

齊書贊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儉聞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

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何胤字子季今更字胤叔點弟仕齊歷左民領驍騎中書令梁初累徵不就

疾篤書何敬容特爲胤所親又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

因時館宇悉奉衆僧書經竝歸從弟敬容南史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初名千里齊武帝改名歷梁司空侍中尚書令

諭人書昂齊末明時爲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毁未除而從兄彖卒昂父顗宋泰始初坐事誅死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諭之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它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

十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與情若同生義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毅同居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誠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齋不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情惟慟絕彌痛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梁書已沖人南史作中年無異於已作言無異色史云昔爲稜與從弟毅同居情作尋號哽作哽咽

謝高祖啓

昂齊末元末爲吳興太守義師至京師昂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之天監二年以昂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高祖詔答

心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illegible]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illegible]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鄷邑[illegible]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賖刑於耐[illegible]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illegible]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illegible]爲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illegible]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illegible]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illegible]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illegible]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illegible]後至者斮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illegible]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寒南史作冥調作涸世作日新作斯酎作耐推

[illegible]有因字

高祖答

雖遺射鉤卿無自外並梁書

上武帝古今評書啓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illegible]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武帝評書作吳施斯按施肩吾乃唐人此必庾肩吾之誤也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徑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
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元蘇霖書法鈎玄引作梁武帝評書霖跋云右梁武帝評書與袁昂書評語意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參考異同真偽難辨以後米元章評書說梁武帝由此觀之則昂偽矣○淳化帖隋僧智果已作武評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敕遣臣評古今
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
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
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
敕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
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
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薄紹之書字
勢蹉跎如舞女低腰僊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
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
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法書要錄

評鍾繇書 字學新書

繇眞書絕世剛柔倫爲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
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若其行書則

羲獻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
此爲最也

遺疏

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
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
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
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
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
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

之丹欵實非矯言旣膺儒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貤有贈官愼勿祇奉

夏侯詳 字叔業譙郡人歷侍中右光祿大夫

圍郢城議 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陣詳獻議

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於匹夫皆令獻其所見

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問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貲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

金華帶鉤篆文 荊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云云士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朞歲而貴矣

錫爾金鉤既公且侯

顧憲之 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歷豫章內史

牛埭稅議 憲之永明六年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郎啓憲之議上從之

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尤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携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俗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

以何術皇慈元隱振廪䘏調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貫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所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于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

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剗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

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寔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儻漏不出貯中

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未與諸賢離唐觴之冤擾公私殘爐彌復特甚倘值水旱寔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郿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沿元懿今啓敢陳管見

終制 寔之天監二年就家拜太中大夫鐫罷經宰卿資無擔石臨終爲制以敕其子

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

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帳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理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輀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疎怠祠先人自有舊

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于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王希聃

獻銅瑞劍表 天監五年希聃為寧陵大守於高昌縣獲銅瑞劍二口以聞時伐魏

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表徵 御覽引梁書 累克其城

裴邃 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遊豫州刺史

致呂僧珍書 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歷領軍將軍 邃廣陵太守與鄉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左遷始安太守

邃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僧珍未至郡以拒魏師遷雲麾府司馬

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南史○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太守今卿又為始安所謂二始

諮與魏移 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纂兵襲魏密購壽春人李瓜花等為內應遂謬移魏境時魏長孫稚為揚州刺史寮佐欲以實各云無修白捺意錄事參軍楊侃為造移報之邃謂已覺使散兵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

魏揚侃報移

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 北史

裴子野 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仕齊江夏王參軍入梁歷鴻臚卿領步兵校尉

雕蟲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

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
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
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
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
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
白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
顏謝藻繢繁悅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
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
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
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

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
卉木遠致極風雲其　浮其志溺弱巧而不要隱而
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　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與
國饑也趙室必有不敢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
而采斯豈近之乎

宋略總論（子野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齊時沈約撰宋書子野更刪爲宋略其敘論評事多善）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
得雋奇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
伐叛之勞而夷遊涉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
足行陣之間卻孫恩蟻聚之衆一朝皆斬桓玄盤
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廻戈內赴則五嶺
屏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捲擢朱齡
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董
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頭霸
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
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
倒戢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除
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
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天下者斯之

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
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家
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脅附奔走雲合
霧集若榱椽之構大廈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
舉或得之于未名羣才必逞智能咸效爵不妄加官
無私謬晉末所以荒濟淆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華
易與之更始君行畢非而國不爲陋民勤征戍而下
無怨讟品令有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
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
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未歲天子負扆務懷

以燕代爲戎歧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與即年獻世管陽王狎于弗許以敗輿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況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解陷刑□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籥鼓聽聞百姓扶携老幼相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

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眾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贊樞機徐　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售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四年爲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國都四學闡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帛讌語以勸

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宮非價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踰閾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廄奇珍環貨下逮百邊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濕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蕆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薄彭沛航

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鬭謀臣智士折捷而無可稱天子乃朝□舉于臨江高會於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纍蹜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辯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爲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恥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

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彧蔡興宗索顗袁粲劉武名將則沈慶之柳元景宗慤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類因以軌道廊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孤趙無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遑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荐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戴太宗晏駕亦託孤

于王阮褋近之道同歸　人之嚮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害木德遂亡於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頹覆閹豎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閱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啟英雄而況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illegible]本根既蹙枝葉遂摧

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虐過於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貫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鈕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

載於篇矣繫敘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為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菴冐典之後而不忘焉

司空安成康王行狀

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擣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璧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小人莅煩以簡居難則易霈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遷疾薨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痛庶僚慟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自巴楪以東鄖鄧

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薨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沖約終日清靜如布素焉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以湘東王為宜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為政振以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搜儹衆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于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上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芥之善春秋

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歎料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纂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畫野分疆荷獻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尊達玄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為麗則帝曰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劉虬碑 藝文類聚

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静綺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側席馨室林皐而流傷隴咫尺荊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巘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

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栽栽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皐壤考槃郊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悠荊夢逖矣江濆輜軿結轍羔鴈成羣監覩令範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喻虜檄文 普通七年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時並歎服高祖曰子野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宇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泰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億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

刑曾無悛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illegible]將行[illegible]以注螢爝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日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華貂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謝舉 字言揚陳國陽夏人歷遷尚書令

褚翔墓銘略 翔字世舉淵曾孫大通中爲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卒官外兄謝舉爲作墓銘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弘治推華子嵩愍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 梁書

梁文紀卷第九

梁文紀卷第十

嘉魚尹民興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周捨 字昇逸汝南安成人齊中書侍郎顒子仕齊太常丞入梁歷太子詹事

袞服議 天監七年詔可○捨天監初以異能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

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言事實灼然

皇太子釋奠議 天監八年捨議從之

釋奠仍會旣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

又有司議

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

吏部郎徐勉議

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旣異無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 並隋書

鼎銘

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藝文類聚

何佟之 字士威廬江灊人歷齊驍騎將軍入梁為尚書左丞天監四年卒

雩祭依明堂議 建武二年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從之○梁書傳云佟之明習事數齊朝吉凶禮則皆取決焉梁初百度草創依禮定議多所裨益

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

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 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

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
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
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
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
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
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
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
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
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
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

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
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
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
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
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
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
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
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
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
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

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
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
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
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
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
云雩祀著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
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

世祖配明堂議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

案祭法有郊祖宗並列嚴配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

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章于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何佟之又議時以佟之為允

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
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
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于南
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
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
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
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

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

國子博士王摛議

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

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侈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于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實不容兩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竝配

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議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上從之

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二

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

於天朝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宜王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

社稷向位議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儀曹稱治禮學士議難佟之又申其議治禮又難凡三往復至建武二年佟之議乃行

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荅之爲言是相

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耶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

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荅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魏世代未遠鄗上須基南丘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庾蔚之昔已

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昔不改

佟之又議

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耶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耶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

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兆揆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

當加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司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竝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

南北郊用牲奏（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劉繪議駁佟之又議參議爲允從之）

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圓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惟爵盛則

劉繪議

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

又議

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

朝日夕月議（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從之）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

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可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

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

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耶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員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益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

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其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慙震

亥日籍田議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參議奏用佟之丁亥詔可○本傳云佟之少習三禮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

兼太學博士劉蔓議

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

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太常丞何諲之議

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助教周山文議

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議

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曰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巳亥辛亥苟有亥可也

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殿中郎顧暠之議

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籍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微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

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寔兼有據

遏密朝會作樂議（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何佟之議從之）

晉舜受終文祖義非胤堯及放勛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

世祖祥忌禫日議（建武二年有司以世祖文皇帝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並下二學八座丞郎等祠部郎何佟之議詔可）

博士陶韶議

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

太常丞李攜議

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故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吊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一如常儀

太常丞領國子助教謝墨濟議

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于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天眷祗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

何佟之議

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致貲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世祖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

啓蟄郊議（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啓蟄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自是冬至謂之祭天啓蟄名爲祈穀○以下六條議郊祀明堂）

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

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
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
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
限以一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
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于甲子既祭
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
分爲二祭

郊祼議 佟之議啓從之

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尚質謂宜革變
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冪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

博士明山賓議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祼耳
郊不應祼

郊祀器腐議 有司以爲祀竟器腐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佟之等議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

案禮祭器弊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薦
籍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敝則埋之
蓋謂四時祭器耳

又議 天監四年

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櫝題

宜曰皇天座地櫝宜曰后地座

又議

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
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

祫祭及功臣議 天監三年佟之議詔從之○以下七條議廟祀喪禮

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
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
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

廟祀斷哭議 三年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爲乖禮佟之議詔報

案禮國門在皋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
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太遠宜以六門爲斷

武帝詔報

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
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
二百步斷哭

省牲議 四年奏可

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
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
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

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廚烹牲謂宜依舊

又議

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祼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祼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祼獻乃後迎牲

武帝報

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祼將安設

祼禮議

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

武帝報

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

又議奏未報而修之卒

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記無文宜依禮革

臨川王母墓被發議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延門齋子晉傳重諮禮官修之議武帝以爲得禮

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

公卿以下祭服議天監二年依議

公卿以下祭服裹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

梁歌奏隋志云梁初北中郎司馬何佟之奏

按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

周捨議

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

參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惟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並隋書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齊徵君僧紹子仕齊廣陽令入梁歷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終揚北兗州事

二郊同日議梁臺建山賓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天監五年稱詔更詳議並依之

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

北二郊同用夏正

又議

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

迎氣服大裘議天監八年從之

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

廟祀樽彝議

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樽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實竊尋裸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礿裸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裸后以璋瓚亞裸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裸止循其二春夏[illegible]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也

武帝報

[illegible]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illegible]

又議

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爲鳥彝春夏兼用

郊廟禮牲議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史贊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帝惟以太祝贊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illegible]吏執[illegible]卿事成畢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

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

祭社稷紙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
牲太祝令讚牲

貴嬪母喪議

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
情庶不乖禮 並隋書

薦朱异 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异時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薦之

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
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
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

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稱
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

陸瑋

天地祭一獻議 天監七年武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等議從之

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
一獻爲允 隋書

朱异 字彦和吳郡錢塘人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歷遷中領軍以勸納侯景至亂憤恚卒

祀四望議 天監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議曹郎朱异明山賓徐勉議不決至十六年北郊入座奏省四望松浙五湖等座

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
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
祭皆有斯目豈容局于星海拘于海瀆請命司天有
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
備祭

明山賓議

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
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

徐勉議

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

省四望於義爲非

郊服大裘議 宋齊郊祀帝皆衮冕天監初始造大裘明堂儀注猶云衮冕异議改服大裘

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
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

明堂用瓦樽議

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二獻又不應象樽禮
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
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
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

郊獻議

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為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為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葅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

五帝祀先青帝議 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昇議又諸議帝並從之

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

明堂器用議

明堂籩豆等器皆以彫飾尊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

明堂停灌授俎議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酌終酥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

明堂祀用特牛議

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説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

雩祭燔柴議 武帝謂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昇議請從坎瘞典

祭同宜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説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

廟祀羹鉶議 從之

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

封陽侯服議 天監十四年昇為舍人議可之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 並隋書

何敬容 字國禮廬江人齊吏部尚書昌寓子尚齊主拜駙馬都尉入梁歷太子詹事

寧國臨城公入學議（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冑之義疑之敬容等議制可）

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為參點並事宜尼回路同詣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隋書）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一字士績歷太子左衛率侯景亂侍簡文在幽卒）

臨城公夫人覲見議（夫人即簡文妃姪女昔禮婦見舅姑衆賓列覿引春秋夫人姜氏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簡文時為太子以問中庶子徐摛摛議從之）

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婣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梁書）

太子令

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醮醴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俟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隋書）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譙王承後傳通三禮齊起家奉朝請歷梁尚書左丞始興內史）

皇子慈母服議（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不許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高祖下制捨又議上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尚書祠部郎司馬筠議高祖以為不然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梁書司馬筠傳）

周捨議

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

武帝制

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周捨又議

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

止是會經文

司馬筠皇子服訓養母議

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

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

武帝又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

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迎氣祭不用牲議 梁制用特牛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議從之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罻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不可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

尚書祭服議 天監九年司馬筠參議從之

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齋祭不容同在於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阜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

尚書祭廟祀跣韈議 天監十一年詔可○附

按禮跣韈事由燕坐履不宜陳尊者之側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恒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 隋書

司馬褧 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仕齊王府行參軍入梁歷晉安王長史

議貴嬪母服牒 天監五年褧爲祠部郎司馬議從之褧傳父業甚精三禮所議多行

貴嬪母卒亡應有服制謂宜准公子爲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 隋書

東宮宴會奏樂議 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褧議

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縣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 杜氏通典

賀琛 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歷金紫光祿大夫

駁大功冠嫁議 琛初爲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尚書左丞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駁之遂從琛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若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

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除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於是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

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illegible]殺[illegible]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illegible]以幼稚之故

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illegible]嫁其年稚服輕頊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illegible]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凡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于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啓陳四事奏 琛昔遷中書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琛於前口授敕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為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蓄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食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于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槀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

其一事

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

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唯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積理深為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

反其居也

其二事

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開之遐邇至于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

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剥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摶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其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獘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

其三事

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昃忘飢夜分廢寢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奉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

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者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僥倖之患矣

其四事

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

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者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

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獘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不及矣

武帝敕責賀琛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宜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

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未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

人日蔬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疲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邪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產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

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媿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

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

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吏任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傅翼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于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

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

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圓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敝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非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求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並梁書

賀瑒 字德璉會稽山陰人少傳禮業歷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

東宮宴會奏樂議 大監中掌賓禮賀瑒議制曰宜

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

謂不應有異恩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

東宮備二舞議 瑒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特東宮儀注既不奏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闕制曰學者今止克應備未見其儀更可議瑒又議上制從之

按禮記云天子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 並杜氏通典

又議 制曰宜同

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未審東宮元會同不

王僧崇

三公祭服議

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膋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是周禮但鄭玄云蜼蝸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是畫師加葩藕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

武帝答

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

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二物也是為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 隋書

祖暅

論曆奏 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詔定律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

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為正曆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

又奏 詔使太史令校僞新舊二曆以為新密舊疎暅又奏

史官今所用何承天曆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疎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效並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 並隋書

沈重 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仕博士為後梁都官尚書歷散騎常侍朝周卒

鍾律議 重大同三年除五經博士議鍾律乃依淮南用京房術得三百六十律詳隋書

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朞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

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 隋書

許懋 字昭哲高陽新城人歷拜太子中庶子

封禪議 懋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因集文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高祖納之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

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于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于身者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

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父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父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

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

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于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

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貟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于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

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二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答雩祭燔柴議 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 懋答 從之

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宜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証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宜雲漢之說

虞嶠

奏彈伏暅 暅與何遠爲郡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遷階而已多託疾居家求假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自表解職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嶠奏有詔勿治

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

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晅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夫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玄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晅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

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晅即主臣謹按豫章內史臣伏晅含瘢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晅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

明堂尺度議 朱异 初承制議明堂未定天監十二年遷爲太常丞引周禮議制可

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

虞僧虬

論景慈證母罪啓 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詔流于交州

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罪景慈宜加罪辟 隋書

嘉魚尹民興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仕齊車騎錄事叅軍入梁歷司徒從事中郎）

答舉秀才啓（遲齊時州辟從事舉秀才答太學博士）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巳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輙仰宜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閣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藝文類聚）

為范雲謝示毛龜啓（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尚書右僕射）

玄甲應於姬渚青龜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游

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為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昳諜懷星抱月負字銜書閟出蕃變繼踵郊甸（王海○畎一作異）

與陳伯之書（伯之濟陰睢陵人終太中大夫○梁典云武帝使呂僧珍寓書伯之仕齊為冠軍將軍高祖起東昏假伯之節豫州刺史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高祖使說降之與衆俱下建康平遣還之鎮伯之愚闇聽鄧繕等謀復反丘敗亡命入魏魏以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討命遲私與伯之書歸梁為西豫州刺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弃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

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

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
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
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閒欲延
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
君其詳之丘遲頓首丘遲集○梁書自求多福止

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是以懷鈆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踰艭晚坐豈以克詘
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
位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菅蒯靡遺今爵運

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獻寔在得人況處膺微何用
膺荷

為范尚書拜表

昔勝公移碧於泗亭陳遂留權於博進祿止一守官
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發蒙去丞已若松喬
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忝十亂躬越五木歷覽前載
孰與為匹

為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臣擢自散帶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豪使天下
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
尺可忝必簡英俊

為柳僕射讓光祿表

竊聞敬孫以規獻為職彝品脊貴飛翠鳴玉升降禁
門臣以疵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
身俊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塵物論假以克壯報効無
階而嬰離沉痼日月滋甚聖切留簪眷顧之舊愍降帷
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為王博士讓表藝文類聚

臣聞撫驗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嬌親魯門
簡業事亡雜吹齊稚分聲遼逝臣才行過汗文質無

廢疎達謝於谷杜浹洽乖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
通掌固之業

永嘉郡教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
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闕於室巷
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廛里酣歈卒歲越伍
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
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遺風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逸量夷雅淹粹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

爭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
僉謂往諧是則能官閎阿登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
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紹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
不貪爲寶貫而能貧唯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
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味
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
神惟珠玉色恬喜慍心豈榮辱

壁硯銘

還林賦序

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
不覺成卷非謂爲文聊記行途所經云爾

封梁公詔 高祖霸府開引進爲驃騎主簿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選文也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
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
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齊晉靖
褻亂于殷周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
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
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啓公釋書轂
講經營四方司隸懸切焚漢危殆覆彊寇於沔濱俯
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群醜專威擅虐毒被含
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
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汭霧
披加湖群盜一鼓殄拔姑熟連旍倏焉冰泮取新壘
其如拾芥撲朱雀其猶掃塵霆電外駭省闥內傾餘
醜纖蠢蚳蝝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懽里抃自
近及遠纖何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網被以寬政積
骭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服雖伊尹之執
茲一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呂望翼佐

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
況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憬憬待以爲命救其
已然拯其方斷式閭表墓或未能比而大輅渠門綴
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群
宜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爲梁公備
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
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

九錫策文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寶
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

天地之功幽恊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人盛烈
光于有道大勲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
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功典策其敬聽朕
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元帝以休明早崩簡文以仁
弱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
洽嗣君昏暴靑契弗曙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
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遺寃繁非一並專國
命嚬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
熬寘身無所宛頸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
告公藉昬明之期因兆人之願授帥聖后翊成中興

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
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
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
長筭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彊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
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
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
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內
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
長騖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
象魏馘醜海淯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

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
戎統事非已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
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告報弃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
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
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弱咫尺勍寇兵糧盡
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
有序俾我危城翻為彊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
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
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昬作明此
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為洪

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
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
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茲地險頓兵坐
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
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
之功也惟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
盤據規援夏首桴檣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
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
指勢踰風電旌旆未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
熟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

捞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征此又公之功也群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泗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吐岡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壘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奇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宜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

拯億兆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岡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濟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縉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功隣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孚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

丕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于桓文豈所以憲章齊晉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忠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群后任總

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人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髽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

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
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
姦宄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
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
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
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
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進梁公爲梁王詔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

忠誠簡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
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作字甿罔不由此相國
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
作藩則威懷被于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于萬里
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
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
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
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夐相去之遠歟
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騖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
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熟屆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
爲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
茲義勇前無彊陣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撲既燎於原
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
受其賜匡俗正本人不失職仁信並行禮樂同暢伊
周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慚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
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寔由公履謙爲本形於
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
之望可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
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
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爲二十郡其

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帝議作議旬

禪梁策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
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怳忽杳冥之世
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
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
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
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
乘大輅建旂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宇兆
人必勞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茲

歸運惟能是與況撫乎筌管革文咸闘啓竊攝提夜
朗熒光書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
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
受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
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
相顧命懸晷刻斮涉刳孕於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
足喻是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
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並日月彝倫攸
序則端冕而協雍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
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

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以幽
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陸地卿雲叢天而已哉
至於晝覩爭明夜飛枉矢上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
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
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
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
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已於
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
祗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
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人

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
之祚豈不盛歟

璽書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未
知所以異也而禀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
彊柔之分或舛羣后靡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
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
正迭改五運相遷綠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勳華深
達茲義眷求明哲授以蒸人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
姓朕化爲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

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
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紏
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
跼天蹐地逃形無所羣凶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
衣冠次移龜鼎保衡周召並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
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已任則鴟梟厲吻翦焉而
已及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
鋒馹交馳振霆武以遐略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
揚旆于遠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錯枉

較如畫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過于周文風化肅穆
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
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
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重九鼎於既輕自敎化所
及車書所至華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
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
苑耀九州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岡靈瑞雜沓玄符昭
著至于星孛紫宮水效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橫天取
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
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眷厥德用集大命詩

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
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朕是用擁琁沈首屬
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
云謝亦以木德而傳于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
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
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
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
故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荅上天
之休命

何遜 字仲言東海郯人歷水部郎廬陵王記室

爲衡山侯與婦書 郎恭見前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
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
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
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菅草忘憂之言不實
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
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
杼軸 藝文類聚

與建安王謝舉秀才牋 遜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兼記室

州民泥塗何遜死罪即日被板以民充本年秀才民

謝聲　非關右月旦　名誰錄視物託興
之澹雅之才　文豈飄然之作伏惟大王殿下
令聞令望邁楚逾河好德好士雲歸海赴若夫選重
雄州望隆觀國必使聲高後進德繼前修遜學異扣
鍾辨慚炙輠將以允應貢選待問金門上第甲科既
慙髣髴管窺錐畫彌畏友朋恩榮忽賁固請無涯便
當妄忝簪服濫同齊吹戰荷屏營忻惶共色不任下
情謹奉牋以聞

爲孔導辭建安王牋

士貫塗泥美非竹箭昔逢際會忝申名質悠悠漢水

獨駕輕舟雖慕義如歸而暗投多懼遂禮頻上席愛
比後車感此隆遇久知輕死輕恭出內歷命陪遊府
朝升進隨事多幸賜餘論于顏色奉德音于宴私藉
此增榮遂延繆價今便除名復[illegible]足在覓身非木
石戀同犬馬雖朝夕曳裾無違接待而職務一離有
同賓客瞻階下拜屑涕無從末言僚故載懷罔已頡
頏之禽慚悲于出籠蒙茸之獸結志于首丘

七召

假氏先生負茲勁挺狀羣飛之喪侶似獨行之捷徑
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監丹綈其無主開鏡

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
行者固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有束共死灰之
驗然篤論公子聞而屈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瑳之
所恥命徒御以駱驛將有事乎巖中車焆熻而流水
馬半漢以追風乃踰汙漫入朦朧至深潭之縿溟有
洞室之窮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嶔岑而下上竹鉅石
以衮通水韻松而合響地不寒而蕭瑟月無雲而曨
朗於是整容按劍屣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
若五秀與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
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為娛處貧賤而不怍

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獲至乃喀喀死於道逕
貿貿填於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既
勞而不勸事何感而莫懲欲橫名而帶索豈知命於
泥繩何異走長衢而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導足
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療愈疫於寒植起尸
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迫無益之慮
常勞若見明於凝滯幸末教於針膏

宮室

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格開渠疏山抗陛廷
袤水陸廣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

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途中宿而方
迷雕墻屈曲以交牙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岑而彰
響亦叫嘯而辟易沙版金鋪紫柱玉璫煒煌熻艷翻
磴博敞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
綴宵響蛸蝀動而晝喧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漻
泬亦憑高而泱漭聞疾雷於楷柄弄奔星於帷幌亙
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閣南注長廊綺疏爽映羅
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杏梁陽烏驚其將動雲鳳矯
而欲翔若乃麥沼開源延石崇瓌疑崐閬之鬱茀侔
滄溟之漲沉其中別有桂宮栢寢吳臺柘館復道耿

介而連雲阿閣岧嶤而仰漢望虬樹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館珍石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甗奇花之春滿摘丹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返道辨口傷實懼遺蔽於郤家且自求乎容郄

餚饌

公子曰銅餠玉井金斧桂薪六蓺九鼎百果十珍熊蹯虎掌雞跖猩脣潛魚兩味立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臡甘口七菹愜目蒸餠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鹽蜀薑剖水火而和調糅蘇蔱以芬芳膾

追復而不盡積稍割而無傷霍芙流歠蜓醬先嘗飴濕潤之美射切丙穴之嘉鮹落俎霞散逐刃雪揚輕同曳繭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巨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巫南朱橘荔枝沙棠蒲桃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永啦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卬玉巵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吝此蓋滋旨之極珍豈從余而並進先生曰不貴媮食豈甘醉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

聲色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姬絶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珍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步於宋里結陸馬於梁家相織腰以微步呈皓腕於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墻以蝨沓傾城國以喧譁墨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柳楊絶調頓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繁哀響則春臺之人愴然而雪泣起懽情則崩城之婦嬌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管龍門獨鵠之訶䌤珠絳樹宋臘韓娥青春婉娩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

宴衆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象簟戶垂羅薦聽促柱之方遒聞度聲之始轉御此象以頓足庑膝連而拂面託邪視於遺簪寄含心而舉扇俄而夕鶩來返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生天解鶯鶯之繡被拂蛩蛩之長毯燭中憔而動燗香出帳而微煙聚橫施以自睨睨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之流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乃餘情所弃代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佃遊

公子曰歲晚農收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

劫殺於秋冬將從禽於草澤蜀郡五丁齊郗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涬沽流頳護腦泄血蹋飛影於木形奔流星於欲滅革車隱隱穀騎闐闐鼓譟喧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肉之刀飲石之箭罝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其三面犬號騾嘶鷹名奔霍轉離巳合忽隱仍見赴迴趨危衝林跋險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蹦溪淵電舉林跛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蹋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踞實駭而自救殆靈亂而相撲視濺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晴日旁窮劫殺勢極搜求文皮坐裂旄尾生摘手羆鐵頂足批鋸頭象折齒而遽

斃貊拉幽而爽猶摘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應聞弦而站墮猿抱木而啾啾笑先生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才之之猛豈能從我而佃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男幸內教之豈樂何禽荒之足重

神仙

公子曰踆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頳兕纔滿庭莢紛而就落朁光黃於飛浮北生靈於棲托擾擾摩肩轄轄方駕空怵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捨嗟向有而今無歎後來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厦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壽玉塵于萬里守金鼎于千年三尸可度九轉能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壁上真詞枕中秘要邪射思神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蛇駕天矯而出沒鶴裳翩翻而容與按鶴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兩散漂以沽服雲霏微而襲寸服芝蘭於杳冥見大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拖風而未採領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湘渚瀞游玄圃羽翁泰華列仙童於羽帳倚玉女於仙車潤采兮危貫兮□乃遊花飄弱水之神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之光壽指中嶽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獨邪先生曰捕影之言

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肯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拾菌

儒學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墜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經綸之輕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於重席亦單思於下帷謳籍豈弟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迹以聞道俱援手而授辭心絕鬪戰事無外欲橫經者比肩擁箸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

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為寶人不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丹鉛響如鐘而聽扣明似鏡以長懸此見重于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此道之為曠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治化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則先天而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脩百司盡舉披求儒雅捃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乎夕譚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巽風泱泱大典道含洪而廣被澤汪濊而旁闓探輿人之片言納芻夫之小善事在微而必昭物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觀勝殘于朞月見成俗于浹辰合羣生兮若海養萬類兮猶春鄉無豕食之隷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以知恥耕者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栗陸之能儔璧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駢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民翻飛之物無夭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被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跡望雲

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吏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玩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蓂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坱圠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詞之可具筆札之所能窮懷眞獨往之夫奔走而從事遯跡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一漢有同于兒戲魏晉無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于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從猝辭而難領壁猶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歸郢一闚皇王之盛豁豁然神悟而埋穢志紛紛而可卷邪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後車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仕齊尚書侍御史入梁歷南康主簿議參軍）

辭府牋（僧孺為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南史云初武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及還妾遂懷孕為道愍所糾坐免官）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袪服取亂長裾高楊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序德難逢小人易
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䏶披誠何能以
酬屢顧寧謂尉薙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
隆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蔬魚鼈而為羣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與何炯書 簡孫免官不調湖為王府記室致書以見意起為成王參軍○藝文作與何遜誤

近別之後將隔寒暄思子為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
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

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盍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
棘既累于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
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
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袪首疾甚善甚
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
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
去皎皎而非自汚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
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
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

肖文質無所底益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
志不過鍾庾久為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
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
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
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
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為衣朱丹被
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
才蟲篆末議含吐緗緗之上翩翻罇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此加性疎
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寶覺自菲有先

意承吉是以三葉靡遇不與運并十年未徙非能
海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衛國訟獄有主而猶
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
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紱歸來恩均
舊吏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覲而接話言
非藉左右之容無勞舉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感
逢筍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槐備聃佚之
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攝之
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
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

蹟傾覆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
均宥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延邪
徑故司隷懍懍思得應弦彎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
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鑚皮文非刺骨猶復因
茲古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
校變為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
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詬憐其嚴酷加肉
朽骨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
退氣太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
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就

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
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
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
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
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艸色
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
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
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游方與蟲走為鄰

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
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
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
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
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値孔嵩愍其流
賃憐此行乞耳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
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梁書〕吁可悲矣書作吁悲可矣上已〔[illegible]〕作[illegible]見
本詩〕并從藝文類聚一作[illegible]
本作嶄說魂作陸魂作魂具作[illegible]
而作黄瓜在接膝之歡作抗首接[illegible]

答江琰書

猥恵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
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
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狖以崇檻曾棋荷非其實立有
驚怖況復以一雛訴棄賓實濯然豈復能使一筒可
輕入厨指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汗望影折支爭塗再
稈其戒蹲林卧石藉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
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羨蔾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
旗賁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賢前皇之
美道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脩竹
艸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

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與陳居士書

雲波遥夐燕越數十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撥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負壤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巳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粟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袪塵惑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

徒以願托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撫齊下坐有誅南皮之游謬服同于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驂駕見梁詩作駿馭

為蕭監利求入學啓

竊以嬌首伺飛不如修弋跂足念遠莫若驅鑣故撲勁成乎丹臒絛蕩資于梏羽敢因萃末有志庠均為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謝除吏部郎啓　曾孺出監兵部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自一遇休明曾逢渥澤出斯溝壑置之霄漢淸塗華轍叨厠累仍類聯名階俄來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息忽焉巳彰不意門養更滋雰霈愈此始職樞華

紛體恒選知非腆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忝叨假循涯測限生所不勝齎恩奉德死何能報

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啓　干陀利國在南海生檳榔特精

竊以文軌一覃充仞斯及入侍靑朔航海梯山獻琛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任賦多述俞書萍實非甘荔萉斷美　並藝文類聚

謝賜曆表

竊以龍曆不爽靡見侵𥘵周職是司曾無是眺璧聯珠聚輪映階平義實明𭃂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餘始執杓驗其平分九瀛仰化萬寓依朔

吏部郎表

臣生輕飛籍品細疏壤寂寞州閭取淪室賓不自求於善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康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淩漉幾閒昭晉假拙為心變奇成偶寧為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白變泥塗多超嵩鄧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闕方愧朱紱末懵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寧可庶幾

為臨川王讓太尉表

臣聞一匹以長望千里而成累空輪易騁觸三尺而

不登苟曰違方難用適遠安車駟馬望高闕而朝至繡服緹麾輞康衢而暮返行瞻盡瘝居對蒼龍陛下海涵春育日鏡雲伸追大道之無私惜微臣之宜極

為南平王讓儀同表

臣聞石瓠難剖用謝鉼罍瘝木云庇事乖丹臒逢聖徽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宵心飛丹掖品同儀比媿眩莫殊

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

拜妾為南平王妃奉命震惕有灼丹寸妾瞻絲望悅且或多慙鏡史覩圖是焉知愧以玆眇薄有儷番儀

紉組不聞饋飴蓋闕不悟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遷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郎榮照下庭豈期輶弱所能勝荷

為韋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redacted]作翼陸離蟬組照灼旙旗受脤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遥齒載漏追鐘鳴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馳無幾菫蕣朝采飄零已及

仰朱闕而掩涕向濛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至南海郡求士教

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矩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奥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㟢巖懷仁抱義繼蹤于前史

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聰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想梁鮭玄晏書淫文勝經猶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硎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猶盡典實若聞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借書窮文質之敍駐馬停信極覽疊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高闢雪宮廣開雲殿秋聰春戶冬燠夏清九飆斯浮百羞並薦雲銷月朗書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圍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

敏乃鏧秩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
心服貌慙神氣將盡顧余不敏厠夫君子之末可稱
冥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雅以從游日慕亭號昭仁
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絶乎千載

豫州墓誌

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
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
武勳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咸裕兼行常凛凛然以中
原爲己任或欲十萬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赴反
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閉帷晤言宴谷恩留遺之

爵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良途已迫雖景鍾
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勳鷙鶚
長旌高旆入作牙爪出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
功爲上等正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轡難留
濛水易収秘丘玄戶杳杳悠悠

臨海伏府君集序

袁梁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
懷道藴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年四旬而一
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襟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
於神經怪牒緑筍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
靈府秘在瑶臺而君莫不偏探冥賾具閲扃檢常以
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葛何王
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值尚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
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猶多

詹事徐府君集序

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
稟友愛宜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
爲國子生曳裾待卷定華庠璧有均閉戶靡闚餘竃
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
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疑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

而靡異山林未嘗捉刺權門驂車戚里邀遊袋虫去
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宸灼朝
野非直餅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縶馬懸車閉門
高枕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
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騖排閶闔而容與
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盼淹華寶
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
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下
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塤箎以石投水如鱗
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兹素薄

衣同褻補食等三杯卓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兵
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于專心六典精覈必深汎遊
羣籍菁華無棄摛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
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從子永寧令謙誄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茂□賓旅月啓足閩
偶晤日泉岫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敬
非天隨地出異才絕學如有鬼告神授正懷戢而可
指枯合蠢其取傷甚與九德彰于造次百行動爲表
儆可諭含毫宜赴鍾瓊標心用已懸符出處惠齊棲

道清心可鏡和而靡屈簡而周爽邃若凝雲潔如止
水無慙座右不愧屋漏蒼苔繞路素塵滿席蕭索庭
戶靡事鮮明沉淪典籍將絕弔賀宇如夏甫狀等安
所累清塵唯不能忘懷　藝而已斯美宜久宜長
而驥騄之步中　鸞鷟之翅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
無雖東隅再暝鉗丙之御無及北顧相望隸首之數
不盡而恒化非常人所不免況風雲萬里間此山川
客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反蜀允南之思可知
而魂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寘死歸之期又
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誄之云

衛
昭昭洪胄映策光書違巖遊頂從衛還徐基忠踐孝
抱約懷虛有顯而黙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辟彼蓮疎
入登高閣出啓精廬瞻星畫野望闕推車履仁不匱
蹈道有餘九世盛矣七葉光啇往弼睿主來傅英儲
峨峨三祖羅室並巖前瞻紫闥傍望白渠高軒霞被
四馬龍攄温温司武皎皎秘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璵
允昆世父重規疊矩容與學丘徘徊詞府青紫已拾
大夫斯取盛辭往翔名徽來撫暉光不已篤生之子
誕誕萬尋昂昂千里實風靡雜龍非似均情遊甯

待意莊李宜有庭白門無贊瀞遺心汎勸忘拔倡嵩
貧羸斯悔賦其無恥儉而不嗇方而能理德有潤身
學斯爲已逸羽難集孤峰易峙南遊瑤琨西迴杞梓
人亦有言名爲實使譽傾邦國價騰州里崇蘭自芳
珏玉自光汪汪巨壑藹藹重墻靡造靡請不迎不將
久而愈敬狎而愈莊即斯無矯此有彌常默非蓄短
覩弗用長豈伊隆岸如彼懸梁唯學已聚待問則强
偏在三臚兼下五行亦税其巾于彼王吏如龍官楚
有斯內侍蘊此上才安茲下位儲扉始闢傅府初開
俯其袂止拜彼苟才從斯簡帝仍此追陪何以

自兹翰飛傷佐戎列來攝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歸
足義罔忒唯禮無違悠悠越嶂決決閩海薄言銅墨
蒲密斯在孰云職吏政均背宰術猛是乘絃韋無怠
補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資匪采歸民自倍十郡爲則
白城斯采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痛斯傷喪善殲良
妖同武捲疾甚清漳闔棺陋邑掩櫬無鄉嗚呼哀哉
眇眇輕艫悠悠長塗風生閶闔日去昆吾空歸故國
竚望舊都水鳴秋鶴岸集寒烏寡不夜哭惟獨呱呱
茫茫大塊杳杳玄墟嗚呼哀哉伊吾與爾夭別唯名

肥吳猶接瓜瓞未輕義雖子道恩實友生歎没共日
陰奈均情如菊有芬如蘭有蕙别唯冢類居實有犂
盡日持論遥夜披文漸漬義老祖述淵雲唯昏及旦
自旭徂曛人道實難譬彼徂湍驅車崤嶝執手河干
三川縈薄七嶺悠漫自兹不見心譬迴瀾歲佇會面
日望音翰歎無一緒悲有萬端慘陰虧戢扶景易殘
即斯大暮爲此一棺山足難曉壟首易寒秋蟲相叫
暮羽來摶宿草行役宰樹方攢昭塗長已大夜斯安
孰知冥默徒此汎瀾嗚呼哀哉 微一作緩腰作覆僂道作僂僂狀等下有脫誤冉作冉冉富作賦句誤即斯無燐作即無霜資悠悠作悠漫思作恩

武帝祭禹廟文

惟帝稟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
惜景既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
罪己憑舟靡懼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彼
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非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
黍稷非馨蘋蘩以薦克誠斯饗憑心可荅

陸倕 字佐公吳郡吳人歷國子博士中太常卿

新漏刻銘 并序○梁書本傳云倕爲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數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錫漏不與天監六年以舊刻乖舛敕員外郎祖暅治之蕭子雲東宮舉記云舊漏晉山陰令霍丞造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贏縮之度無

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微宫戒井守以水
火分兹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
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
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玉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無彰器用譬彼春華
同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
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行
不分歲躔閼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
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
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

晷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筒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成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永垂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動侔樞衡事百

巾机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遼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叢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諐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斥森羅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布在方策一作布在方策金簡作金簡遂）

石闕銘（并序○匯選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賜）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于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驂白神從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兕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畬廬九傳檄以下湘漢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拔郢咸懷巴黔底定於是流蕩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

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譽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旋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十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揖秩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淼淼上策刑從中興南服綏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岡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

慕南羅部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集雅之館而欵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紀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刀西極流精海岳黄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侗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淩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没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直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丈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黄旗東指懸法無閑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僭寮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敎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崗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俯臨烟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武帝敕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

三十四

蠡杯銘

用邁羽杯珍逾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撲滿伊我疲病
獨居無伴所不此挹誰訴誰緩

釋奠祭孔子文

於惟上德是曰聖眞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
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溥化光
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請雨賽蔣王文

睠周祚胤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

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掩屢德西郊已戢
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
俄聞倒洛欒周神畢恩洽酒闌靈談抗袖晁笑投桙
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

臣聞周固本枝寔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元良所以
闡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
縱不藉審諭之功無待温文之輔而冬書秋紀鳳表
睿資春誦夏弦幼彰神度雖復亟門守令長壽察微
魏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芝景今圖甲
觀惟新桂宮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
祇蹈舞

爲王光祿轉太常讓表

昔者楚德方盛孫叔涖衣漢道克隆王陽結綬故拜
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
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
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
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爲張纘謝兄尚書謚靖子表

亡兄夙遘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闡天龍門衮

祚寡遵辭昌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齡埏
浸遠王人猥集往冊光臨榮溢鯉庭恩沉松櫝

拜吏部郎表

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咸貞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
栽居敗職自非季重清識李毅恬正可以區分管庫
式隱胥史

除詹事免讓表

中陽白水徒庇微軀迷珥抱新未聞成績陳席不棄
故劍無遺遂宣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
陋巷華門鬱成爽塏儲端華重實異恒司南章馬宮

已擇儒雅寶瞍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

授潯陽太守章

鏤水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鴛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横閣誦經俯晛朱轓仰瞻緗蓋漏上嚴辨伏軾多慙

豫章王拜後赦教

夫議獄緩死著自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須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

組東平智思徒擧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未至潯陽郡教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纔組竊願巴祗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揄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記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戶貴郡圖載其具存方冊校以山經參詳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陛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與僕射徐勉薦沈峻書 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峻博通五經尤長三禮遷侍郎兼國子助教倕為吏部郎與勉書勉奏兼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所聞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

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 梁書可南史作所聞作開命作令

遷吏部郎啓 倕解鴻臚卿入為吏部郎參選事出為尋陽太守

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效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秩列叔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剖蚌識珠觀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採就教

謝敕使行江州事啓

封畛邇曠壓井輿實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聞望兼弘

擧可擢膺嘉舉

爲息纘謝敕賜朝服啓倕第四子纘早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郎年

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緺降於皇府輝燭鄉黨
震燿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㻫弱所能陳報

爲張侍中謝啓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
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鍾箭不悟爰降曲慈
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甄選異才漢求高德
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贍内省無一可階藝文類聚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大通元年加侍進

彈張稷齊東昏末梁武義師至京城稷爲侍中使直閤張齊行弒送首武帝進位領軍後多怨辭中丞陸杲彈稷留中不問○南史

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顯達殺君害主棄以爲常

陸雲公字子龍倕從孫舉秀才累遷中書黃門郎掌著作

泰伯廟碑雲公遷湘東王行軍參軍先製泰伯廟碑張纘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掌選言于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按上系本傳藝文作梁陸雲失公字誤

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内修訓範外陶民俗百年之
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畛莫不肅虔寢廟
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毁增飾
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
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
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
敎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
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
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
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貴求襲衣冠之迹悠
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吳啓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
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
夫立志

張率字子節吳郡吳人歷遷黃門侍郎

舞馬賦序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騋
牝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
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
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效珍軨服烏號之駿駒
騄蔡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
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

蕭子範字景則齊豫章王嶷子梁秘書監光祿大夫

到府牋子範歷除南平王從事中郎王爰遷宣惠諮議參軍臨賀王信威長史歷官十餘年不出

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

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 梁書（）昇南史作叨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于百代宣尼旣殁傳雅頌于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且美長壽 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倢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頻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發與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

長往銅龍毀構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横艷思簡盖詞林積練羣素盈車滿篋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束轂騑驂戀主懷慈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為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

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內孔蔡詰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肩於魏世遜望前英俯修薄義無尸素禮而絕祗奉

為蔡令撙讓吳郡表

今吳與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穎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辮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遒者不留之歌賀邵沈靜猶致題門之責

冠子箴

是月維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詰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未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履丹石爲操氷泉厲己務簡朋匹田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而諂退言弗納于耳

直放矢辭斯爲良士

直坊賦序

余以天監六年爲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慨然而作

七誘

幽遁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旣云硎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楊之舒彩粲若芙蕖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

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超彼鹿盧呈形薛
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饌方丈蕙肴果器法脩吳竟
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山之果醴水
之鱗大夫曰訪幼女于蔡邑選佳人于趙都或拾翠
於神渚或採桑于城隅見者忘鋤而留嘱行者下擔
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翠帷兮夜難
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
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
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于絶域或縶馬于遐疆功
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驍駒

龍文重于漢殿魚目貴于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
之姿纓以[illegible]纓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
材削剛[illegible]功成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
迭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漢日之瓊臺乃綴
錦邇室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
範華榱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椽峻而遠
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蚩
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
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茂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
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鸚銀烏之錫不絶於史書當此

之日子能佩玉而待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
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于康衢

蕭子顯 字景陽子恪第八弟歷吏部尚書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自序略 梁書

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
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
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
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
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
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

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
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
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
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
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蕭子雲 字景喬子範弟歷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答武帝 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先是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述遂不逮於卿

臣子雲奉敕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爾以來自覺功進此窠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希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法書要錄

啓武帝

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祀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圓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

武帝敕答

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

答武帝敕

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之敕並施用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曚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

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摭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 並梁書

嘉魚尹民輿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劉孝綽

字孝綽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勔之孫歷秘書監

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

即武帝也孝綽齊末代撰

生木游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璟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為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

謝高祖啓

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游東宮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劾孝綽免職自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慰喻之每朝會常引與焉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孝綽尤工即日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高祖又啓謝東宮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疏悻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寃炙爰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竦遠亂朧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為榮隕況剛條落葉忽霑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汗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效

答

啓謝東宮

孝綽免官諸弟時隨藩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為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乎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誹

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脩問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風貝錦斐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為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謫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纆幸得蠲於庸闇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

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寛和之色垂
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况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
彼工言構玆媒談且欵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
無謝陽春 並梁書○姚思廉父名察故諱必察爲必監

謝爲東宮奉經啓

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㨂
采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糸陪㬂
天䀹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
奐髦俊寵光與被獨在選中他日朝闈猶廿夕炙

少玆恩重彌見生輕 朝闈初學記作朝參誤

求豫北伐啓

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
功理絶然桓冲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
濤謂羊祜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兩賢誠
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冠勢踰枯朽

謝越布啓

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鳥夷

謝給藥啓

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名醫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覡
診岐伯下鍼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比妙衆珍實云多
愧 並藝文類聚

謝晉安王餉米等啓

傳詔李孟孫宣敎旨垂賜米酒瓜筍葅脯鮓茗八種
氣苾新城味芳雲杜江潭抽節邁昌荇之珍壃埸擢
翹越葺精之美葅非純束野麏裛似雪之驢鮓異陶
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 酢顏望楫免千里宿
春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 茶經

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 藝文刻作孝經誤

味過渝陽珍越居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

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邅迍復等受罹預頒
純嘏恩靈所降信亦委積報生以炙竊聞斯義 藝文類聚

與弟書

方弘游與墳籍歌林浉覽興衰於千載觀榮落於四
時 歲時記要

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昔者重華文命並冑高陽之苗豐芑春陵俱纂帝堯
之緒而虞夏華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
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
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

期實膺命世卜商有問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駕前修峩峩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搃江漢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摶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眂掩浮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因葉深根郕霍酆郇方周啓祚封公爲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畀應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荊之比宋壘翟陳董路之殊品金作貢不

異淮海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况以雲夢九百之宏修章華三休之巨麗公御煩以寡居高而降執冲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厲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覩高義况復祗承帝命來仕王家兎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而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惠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經摩之效莫展而峻極先頹思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昔在文部五賢二聖漢藩魏屏徽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悌寔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兹先覺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濆地猶小肺民同世復皇情睠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藩移藩改牧誰謂路末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洄泝舳塗引歸旐

昭明太子集序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徽聖挺賢光乎二代高

文精義闕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茲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諭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搃鄒魯之儒墨偏綈緗於七閣殫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或一日二日攝覽萬機猶

臨書悅而不休對欲案而忘息況復迄納侍帷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偆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謬明章中老之議通頗理王之說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于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遏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晝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貫涖於蘇林問蕭何於褒據區隔前史不亦恧歟加以學貫搜持辯同無碍五時密教見循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偏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瓔須提

合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電起至于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窮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令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言之識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取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臣曾何髣髴然不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既徒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秩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其後錄以俟賢臣

劉孝儀 字孝儀本名潛字孝儀孝綽第三弟歷豫章內史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孝儀遷中書[illegible]，[illegible]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illegible]魏還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紹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返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藝文類聚○朔風尺牘作朔吹飄颻作飄颻逗作旋稚子作少子握作持每取一作未改○永豐侯撝見周

除建康令謝啓 孝儀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

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慴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藝文類聚

謝女出門官賜紋絹燭等啓

臣孝儀啓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弟賜文絹二十疋燭二十梃臣家本貧敝事多褰闕枉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苦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儔炳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渥之隆實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 初學記

謝始興王賜牛車啓 孝儀起家始興王法曹行參軍後轉主簿

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曆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學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夏白孔六帖作虛冬作狐猶作不

謝始興王賜柰啓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並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謝鄱陽王賜鉢啓 名恢高祖弟嗣王範愛奇好古招集文士此疑爲範耳

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覩遥荒齊殺

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 王出鎮襄陽引孝儀爲安北功曹史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

苗密珍鋌利極鉤鋩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雍孤擅穿膝之奇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海御覽作鉛

爲晉安王謝賜鵞鴨啓

形類洗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筴吳覡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卻月口疑犀欆腳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

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

雕鏤新奇織製精潔越中玉女不得闚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覩如見賈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謝晉安王賜柑啓

便得削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水圭立消

焬餌頻除酪酊追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進
裂牙之味

謝晉安王賚蝦醬啓

龍醬傳甘退誠可陋蜒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
未之能覆嘉貺流歡羞無辭讓一作無羞以辭○並藝文類聚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即慘
性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
不足解顔忽値缾瀉椒房壺開玉液漢樽貞運浮杯
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眺而廢職仰惟殊澤生申

私飲未聯謄恥已覩憤岸傾耳求音不聞霆聲滄祁
寄惡豈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賜即事
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荷初學記

謝太子賜五色藤筌蹄一枚啓

炎州采藤麗穹綺縟北戶錄○段公路云新州作五色藤筌臺時之精絕孝儀云云
錦非蓋筌蹄語訛敷侯景牀上常設胡床及筌蹄今有州歲貢藤鏡匣一筌臺一是也又本行經云阿難女名尼連茶耶上太子寶筌提

謝東宮賜橘啓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俛匹
穫橙俯聯楚柚寧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
待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
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謝東宮賚酒啓

異五齊之甘非九醖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
試倚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佗銜璧固知託之
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謝豫章王賜馬啓名綜高祖子爲南兗州刺史奔魏○昭明孫葛棟亦封

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儛越兩驂馳同八駿銜坂且厲
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謝豫章王賜牛啓

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蘊高陽其
如接遂使上阜輒駕下澤是驅馮軾脩塗既獲坐馳
之致馳拳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為武陵王謝賜第啓

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迴青路卑晏
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游城府雖
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
遽錫遂葺宇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甍一朝弘敞

為王儀同謝宅啓

昔晏嬰湫隘齊景營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

館或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華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臣才媿昔人恩同往哲豈宜妄荷重增疵吝但匈奴未滅遽當輸𢈪之美環堵爲室遂得歌哭於斯

爲王儀同謝國姻啓

即日主書王靜民宣敕安吉主降嬪臣弟三息賓臣王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嬀之理望絶下嫁之姬伏承慈縱洽皇姻曲逮荆布陋飾巳膺凡獎預蒙徽伏以降萬邑頻煩叨荷內外榮抃（並藝文類聚）

彈賈執傳湛文

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兼記室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傳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鬬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藉特蒙解網宥其餘命自彼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傳湛才薄驚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押對鞫書累逢闕過未聞報效及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覩厩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其徇乎東市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遏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鴆之逆雖跡似折奸意由肆慽惡慢於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巳曾李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難是使王嬙悲於連累黑要喜於得用太子舍人始興蕃王臣蕭毅幸因祉祚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賔未遊於兔苑號怒之客日醉於雷池致使博徒踪趾慢醉盈路既[illegible]父辱曾無發糾並恕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

事者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厕預宦流刺尚施行輒下禁止（難一作數○此文字有訛）

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

楚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慚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緣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膴膴於周原包葱葱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遥授袞服驂驎態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

晉安王讓丹陽尹表

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啇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
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臨川王奉詔班師表

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禀帷幄
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軹在之頸且屆渭橋
之滕而玄陰届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兹介胄使
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之土將封而莫遂雖荷
杕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爲臨川王辭司空表

臣以府薄謬竊陸重職班三事任摠六條衣袞坐槐

既闕論道馳傳愆棠尤慙爲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
陽榛桃之譏已彰怨伏之咎久著今水沴乃作旱魃
爲災山無脅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
是當于何逃責乞降兹台步協此天人（水沴乃作一作水蝝不躍）

臨川王辭揚州表

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大運既昧
弛張之要尤慙大小之獄故以結詠濡翼取愧能官
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彜倫難紊敢
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飡

安成王讓江州表

臣聞失晨之鷄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佷於
銜鑣臣昔牧淮岱星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
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闢化千里

又

臣聞六轡沃若不策玄黄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
之材何則跳踉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

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綿
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
冒此寵膺兹恩榮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唐類函作劉孝綽）

臣太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
頌特以周開元伯錫瓌參墟漢啓三陲分珪舊楚身
私家慶抱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
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稾街納質一虜尋戈四郊無
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
思盡忠歸乎[illegible]竭

李揚州舅讓表

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閑加以淮水
淼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
政以朽耄無庸心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為江僕射禮薦士表

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宸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既論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箭材有踰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闌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涓溲聞先白鄉曲

又為江侍中薦士表

臣聞天道不言貿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官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宇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為難寔緣所悉而薦

為始興王上毛龜表

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玄蔡赤文來表軒黃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爽之慶甲生毳羽寧非銷鎬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

採物作艷體連珠二首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白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具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染情雖欲忘而不歇蘭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 並藝文類聚

劉孝威 字孝儀孝綽第六弟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

謝賚林檎啓

男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漢篋賜廣魏奩妃女數而僅通筭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土希逢

謝賜錦被啓

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慚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謝賚宮紙啓

臣與謝瑕俱慙其聖臣之衡榜實愧魯般之巧瑕之

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勲行賞為渥過隆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中宮穀樹冏以慙兹靡滑謝此鮮華華初學記作光

謝敕賚畫屏風啓

胥紀亮所隔惟珍雲母武秋所覩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壁畫巧吳筆素逾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謝賚熊白啓

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

壁殆感朱公之價色麗銀燭將堪穆王之賓

謝晉安王賜婚錢啓孝威為晉安王法曹轉主簿厚憂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齊多愧張耳非埼之才偶同王粲聽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游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謝東宮賚藕啓

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約子為靈散得白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差莫敢相輩並藝文類聚

謝東宮賚炭啓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氷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為岳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軍牙獸爐生烽焰室滿紅光雖表入而識奢晟布炎而無汚白孔六帖

謝南康王饟牛啓一作賚

雖從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遒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伬三遷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不笑於博陽藝文類聚

辟厭青牛畫贊

秦山怒特異渚神牛氣嘘風噴精迴電流距牽和歎不入裴鞦狡力難京肆怒横行朗陵瑩角介葛聘聲逝仙託稱妖冠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畜勇槽側息憤埸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釆徐邈成圖

正旦春鷄贊

資鷄陳倉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鳴霸秦排脣激怒
符嫋張瞋電鞭失焰雷車折輪助標魏教擢場齊珍
名流晉戟歌傳漢臣竊脂善盜搏穀難馴綠鸚智淺
蒼鷹害深兼姿五德歸于翰音

劉孝標 字孝標本名峻平原人安成王戶曹參軍魏書云孝標名法武父旋之早亡東陽平與兄法鳳隨母入魏出家為尼僧太和中不堪還授俱奔江南改名孝標北史云改名峻字孝標

辨命論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故不任用峻

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南史武帝集文士策錦被事峻多帝數十事帝失色不復引見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
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
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
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鵩冠甕牖又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
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不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
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
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
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
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
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
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
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
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
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
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
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昆玉亭亭高竦

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
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祭因斯兩
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
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
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沒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
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
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
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

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
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
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
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
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
顏膩理哆㖞顑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
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
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
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
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涣汗於後
葉若謂驪貌虎奮尺劒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
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梗其流秦人
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昆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
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illegible]之琛不能無纇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illegible]長相如卒於園
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

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
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
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
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
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
愷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
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故渾敦
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橫謫廢興在我無繫于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

歟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于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多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所雨珪璧斯馨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寧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

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李善選注云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坐致雲霄肯圖逸超十稔而榮慚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辭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追答劉沼書（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臨川王參軍秣陵令）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絶故存其梗槩

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
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
懸劒空隴有恨如何（感一作臓溟）

廣絕交論 任昉初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歿後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之于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
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
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

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
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
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
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𢿒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

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
其龍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
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

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
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
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
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
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
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
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起於湫隘刎頸起于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譚拾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狥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

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靡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

麋鹿同羣皦皦焉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山栖志（孝標爲安成王戶曹參軍以疾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文甚美）

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皐澤坱欝若其羣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清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

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蔚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裹搖白蔕抽紫莖樠蠧萃葎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㯴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沒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俎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嚾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迕萬物莫

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无怵惕之警

自序　其畧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

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不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叙遺之好事云（値南史作逢　方剛作剛彊）

相經序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静鎮於城纓天闕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

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寘巳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長頸類顏蹙鷃虵行鷙立猴喙鳥味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跡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隷晚侯初形未正銅岩無以飽生玉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與宋玉山元思書 宋一作朱

驂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

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illegible]何則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旦[illegible]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瑱瑶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荊南雄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信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園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斂肩以斯故耳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瑭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嬰踦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綦兩仲之微迹襲二跡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答郭峙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遲滯波駭雨滯動間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雜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回星亦云勞止 並藝文類聚

稱族子訏歒書

劉訏字彥度兄歊字士光並履高操共卜築鍾山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答時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按此亦見何佟之梁典不云為書尺牘作與何炯

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歒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送橘啓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黏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薰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蹈鄉之果寧有此耶 橘錄○魏文帝與吳監論蒲桃云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王弇州附注此啓於末云此啟似爲南橘解嘲○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噀人

劉之遴 字思貞南陽涅陽人虬子歷太常卿湘東王繹殺之

與劉孝標借類苑書

孝標為臨川王戶曹參軍給其書籍抄錄事類名曰類苑及成高祖撰華林徧畧以高之

問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奇知音於後世文信據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說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劉孝標答劉之遴書

凡冬有隙三餘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璧[illegible]於緗軼閱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illegible]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廻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牒撏管聯冊蔡茲英奇翦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鴆集斯文螙自綴其漏耳豈異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藝文類聚

上漢書異狀十事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得而以餉鄱陽王範範獻東宮昭明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同異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畧曰

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為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五子南史作六子傳秩作傳表

啟皇太子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岳陽王長史遷平西諮議參軍大同九年卒簡文帝為皇太子之遴啟請乃蒙令為誌銘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為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為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

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閭棺郢都
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
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骴以慰幽魂冒昧陳聞
戰慄無地 梁書

劉歊 字士光平原人與族弟訏隱居求志以山水書籍相娛

革終論 歊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明年遂卒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
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
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

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
微是以勳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
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
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
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
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
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
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
無越何則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

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返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
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
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
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
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游魂之唱
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
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
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
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
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

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乎
澆薄且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
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
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
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
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
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
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
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歛
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

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椁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倘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単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埳埳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勿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

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劉昭 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歷遷通直郎出爲剡令

後漢書注補志序 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與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繫于春秋亦自敘于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記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駙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纘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

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者恨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

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輩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慙鉤遠乃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汞於齊工孰曰文類比兹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

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覩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讎參曆筭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文紀卷第十二

梁文紀卷第十三

嘉魚尹民與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鍾嶸

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上齊明帝書

嶸齊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明帝躬親細務過爲繁密嶸上書帝不懌

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南史

上言武帝

天監初制度雖革日不暇給嶸上言敕付尚書行之

汞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塡街服旣

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玆爲莫甚臣愚謂汞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

一詩品上

梁書惟錄此篇爲序無上中下之目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

夏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謡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虚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英顔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

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毎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有味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其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于楚

臣去境漢妾辭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

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嚶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

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于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嘌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無文衆書作無文致人各爲容作各爲家法衆覩作衆觀覩作觀國族作國遊○刻本脫誤者補正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于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于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于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于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于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
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
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
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黄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
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于陸機謝混
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
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
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黄門郎張協詩其源出于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
又巧構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風流調達實
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
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
得諷諭之致雖野于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
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于陳思雜有景陽之
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
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内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
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
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
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
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詩品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
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
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
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
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

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
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
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
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
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
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
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
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
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
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

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彦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于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王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黄華之唱正叔緑蘩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晉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其源出于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彦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

邁宋參軍戴凱詩秦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于應璩又恊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惋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于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

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于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于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詩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筋力于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范詩清便宛轉如

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于江淹而秀于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

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于范意淺于江也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辯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乃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

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
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瑒晉
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
棗據元瑜　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
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
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
虞父子繁富可嘉孝沖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
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
許詢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
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
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無詩
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持進撰
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
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孝武詩彫文織
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于王袁然興屬
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
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搢紳之
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
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
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

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
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
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
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
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
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
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
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

如王師文憲既經國遠圖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
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曁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
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
休美文殊以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
顏諸曁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瑤之伯成
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荅贈許長于短句
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

不然爾湯可為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嶄絕清巧擬古
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于左
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
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于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
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
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
而文為彫飾青于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

才詞美英淨至于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
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齊僕射江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錄王巾
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
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曁令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尉云
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詩欣泰子真並
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
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
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自能迴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
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一每人名下俱有詩字
庾肩吾字子愼南陽新野人歷度支尚書
謝曆日落
凌渠所奏弦壁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
覘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

斬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裹徊厚渥比日爲年

謝賚粳米啓

出梁國之[redacted]粗兼水陸之殊品伊尹説而不至石崇豪所未及過處嘿之得賓同苻朗之舉筋長河可塞上德無訓

答餉綾紋啓 一作書

潔同雪霜華踰紵縞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我翻有城中之製

謝賚銅硯筆格啓

燒磨青石已毀孔氏之壇管揷銅龍還笑王生之壁

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賤一作曖插一作幽行障海磚事作行燈

謝賚菱啓 一作庾信

上林紫水雜蘆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踐盡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顔含露蒲桃慙其不餉

謝賚梨啓

睢陽東苑子圍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粉水産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柹遠爲中廚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賚橘啓

光分璇宿影接銅蜂去青鳥之迢遞服朱闕之爽塏楚原洪筆頌記不遷陳王麗藻賦稱遥植昔朝歌季直徒賜海魚大理元常止蒙秋菊

謝賚朱櫻啓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謝賚林檎啓

升徒故苑歲綿長而不見岷山蹤植路重阻而來難求有徙核園丘移根閬坂仙厨始摘猶登青玉之盤

下賤爰頒遂入抽蒲之座

謝賚檳榔啓

形均綠竹訶捕山壇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踰紫柰用兼芳菊方爲口實永以蠲痾

謝東宮賚檳榔啓

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顔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含棗

謝東宮賚栗啓

查或火成鑽以爲屑柰稱煎用曝而成糗未若北燕上實用奪榮枯南國脯山翻慙齒決承恩踴躍對闕

喜之河念報屏營問知來之息

謝東宮賚米啓

淺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撫家丞之傑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為糧珍踰入楚雖微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謝文學之篇聞一作爛丞作承誤

謝東宮示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牆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殞松鉛鵠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遺傳尺牘作遺傳誤

謝東宮賜宅啓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葉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隋遊細草猶推緑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鷺領鬪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謝湘東王賚米啓

味重新城香踰瀔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侯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恩未遠次渥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暫其國賜

答湘東王賚粳米啓

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疎賤時澤必取豐年椽斛瀉珠嘉間陶甓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謝湘東王賚米啓

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從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謝湘東王賚柑啓

傳名地里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遙聞建春之嶺王逸為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萍實非甜蕭菊猶酣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獨反燕

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並藝文類聚

答武陵王賚絹啓

肩吾啓蒙賚絹二十疋清河之珍丘園懇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謬忝扁舟暫瞻還旆而天人渥盼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沿洄之阻遂使僞露宵凝輕絺立變厲風朝急冶服成温有謝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初學記

謝炭啓

識懇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愧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白孔六帖

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竊以緑葉抽條生于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若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内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王爲侶謡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茅山志標作縹淋漉作的瀝王一作生

答陶隱居賚朮蒸啓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慙明麗丹媿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戴 並藝文類聚○廣異記云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二篇作沈約誤

爲武陵王拜儀同章

臣宅慶紫宵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七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遼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懼茂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夏

爲寧國公讓中書表

臣聞陟彼太行伯后之車屢息望慈吳坂少游之馬難追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輈駿匪浮雲便期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功稱辨慧足對元禮弱標俊穎能嘲子叔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知懷憂

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

臣聞劍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泥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闕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東宮玉帳山銘 庾信集亦載

玉帳寥廓崑山抵鵲摠集成帳連枝起恭玉蘂難從
金花不落隱士彈琴仙人看博幾留故鼎篋聚新荆
黄石初爛燒丹欲成桑田屢盡海水頻傾長聞鳳笛
未聽簫聲枝集作雲玉蘂難從作玉葉難移龕聚作雲上畫作變頻作發笛作曲

團扇銘

武王玄覽造扇于前班生贈博百綺仍傳裁雲比霧
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
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
篋笥長捐勸銘華扇敢薦夏筵白一作白

書品

玄靜先生曰予遇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
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
未有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
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
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
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
今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
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
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煩從省漸失穎川之
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迹孕于古文壁書存于科
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捨
鳳已分蟲鳥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
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
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
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
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
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
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
復兼論惟草正疎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
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

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作此法故曰隸書今
時正書是也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
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艸
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斂手謝
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而戢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
之臺無因誡子求諸古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
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
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為三復為略論
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遒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能入體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蕪移楷真于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蠶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尊開起瓊山巘其斂霧濟閱遥振碧海悦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欠尺驗于成字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珠佩或横牽竪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

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無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胤

阮研文幾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發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安染毫須張筆左紙孔明動見模楷所爲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驅駕八絶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功拙兼效真草皆成伯玉遂翳張芝近參父迹長胤狸骨方擬而難迫阮研居今覩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升嗣君　崔寔子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桓玄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齊鍼於鹽水寔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眞後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道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驚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妙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若愛好終得

得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　孫皓吳主元宗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宇子邑
衛恒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　王脩敬仁　范懷約
張永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婿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文長遁之詞張范遁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郡下後此同年拔萃此十五允爲中之中
羅暉叔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弘
宋文帝姓劉名義隆　王洽敬和　郗超景興
張翼　庾亮元規　康昕　徐希秀
謝朓玄　繪　陶隱居名弘景
王崇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擅西州劉輿之筆扎張昭之無懈

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靑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于山谷王崇素繪縢篇書筆傳于閭里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詡　梁宣　魏徵玄成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謝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紹伯
費元瑤　孫奉伯　王晉　羊祜叔子

右二十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陽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典　王濟　李夫人

劉㻂之和道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

爲下之中

衛宜　李韞　陳基　傅庭堅

張紹　陰光　韋熊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眺　徐羨之

孔闓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迹見珎徐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庾元威

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illegible]性分耽嗜殊

妨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巳巳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項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疎漏遂遭十藏之書今聊存兩事昔曰有寒士自陳簡于掌選詩云伎能自寡薄支葉復單貧柯條謐垂景木石詎知晨狗馬雖難盡犬羊誠易馴劾頻終未似學步豈如眞寔云朝亂緒是曰數蕤倫俗作於茲混人途自此沌離合之詩由來久

矣不知識剖爰加稱賛是其第六譏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官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跡過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荅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譏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梁制典平吉人牋書有壞懷語者不得荅書許乃告絶私弔荅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攣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

勺變前為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是不從生籍不從來許慎門徒居然嗢噱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註誤衆家豈宜改習書字之興由來尚矣沮誦倉頡黄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入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倉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歴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三倉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彦均為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衛人故人稱為三倉也夫蒼雅之學儒博所宗自景

純注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倉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係梁初復有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識駁余忽横議實不自許敬侯明哲定其可否而字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四家許穿鑿賈氏慎乃奏說文曹産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字形全體周禮以雞斯為笄纚禮記以相近為禳祈致

令衆議叢殘音辭驕互蓋由程邈變隷流傳未一鄭公詩譜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丹陽五官丘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摘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以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畺宇不依義獻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耗蒦不斆晉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螢露齊未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倣家藏紙貴而鳳魚蟲

烏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隷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
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
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為一以太為兩法
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
刀斗出于古器余晷由乎內典散隷露書終是飛白
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為正階侯書十
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絶筆
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汲冢
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
信書飛白篆古頡書籀文書奇字繆篆制書列書日

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隷填隷蟲食葉書科斗書署書
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
隷飛白草古文隷横書楷書小科隷此五十種皆純
墨璽文書節文書真文書符文書芝英隷花草隷幡
信隷鍾鼓龍虎篆鳳魚篆騏驎篆仙人篆科斗蟲篆
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隷鳳
魚隷麒麟隷仙人隷科斗隷雲隷蟲隷魚隷鳥隷龍
隷龜隷鸞隷虵龍文隷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兎
書龍草書虵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
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

銘鼎碁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倒書反左書等
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緑素書簡奏書牋表
書弔記書行押書檝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
極真草書之次第焉删拾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
眾之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為妙所以唯
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
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荅諸
君無有識者遂呼為衆中清閑法今學者稍多解者
猶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
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卓絶王

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獬豸周穆後稷漢武神鳳
衛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縢玉英玄圭朱草
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
臺器服可為玩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植制一
部焉此乃青出于藍而實世中未有復于屏風上作
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鄣子凡百屏
風傳者逾謬併懷歎息世本云史皇作圖黄帝臣也
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
事逾精丹青轉妙乃以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
之亡婦王嬙由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

者一筆之外僅可蟬雀顧長康稱爲三絶終是半癡
人耳雖體既資於畫所以附乎書末

虞龢梁中書侍郎

論書表

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宜其妙厥後羣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鴈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

如右軍荅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荅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于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絶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

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于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眞僞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眞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眞僞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

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涉泛之遊參文咏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眞正小不在意則僞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力及飛龍之始咸蕃告釁方事經略未遑妍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料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爱凝

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眞僞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閑從容研究乃使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褱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祕藏所録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

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爲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于二王耀美于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由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綴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循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具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爲秩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眞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録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疋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爲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翦裁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

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于開卷懈怠于將半既而略進次選中品賞悦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秩無次第諸秩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秩殊等今各題其卷秩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秩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秩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秩五十卷皆互秩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秩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秩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

學一秩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
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秩五百二十卷悉栴檀軸又
牟欣鎌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爲十八秩一百八
十卷皆㯃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爲六秩六十卷
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
寓價輕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
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
紙緊潔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
㯃一點竟紙簡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
膠㯃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

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
繇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
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
至于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
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
年乃造其極常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
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
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戢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
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
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食惟仰於此何
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
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
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荅之
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
性好鵞山陰曇𡼏村有一道士養好鵞十餘王清旦
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
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
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
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鵞而歸

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
報見有一新棐牀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
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
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
仍以手捉書大點污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
具子敬常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
劇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
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
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
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

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嘆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誰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褫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褫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

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中尋取紙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答之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

嘉魚尹民興叅閱　江東梅鼎祚篡輯

吳均 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歷建安王偉國侍郎除奉朝請

與施從事書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羅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與朱元思書 劉孝標有與宋玉山元思書未與朱必有一誤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

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猨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並藝文類聚

揚州建安王讓知司徒表

臣聞玄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昔

連珠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

炫燿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豈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豪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白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荐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朝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貪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佽飛舞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

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自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鈞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蘂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絶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食移

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覼縷也亦有飽叔分財

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鴉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苹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綺牕半卷屏風前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于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鵰鶖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苑之筍洞庭紫鱗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葅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灰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愆義

餅說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將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谷之蔥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

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闊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殷芸文

殷芸 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歷司徒左長史直東閣學士省

與建安太守到溉書 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歷四門行祭酒

任昉與芸與溉書共為士友所推如此○尺牘作劉歆誤

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 梁書○南史作何托

劉勰 字彥和東莞莒人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出家為定林寺僧慧地

文心雕龍序 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為時流所稱

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於車前狀若貨鬻約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几案○文心本云序志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秉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艸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

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表籠圈

條貫摛神往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

鑊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壓彼覩出顯文心作也
稱五才作五行形甚介形同禹在踰之上有云余生七齡乃夢綵雲若錦則攀而採之表末作表時劉勰
析表作割情析采風勢下有虛遠二字通問作編闕亦不勝數作不可勝數徑覆作規學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世居姑熟歷給事中直西省

千字文梁書云武帝以王羲之書千字使興嗣文○劉賓客嘉話云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撲千字不重者每字召興嗣韻之一夕編進鬢髮皆白賞賜甚厚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為霜
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果珍李柰
菜重芥薑海鹹河淡鱗潛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讓國有虞陶唐弔民伐罪
周伐殷湯坐朝問道垂拱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戎羌
遐邇壹體率賓歸王鳴鳳在竹白駒食場化被草木
賴及萬方蓋此身髮四大五常恭惟鞠養豈敢毀傷
女慕貞潔男效才良知過必改得能莫忘罔談彼短
靡恃己長信使可覆器欲難量墨悲絲染詩讚羔羊
景行維賢克念作聖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傳聲
虛堂習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尺璧非寶寸陰是競
資父事君曰嚴與敬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臨深履薄
夙興溫清似蘭斯馨如松之盛川流不息淵澄取映

容止若思言辭安定篤初誠美慎終宜令榮業所基
籍甚無竟學優登仕攝職從政存以甘棠去而益詠
樂殊貴賤禮別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外受傅訓
入奉母儀諸姑伯叔猶子比兒孔懷兄弟同氣連枝
交友投分切磨箴規仁慈隱惻造次弗離節義廉退
顛沛匪虧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守真志滿逐物意移
堅持雅操好爵自縻都邑華夏東西二京背邙面洛
浮渭據涇宮殿盤鬱樓觀飛驚圖寫禽獸畫彩仙靈
丙舍傍啓甲帳對楹肆筵設席鼓瑟吹笙陞階納陛
弁轉疑星右通廣內左達承明既集墳典亦聚群英

杜稾鍾隸漆書壁經府羅將相路俠槐卿戶封八縣
家給千兵高冠陪輦驅轂振纓世祿侈富車駕肥輕
策功茂實勒碑刻銘磻溪伊尹佐時阿衡奄宅曲阜
微旦孰營桓公匡合濟弱扶傾綺迴漢惠說感武丁
俊乂密勿多士寔寧晉楚更霸趙魏困橫假途滅虢
踐土會盟何遵約法韓弊煩刑起翦頗牧用軍最精
宣威沙漠馳譽丹青九州禹跡百郡秦并嶽宗恆岱
禪主云亭鴈門紫塞雞田赤城昆池碣石鉅野洞庭
曠遠綿邈巖岫杳冥治本於農務茲稼穡俶載南畝
我藝黍稷稅熟貢新勸賞黜陟孟軻敦素史魚秉直

庶幾中庸勞謙謹敕聆音察理鑑貌辨色貽厥嘉猷勉其祗植省躬譏誡寵增抗極殆辱近恥林皐幸即兩疏見機解組誰逼索居閑處沉默寂寥求古尋論散慮逍遙欣奏累遣慼謝歡招渠荷的歷園莽抽條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陳根委翳落葉飄颻遊鵾獨運凌摩絳霄耽讀翫市寓目囊箱易輶攸畏屬耳垣墻具膳飡飯適口充腸飽飫烹宰飢厭糟糠親戚故舊老少異糧妾御績紡侍巾帷房紈扇圓潔銀燭煒煌晝眠夕寐籃筍象牀絃歌酒讌接杯舉觴矯手頓足悅豫且康嫡後嗣續祭祀蒸嘗稽顙再拜悚懼恐惶

牋牒簡要顧答審詳骸垢想浴執熱願涼驢騾犢特駭躍超驤誅斬賊盜捕獲叛亡布射遼丸嵇琴阮嘯恬筆倫紙鈞巧任釣釋紛利俗並皆佳妙毛施淑姿工顰妍笑年矢每催曦暉朗耀璇璣懸斡晦魄環照指薪修祜永綏吉劭矩步引領俯仰廊廟束帶矜莊徘徊瞻眺孤陋寡聞愚蒙等誚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謝幾卿 陳郡陽夏人超宗子仕齊尚書殿中郎召安王主簿入梁歷威戎將軍

答湘東王繹書 幾卿爲西昌侯蕭深藻軍師長史北伐兵敗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王在荊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書末及序用病卒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諮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棹于清池席落英于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字缺匪商官字缺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沉滯牀簀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

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酴擘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榮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彼光景權同游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遂字缺二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孱遠劍飛凫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 梁書○膏酴即皐蘇草可忘勞者

謝郁 會稽人譓弟世子作賞

致何敬容書 敬容字國禮廬江灊人昌寓子歷太子詹事

敬容爲尚書令以罪免職武帝幸同泰寺講經敬容預聽起爲光祿大夫加侍中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郡致書戒之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星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于前又將弔也昔流言殺作公旦東奔疵言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𢄈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鱗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雯回翌貂以步文昌聳高𨉍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袁貴

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敝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躔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恩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兒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皋鄙人入穴幸無銜霙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梁書○故作救史作教至鑒作照子貞作士貞昧

王筠 字元禮一字德柔琅琊臨沂人仕梁至太子詹事爲謚文隆并卒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

元帝初爲湘東王撰忠臣傳有記託諫爭執法死節諸篇篇有序贊表上之以示筠筠答牋又撰孝德傳有全土天性諸篇

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璆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藝文類聚

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梁書○累世南史作累葉世擅作崔氏

爲王儀同瑩初讓表

執玉獻金卒先五等執冕迎軺光導百辟坐階遠大

遂致隆滿自位昇朝首職冠禮閣辭滿之願將際致
仕之請方奏而恩渥思背昭奬必被寵章爰降朝野
驚矚是以安石歸禾固請元規終以致讓况臣才質
空疎器量庸淺而可以忝叅鉉席靦貌槐庭

為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

臣聞剸犀截鴈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信資伯樂
之駿未有驂駑蹇足而方騁遥塗揉藝鉛刀而求其
斷割伏惟則哲為體事艱歷代明別攸奇義重前王
必使玉石薰蕕區別靡雜涇渭玄黃條流不爽自非
伯豪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牧眞抑

爲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為從兄讓侍中表

至如元勲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
相韓專漢之貴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
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
以喻古公卿四對帷扆陪六尺之身通四方之意求
之微臣此塗頓隔

上太極殿表

四海為家義存威重萬國來朝事惟壯觀憲北辰之
居所正南面之尊貴繡栭鏤檻延曜光暉虬柱虹梁
杳冥雲霧非許鄭之敢倫豈雍豫之能擬且工徒樂
業庶民自競一勞永逸不日而成信可以宴饗百神
朝覲羣后者矣臣過荷寵榮祿秩優潤謹率丹款上
大一千不足微申鳧躍伏深慚竦

昭明太子哀策文

屋輅俄軒龍驂躡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
明之寢罹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
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
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
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應

期自幼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
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
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
慶軒緯掩精陰羲弛位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
時蔬饘不溢禮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
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
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
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
業雖經斷句覃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
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辨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

緯研精文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縢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味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縟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頹朽壞靈儀上

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誰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躃踊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眾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衞徒警青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轜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于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遂永潛于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illegible]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

懸忠貞于日月播鴻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寔[illegible]而無媿嗚呼哀哉

自序

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illegible]惟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illegible]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

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中書通事舍人侯景亂遇害

為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

昔陸賈皇華定交知于南越長卿拔纏通夷險于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于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藉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莫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禀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遠我不才

無兼文武鴻私弗替應玆閫外麾蓋所臨蹇宜慈造足下剌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蹇俟高算

辭縣啓

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褁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不使戀主之心施于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謝賚錢治宅啓

綱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闕微風自捲不悟恩隆間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徵庸徵疏條可按毀垣再築遂得寵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鶩輪奐

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謝示圍棊啓

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沾笑古人之未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傳乃審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效嚬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隆内媿齊竽外羞魯服盜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須計食空費長安之米

謝賚裙襦啓

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暖席衎靡懸衣值逢巻北郊鴈飛南浦雪閤河陰氷生海岍而繩帶變盡苦風翔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溲自憐袖短雖内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歛襟而彌愴 並藝文類聚

為羊侍中讓表

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鬐迷迷遠大猶願長城上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几深入五千旅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為汝南王檄魏文

夫大盜移國終繼梟翦之誅兇狡憑陵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精華雄之手王莽僭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燿臍燈府傳飲器我有梁君臨一境卜

世相承保乂黔黎事踰年祀尒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安才凶愚醜類茹血貪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罔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商豪侵陵我河縣所以流離掊越吸滄星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扆當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隕飲氣吞聲志申讎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罹染 並藝文類聚

梁報東魏文

東魏侍中元世雋有書移梁文此梁報之也載文苑英華而藝文載任孝恭答魏初和移文大同小異英華並收按梁書孝恭兼中書通事舍人專掌公家筆翰則此當是孝恭所撰時敬容爲尚書左僕射故署其名耳○世雋文見魏

侍中宣惠將軍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報魏執事成湯二十七征志惟靜難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旣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豈其黷武以窮兵寧爲仗威而尊大我皇帝降茲上聖承彼百王負扆君臨不以四海爲貴冕旒日昃常以百姓爲心同二儀以覆載一六合而光宅德踰義昊道邁唐虞苛淵閼之一

君信典謨而莫擬均心彼我等悅怨親物有常懷人無異信自北關紛擾河洛沸騰兆雖宗家蕭墻起釁事似譚尚義類閼沉競尋干戈民無定主儀馬泣師月陳庭廐爽糧請救日塡闕下單民有時雨之望遺黎興徯后之悲誠感仁恕理惻皇慈任好璵璵納二晉君小白區區存三亡國況我朝廷寧忘拯救是以命師薄伐至于伊川雲旗屢張非爲黷武鉦鼓載陳豈尚威力湯武不祀周有義兵匹夫是讐尺土非利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九拒九攻終勞率土納隍之慮無忘寢食李陵失律摧身晉陽獲彼來移閒見委曲知魏嘗壁得人龜兆有主作相惟賢棟梁克室欲偃兵戎式敦隣好九皐旣響喚天巳聞銅山一啓靈鐘斯應划乃出其言善千里莫違嘉言孔昭良以收納且敵怨敵惠不在後嗣存羊補牢亦所未失移至之日輒以奏聞卽蒙詔可不爽來意行符緣邊偃兵觧甲庶烽火不驚邊亭息候征夫捨刀斗之勤處婦無憤望之志尋常不爭農桑是務分灾恤患繼好息民在此歲久情無疑難還使賫移報彼來懐 上聖一作仁聖苛尋一作競尋摧身一非隨身克室一作充室

答魏初和移文

盖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屈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𦎫高日月澤富雲雨値魏氏紛綸亟離星碁競尋干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款闕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絶匹婦是讐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若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賫來移聞之委曲知彼嘗壁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

式敦雅好鶴鳴九皐戾天巳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勤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晝捲刁斗夜停泯雞犬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容英華作含富作蓄萬作百併賚作少展

賽鍾山蔣帝文

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其正殿許下輕潤魏后討彼壓書和氣乖運陰陽舛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速能制茲東井告彼南箕水滿畢昴氣衝卯地使君子有實壟之心耕夫無慼慼之念

祭雜墳文

惟爾寘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詌方塼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廻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寔須泥瓦命彼碩人置茲也匠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幌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洺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棺櫝輒勤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修反壞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安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廻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歷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丁貴嬪哀冊文貴嬪普通七年薨詔吏部郎張纘為哀策文

莪塗旣啓桂樽虛凝龍帷巳薦象服將升皇帝傷椒臺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宴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子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成終王風攸始動容誇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弔天高照臨玄紞莫修褘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昭晰遽下庸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軟啓孕曾闕燕方論婦教明章闈席玄池早扃湘沅巳變展衣委華朱幘寢迹纂結儲闈哀深藩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命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宮寢掩重闈于室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

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
夕嗚呼哀哉

與陸襄晏子論陸雲公書 襄字師卿吳郡吳人歷度支尚書○晏子襄從子大匠卿○雲公字子龍中書黃門郎雲公累遷中書黃門郎卒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況晏子書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惟貴門喪寶實
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
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
循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
辨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義通洽升降多士秀

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
義朝游夕宴一載于斯蒐古披文終晨迄暮平生知
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
遇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
之際彌見情欵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
歧路行役數年羇病侵迫識慮惛怳久絕人世憑几
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
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
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游半紀志切首丘月望
東歸更敦昔欵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

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
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
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 梁書

遺湘東王書 纘代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時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元帝爲湘東王鎮江陵及侯景之亂與譽及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屬景旣和譽將旋湘鎮纘貽湘東王書王攻譽于湘州譽求救于詧纘爲詧所執見害

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 ○周書梁書張纘本傳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纘[illegible]河東已發檣上水將襲荊州王出之[illegible]江陵王遣纘向襄陽詧推遷未去以白[illegible]米上密傳[illegible]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illegible]共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南史云河東桂陽二蕃掎角欲襲江陵

謝東宮賚園啓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
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育頗卜居幽僻屏避囂塵
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遝
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上
腴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
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脩陂千頃右臨長薄清
潭百仞前逼通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
暖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眺戶牖

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 南州異物志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十餘皮可得一褥繁文麗好細厚耎煖○續述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犢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飆結宇吹綸媿煖挾纊慙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明經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並藝文類聚

讓吏部尚書表

漢華民冑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家以

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覩其人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貫拔不免與世浮沉鄧攸牧馬家庭何益心競之操卞壺如金丸在右未聞撿裁之功

讓尚書僕射表 初纘爲吏部尚書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及是遷爲讓表以指敬容也

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酤非所閒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動容竊斧猶成多懱尊附如關坐客

須滿情態參差世塗盈虛甚茲與謫舍塵見猜疑似雖分聖賢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險况在於臣焉可證綜

中書令蕭子顯墓誌

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關灣動于容止英奕發于流盼筆鋒席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開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答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號德少陽情協陳阮親[illegible]妙思式表玄石

故左民尚書忠子沈僧旻墓誌銘

衛東振古纓組三襲政若解絲吏如爍濕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胥明

懷音賦序

西平邵陵王以親賢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羈[illegible]羅久託下風素蒙激顧及塗經鄢郢淹泊累旬[illegible]卵隨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則詩云懷我好音敢[illegible]懷音賦云爾

[illegible]賦序

太常劉[illegible]前輩宿達余在紈綺之歲固已欽其風矣及在[illegible]棹江干攬涕還望采蕭之詠不覺成篇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歷都官尚書拜光祿大夫

諫納侯景表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介時致事拜光祿大夫夫諫卒不能用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謗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

乃復逃死關中宇文不容頋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襲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歷位太尉車騎大將軍爲陳武帝所害

答許亨書亨字亨道新城人歷陳衛尉卿侯景亂亨爲邵陵王諮議參軍僧辯襲郢州召亨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沈炯對掌書記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年老辭濟僧辯答之

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乂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閣須寄實深旣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軌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

限城闕存顧之深荒惝無已陳書

蕭綺

王子年拾遺記序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爲殘缺當僞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荊棘霜露豈獨悲于前王鞠爲禾黍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黌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散文起羲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

朴愛廣向奇寃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闊推理陳迹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採神仙之事妙萬物而爲言盖絶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捜刋幽秘捃採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貞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廻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末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鐫寫抑多疑

悞及言乎政化詭乎禎祥隨代而失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側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感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採于一說今捜撿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

王樂道

與穆四

出師頌妙絶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唐韻古之借書盛酒瓶名曰瓻王樂道與穆四書云云後人遂訛爲癡也楊用修六書索隱引証云借用鴟揚雄酒箴所謂鴟夷也唐詩金錢一百鵝酒千鴟）

朱瑒 附梁

與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梁元帝居鎮琳在左右以軍功封建寧縣侯破侯景拜湘州刺史尋授衡州及西魏兵至徵琳赴援乃除湘州江陵陷琳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使奉表詣齊陳武帝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船將謀義舉請齊納梁永嘉王莊纂祚於郢州進次濡須口爲陳將侯安都等所敗與莊同奔齊孝昭帝除琳揚州刺史鎮壽陽又封巴陵郡王陳遣吳明徹圍琳城陷被執明徹殺之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於陵求琳首陵襄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許之持其首還淮南權瘞八公山瑒閭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此書南史文苑英華並載互異注後）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與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于是遠蹟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致使身殁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

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
遭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
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
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
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
非無餘德比肩東閤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
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蜚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
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緡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
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洸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
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

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
伏待刑憲 北齊書○傳一作時傳表作聞表方伯作
落伯上思匡纖作尚思匡救徒籍作雖繼
千里作萬里影作體靡卜作靡立雨袂作抆袂經莅
作往莅江右作江左餘德作舊德彼境作元境還修
作還塋人作
民作客作士

徐悱妻劉氏令嫺

孝綽之妹姊妹三人並有才學
而令嫺文尤清拔所稱劉三孃
者是也隋志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嫺集
二卷○悱字敬業東海郯人仕終晉安內史

祭夫文

悱僕射勉第二息仕太子洗馬出為晉
安郡卒喪還京師妻自為文以祭辭甚
悽愴勉欲為哀文既覩此文于是閣筆鼎按
悱昔通五年二月卒見勉答客喻至大同元
年勉卒此文云大同五年何得勉見
文閣筆也豈即普通誤為大同耶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于徐府君之靈曰惟
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
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
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
奉內佐無闕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
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彫夏綠躬奉正
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
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蘋蘩素俎空乾奠觴徒
溢昔奉齊眉異于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末
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
同

馮寶妻洗氏

高凉人世為南越首領歷陳入隋以
兵功累封譙國夫人開幕府署官屬

報李遷仕書

侯景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闔
逆招高凉太守馮寶妻洗氏勸且勿行遣妻
傳意并送土物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
反掌矣寶從之於是洗氏自將千人皆藏鎧
兵步擔雜物僞言輸貨先書報遷仕遷仕大
悅出迎洗氏因擇擔出刃大破之入據其城

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
費 梁書

侯景謀臣王偉

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
皆其所製景篡奪悉偉之謀為
尚書左僕射景敗囚送江陵烹于市○侯景
字萬景朔方人一云鴈門人仕魏司徒以河南
降梁拜河南大將軍豫州牧舉兵反
破建業篡立為漢王僧辯等討誅之

爲侯景降梁表景仕東魏爲司徒南道行臺專制河南總攬兵權與高歡相亞及歡病虛景反覆難制爲書召景景疑懼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以河南地歸附高祖納之詔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

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召同德越裳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戮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獨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佇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軷甲忠貞竭於寸心乘籍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溘焉罔

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顒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欸惟應霈然

奉武帝啓景在東魏爲太傅河南大錄臺上谷公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十三州附梁澄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圍於穎川景懼復割四城賂西魏以求救恐武帝責之奉啓於帝以爲云云帝報之

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于高氏豈見容于宇文但勢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救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

武帝報侯景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資治通鑑

遣宇文泰書 景乞兵西魏丞相泰因王悅言其將反乃召景入朝景果辭遣泰書泰悉召還前後所遣援景者景決意歸梁

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

武帝賜貞陽侯淵明書 附 淵明初督兵北伐戰敗歸魏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武帝稱勃海王高澄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帝用朱异言賜淵明書侯景訪知之僧辯還過壽陽執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并啓於帝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

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 資治通鑑

復鄴人書 此書當與前壹書同時 侯景降後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從之復書景謂左右曰吾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因舉兵反

貞陽旦至侯景夕反 南史

啓武帝

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隕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奪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

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拖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卽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

又啓 上遣使弔澄景又啓

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恃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

武帝報侯景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啓

今臣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

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

武帝又報

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並資治通鑑）

遣臨賀王正德書

（正德爲侍中撫軍將軍凶暴日甚招聚亡命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報之）

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况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

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黎斯誠欵（梁書）

臨賀王正德報侯景書

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資治通鑑○景立正德爲帝即僞位于儀賢堂改年正平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及拔建業復使啓武帝爲王○啓前載）

又上武帝表（景爲東魏敗于渦陽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旣據壽春遂懷叛志高祖復與魏連和景舉兵反乘勝至闕下乃抗表曰）

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意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翦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陵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埸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眞如之秘奥享年長久本枝磐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恤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

一介之服貪臣汝潁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旣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

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鋭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邉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藩捍方欲収合餘燼勞來安集繕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

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於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絶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怜其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衂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祗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嘆恨內懷慚懼遂啓臣欲

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頻爾陛下曾無辯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貨擁幸微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眞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税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

悌等助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豁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驎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于主者之命臣無斯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坐枝每相祗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啓

臣纖介招携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
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
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
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行罪而能
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為女子所烹方悔
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
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
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
惡臣清國朝之粃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
之至願也

告城中士民書（景圍臺城朱异遺景書以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

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
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
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
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
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
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
曹所歎吾一葦航之口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
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與下並資治通鑑）

奉東魏主啓

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
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
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
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
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
報今輒齋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

啓武帝（景圍建業援軍雲集景中疲憊大半景乞和朝廷許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設壇為盟永安侯蕭確與直閣將軍趙威方有勇力為景所憚景使啓徵確等不從帝爲手書與諸軍確等不得已乃赴臺）

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

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梁書）

武帝與諸軍手書

確若不入宜以軍法處之（魏書）

又啓武帝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
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梁書）

矯武帝詔（景攻城陷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徹二宮侍衛援兵盡散景矯詔）

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
鎮牧守可各復本任

矯簡文帝詔（臺城既陷高祖憂憤崩簡文即位景又矯詔加宇宙大將軍以詔文）

呈帝帝鸞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孳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宸則入紘共軌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逖聽虞夏厥迹彌新爰及商周末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蔵賓求乂雖宋祖經略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宇歸仁綿區飲化開

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侯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闕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啓行奏茲朝算克除穢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纘長亂階異彼好音同茲爲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

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息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叡算朕乎難以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于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

為侯景檄 偉因送江陵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帝愛其才將舍之朝士言偉前作檄文有異辭句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而後烹之

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 南史○四海一作赤縣

莊鐵

紿田英郭駱書 鐵本梁歷陽太守降侯景後復叛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王復叛爲侯景殺于豫章

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

王琛

報黃羅漢書 西魏兵伐梁且至元帝召公卿議鎮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必應不爾使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羅漢帝聞而疑之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 並資治通鑑

盤盤國王

奉武帝表大通元年使使奉表

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

干陁利國王毗邪䟦摩

奉武帝表天監十七年遣長史毗員䟦摩奉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

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

狼牙修國王婆伽達多

奉武帝表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陁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主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

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王憍陳如此其姓

奉武帝表天監十六年

伏承聖王敬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渺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

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

中天竺國王曲多

奏武帝表 天監初遣長史竺羅達奉表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

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弃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沈溺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主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師子國王伽葉伽羅訶梨耶

奏武帝表 大通元年

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于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

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以上海南諸國

後梁 附

蕭詧 字理孫梁昭明太子第三子封岳陽王元帝即位江陵詧附西魏引兵攻江陵平之命詧爲梁主至周保定初薨

爲雍州刺史下敎 詧在襄陽務修刑政志在綏養乃下敎

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

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郵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于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飢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于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弱懦關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檝允屬良規若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欵意

連珠二首

常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獨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爲大而西北懸

常聞山有藏王則卉草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探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前首之由一作爲用

蕭巋 字仁遠周末嗣父詧爲梁主入隋文帝甚見恩禮女爲煬帝后

臨終上表

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主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纊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蕭欣 梁宗室事後梁主蕭詧見北史

謝賜甘露啓

臣欣啓某奉宣敕旨垂賚便殿桃葉甘露拜受雀躍載懷鳧抃伏以聖德至大和氣茂遠是以神液甘流瓊滋膏被求之前代鏡諸中古或降邑都尚君臣動色遐邇趨慶未有發瑞殿庭呈祥歡矚視聽竿聞祥符紛代臣與奉休明曲蒙茲錫獨深抃舞實有常品不任下情謹以啓事以聞 初學記

王琳

餌表 後梁王琳明帝時爲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否臧人物衆畏其口常擬孔稚珪文爲餌表以託刺當時其詞曰

臣餌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糝蒸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白鮹女兒豈期心於珠翠臣美愧夏鱣味慙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鼈巖之誚是以漱流河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鈞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厠玳筵

猥煩象筯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鼉動桂紆蘇

佩櫂輕瓢繞動則樞槊如雲濃汁嘗停則蘭膏成列

婉轉綠蘆之中逍遥朱唇之内銜恩瑩澤九殞弗辭

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鍮門奉表以聞

詔答

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波渠俊乂穿蒲入藻肥滑系

彰正膺兹遝無勞謝也系一作苻〇太平廣記